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商父盛宣怀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年轻时代的盛宣怀虽然科场不畅，但仍野心勃勃，凭借其父与李鸿章的一点旧交，投身于李的幕下，开始他的宦宦生涯……

盛宣怀在追随洋务派的同时，又对通过科场进身仕途失去兴趣，他不失时机地投身于民办工业的活动，千方百计地抓到这些企业的经营权，最终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实业家。其中，轮船招商局是盛宣怀插手的第一个企业。

盛宣怀的方略：融合官商。能连南北，可联中外；

盛宣怀的野心：办大事、做高官、聚巨财；

盛宣怀的财产：富可敌国。

近代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众说纷坛。

李鸿章认为：盛宣怀是他进行洋务运动最得力的助手。

胡雪岩认为：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

洋人认为：盛宣怀是近代中国工商界唯一的大能人。

慈禧太后认为：盛宣怀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

本书作者国亮是位年轻的历史学研究专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盛宣怀创业的艰辛过程，既有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波云诡谲，又有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刀光剑影。这里，既有听得到的声音和看得见的流血，又有听不见的声音和看不到的流血……

盛宣怀的一生活动就是一部翻腾的近代中国史！

美 玲

1996年10月于北京

慈禧太后认为：
盛宣怀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

李鸿章认为：
盛宣怀是他进行洋务运动最得力的助手；

胡雪岩认为：
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

洋人认为：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工商界唯一的大能人。

中国商父盛宣怀

苍海横流，风云激变……而中国却在酣睡！

法国皇帝拿破仑说：“中国，那可是一头睡狮！”

可是毕竟，睡狮不如醒犬。

苍山似海，残阳如血。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已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曾经，它有过康乾盛世的辉煌，烜赫一时，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昏昏然地走向了灰黯的末途。

相反，这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午。资本家们早就醒过来了，他们打着呵欠，吃完早餐，摸摸还没有满的口袋说话了：“该向中国找钱花花！这个东亚病夫，瞌睡虫，我们不如把它的东西全部掏光！”

“啊，天气不错，天空湛蓝，阳光灿烂，上帝肯定祝我们好运。”只见一个肥嘟嘟胖滚滚名叫颠地的人大声说道。“太阳是上帝的金子，而金子才是我们心中的太阳。伙计们，走吧，到中国放火炼金去！”

原来，他们想烧中国大厦来提炼自己梦想的金子。

于是，他们兴奋地带着大箱的鸦片到中国炼金来了。

他们对财富的追求的欲望，强烈！贪婪！疯狂！已到了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地步了。

“查理，”颠地叫道：“你来华后又有什么收获没有？”

“这不是吗？”查理拍了拍那鼓囊囊的口袋：“前几日运到的货全卖了，又赚了一大笔！”

“哪有这么快？”颠地张大了嘴，同时又露出既惊讶又贪婪的目光。

“清政府名禁实弛，中国的大小官吏嗜鸦片如饿鬼，我与不少朝廷官员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只要中国没有天老地荒，我就打算把自己的口袋变成珍袖银行！”

“你小子真有两下！”颠地羡慕他说道：“不过，以后要小心一点，公使说清政府近期就鸦片弛禁一事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听说皇帝本人也吸它，不要怕。”查理颇有信心他说。

鸦片是从罂粟的果实中提炼出的一种毒品，俗名叫大烟。吸食鸦片的人会受到神清志爽，通体舒畅，飘飘然的快感极容易使人上瘾。一旦不吸，瘾来了就挺不住，四肢无力，涕泪交流，精神萎靡，天长日久，就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丧失体力，甚至毙命。

夜色如水，太和殿广场上空一弯新月显得有些朦胧，近处孤星一点，两者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横陈在天幕上，这是在提问，还是暗示着什么？道光皇帝心中一片茫然……

“皇上，鸦片流毒于天下，危害太大了！应当依法严禁！否则，这样下去中原几无可以抵御敌人的军队，而且也没有充饷之银，这严重威胁列祖列宗留给您的江山！”

林则徐的话犹如危急的警钟声响在他耳边，道光咬了咬牙：“这鸦片不禁绝，必然广流行于内地，这样下去，不但亡家，实可灭国！朕还是派林则徐去禁烟好！”

只听“啪”地一声，他手中的烟膏就扔在地下了。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州禁烟。他办事雷厉风行，行动坚决果断，拒受贿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颠地、查理等鸦片贩子痛苦地交上了一批非法走私的鸦片，随着烟雾腾

天，一堆堆的鸦片销毁得干干净净，围观的群众发出排山倒海的呼声，而颠地。查理则闭眼掩耳，仿佛自己的心肝也被盐卤泡成了碎片。

林则徐的爱国行动激怒了做着发大财梦的英国资产阶级，魔鬼没有《圣经》，却有自己编的辞典，他们借口保护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在 1840 年悍然出兵，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隆隆炮声响了以后，英国国会议员们还在狂热地叫喊：“必须教训中国人！必须教训中国人！”

那疯狂的掌声犹如万枪齐发。

一八四二年，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割让香港给英国。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从此，英法美俄等国以此为契机，不断地扩大侵略成果，把中国一步步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

1844 年，清政府被迫同美国、法国分别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每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一副铐链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东方巨人身上伤痕累累……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国的有志之士昂然挺身而出……

就在 1844 年，江苏常州一个婴儿的哭声宣告了自己生命的降临。他哇哇地哭着，哭了好一会儿仍然没有停下来，那张开的嫩嘴象一个小喇叭响个不停，仿佛要向这不公平的世界提出有声而又无力的抗议。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盛宣怀，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商人之父、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被慈禧皇太后认为那时中国不可少的一个人物。

生命之舟开始驶入风雨吹打波涛翻滚的历史长河。

十一月了，寒风轻轻地吹着，湖里的轻波犹如一堆堆卷动的雪，闪着清冷的白光。叶子在一片片地飘落，树儿光秃秃的身子冷得发抖，一只鸟突然从树枝上飞起，在夕阳的金辉中犹如一朵乌云向着远方飘去。

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他们都缩着脖子，一脸的凝重，急着往家里赶，大家都在埋怨，这样的鬼天气，叫人怎么过？

书房里。盛康正在埋头苦读，为了迎接举人的考试，给康家露露脸争光是他心里一直想实现的宿愿。几天来的熬夜，已使他的眼睛有点浮肿，他看着念着，念着又看着，一双眼皮开始沉重起来，迷迷糊糊中就扑在书桌上睡过去……

他看见自己和夫人一齐回到了家乡，夫妻俩手挽手边说边走，边走边谈，来到了自己老屋的一棵杏树之下。

“啊，夫君，你马上要参加考试了，我衷心地祝愿你早日成功！”妻子一脸的娇媚，一脸的柔情，一颗关切的心使得盛康既高兴又感动，他应道：“夫人放心，大丈夫安能碌碌无为如活尸在世？功成名就之时早晚必将来到。”

一双蝴蝶在他们身边飞来飞去。

“啊，快看！”盛康惊叫起来：“老杏树开花了。”

只见杏树的枝头已是繁花朵朵，那点点的红光，那鲜艳的颜色，那浓郁的芳香，真使夫妻俩既惊又喜。

“这可怪了！”盛康对着夫人说：“杏树何以今日突然开花了？”

盛太太的脸色兴奋得通红，她不停地赞叹着：“多美！难道你不能摘一

朵给我吗？”

“好！你要哪一朵？”盛康来了兴趣，满心欢喜地问。

“要那朵大一点儿的。”盛太太满脸含羞。

“行。”盛康两眼朝枝上扫去，然后挑了一朵最大的摘了下来，正要给夫人戴上，可他回身一看，夫人不见了！

“夫人，你在哪里？”盛康急急地叫喊了起来：“夫人。夫人！”

他终于惊醒过来了，原来是一个梦！婴儿的哭声传进了他的书房。

“老爷，”只见一个女仆轻盈地过来了，她满脸喜色：“太太刚刚生了一个少爷。”

“哦？”盛康惊喜下已，难怪自己刚才做了那个梦，他跟着女仆来到了卧房。

盛隆喜滋滋他说：“这小子白胖胖的，额头又高，看来是有大福大贵的人，将来可光耀我盛家府门了。”

盛康看见父亲盛隆简直比自己还高兴，就把自己梦中所见告诉了他，随后问：“父亲大人，你看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

“名字重要，当然要取得好”盛隆低头寻思，过了一会儿才说：“他既是有福的人，那就必然于国于民有利，胸怀大志，宣扬国威，我看就叫宣怀吧。至于字呢，我看和杏有关，叫杏苏如何？”

“好极了！”盛康那病倦的双眼闪出了光彩。

盛宣怀生长于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吏的家庭。祖父盛隆在浙江当过海宁州的知州；父亲盛康，虽然后来当过道员，但盛宣怀出世时他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势的小吏而已。他的出身，实在没有什么恒赫可言。不过，他的姓氏说来却是话长。盛姓来自于周文王的儿子郝叔武，到周穆王时改成为盛。其后有南北两宗，汉朝司空盛见的后代迁到广陵郡，到南宋时迁到今天的南京，从明朝开始才迁入到今天的江苏省常州。

一晃儿，几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父亲”六岁的盛宣怀好奇地问道：“那只鸟儿为什么从小树飞到一棵大树上去了？”

“大树有果子，它就飞到大树上吃果子去了。”盛康随便地搭理了一句。

一听说小鸟有果子吃，小盛宣怀一脸的馋相就露出来了：“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本是无意中随便说了一句，没想到出了问题，盛康笑了笑：“那果子酸，吃了不好受，再说，树那么高，我又没有翅膀，怎能摘到，你瞧，爸爸就不吃！”

说着，盛康还张开了嘴，伸出了舌头让他看，表示自己确实不吃树上的果子。

“那酸了就不可以吃吗？你没有翅膀，那我就爬好了，爬得高高的，先吃果子，再把天上的太阳摘下来给你。”小男孩有些失望，又有些固执。

“呵，你能把太阳摘下来？”盛康乐了，看小男孩说得那么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差点要笑出声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宣怀慢慢地就到了上学的年龄，这时的他已出落得端凝朗秀，颇受邻居的喜爱。

“孟子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绩。”

盛宣怀捧着课本，轻轻念了起来。对于孟子的书，他并不是很透彻地理解了，可孟子的话对他很有吸引力，一天大部分时间就在读书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不久，盛康改任湖北盐法道，盛宣怀随祖父盛隆留在常州。

紫禁城。

这是一座皇家宫城，红墙碧瓦金銮殿，拱斗飞檐，雕龙镂凤，加上假山池榭，亭台轩阁，百花点缀，绿枝掩映。万道金色的阳光照耀之下，既显得无比地清灵雅静，又有雍容富贵，肃穆森然之气。

养心殿的龙椅上，新皇帝咸丰半坐半躺，眼睛也是半眯半开，正悠然自得听着笙弦丝竹，一群宫女舒展着玉臂轻轻漫舞。

这里是清朗的温柔之乡，这里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仙境！

“来吧！”咸丰把手轻轻一招。

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豆蔻宫女，纤纤玉手拿着一个晶莹华贵的小酒杯，款步袅娜地靠在咸丰的身侧，咸丰伸出一只手揽住了她的柳腰：“宝贝儿，快点！”

那宫女玉唇轻噙，含了一口酒在嘴里，然后轻轻地送进了咸丰的口中，谁知咸丰把送入的酒吞掉，随唇就着宫女那鲜红轻嫩的舌头紧含不放，弄得那宫女脸上红云满脸，星眸浓醉，顿时春意勃然，无限生动……

“皇上，皇上！”一个太监跌跌撞撞地推门而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想出声却又不敢开口，原来惊慌之下他才发现自己惊扰了皇帝的好戏。

“嗯，”咸丰睁开了眼睛，“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吧！”

厌恶的语气，显然大为不快！

“有消息传来，”那太监喘着气说：“长毛在江苏连连得手，兵临常州城下！”

“朕知道了，退下！”咸丰挥一挥手，脸上顿时神色凝重，太监和一群宫女都退下了。

这些人一走，咸丰坐了起来，呆呆愣愣地半晌都说不出话来。

道光皇帝重病死后，年轻气盛的咸丰继位。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接承皇位的同时，面临的却是一片满目疮痍鲜血淋淋的国上！

1851年的1月，以洪秀全力首的一帮贫民百姓掀起了造反的大旗，他们建号为太平天国，军名叫太平军。所谓的长毛就是太平军。起初咸丰皇帝对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并没有左意，以为小试牛刀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谁知风云突变，形势变得对清军越来越严峻，洪秀全连打胜仗，并在南京建立了与北京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冲啊！”意念膝陇中他看见洪秀全把手一挥，千军万马一齐向北京杀来！

“这……这……”咸丰皇帝脸色发白。

“长毛……！”咸丰的牙缝里终于挤出了这两个字，他仿佛看见南方火光冲天，清兵倒地的倒地，逃窜的逃窜，哭爹叫娘声响成了一片！

“曾国藩，李鸿章，你们无论如何要给朕顶住长毛！”咸丰皇帝一气之下感到整个宫殿都将要晃动，他心惊肉跳，慌忙从龙椅上噌地一下跳了起来，然后急急地走出暖心殿。

常州城。

老百姓纷纷躲避，市面清冷。

“快上，快上！”只见撑船的人一边叫，一边帮盛隆接包裹，“盛道台吩咐你们爷孙俩速登船去武汉，否则长毛围往常州时那就晚了。”

爷孙俩急忙上了船，辗转千里，终于平安到了武昌，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给盛宣怀留下了忧伤的记忆。

湖北地处天下之中，武汉又恰在长江中段扼东西咽喉，达南北门户，就当时的军事形势而言，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重镇。清廷特意派了湘军中与曾国藩一样享有盛名的胡林翼驻守。

太平军矛头指向武汉。

“父亲，儿子受长毛攻战之苦，目前武汉形势也甚为危急，看来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新式装备部队，才能与之抗衡。”

盛康点了点头，说：“仅有新式军队，也还不够，军队还必须有不尽的饷源才不会贫血。比如现在吧，胡巡抚军事才能是当今朝廷里数一数二的，连长毛的陈玉成、李秀成等也有点怕他。按理说，胡巡抚该无往而不战，无战而不胜了，可是他的军队饷源不足，军队人心就大受影响。战斗力也必然有所下降，譬如良马，能迅奔千里，然食而不饱，饿困的时间一长，跑百里都会变成极困难的事了。”

“这么说来，理财也是关系军队战斗力强弱和国家强盛的大问题了。”

“是的，胡巡抚要是有饷源充足作保证的话，那么现在长毛攻打武汉决不能取得成功，而且，他完全可能变防守为进攻，象一把利刃直接朝长毛的中心南京插去。”

“听说胡巡抚也打过败仗？”

盛康微微一笑，“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仗败心不败。心，是很重要的。比如曾国藩，原来不是经常被打败吗？曾国藩曾多次失败却不灰心，屡败屡战。结果别人眼里曾国藩已是锈铁一块，哪知面对捶打他挺过来了，而成了长毛将领眼里咬不动的硬钢呢？胡林翼虽然也打过败仗，但他来武汉老百姓却很稳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一上任就懂得训练部队，又想方设法保证军饷，而且，他对腐败的一些官僚也开刀整顿，上下人心震服，虽然这一切仅仅还刚是开始，他的威望已凝聚了人心，也就聚集了力量，增强了战斗力，所以现在他是攻不足而守有余。”

“看来挫折未必是坏事，没有岩石就没有美丽的浪花，难怪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

“看来你还背得很好。修心养性，孔孟之道当然必不可少，然而要做大事，仅仅有思想的武器还不能取胜，只有力和道相结合，才能攻破人生途中所遇到的一个个堡垒，扫除阻挠的障碍，站到自己理想的顶峰。”

“父亲言之有理，实用之学比什么文章的内容都要来得丰富，孩儿以后多多关注这方面的事必能有所长进。孩儿无它远志，一求对得起父母，二求对得起自己、朋友和老师，如果可能，再加上一个大名字——中国。当今国家衰弱，匡时救世才是大丈夫的目标。”

“大话不可多说，否则让人觉得你不实在，你办事人家对你就不会放心。多读书，少说话，勤交游，稳做事，这都是我在官场上的亲身体验，记着它们或许对你的将来有所用处。”

“孩儿记得了。”

1862年，盛宣怀娶妻董氏。

董氏生得温柔漂亮，那嫩白而又羞红的脸蛋犹如一朵白色的水莲花在霞光的映照下不胜凉风的娇羞，象西湖的水一样清丽婉莹的眼睛柔柔脉脉地向他望着，真可谓一脸是春。两目含情，走一走，莲步袅袅，笑一笑，魂迷心飘！盛宣怀恰是风华少年，一身的热血竟如火炉里红红的钢水在冲腾翻。滚！什么时候，他曾这样面对面地直视着一个妙龄女郎？又什么时候，他曾经魂儿悄悄飘出心窍？

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因为冲动而颤抖的身躯，一把抱过董氏那温润柔嫩的身躯就象靠着朝阳中的杨柳，一种醉人的体香袭上了他的心头！“啊，亲爱的，你是我梦中的诗，你是我诗里的魂，你是我魂里的主，”盛宣怀在夫人的耳边不停地抒情。那重重的呼吸犹如轻轻拉动的风箱，煽得夫人的整个脸孔像火炉一样旺旺地通红，她本来抬着的头这时完全低下了，一双温润的眼睛已烧出了一种热烈而又晕醉的激情，心里腾地一下爆发出无数的火花，……两个人都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军队步步败退，终于在这年的三月，南京陷落，烧的烧，抢的抢，杀的杀，繁华的南京一时成了阴森的地狱，太平天国将士们的鲜血成了曾国藩、李鸿章走向政治权力宝座厚厚的红地毯！他们腥红的血恰恰成了曾、李两人献给朝廷最好的贡品。

一道谕旨下来，李鸿章成了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府，彩灯高照，贺客盈门。

李鸿章总算舒了一口气，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们，他脸上充满了欢喜的神色。

他在众多的客人中，要单独和理财能力颇在行的盛康谈一谈，为什么？他明白无论战时还是平时，无财不活。

谁料盛康突然重病不能前来，可李鸿章并不知道。在他的印象中，自己虽然仅仅和盛康只有一面之交，但其理财声誉佳，身体也很好。

他看见进来的是一个圆胖胖的脸和一双眼睛透着一点机灵的盛宣怀。

“总督大人，”盛宣怀说：“我父身体突发重病，不能前来了，我代他向你致歉并衷心地祝贺你就任湖广总督。”

声音清脆圆润，话也说得委婉礼貌周至。

“倒没有想到有这样意外的事。”李鸿章说，“你大概是他的儿子盛宣怀吧。”

“幼辈无名无能，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在湖北交游挺广，我的部下杨宗赚和你是有来往的，再加上我和你父亲有过一交，我怎能不知道？”

“观苍海横流，看风云激变，浩浩荡荡前行的道路上，没有向前冲刺却又频频回头的竞争者，我们的国家同样应该如此。而有的人不回头看，却也不肯迈步向前，木木地站在原地。”盛宣怀说：“保江山不易，建设江山更难。古今同理，大人新任，高瞻远瞩，百废待举，当以铁肩担重任，以磅礴之气，泻万里激情，展拓国家的新境界，泽民润国，成千秋伟业，难道这不是一个大丈夫所乐意做的吗？”

李鸿章一听，心里一震！的确，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思想的小伙子，激烈的言词不时闪烁出思想的火花！以他的经历而言，他当然不会像盛宣怀这样滔滔陈词，要懂得说话，首先就要学会不说！没什么顾忌总难受到别人的欢迎。

可是，难道这小伙子说错了吗？当然没有，小伙子说出了他心里一贯所想的东西，只不过他喜欢少说多想勤做而已，他仿佛从盛宣怀的身上看见了自己过去的影子。

“万丈高楼平地起、既要有砖瓦木材等好料，又要有技术精湛的建筑师，先打好墙基一步步来，加上大家的齐心协力，一幢造工精美的大厦就能建成。”李鸿章说：“建设国家与建筑大厦有相似的地方，其道理实际上一样。不过就我看来，这个世界的人们，无论过去死去的还是现在活着的或是将来要来临的，谁也不能说有什么千秋伟业，无论什么大事，都不会像小蛋糕一块，一两口就能把它吞吃完，我们所能做的永远都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更多更好的只能由来者再做。”

“大人斯言诚是。诗可言志，活为心声，遍视环宇，能和您一样胸怀壮阔的又有几人？我视大人伟丈夫，积郁心中的话不吐不快。”

“你记得曹操《短歌行》的诗吗？”李鸿章问道。

“记得，我喜爱吟诵的是：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有景有情，给人一种孤壮而又略带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李鸿章一听心里自然明白，虽然自己还不完全了解盛宣怀，可从接触的情况来看，不失为一个难得的热血青年，心中自然喜爱，刚才的一问，仅仅是一种试探，没料到他一问即明，于是他说：“是有这种感觉，可这并不是它的主题，其后的两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能说明这一点。山不厌高，而万树千鸟，但再高的山也在天底下，就如臣子永远在天子之下一样。”

“要是将来我能对大人有所用的话，愿尽能力而为，我是一只鸟，在山上为你的事业鸣叫和歌唱。”

“那好啊，你别到时飞到别的山上去了就行。”

这一次见面交谈，给盛宣怀将来的前途带来了重要的机遇。

1866年，盛宣怀赶回常州参加考试，结果中了秀才。当他喜滋滋地赶到董氏身边时，虽说路程遥遥，因为高兴，却倒也不累，人逢喜事精神爽！

“夫君，瞧你，累了吧！好好地休息一下。”董氏体贴地泡好了茶，并拿来热毛巾给他擦脸。

“啊，亲爱的，我不累，一点儿也不累，只是有点饿了。”盛宣怀笑呵呵他说。

“那我去叫佣人做点饭菜端给你罢。”董氏说完就要走。

“别，别走！给我一个深吻就会喂饱的！”盛宣怀擦完脸不由分说，拨过董氏的粉项，对着董氏的唇儿饥啃了起来，盛宣怀那红红的舌头一卷进她的嘴里，董氏就觉得热气腾腾，深吻完毕，盛宣怀盯着气喘加重的董氏说，“你是我生命的诗，我要把你吟诵得抑扬顿挫、美妙无穷，我的灵魂随着你生命的节奏而舞蹈，来吧……”董氏觉得自己的躯体象龟裂开的大地一样无比渴望着暴风雨的再一次洗礼……

“做大事，兼作高官，人生如此才好！”盛宣怀满怀信心地为自己设计科举进仕的人生道路。

然而，以后的几次考试中，他无一成功！在科举制度下，只有中进士，才是做官的一条正途。

失望？灰心？两者他都兼而有之！

“听说没有，盛少爷又没考取。”

“是吗？我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

“可不是，恐怕他还准备从小少爷考成老大爷呢？”

“那可不行！黑发考成白发，人家范进中举也比这强多啦。”

一时人们纷纷议论，说什么的都有，语言的冷风冷雨的确让人心寒。

“议论？议论？你们就议论吧！”盛宣怀心情抑郁，却咬牙说：“在清风冷雨中长成大树，虽然一时乌云笼罩，只要自己不摔倒，总会有自己一片明朗的天空。”

且说李鸿章任了湖广总督后，想在湖北努力而为，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政绩。谁知不久朝廷又调他前去山东镇压捻军，经过三个月的追杀，终于大获全胜。

不久，陕西发生了回民起义的事。而且，湘军最有名的猛将刘松山遭毙，他所率领的湘营全部覆灭，这使兵力本来就不足的左宗棠极为吃力，他感到难以再维持局面，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向清廷告急求援兵。

一张张的告急文书像雪片飞进了京城。养心殿里垂帘听政的西太后的心一冷，赶紧找军机处大臣文祥。奕忻商量办法，最后终于决定，饬令李鸿章挥师援陕。

李鸿章像应急的膏药，清朝哪里最痛就往哪里贴。原先，他并没有什么抱怨，可这一回，他心里却委实不高兴了。且不说自己连年征战疲倦难支，也不说陕西山高路远，单就左宗棠这一个人就已让他无法痛快了。不但无法痛快，而且头痛！什么原因呢？原来左宗棠也是功名赫赫。常以诸葛亮自居，这倒也罢了，有功有名，难免骄傲自负，可是左宗棠根本就不惯李鸿章的老练圆滑，曾经当面讥讽李鸿章是合肥后生！李鸿章在左宗棠的眼里找不到他应有的位置，所以李鸿章觉得督师援陕并不是自己去和回民开仗，而是把自己的脸送上去，让左宗棠左右开弓，这实在让他尴尬不已！然而上命难违，只好率师前行。

临行前，杨宗濂根据李鸿章的意思，邀请盛宣怀随师远行，盛宣怀欣然同行。李鸿章调盛宣怀为自己的文案助手，并兼任营务处会办，管理军队粮饷问题。

军队缓慢地前行，盛宣怀看见李鸿章愁眉紧锁，心事重重，李，左两人的关系他已有耳闻，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大人，”盛宣怀一边骑着一匹灰白的马与李鸿章并排而行。一边说道：“这回去陕西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去对付闹事的回民，而是要想方设法对付左宗棠。”

夕阳的余光照在李鸿章略显苍老而又病倦的脸上，他的眼睛正木木地看着前面的士兵，真希望他们能像树一样栽在这里不能移动才好，一听见盛宣怀说的话，他才回过神来。“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让军队缓行纯粹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不过即使再慢，也总有一天会到那儿，那时我的痛苦就来“可是，总得想个办法解决的好！”盛宣怀说，“作壁上观如何？”

“作壁上观？这不抗旨了吗？”李鸿章勒住马僵，摇了摇头说：“要是左宗棠一纸告我作壁上观，朝廷怪罪下来他就会取得了比镇压回民更大的胜利了。你必须明白，这个自命为诸葛亮的人当然不会傻。”

“这是当然，不过戴上手套的手谁还能看见它的伤疤？兵以诈立，无诈难算，先算多算往往是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盛宣怀说：“《孙子兵法》说的我觉得这回完全可以用。比如就对付左宗棠来说，我们作壁上观虽然不行，但找个漂亮或合适的借口遮掩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妨说说你的想法。”李鸿章迟疑了一下。

“一是放慢速度行军；二是拖到陕西后，可以借口许多士兵水土不服，叫人装病，按兵不动，他不是自吹自擂为诸葛亮吗？要让他陕西的战场上尝尝假诸葛亮的滋味！只要于大局无碍就行。你说呢？”

“恐非上计，然而不无可采之处。”李鸿章说：“杏荪，你是一个有志气的热血青年，当我第一次和你说话的时候我就这么认定了。其实，早期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记得自己进京赶考前写了《入都》的诗十首，其中有一首我一直深深地记在脑海中，‘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记得是这样的。那时自己不过是一个行装寒他的弱冠书生而已，可那时的激越与豪壮的心境就和你一模一样，所以我很能理解你的。”

磨磨蹭蹭，7月下旬李鸿章率军总算到了西安。到达之后，李鸿章依计而行，只顾安营扎寨，并不过问军事。

不久，淮军将士水土不服纷纷“病倒”的消息就传开来了。

“助事不足，败事有余，”左宗棠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等待多时却白等了一场，不由气急得骂了起来：“一个大笨蛋和一群小饭桶！”

却说洪岗起义的回民听说李鸿章的军队来了，开始还担心了几天，因为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的名声他们早有耳闻。可是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淮军水土不服纷纷病倒了，这可是天赐良机进攻的好时候！于是以假为真，大队人马倾巢而出，准备进行偷袭。不料人马尚在半路上，前面突现一队人马，为首的恰恰是淮军猛将郭松林，正欲往回撤，只听一声炮响，旌旗招展，士兵林立，高头大马上坐着的正是淮军另一猛将周盛传。前有拦兵，后有阻队，前后夹击，回民们只好一边迎战，一边逃走，当他们赶到洪岗寨时，发现城寨已被淮军占领，只好撤向远方。

李鸿章得知获胜的消息，哈哈大笑，想到左宗棠来陕西数月却无功可言，而自己区区数日就取得了一些胜利，心里的那种快活劲就别提了。

因为破洪岗寨有功，经保奏，盛宣怀成了候补道员，并赏花翎二品顶戴。就在这时，清廷发生了一起大事帮李鸿章摆脱了尴尬。

自《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天津成了一个开放的口岸，各国的使馆与教堂林立，其中最大的一座教堂是法国的望海楼教堂。

1870年一个漆黑的夜晚，望海楼教堂的门突然打开了，几个身着黑衣的修女把包裹急急地往码头边的马车上搬，这一举动恰恰让一位半夜起来方便的农民齐阳看见了，他本没有多想，可修女那鬼鬼祟祟的样子让他生了疑心，加上当年洋人的横行霸道，心里对洋人的仇恨是不言而喻的了，好奇与仇恨疑虑都涌上了心头，他决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几个修女并没有注意到他，趁着修女搬完东西关好门进去的时候，齐阳走上前去打开门，朝那包裹一摸，一只僵硬冰冷的孩童的手！天哪！他急忙向村里跑去，决定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水火会的首领胡海。

“咄！咄！咄！”齐阳拼命地捶打着胡海的家门。

“哪个？”里面传来了沉闷的声音，主人显然并不高兴。

“大哥，快起来，有急事哩！”

“吱”地一声，胡海粗壮的身子出现了。

齐阳把自己遇到的情况详细他说给了胡海听。

一听完，胡海怒火中烧，早就听说过洋人教堂迫害孩童，原是半信半疑的，这一回，无论如何地一百个信了，他立即把几个水火会的兄弟一一叫醒，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几个人一碰头，决定一面派人去报官，一面叫人去望海楼示威，迫使洋人交证认罪。这时天已亮了，于是锣鼓一敲，村民们纷纷聚集在一块儿，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在场的人都愤怒了！大家纷纷回家拿锄头，找镰刀，持竹竿，在胡海率领下，浩浩荡荡地直奔教堂而去。村民们行动的消息早已传人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的耳中，他们也匆匆地带了十几个兵急急地赶来了。

人山人海的群众已把望海楼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刘杰和张光藻只好分开人群走到教堂门前，大叫开门。

主持教堂的牧师夏福音被那闹声惊醒，一看到这样的阵势，心想大事不好，赶快叫人紧锁大门，同时又派人从后门溜出去找法国大使丰大业搬救兵，布置完毕，他才战战兢兢地出了大门。

群众一看见夏福音出来了，立刻骚动起来。喊打声响成一片。

“张……张大人，你快让他们回去。”

张光藻一见夏福音平时的威风没了，一副害怕得颤抖的样子，不禁乐了。他正色问，“夏先生，群众讲的害死婴儿的事，是否属实？”

“仁慈的主啊，这是大大的诬蔑！我们法兰西帝国的传教士决不会干这种事的，永远不会干这种上帝反对的事的。”

“那昨夜的车又如何解释？”

“啊！……”夏福音吃了一惊，张开的嘴啊了一下就一个词儿也说出来了。

法国大使丰大业持枪匆匆地赶来了，正好听见了一片高喊：“打死臭洋鬼子”的呼声，一惯横行的丰大业怎能受得了这个？他用枪对着刘杰嚷道：“你的快，快把他们赶走！”

刘杰劝阻群众多时，没想到丰大业反而用枪紧逼自己。不禁大怒：“王八蛋的洋鬼子。”

“猪猡，你是猪猡！清朝的官员统统的猪腰！”丰大业紧扣扳机大骂了，刘杰的随从一看不妙，赶紧用身子挡注刘杰，丰大业紧张地反以为他要扑上来，手中的枪立刻响了，那个随从左胸冒出一股青烟，随后鲜血汨汨地流了下来。

“杀人了，死人了！”

“打！打！打！”

“宰掉这个狗日的恶魔！”

这一枪使所有在场的群众愤怒了，他们冲上去，夏福音、丰大业顷刻间就被送上了西天。

随后，愤怒的群众点燃了大火，教堂在一片人海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法国迅速联合美、英、俄、西班牙、比利时等向清政府提出共同抗议，同时，各国军舰又一齐开到天津海边进行武力恫吓！

紧张局势使慈禧太后异常震惊，她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迅速前去处理。曾国藩采取镇压士民以慰各国的方针，将张光藻、刘杰革职治罪，判处凶犯二十名死刑，十五名充军新疆，另外赔银并打算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

这样举措的消息一传开，名满天下的中兴名臣顿时成了国人眼中的卖国

贼。曾国藩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招致国人的痛骂，本来年岁已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

当时最善于和洋人打交道的，就数李鸿章了，清廷无奈之下，由工部尚书毛昶熙建议，同意了让李鸿章前来办理，直隶总督的宝座也就打算送给李鸿章了。

李鸿章接旨高兴不已，他急忙率军长途跋涉到了保定，眼看天津即到，李鸿章仿佛看见直隶总督的宝座在向他频频招手呢！

正是九月秋夜，树影朦胧，萤火点点地照着清朗的夜空，河里的细波有如银珠微微地滚动着……

李鸿章觉得一切清新如诗，又幻若瑰丽的梦，他甚至快要陶醉在这夜色美景之中……

“大人，”盛宣怀问道：“你还没休息？”

“哦，杏荪，坐吧！”李鸿章仿佛刚从迷梦中醒来。

“大人，天津近在眼前，但我们不能前去。”

“这……”李鸿章大吃一惊，这话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直隶总督的宝座刚刚还在向他招手，哪有对此无动于衷之理？这是何道理？

“直隶总督一职当然不能不要，但天津教案尚未了结，凶犯也未伏法，曾大人手持烙铁的一端已烧坏了名声，你此时上任，不等于师徒俩人各持烙铁的一端吗？”

是啊，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呢？看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那怎么办？”他急忙问道。

“这倒不难，明天停止前进，再写一信给曾大人，说等他签发罪犯完毕，天津教案略有完结再前往交接。”

“好办法，只是麻烦曾老师了，这大概是迫不得已吧！”李鸿章自我安慰。

“另外据反映，直隶总督一职虽为疆臣领袖，可也有隶而不直督而不总的分权现象。直隶总督肩负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可是却有以下几点需要认真解决。直隶总督缺少兵权实力，现有大军一万五千人，这点兵力相对于漫长的天津海岸线来说远远不够！另外还有，直隶总督的权力被牵制分散了，曾大人在任时，有通商大臣崇厚掣其手足，造成重大问题上相互扯皮，再说自己的巢儿让别的鸟飞进来，到底算谁的窝？岂有鹰巢让小雀钻进来的道理？”

李鸿章连连点头，说：“有理，有理，我准备叫同科进士工部尚书毛昶熙上书陈明利害。”

不久，上谕下来，李鸿章一人独揽北洋的财权、兵权，为后来进行的洋务运动提供了直达快车。

九月二十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三十日接过直隶总督的关防印信，李鸿章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由一个地方大臣上升为清朝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同时，这也是盛宣怀进行洋务运动的开端。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花花世界，商人的疯狂舞台，洋人的极乐天堂，穷人的悲惨地狱。高耸的洋楼大厦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金辉，街上人来人往，苦力们抬着茶叶等货物蹒跚而行，英国的苏格兰士兵身穿短裙大摇大摆地在晃荡，轿夫们哼哈着小调快步行走，肥头大耳的商人们坐在装饰精美的马车上露着得意的笑容，一群流浪汉拖着脚步睁着茫然的眼睛，几个土

里土气的农民在商店门前探头探脑，一个叫化子身上破衣褴褛，沿街乞讨。赛马场里传来女士们如痴如醉狂热的叫好声，酒店里盛筵高涨，小姐们一个个但胸露臂欢歌狂舞；远处的江中外国轮船横冲直撞，中国的帆船唯恐避之不及，偶尔还能听到渔船上姑娘们那飘缈的歌声。

“万千世界！”站在楼顶上的盛宣怀看着这一切，听着嘈杂的声音，心里极不宁静，他感叹了这么一句。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一个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一个是宝顺洋行的徐润，他们都是他的远房亲戚和朋友。

“外国轮船日益增多，揽我江海河水之利，获利甚厚，于国不利啊！”唐廷枢伤感他说。

“而且，中国人坐他的船极不方便，那些外国人对中国顾客态度恶劣，真是欺人大甚了！”徐润接下来愤愤他说。

“依二位说来，我们自己创办轮船公司最好。”盛宣怀是聪明人，一听就懂，他转过身来眼睛定定望着他们。

“办轮船公司诚然是好办法，恐怕朝廷不会赞成啊！”

1862年，商人吴南昌等想购轮船四艘充运槽米之用，未能实行。1868年，道员许道身和容闳请求政府劝谕华商置买轮船于潜运之外兼揽客货，虽有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丁日昌同意帮忙，仍然没有一点结果，后来有志于此者不乏其人，但终无一成。”唐廷枢幽幽他说完，叹了一口气。

“如果政府能支持的话，我们是能办成轮船公司的。我和唐廷枢有办法筹集资金，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徐润说。

“万事开头难，谈何容易！”盛宣怀手摸着自己的额头。话峰一转：“让我想一想，再去天津和李大人谈一谈、通过他来影响朝廷或许有点希望，你们说呢？”

“只好先走这一步了。”唐廷枢、徐润异口同声赞成。

唐廷枢、徐润两人告别后，盛宣怀回到了房间，夫人董氏温顺地靠了上来。

“夫君，想来你不久又要远行了。”董氏不无伤感他说。

“娘子，谈不上什么远行，很快我就会回来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把你记在心上。”盛宣怀摸着董氏粉嫩的脸颊，动情他说。“你是我最温柔的船，把我载到爱情那幸福的彼岸；你是我心里最美丽的风景，给我留下多少动心的回忆！说一万遍我爱你，也不能充分表达我的一份爱意……”

董氏满脸娇红，顿时竟像电触了，浑身又麻又酥，激颤不已，她嗔了宣怀一眼，那一眼含有无限风情，万种风流。她脱去外衣，宣怀刹时觉得眼前灿灿的银光一闪，只见夫人酥胸像荷花一样清新洁白，双臂如粉一样纯洁细嫩，裸体站立的她恰似一朵幽兰怒放吐香，他觉得脚下土地一沉，激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他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抱住董氏洁白的身躯就像抱着一团轻飘的云，身子飘飘，魂儿缈缈地进入了一种五光十色让人沉醉的梦幻世界……

招商局的创办动力，起于海运漕粮。同治初年，浙江地方当局派候补知府朱其昂为海运委员，负责在上海雇觅轮船，将浙江省应运的漕粮，由海道直运天津，试行了几年，不但安全迅速，而且比河运节省了许多运费。通过和徐润、唐廷枢的谈话，盛宣怀知道经营轮船大有利益可图。会见徐润、唐廷枢的第二天在自己的花园里盛宣怀边走边想：“如果能组成一个轮船公司，不但可以抵御外国势力的侵入，并可乘机发展国人自营的航业。最为重要的是，自己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科举从仕的道路恐怕泡汤，何不先尽力办些实

业呢？于国有益，于己有利，实乃一举两得啊！不过自己势单力孤，得依靠李大人作后盾才可能走出一朵成功的路来……必须抓紧时间拜见李大人。”

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坐在太师椅上看盛宣怀的来信：“……火轮船自从进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都认为方便多了。由此可知火轮船在中国的将来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中国没有一家自己的轮船公司，致使中国的江海河水之利为英美两国如怕和、太古、旗昌等外国公司轮船控制，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利权让与外国人，何如藩篱自固？设立船厂的意义甚为重大，大人认为中国必须变法自强诚然是至理之言，然而国强必须建立在先富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长久，毫无疑问，设立轮船厂于国有利，是致富的要道，中国将来转弱为强或许就在此一举！恳望大人言于朝廷……”

“大人，小人宣怀叩见！”盛宣怀一走进了总督府，就开始施礼。

“哦，杏荪，坐，坐。”李鸿章一边招呼盛宣怀，一边叫人沏茶。

“大人，宣怀今天为一件要事而来。”盛宣怀刚坐下来就谈出自己的心事。

“我知道，是为设立轮船公司的事吧，”李鸿章说着声音就低下来，“能设立轮船公司当然是好事，可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让朝廷相信设立轮船公司革新能干国有利才行，当今世界形势大变，中国若不亟图强，何以应付？然而朝廷有许多人，囿于章句之学而不知眼前数千年来大变局，犹如井中坐蛙、呱呱叫个不停的反对……”

说到这，他站了起来，背着手来回地踱着：“杏荪，设立轮船公司的事不太好办呀！”

“大人，难办的事一旦办成，其意义便非同小可！鹏鸟难道有风有雨就躲进巢里而丢掉那高远辽阔的天空吗？以大人之能，当展翅万里！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深为可忧！古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愿大人网罗天下英才，大兴中国之利，必能干时局有所补用，重振中华雄风！”盛宣怀也站了起来，慷慨陈词：“宣怀经过考虑和思索，设立轮船的事可行，夺洋人之利以充国库，有什么不可以的？如能向朝廷说明，或许能够答应。办轮船公司不花政府的钱，采取招股的形式，由商人自己出资，而官总其大纲，察生意之利弊，官商之间相互帮助必能获得成功！以往，中国官商之间久不联络，当官的不顾商情，经商的莫筹国计。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若不能自立，往往不可复振。所以试办开始时，必先替商人设身处地想一想，使其不致于半途而废，办通以后，就可以兵舰商船一齐造。收取商租以作军费，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实际上是国家的大事啊，朝廷岂能无动于衷？”

“这个……待我上奏朝廷，不过，办事需要人才，你说还有谁熟悉船务呢？”李鸿章显然已下定决心。

“就目前来说，唐廷枢、徐润、朱其昂之人是中国最熟悉船务的人才了。前二者在洋行里做事，后者是浙江海运委员会候知府。”盛宣怀回答道。

“本来招见一下他们三人最好，”李鸿章若有所思他说，“为了让朝廷同意和放心，唐、徐二人不见不用，太后对洋人内心深处有种担心仇恨的感觉，他们二人在洋行做事也能使她感到不快。一旦准许同意，这事就先让朱其昂负责吧！”

李鸿章措词恳切的奏折打动了慈禧的心。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

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朱其昂为总办，盛宣怀并没有在公司里担当任何

职务。李鸿章考虑到盛宣怀以前从来没这方面的经验，准备过段时间再加考虑，碰巧，不久盛宣怀足患湿气，也就请假回到常州老家休养去了。

然而朱其昂集股的工作并不顺利，许多商人采取观望的态度，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朱其昂筹到的资金也不过才二十余万两白银。虽然李鸿章想方设法从直隶、江西、湖北等地领取历年积存官款一百九十八万两为资本，轮船招商局成立时只有商船三只。轮船招商局终因进展不利而陷入困境。

朱其昂不能打开局面，李鸿章也没有办法，他想到盛宣怀提到的唐廷枢和徐润，想到盛宣怀虽初出茅庐，没做过船务的事，但王不磨不成器，为什么不可以用用他？要是加上唐廷枢和徐润的话，或许会有转机！

不久，盛宣怀奉召来天津见李鸿章，他不仅带来了唐廷枢和徐润两个老于经商、深通船务的人才，而且带来三十余万两的商股和新购的九条商船！李鸿章大喜，当即设宴欢还他们，酒足茶毕后，决定改组招商局，任命唐廷枢为总办，盛宣怀、朱其昂、徐润为会办。在总办。会办中，代表官方的朱其昂和他兄弟朱其诏主管溜运事宜；代表商界的唐廷枢、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事务，而盛宣怀，却取得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一身官商二任。这种特殊的安排，李鸿章自然有他的想法，他对盛宣怀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商场如战场，欲使轮船招商局立于不败之地，必先有非常之思，才能做出非常的事，壮大公司必有一个过程，既要发展它的势力，又要善于利用种种条件达到借势的目的，从而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创造大好的机会。”盛宣怀望着唐廷枢说。

“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和旗昌、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竞争。我们不仅简单地承担运输漕米的业务，而应开拓市场，增设两道航线：一是设立客轮，自上海至天津，承运过往游客；二成立往返货轮，从上海运布匹、杂物品前往宁波、天津，再从天津运棉花。粮食等原料销往上海等地。”作为总办，唐廷枢胸有成竹，侃侃而谈。

“听说外国公司所经营的沿海航运，对中国乘客的态度极差，我建议我们公司职员服务态度方面定要温和礼貌，乘客自然乐意乘我们的船，这样生意就好做了。”徐润笑微微他说。

“诸位言之有理，就按你们说的办吧！”朱其昂由总办成

为会办，有点大权旁落的滋味，心情既不开朗，自然也就不愿多说。

创业之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共同出谋划策，齐心协力。结果，招商局经营一年结算盈亏，居然赚了不少的钱！这样一来使外国公司大为眼红，嫉恨之余，便使出跌减运价的杀手锏。

“特大新闻？诸位听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旗昌轮船公司为了报答诸位乘客的厚爱，决定从今天起减半价运行！望乘客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什么？旗昌轮船降价了！真的吗？”乘客们议论纷纷，欲信还疑。

“半价，半价，来吧！快来吧！乘客们，旗昌公司愿做你们的朋友，张开热烈的胸怀拥抱你们！”旗昌轮船上的伙计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啊，真的降了一半！咱们坐旗昌的船去吧！”欲乘轮船招商局伊敦号的乘客纷纷起身离开。

只见旗昌轮船的乘客挤得满满的，而另一边伊敦号船上只有一两个乘客，而这仅有的两个乘客还是因为没有挤上旗昌轮船不得已跑回来的，他们坐在伊敦号上，一脸失望的表情。

轮船招商局其他的船只如永清号、福星号、利运号等船也遭受了类似的

情况，轮船招商局生意大跌。

轮船招商局内，唐廷枢、盛宣怀、徐润、朱其昂等人正在紧急磋商对付旗昌的办法。

“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于 1862 年，有资本 200 余万两，实力雄厚，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对手。”徐润说。

“旗昌轮船运费减半的做法完全是针对轮船招商局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把轮船招商局挤垮，用心险恶！”朱其昂说。

“这都是现实。更大的现实是我们该如何采取办法来对付它。”唐廷枢说着，眉头紧皱。

“毫无疑问，旗昌轮船公司采取的是一种自杀的方式来同我们竞争，非败不可！”盛宣怀说，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唐廷枢的提问打断了。

“杏荪，何以见得？”唐廷枢对盛宣怀的话感到异常吃惊，他冷冷地提醒道：“难道你忘了旗昌轮船公司的实力雄厚吗？”

“的确，旗昌实力比我们雄厚得多。但它的开支也极大。在运价减半的情况下其收入必然剧减！长此以往，旗昌无法持久！”盛宣怀声音宏亮：“在目前的情况，倘若我们不降半价的话，旗昌定能胜我，从长远来看，它就吃不了亏，而轮船招商局就会成为它脚下的草随时都可能被踩成泥。所以我们只有同样采取降半价的办法与它竞争才有获胜的可能。牺牲一时而获到长远终究是合算的。”

“合算？恐怕合算的时候还没有来临我们就连西北风也喝不到了。”朱其昂想到以往办轮船公司的挫折，心想这回免不了又要栽跟头，泄气他说了这么一句。

“那就喝东南风吧！西北风留给旗昌轮船公司好了。杏荪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如果我们不降价，那就是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同样降价了，最终还可能是死路一条，但眼睁睁地等死何如拼死？诸位，我们只有咬紧牙关战斗到底了！”

第二天，有人在伊敦船上大声叫道：“诸位诸位！最大新闻！轮船招商局所有船只降价六成，比旗昌优惠一成！”

于是顾客又纷纷跑上伊敦号。旗昌与轮船招商局竞相减价，迫不得已，只好和轮船招商局一样降价六成，两家都咬紧牙关做亏本生意，谁能挺住挤垮对方谁就是胜利者，双方都指望对方垮掉后再提价航运。就实力而言，如此下去，轮船招商局必先垮下去不可……

做的是亏本生意，所以双方的百两股票都下跌到了六、七十两一股。

上海股市，人头攒动，风云变幻。一个留着平头的中国青年大声叫嚷：“卖股票罗！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他一边叫还一边把手中的股票向上扬了扬。

人潮人海中，一位穿着和服的中年日本人走了过来，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多少钱一、一股？你的有多少轮一船一招一商一局的股票？我要了。”

“啊，不多，一百股，每股一百两，每股只卖八十两银子。什么？你要啦？”

“我要了。”中年日本人当即付现款，千头中国青年人接过款高兴得合不拢嘴，甚至笑出了声，抬起腿就想和他同来的伙伴走掉。

“你的别走！帮帮忙，你能帮我推销掉一些旗昌轮船公司的股票吗？”中年日本人一把拉住平头青年人的手，眼里放出恳求急切的光，这时周围围满了一大批看热闹的人。

“多少钱一股？有多少股？”平头青年问道。

“有三十股，每股也是一百两，每股卖七十两，你的行吗？”

“可以卖，但你的太贵啦，每股六十两，怎么样？”

“你的太抠，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啦。”

“旗昌公司近来航运不景气，亏损极大，我的许多朋友说它甚至可能破产，我没有什么办法。不过你可以自己留着不卖也可以的啦！”

“卖给你的啦。”中年日本人把股票交给千头青年，一边接过平头青年递过来的现款，一边还嘟囔着，“旗昌的太晦气！”看热闹的人中有许多炒股的，他们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认定轮船招商局股票终将看涨，而旗昌股票将进一步下跌。而这些人左右股市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当天，同是每股 100 两的股票，旗昌轮船公司的每股跌至 58 两，人们还想着大抛，而轮船招商局的每股上扬为 78 两，一时有关旗昌快要破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上海，股市波动很快就影响到了旗昌轮船公司，本来就亏损极大的旗昌再也无力支撑，不得不认输了！

“哈哈！”在盛宣怀的家中，朱其昂和盛宣怀的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们赢了！我们得好好庆贺庆贺，晚上让你俩也来个一醉方休！”盛宣怀指着平头青年和那个穿和服的中年“日本人”，原来，平头青年是盛宣怀的一个亲戚，而那个中年“日本人”则是他的一个朋友，经化妆而成的一个假洋鬼子！

他们在股市唱的戏，都是盛宣怀在背后一手导演的。

旗昌轮船公司无法支持下去，只好减价出让。唐廷枢、徐润经过商量后决定吞并旗昌船只。经与旗昌洽谈，终以 220 万两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它所有的轮船和码头栈房等一起接买下来。经盛宣怀劝说，两江总督沈葆楨同意借给轮船招商局官款 100 万两，总算能够支付了。吞并旗昌船以后，轮船招商局就成了一个有二十多条船的大公司了。整个公司的生意开始兴隆；也就在此时，盛宣怀、朱其昂、朱其谔与唐廷枢、徐润四人的关系也开始微妙起来了。

人啊，大都喜功畏过。局势危岌的时候，甚望同人之来，以分其责；而危机一旦过去，又深愿同人离去，以巩固其权利。“在唐廷枢的眼里，我这个会办，又算什么呢？吞并旗昌，一切都由他布置，没和我做什么商量就定下来了，我不过是他眼中的一个跑腿的人物而已。我得拉紧和我一样无权的朱其昂、朱其诏兄弟。”盛宣怀躺在床上这么想着，一股倦意袭上心头，不知不觉就在朦胧中睡着了。

待他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凌晨四点，天还是灰蒙蒙的，周围静谧无声。

“大权不在握，办事便无从发展，高官也就无从做起。”盛宣怀一声轻语道出了自己的心思。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使盛宣怀对唐廷枢心怀不满。

不久，朱其诏接到盛宣怀的一封信，说自己有个亲朋颇有才干，自己因为忙，一时无法回招商局，恳望朱其诏能代他向唐廷枢推荐自己的这个朋友到招商局任司事。

“这是不可能同意的，”唐廷枢没等朱其诏说完就拒绝了：“你应该明白，招商局冗员不少，再增添一个就是增加负担了。”唐廷枢当然明白盛宣怀企图安置亲信扩大权势的做法，只是没有点明，但他说的借口却是令人无法反驳的。

朱其诏碰了一个钉子，没有办法，只好复信盛宣怀：“我本想设法帮你的朋友在局里找个位置，怎奈唐廷枢大人一口拒绝，以致无法办妥。”

“名为会办，实则是空挂虚名啊！”看完朱其诏的来信盛宣怀心里有种说不清的失落感：“无论如何，必须采取办法，否则，生活在他的阴影里，早晚他还要把我踩成他脚下的泥块。”

盛宣怀亲自登上朱家府门拜访，与朱其诏密谈。

“真的没有想到，唐景星一点面子都不肯给。”朱其诏见宣怀来了，歉意他说道。

“是啊，朱兄，唐景星不仅没有赏我朋友一点面子，恐怕连我们两个人都不放在他的眼里了。”说完，盛宣怀连连叹气。

“局里的事，都完全由唐、徐两人说了算的，我算什么？”朱其诏心中牢骚满腹，不满之色油然而生。

“可不是嘛！不能让他们再这样下去了！要不然，与其受气下去，倒不如辞职不干好，无官一身轻啊。”

“我们辞职正符合他们的心意，所以最不可取。况且轮船招商局正处在发展壮大时期，功劳不能让他们尽包，好处不能让他们全捞！招商局名为官督商办，可唐、徐却说局务由商任而不便由官任，硬要排斥我们，他们在台上唱戏，我们就在台下面拆台，和他们较量较量，怎么样？”

“恐怕太难，但办法总会有的。这个世界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办法。”盛宣怀看着朱其诏，冷幽幽他说了这么一句。

朱其诏会心地笑了一笑。

轮船招商局的关防由盛宣怀、徐润、唐廷枢、朱其昂、朱其诏五人轮流保管。有一段时间，盛宣怀、朱其昂和朱其诏都不在局中，关防交给朱其诏的大哥朱粹甫保管。朱粹甫握有印章，却常不到局里来，或者来了又忘了带印章，或者带了印章在局里呆的时间又极短，找个借口出去一下等了好久却也难见他回来。所以局里许多要办的事，往往是拖了又拖，局里的办事效率自然降低。

“李大人，在局里我勤恳努力，认真工作，以不负大人重托。然而，唐廷枢却把我看成是无足轻重之人，更为可叹的是，唐廷枢用人无方，局中的同事，有近一半的人是他的本家亲戚，虽然说其中有用之才不少，但是滥竽充数的人更多，近来招商局效益下降了，恳请大人指点迷津。”盛宣怀活像站在教师面前的一个学生，对李鸿章恭恭敬敬。

“哦，有这等事？”李鸿章吃了一惊，在他的眼里轮船招商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局里内部的事他并不清楚，所以听了盛宣怀的话他自是惊讶。

“得才者兴，失才者败，此关系到招商局的前途大局，望大人明察！”盛宣怀故意把问题说的严重，他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引起李鸿章的重视。

“牵涉大局的事，当然要谨慎处理。”李鸿章摸摸自己头上的白发，“尘世的霜雪盖在我的头上，我老了，还有许多事要做啊，杏荪，你得好好干，为国解忧。”

李鸿章那饱含信任的目光，那情真意切的措词，那忧伤无奈的腔调，使盛宣怀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一下子跪在地上，几乎带着哭腔说：“小人不才，必尽死力！我愿永远做你脚下的泥土，这样会增加你的高度并使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顶峰！”

“快起来快起来！”李鸿章也感动了，看着盛宣怀就像看着自己的影子似的一样亲切。

恰在这时，有听差的进来报告：“大人，两江总督大人来函。”

“哦，拿来。”李鸿章淡淡地应了一声。

看完信，李鸿章开口了：“杏荪，沈大人说你向他提出招商局增设督办一职的建议可以考虑，但时机并不成熟，我看招商局督办的事就慢慢地来吧。”

为了解招商局状况。李鸿章派下属丁寿昌开始调查真相。

丁寿昌问朱其诏：“你、唐廷枢、徐润、朱其昂和盛宣怀之间关系怎么样？”

朱其诏回答：“因为公务的事不合的情况并不多。”

丁寿昌问：“兼并旗昌后的生意还好吗？”

朱其诏回答：“开始好了一段时间，现在因为又有太古等公司减价竞争，恐难有什么获利。”

“既然如此，你们五人之间更应同心协力，不可稍有懈怠。”丁寿昌说：“听人讲，局事杏荪有独办的意思，并希望把唐廷枢赶到福建办洋务，有这回事吗？”

“杏荪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觉得现在招商局效益不好而有不少的意见而已。”

就在轮船招商局诸位领导貌合神离纷纷争权的时候，盛宣怀的夫人董氏产后生病，因误服凉剂而生命垂危。

“夫君！”董氏睁开那失神的眼睛：“我恐怕不能陪你多长了。”她多想偎依在丈夫的胸膛里，说些缠绵的情话啊，可她头晕沉沉的，自己有气无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激荡她心魂自己一生所爱的男子，他是那么近，就站在她身边，可他又是那么远，朦朦胧胧中只能看见他那模糊的脸，她感到自己的身子正开始游离人间……

“娘子！”盛宣怀俯下身来，生怕她会飞走似地急急抓住了她的手。过去夫妻间的种种恩爱展现在他的脑海中，她那秀气的脸庞，也憔悴得如同将

要离开生命之树的叶子，泪水顿时模糊了他的双眼。

“你...多...保...重...”董氏慢慢地从口中挤出这四个字，用尽了最后所有的力气，随之脸一歪，离开她眷恋的人间。

“娘子！娘子！娘子！”盛宣怀使劲地拉着董氏的手不放，不停地晃动着，仿佛能把夫人拉回似的，可是她那紧闭的双眼再也没有睁开，他扑在董氏的尸体上放声悲哭。接下来的两三天他一食不进，滴水未饮，他多么希望，希望自己能追随董氏一起而去。只有这样，他那孤独的魂才会有自己的家园！也只有这样，他那多情的心才会有勃勃的生机！他的心随着董氏生命的节奏而舞蹈，如今音乐没了，他感到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自己一个空洞的魂……

“醉过深知味浓，爱过最知情重，你做我的诗，我做你的梦，有缘相爱，无缘同终！娘子，此别何时再相逢？”盛宣怀的泪水哭干，只好以墨代泪，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痴情的话。

祸不单行。轮船招商局兴隆的买卖使朝廷其他的官员眼红。他们认为这个肥差由李鸿章独办太不公平，于是决心联合向李鸿章夺权，把官款化为官股，使他们也可分得红利。

湘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唐廷枢把持局务，贪污盗窃，恣意妄为，朝廷饬命南洋大臣刘坤一查办。盛宣怀悲伤还没过去，听到这些消息，真是雪上加霜！

悲痛中的盛宣怀函告胡雪岩说：“招商局的事权都在唐、徐二人身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果舍唐、徐二人而拿我是问，犹如典当舍管事管帐而问及出官，岂不诬甚！个人得失何足轻重，但圣明之世不该有这莫须有的奇案。”

然而追查在进行，刘坤一深知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心腹，而唐廷枢不过是具体办业务的，所以他一开口就为唐廷枢开脱，说他“功过相当”可免其置议，仍令他和徐润照旧经理，对其进行网开一面的拉拢；另一面又痛斥盛宣怀，说他滥竽充数挤进仕途，明打的靶子是盛宣怀，实际上这箭暗射的目标却是李鸿章。

盛宣怀为这事急，李鸿章比他更急。李鸿章责令身边的翟彪私服下访，查查招商局的材料，无非是唐、盛两人分别布置亲信，把持局务，局里管理混乱，徐润挪欠局款等事，但招商局生意兴隆也说明他们无论如何于大局有功。

李鸿章立即写份奏折上报朝廷，一面极力替三人辨解说他们“于大局功大过小”，另一面又说他们不足的地方，已打算把他们三人先后他调。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奏议，仍令李鸿章主办轮船招商局，一场夺权风波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

“我的每一步脚痕都留有受伤的血迹，然而我不用怕！只要我在暴风雨中不倒并且战胜自己，那么我的血将流成人生的彩虹照耀自己的春秋！生活啊，你将给我这个伤痕累累的心什么报酬？这还是一个谜啊！但无论如何，失望不会是我的答案！”盛宣怀犹如受伤的幼狮吼叫。

事情处理的结果，唐廷枢和徐润留了下来，而盛宣怀被迫暂时离开招商局，更急更高的斗争浪潮就留在了后头。

乌云像煤一样黑，一样沉，一道银色的闪电宛如一把挥之疾速的刀划过，随即一阵阵的雷声像炸药不断地在爆炸着，随着雷声的节奏，和着狂风的韵律，穿着绿色服装的森林扭着疲倦的身躯在练习集体舞蹈。

“天地之间，大自然赋予的宝藏，才是老百姓日用的来源。中国的金银、煤、铁等矿远远超过了西洋各国，只因风气未开，天地间的精华不能开发财源，日益枯竭。而且，每年都要拿出大笔的银钱来向国外购买煤铁，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李鸿章望着窗外灰尘漫飞的世界，心里茫然，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来，随后坐到大师椅上呷了口茶。

“早在满族入关之初，采取听任民间开采，缴纳捐税给官府的政策。但在雍正以后，朝廷对矿产业禁例越来越严格，大臣往往由于奏请开矿而被处分。目前，中国沿海轮船每年消耗的煤炭达 40 万吨以上，这还不包括各个通商口岸的各种工厂在内。随着通商口岸外资非法经营的工厂和公用企业的日益增多，对煤炭和铁的要求量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就地取材和进一步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成了英法等国家的目标，它们染指中国各地的矿藏，甚至公开派人擅自进行勘探，用心险恶！”唐廷枢说。

“而且，随着我朝军事工业的兴起和民用企业的发展。对煤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徐润接过唐廷枢的话，“土法生产的煤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也差，只得向外国购买才能维持正常生产。1867 年，朝廷进口煤炭 10 多万吨，支付白银 100 余万两；1868 年，又购进 15 万余吨，付出白银 150 多万两！长此以往，国家的财政负担必然越来越重，这不是长久之计啊！而且海疆有事，外国轮船不能通航，到时拿什么对付呢？所以依我看来，不如我们自己开采矿藏为最上策！”

“你们的想法是良好的，也符合我的心意啊，中国仿用洋法开采煤铁，实为当务之急，可办起来却困难重重。我在 1857 年任湖广总督时就曾在奏折中提出由地方官府过问洋人主持兴办矿业的美好想法，可遇到的是朝廷里的一片反对之声！太后也不明白开矿的事理，别人一反对她就不批准了，说是以后再议。倘若朝廷中多有几位理解我的人，这事由难向易，从浅入深，终究是能办成的。可叹风气未开，阻力重重。”李鸿章叹了口气，坐在太师椅上一副忧思的样子。

“风气未开，正是大人做开中国风气人物之时，矿藏未采，恰为大人有大作为之际。现各省设船炮等局需要的煤炭日渐增多，与其购英、美各国及日本的煤，利自外流，何如开采中国本土的煤？利自我兴，且可削外洋的利益。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朝廷认识到开采的好处与不开采的严重性，从而使它明白批准开采矿藏于国有利。”盛宣怀说。

“杏荪，依你看，采取什么办法才能打动朝廷呢？”李鸿章知道盛宣怀机智敏达，必有妙法。

“目前朝廷财政紧张，何不就从这儿着手？首先奏明朝廷，兴办新式矿业，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西洋方千里百里之国，每年收入财赋动不动就以亿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信局丁口之税。中国贫弱正甚，只有早图变计，开采矿藏才可以摆脱困境。其次，兴办新兴矿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天地自然之利，是民生日用之宝，西方各国以矿学为本图，所以能够争雄竞胜于世界。我们拥有大量的资源，却常常忧虑国用匮乏，这不等于家有主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吗？中国一旦开采矿石，不但足以接济中国轮船之用，而且还可以贩运出洋，有补于国计；同时，开矿不仅可以促进矿山附近各地工商业的发展，还可以使那些贫苦民众获得衣食之源，这样的好事，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盛宣怀又头头是道，口若悬河。

李鸿章听了，深感满意，就按盛宣怀说的写上奏折，果然奏效。1875

年，清政府批准试办煤铁矿。

“杏荪，”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家中的晚宴上，李鸿章乐呵呵他说：“你的办法还真有用，有情有理有据，太后深为感动，还称赞忧国之心忠诚难得，我们终于可以开采煤铁矿了！”

“全凭大人才智和努力，方有这种结果。大人如雄鹰展翅又可前飞，可喜可贺啊！”听到李鸿章称赞的话，盛宣怀心里自然高兴。可他心里明白假若没有李鸿章，自己的办法再好朝廷也不会批准。所以他说的话一半是事实，一半自然是恭维。

本来心里就高兴的李鸿章，听了盛宣怀得体的回话愈是高兴：“来来来！先干一杯以示庆贺！”

于是大家一饮而尽。

宴后，李鸿章问：“办矿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全局，你准备好好办吧，我的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你准备到哪个地方选矿呢？”

盛宣怀低头一想，说：“我曾随父亲在武汉呆了若干年，看到过湖北广济县严禁开挖武穴煤山的文件，注意到这地方煤的蕴藏丰富。1867年曾到其地进行考察，其地就在江边。交通比较方便；又查过地方志，查明这山属于官山，名正言顺，不会引起民间纠纷。大人您以为如何？”

“杏荪，你的选择由你自己定。但需用的经费必须通盘筹划，确有把握时始可设厂试办。办厂之初，局面不必阔大，必须试办有效才行，然后逐渐开拓。千万不要轻率从事，招致物议终究麻烦。告诉你吧，我兄瀚章即将调任湖广总督，上可不患无人主持，下有才识俱优的李明墀道员合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你一一占尽，湖北矿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成功了可为开平等处仿效，失败了必成为旁观者的笑料，你想想，别人若明里笑你，不等于暗里笑我吗？”李鸿章的一席话，既合情合理，又感人肺腑，特别是他那双闪着希望的火花的眼睛那么信任地看着自己，盛宣怀觉得一股热流涌向心的深处，他感激李鸿章对自己的厚爱，所以一开腔也是字字含情，情里露恭：“宣怀并非草木，对大人的栽培岂能无知？我愿尽一切努力，把我的汗水、血水洒在开矿的大事中，以报大人厚爱！”

“认真干就是最好的感谢！杏荪，你认为是官办好，还是官督商办好呢？”

“开矿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只有援照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最好，这样，商集其费，民鸠其工，官总其成，而利按比例分成，则必有成功。”

就在盛宣怀打着如意算盘，准备自任湖北煤铁总办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波折。

原来，唐廷枢与徐润掌握着轮船招商局的主权，担心盛宣怀会借用招商局的款子用到湖北煤铁事务上，而且，一旦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成立，盛宣怀理所当然就成为总督办，看着自己手下的一个会办一跃而成为像自己一样的总办，唐廷枢无论如何不甘心，在轮船招商局他没让我唐某、徐某过上好日子，我们也要让他在湖北煤铁事上栽栽跟斗！最为重要的是，唐廷枢对办煤铁矿比盛宣怀有更浓厚的兴趣，他多么希望李鸿章派去湖北办煤铁的人是自己而不是盛宣怀，至少，或者可以派自己到湖北以外别的地方办煤铁事务也行，叫盛宣怀一个人去湖北挑大梁而我唐某与徐润却没有别的动静，实在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心里的确不太好受。

“李大人，开办煤铁矿务充分显示了您高瞻远瞩的目光，于国于民有利，我等深表佩服！”在唐廷枢看来，听恭维话是李鸿章每天所必需滋润的最好营养品，而这种好的营养品自己又不必花一分钱就能拿出，于是他继续大方地提供这种最廉价而又实用的营养品：“大人实为大清以来罕见的贤能忠臣，名震中外，享誉千秋，这不唯朝廷所幸，亦为我等所荣！”

听着这让人甜滋滋的话，李鸿章的心感觉犹如大热天吃了哈密瓜一样甜蜜，李鸿章说：“景星，我估计开矿的经费难筹，依你之见应该如何才好？”

“开矿实在是您的一大创举，可现在一般的商人对开矿的意义并没有和你一样清醒的认识。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贸然投资到煤铁事务上来。恐怕杏荪难集到足够的资本。对开采煤铁矿，我并不完全外行，但我目前心无旁骛，为的是一心一意经营好轮船招商局，不负大人重托才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所幸轮船招商局正在发展之际，需要扩大资本运营。不过，若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筹不到资本，可将轮船招商局暂缓扩大资本，将扩大资本投用到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并把它改归轮船招商局，或许这个办法并不太理想，却或许有所用处。大人以为如何？”

“这个……”李鸿章有点心动，但又不知盛宣怀到底能否筹足资本，况且暂缓扩大轮船招商局运营资本毕竟不是最好的方法。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将来这或许会是不得已的办法，所以尽管有点犹豫，李鸿章也没有拒绝：“到时再看吧，如果杏荪筹不到资本也就只好这样了。景星，听说开平一带民间有许多开采的小煤窖，有这么回事吗？”

“这事我近来亦有所耳闻，前不久还曾从那儿顺便路过，诚如大人所说的那样，那儿煤窖遍布，据当地老百姓说，从明朝开始，老百姓就自行在那儿挖煤，近来由于朝廷开禁就又开挖起来了，他们还说，开平周围的凤山连绵数十里，开平东北的古冶，正北的马家洞，西南的唐山，都可能有丰富的煤资源，凤山的山底恐怕还有铁矿石哩。依我看，湖北煤炭资源丰富，开采煤矿亦佳，何不来个双管齐下？这既可夺回洋商的利益，又对轮船招商局的船运也大为有利。”见李鸿章听着自己的话眼睛不停地闪闪放光，廷枢心中暗喜，即使自己不能吞并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恐怕自己和盛宣怀一样再开个煤矿的希望还是有的，脸也就轻松地如花一样舒展开了，李鸿章闪亮的目光就是照耀我事业的阳光，想到这儿，他似乎也看见机会女神在向他招手。

“只是不清楚开平是否有开办大型煤铁矿的可能性，你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李鸿章听了唐廷枢的话，觉得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爱才如宝，心想，派你开采开平煤矿，我开采你这块宝矿，对于盛宣怀和唐廷枢这两个他眼中的富矿里含有什么杂质，他想的却并不多。

“大人，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有个朋友叫马立师，他说他是一个业务精湛的矿工，我看他技术至少还行。如果你同意，我愿和他一块去开平现场勘察，然后再向大人报告考察的结果。”唐廷枢紧接过李鸿章的话，说得却不紧不慢，谨慎有余，生怕和向他招手的机会女神错过，那他前面所有的就会白费了。

“就这样吧。”李鸿章点了点头，算答应了。

辞别李鸿章，唐廷枢回到家里，他想，我已和机会女神热烈拥抱在一块了，对于那个盛宣怀，我必须下手了……

“听说没有？盛宣怀办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资本不够，难以运营！”

“据说李鸿章想把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改归并轮船招商总局，要不，它怎

么会仿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形式呢？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李鸿章对盛宣怀能办好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没多大信心，说他经营不善，筹资无能！”

“你怎么知道？”“听别人说的。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嘛！”

一时传言四起，远在湖北的盛宣怀也听到了，他觉得自己吃了一闷棍，却不知这一棍是从哪儿打过来的。

“明枪不易躲，暗箭更难防，”他叹了口气，近来筹资困难已使他着急不已，这些风言风语却犹如利箭穿过他的疲倦的心，他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两眼发呆，喃喃自语，“这个世界，没有比做人更难的事了……”

黄昏降临，金色的夕阳把江水染得格外通红。一对绿蝴蝶双翅溅满了金光在江心上轻盈盈地飞着，它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戏来戏去，忽然江面上空闪过一条弧线的银光，一条尺把长的鱼儿跃出水面，很快又像抛出的冰块掉进了水里，溅出了一朵一朵银色的小水花，远处几个渔翁正摇船轻歌悠然而去。

盛宣怀站在岸边，木然地看着这一切，仿佛什么都存在，又什么都没有，他摇了摇头，叹一声：“风景都是他们的。”

湖北煤铁总局归并轮船招商局？他边在岸上走边沉思：这不等于归唐廷枢和徐润他们掌握吗？啊，肯定是他们的诡计，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想到这，他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桔黄色的灯光映衬着他那张焦急的脸，他提笔给李鸿章写道：“……西洋办一事即开一事之公司，未听说能以一公司包罗一国之利权，以一人能毕天下之能事……如果以湖北已办成的煤厂改而归并轮船招商局，恐怕湖北煤铁一厂的成败尚未定而商民之心已散，遵饬招商局失信于人是小事，然而让人担心的是继富强大举有始无终却是个大问题。无论就矿厂的发展来看，还是就国家富强的大局来说，这样做都是不利的。所以，除非大人您认为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个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归并招商局的做法……”

他想到的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唐徐二人接手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在给李鸿章的函信只能借口是对矿厂的发展前途和国家富强大局不利，这虽然有理，也振振有词，可这毕竟不能完全让李鸿章信服！他真的担心了。不过，只要能解决筹资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盛宣怀本已招股获银十万两，这离预算所需的资本还差得远，只好继续招股，可经过这场风言风语的波折，商人对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的信任便大打折扣，无论盛宣怀如何奔走呼号，他们还是一动不动，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投资购买股票的多与少是企业经营景气与否的寒暑表，在这种情况下，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缺少资金，运转困难，很不景气，厂里职工的工资也难按时发出，民工们怨言纷纷。

筹资难，那时中国尚无矿师，所以得洋矿师更难。开矿不同于造船，矿事的成败，能不能找到一个得力的矿师有极重要的关系。开矿并不难，难的是矿师认矿的水平如何，所以盛宣怀决定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

谁知祸不单行，集不到足够的资本已使企业艰难运行，盛宣怀请到的第一个矿师马利师技术低劣，误把湖北兴济的贫矿断为富矿，动工开挖，耗去不少人力物力，白白地花去了大半银两，才发现这儿的煤质欠佳，煤层又薄，这对盛宣怀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他觉得希望一下子渺茫极了，心也冰冷了

许多，他明白，这使本来就危险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资金是企业运转的血液，是大力“输血”的关键时刻了，否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开采总局倒下。

把它归并轮船招商局？这个念头倏忽又闪在他的脑海中。不，不能，这样做等于叫唐廷枢打自己的脸，虽说他原是自己的远亲加朋友，可金钱利益使人六亲都敢不认，朋友亲戚又算得了什么？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把它归并轮船招商局对我来说是绝路一条。”他叹了口气，心里涌上一种悲凉的感觉，企业的成败就像患病的儿子快要死掉一样让他感到心有刺痛：“还是采取自己本不愿的官办吧！无论是过去的官督商办，还是将来的官办，我都不会让唐廷枢主办！”

接到盛宣怀要求改为官办的信函后，李鸿章表示同意，并拨官款 20 万两，这犹如对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打了一针强心剂。昏迷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又苏缓过来了。

解雇马利师以后，盛宣怀聘请了英国矿师郭师敦。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不仅精通矿务之学，而且深谙机器原理，经过仔细考虑，盛宣怀在 1877 年春与他订立了三年雇佣合同。

1877 年 11 月，盛宣怀亲率郭师敦到湖北荆门、当阳寻觅煤矿。经过年余的勘查，郭师敦在 1879 年 4 月 25 日对矿产区范围内煤层煤质、开采规模、使用机器、人及所需资本等作了详细核算向盛宣怀汇报。

“盛大人！”这个英国矿师经过多年的认真辛苦的工作，人也瘦了许多，声音有点沙哑，或许是感冒的缘故，还带有点鼻音：“关于经费一项，单煤矿机器设备一样必须花费五万五千两；煤炭运输到长江极为困难，由隆口到长江，中间先用牲口运到观音寺，再由观音寺用小船装运，随后再用大船装载，方可运到沙市，这不但成本昂贵，而且如果河水干涸时无法启用。如果想降低成本不受水涸之阻，必须由产地到江边建造铁路，这段造路费至少得 40 万两；如果不筑铁路，规模缩小一半，这意味着年产二万吨，荆门煤与大冶铁同时开办，各式设备齐全约需十二万两，总的说来，开矿加筑铁路约需五十万两以上，不筑铁路而煤铁并办约需二十万两以上。目前所领官费不足二十万两，且目前已用去过半，无论何种方案，资本都是个大问题。”

郭师敦的话犹如当头一棒击中他的要害，盛宣怀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差点昏倒，郭师敦赶忙扶住盛宣怀，问：“盛大人，你哪儿不舒服？”

“我哪儿都不舒服，非常抱歉，郭师敦先生你也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下吧，改日再谈。”盛宣怀勉强站住了，胸中有一股气憋得难受。

1879 年 6 月，在李鸿章的命令下，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结束，并责令盛宣怀招商办起荆门矿务总局，实际上只不过是前者的名字改成后者的名字，但由官办改为商办，仅此而已。结果仍是毫无起色。

两广总督李瀚章深表失望，他私下对别人说：“洋煤无毫末之损，于公亏无涓滴之益，早知有这样的结局，何必叫杏荪办这事？”

天津直隶总督府。李鸿章雪白的胡子像冰棱垂下一颤一抖，脸色阴沉沉的犹如那多云的天空，他觉得对盛宣怀热切的希望已变得冰冷，走出总督府，急步来到马厩，马夫吓得以最快的速度把马备好。李鸿章扶鞍认蹬，翻身上马，一声“驾！”即向海边飞驰而去。随之身后是两个总督府侍卫全副武装保护着李鸿章。心情不好的时候，李鸿章常来渤海，这次也不例外。办洋务

事业的过程中，他受到过多少次保守旧臣的笔伐口诛啊！他们攻击的恶浪一浪比一浪高，一浪比一浪凶，湖北开采煤铁的失败无疑又给他们增加了借口。啊，浪是牙齿，天是嘴唇，自己仿佛已站进了他们的嘴里，我难逃笔伐口诛的命运！他转念一想：别人睡着，我醒着，所以孤独，被这些无能之辈骂得惨然！想到这，他对盛宣怀的气已消大半，毕竟他还能理解自己呀！

盛宣怀办煤铁矿失败后，得到李鸿章“实属办理荒谬”来函的严词训斥。他还身负重债，不得不变卖几乎所有的祖遗田房，他的父亲盛康已是古稀之年看到自己老时儿子忙的是变卖家财抵债，自己连个晚年都无法安过了。再想想儿子辜负了直隶总督大人的重托，以后儿子还会有出头的日子吗？他不敢再往下想，偷偷地流下了忧伤的泪水。

“从此出为负官债的人，人为不孝毁家的儿子！”盛宣怀凄然地自言自语，神色恍惚宛若隔世。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抬头看总是天高地宽！”他说不清是伤悲还是激壮，是自勉，还是自怜：“啊，除了你自己，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你打倒！你无论受到何种打击，都会站着生活，直到站成众人眼里的风景！”

春天，云南澜沧江波涛滚滚，岸上群山巍峨，原始森林广表而又苍翠，布谷鸟的叫声在森林的上空悠悠回荡。

时近正午。在中缅边境的崎岖的小路上，走来了一队穿着五彩军衣的人。歪歪斜斜的一杆米字旗告诉人们他们是一群英国人。他们显然是从缅甸的八莫过来的，因为只有那里才可通往云南境内。

“快走，快走，我们到前边的林子里好好休息。”一个矮个的军官挥舞着手中的军帽，一边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叫着：“这鬼地方太热了！”

“上校，我们都有点饿了，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酸了，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反正这四周也没有中国人。”一个英俊的高个年轻人走到他的身边说。

“我也有点累，好吧，奥古斯特，听你的，大家全体就地休息！”军官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高兴地躺在地上。

这位矮个的军官叫柏郎，他是英国陆军的一名上校。那个英俊的高个年轻人叫奥古斯特·马嘉理，是英国驻北京使馆的职员。他们此次由缅甸进入云南有秘密的使命，那就是探查云南虚实，为将来伺机侵入云南做先导。

“真让人奇怪，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在边疆线上，居然没见一兵一卒。”柏郎说着，随即打了一个哈欠。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奇怪，大清帝国早晚会成为我们手里牵着的一头大肥羊。”马嘉理鼻子哼了哼，转过脸面对着柏郎得意地问：“那到时你是要羊毛呢还是要羊肉呢？”“先拔毛，后吃肉，都要！”柏郎兴奋起来了。马嘉理与柏郎同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

“上校，待你们占下这儿以后，你就在这儿建套别墅，再找几个云南姑娘过过瘾！”马嘉理是个极端狂傲的年轻人，在京城呆了几年，他觉得英国人想做什么事都轻而易举，中国人挺好摆布的。说完两个人又是一阵开心的大笑。

“起来！该走了！”柏郎站起身来吆着士兵，一行人接着向前行走。

将近傍晚的时候，他们总算到了腾越城下，前几年这里曾是回民起义的战场，所以城内掌权的苗族头人十分谨慎，天还没黑就关闭了城门。

马嘉理带着两个士兵来到城下叫门，门上的守兵一看城下是三个外国

人，远处隐隐约约还有更多外国兵，心里陡然一紧，于是立刻去报告了头人。

头人洪依达来了。他命守兵放下三只藤筐来。

“我有护照，我是总理衙门派来的！”马嘉理大声叫喊，但见城上无一人理他，只好和士兵坐进筐里，被吊了上去。

刚上城墙，三个人便被缴了械，洪依达喝问：“你们是于什么的？”

“我们是大英帝国派来的探路队，这个是我的护照，希望你们接待！”马嘉理说着，他感觉气氛有点不对，所以递护照的手有点抖。

洪依达接过护照不知是真是假，左看右看都无法判断，按例，若是真护照，外国佬首先要报告到云贵总督大人，然后总督大人必然会告他这件事，可自己分明没有接到总督大人的通知，肯定是假的！所以，洪依达顺手把它扔到了城下。

“告诉你，你们这帮外国佬不受我们欢迎！”洪依达狠狠他说，“下城吧！越快越好！”

“这……你……你他妈的竟敢欺辱大英帝国公使派来的客人，简直像猪一样无知。”马嘉理一边骂，一边恐吓：“你不答应我们早晚就攻城，我们的部队就在下边。”

洪依达被这个说中文的洋人激怒了，上前重重打了马嘉理一个耳光，城下的一个士兵看见马嘉理挨打，就朝城上开了一枪。

“这还了得！来人哪，给我把这三个红毛贼杀了扔到城下！”洪依达一声令下，过来几个士兵把马嘉理三个拖到城头，一刀一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弃之城下。

城外的柏郎大急，命令所有的士兵群起开枪，准备攻城，而洪依达也布兵伏于城墙放箭，由于是黑夜，加上地形不熟，柏郎担心背部受制陷入包围，交战不久他即命撤退，仓惶逃跑，一直跑到八莫才放下心来。这就是震惊英国和大清朝廷的“马嘉理事件”。

英国公使威妥玛得到马嘉理死讯的电报大吃一惊，马上拍电报给首相狄斯累利请求如何处理。很快，他接到首相的电报回答是：“据理力争，以求更大利益，如有必要，必须教训中国人。”很明显，狄斯累利决定借题发挥，企图利用这件事对中国进行讹诈。威妥玛自然心领神会，跑到总理衙门先和军机大臣文祥谈判，后向军机大臣奕忻提出再派探路队，赔偿白银十万万两，商定办法优待外国公使，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提京审讯，整顿秩序，慈禧召见英使亲自表示道歉，并同意与英国商量，英方提出的六条处理意见。这使一向以和为贵在官场上油滑得出名的文祥和奕忻都感觉到威妥玛太放肆了，他们和英公使谈判了许久，仍没同意条款里过分的要求。

“军机大臣，请转告贵政府，我将南下找直隶总督李大人再议，若政府不批准这六条条款，我们的军舰将会采取适当行动！”威妥玛气势汹汹，站起来拂袖而去离开了总理衙门。

文祥和奕忻与英国公使谈判不成的消息传到天津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心里明白，朝廷早晚将命令自己与威妥玛直接交锋。为了有个充分的准备，他召来了盛宣怀。

“杏荪，马嘉理事件还没谈成，听说英公使即将来总督府面谈，谈判再破裂英国可能动武，依你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李鸿章神色焦虑。

“大人，办新事业诚然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一向觉得您的‘外须和成，

内须变法’为至理名言，但英公使提出的要求大部分实在欺人过甚，万万不可接受。否则民情愤愤，国人唾骂。英军虽是海军强国，分布各埠的军舰可立即调来，但劳师袭远，所需的花费将远远超过威妥玛提出的赔款数，此所谓得不偿失。况且，退一步说，一旦真的发生战争，商务即断，这必然影响其他列强在中国投资的环境，英国必为它国乘机怨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出兵！但我方打死了对方官员，英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依我之见，对付马嘉理事件的最好办法是慢慢拖一拖，等到形势有利的时候再行解决，二是这时京城炎热，可以邀请一些公使来直隶海边旅游，把英使说过动武的话有意说给他们听，看看他们的反映如何，倘若他们顾及自己国家在华利益，必然就会当面反对英公使威妥玛使用武力的说法，英不可能不顾其他列强的要求而孤自行事，大人以为如何？”

李鸿章一听，心里豁然开朗，脸上忧思的神色大减，说：“忧国者，鸿章也，忧鸿章者，杏荪也。此计可行，以后谈判你必须跟在我身边以便随时商讨。”

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计策、明知英国公使人在南下途中必来直隶找他，却谋算着在威妥玛到达直隶的前一两日动身前往京城。当威妥玛怒气冲冲气喘如牛赶到直隶总督府的时候，门卫侍从告诉他，直隶总督大人为了解决马嘉理事件焦急不已，现已赶到京城找他去了。

总理衙门议事厅，李鸿章听完文祥、奕忻和威妥玛谈判的经过，正在与这二人共商马嘉理事件的处理方法，三个人已碰了几次头，就是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李鸿章、文祥主和，而奕忻觉得洋务运动已使清军更新了装备，不妨一战。

“鸦片战争国耻难忘，人不可夺其志，兵不可夺其气，大夫刚强立世，与其退让，何妨一战？”奕忻和洋人打交道大度谦和，时常还陪着一个笑脸，他也明白英国诸列强的狼子野心，心里的恨气，只是无处发泄而已。当他想到威妥玛因马嘉理事件竟似战争威胁时，他被激怒了，态度也就生硬起来，全然没了往日的笑意。

“王爷，”李鸿章顿了顿，说：“能伸能屈方为大丈夫。”

我国海岸线太长，兵力分散，海军装备也不如英军，一旦战事起，输多胜少，况且，外战一起势必引发内乱，内地的匪徒闻风而起，只怕到时外战难胜，内战又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再论事理曲直，马嘉理被我属民打死，此案其曲在我，断非敷衍所能了事。”

李鸿章的一席话让奕忻想到了太平天国的寒冷森气的刀光剑影，想到了捻军作乱时的雷鸣马啸，大清江山受到多少内乱的伤害啊！他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内乱，心中一震，问：“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

“威妥玛不是提了六条要求吗？我们只能满足他的小要求，弃其大要求。”接着他把盛宣怀的计策说了一遍，然后问：“王爷，文大人，你们以为如何？”

奕忻听后默默无言，他不能同意，却又不能不同意。文祥呢，听起来觉得极有道理，但又怕做起来不对头，一旦出错自己就得与李鸿章一起承担责任，那将步步有错，影响自己的仕途，奸滑的他略一犹豫，说：“这个我看先把它上奏朝廷，看圣上、太后之意如何再议最好。”奕忻、李鸿章不得不同意。不久，慈禧太后批文下来，表示可以在不碍国体的前提之下见机行事。

盛宣怀又奉李鸿章之命，带着信函装模作样地到英国使馆说直隶总督大

人明日拜见英公使威妥玛，得到的回答是公使大人南下找直隶总督大人去了。

“啊，什么？”盛宣怀故作吃惊，“直隶总督大人素有诚意，愿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马嘉理事件，看来，直隶总督大人白辛苦了一趟，憾事！憾事！”随后挥手告别。

威妥玛公使终于从直隶总督府回到了北京，来来回回跑了好几个马拉松，一身是汗，累得够呛，他也不明白自己能在谈判中能为大英帝国拿到什么东西，朝廷一拖再拖的态度让他感到恼火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他准备等着和李鸿章谈判，一旦破裂就打电报给首相叫他派兵。

威妥玛回来不久，就见李鸿章登门拜访，他不禁得意地笑了笑，仿佛自己的计划已实现了一大半。所以他一开口就开始贬低奕忻和文祥，拼命地捧李鸿章是栋梁之材，随后把自己的六条要求提了出来。

“为保中英和好大局，我愿尽力满足你的合适的要求和愿望，威公使，京城太炎热，我身体近有些不适应，你跑来跑去，也是烦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先到直隶海边旅游，我已向别国诸公使发了信函，热情地邀他们南下游玩，他们已表同意，还说希望能在那儿看见你，和你一起游玩呢，游玩休息一下再谈如何？”

“只要你能诚心诚意满足我的条件，没什么不可以的，”威妥玛犹豫一会儿，还是答应了，但随即软中带硬，硬中含刺：“否则，大英帝国的军舰会来访问贵国的！”

海边轻风徐徐，细浪哺语，天气晴朗，一只白色的鸟儿展翅轻盈地飞在阳光的照耀下如一朵彩云飘向前方。李鸿章和盛宣怀一前一后、陪着这些英、美、法、俄、德等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游玩，那些白肤蓝眼的公使夫人不时传来一阵阵快乐的嘻笑声。愉快地游玩之后，李鸿章设宴款待这些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并和他们亲切的交谈，气氛极为融洽。

就在这时，盛宣怀突然提高声音说：“诸位，我希望中国和诸位国家的合作就像我们今天游玩那样愉快，中英关系自然也不例外，对不对？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中英近因马嘉理事件有些小纠纷，我希望中英之间这点不愉快就像平静的大海里的一朵小浪花一样很快就能消失……”

盛宣怀的话还没有说完，诸位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就开始热烈地鼓起掌来，他们为这位胖脸矮个的中国人的口才折服了。

掌声刚停，只听盛宣怀继续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英国方面表示这件事没有满足它就可能动用军舰来到中国随意旅游，难道我们希望那种有损友谊的战争吗？一旦果真如此，不但影响中英友好关系，而且还有一点会让所有在座的人都会遗憾的是这将影响诸位国家在华的商业投资，中国人并不怕炮火，却极为害怕影响各国在华商人应有的利益。”

盛宣怀神态激昂，李鸿章正和一位公使夫人小声亲切地谈笑，威妥玛坐在酒席上发呆。其它的人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随后是议论纷纷，威妥玛实在有点尴尬，从大家沸腾的议论中，英国对中国动武的消息实在不受欢迎，毫无疑问，一旦动武，必然受到它们的反对，这时威妥玛才明白自己原以为计划成功了一大半实际上至少已输了一大半了。他觉得自己象一个不道德赌鬼坐在那儿受到别人无声的谴责，想到这，他心里一阵紧张。

就在酒席散了的时候，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土耳其发生国际危机，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令威妥玛从速解决马嘉理事件，加上威妥玛用超出这

事以外的其他要求和不容他国干预其事的态度引起别的列强的不满，当时的美、俄、德、法、奥匈帝国和西班牙等国驻华公使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密切注视中英谈判的动向，英国在外交上极为孤立。

盛宣怀随同李鸿章赴烟台与威妥玛谈判。当天晚上，威妥玛设宴为他们洗尘。“李大人，这次劳你等远来，实在是想能够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案子。”威妥玛边吃边说，语言比以往缓和得多，“这是我心中早有的愿望。”李鸿章认真他说：“这也是我一向的愿望。”

散席以后的几天是紧张的谈判，双方终于签署了《中英烟台条约》，李鸿章自觉满意，完成了朝廷交的任务，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得意洋洋地对盛宣怀说：“马嘉理事件办完，中国至少二十年内与外国之间不至发生什么坏事。”通过这次与英谈判，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评价是：“心地忠实，才识宏通，机敏灵达，可以为国家做要事。”

夏天的上海极为闷热，骄阳熊熊燃烧，把整个天空烤得像通红的铁锅一样扣在人们的头顶上，空气犹如烧熟的油炙热烫人。街头行人匆匆，他们浑身是汗，胸闷气喘，甚觉无力，大家都在埋怨，这样热的夏天叫人咋过？刚与英方结束谈判的盛宣怀很想在烟台游玩几日，避避暑，待天气略凉下来再回到上海的家中歇歇，可是直隶总督大人李鸿章偏偏命令他与道员朱其昂立赴上海，和上海道台冯俊光面商与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谈判交涉吴淞铁路事宜。原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便于在华推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把势力侵略扩张到中国内地，计划在中国修筑铁路。早在十五年前，在上海的英、法、美等国 27 家洋行，其中大半是英商，曾联名向李鸿章呈请要求建筑上海至苏州间铁路的特许权，遭到李鸿章的断然拒绝，他态度明确地向英国等，领事团表示：“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我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使中国失去过多的权利。”随后，英国人沙色兰公爵打算在中国建一条短短的铁路作为送给中国皇帝的结婚礼品，这一想法得到兰逊—瑞碧公司的支持，并获得 5 万英镑的捐款。当他写信把这一想法告诉威妥玛的时候，威妥玛明白地告诉沙色兰公爵说：“恐怕极艰，中国政府很无礼貌地拒绝这样美好的礼物，它更愿等待时机，所以对于任何这类计划中的事业，要运用它自己的办法。”然而，这两次的挫折并没有让英人死心，他们采取卑鄙的欺骗办法，设立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谎称想修建一条马路必须购买地皮，上海道台没多想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结果，他们在 1876 年 1 月开始动工修铁路，2 月新上任的上海道台冯俊光会见英领事要求停工，两人意见相佐，这样一边动工一边谈，没有达成协议，1876 年 6 月 30 日就开始通车公开营业冯俊光无奈，只好上报两江总督沈葆楨，请转总理衙门向英使严肃交涉，总理衙门接到两江总督沈葆楨的函报，军机大臣文祥、奕訢立即商量办法。

“多事之秋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奕訢叹了口气，脸色凝重，慢慢他说：“英人欺人太甚！前有马嘉理事件，现又是吴淞铁路一案，文大人，这该如何是好？”

“王爷，我和你一样深有同感，英人欺骗行为让人无比气愤！然而事情决不是气愤所能解决的。我想朝廷还须派得力人士与英方谈判解决。环顾朝野，最能和洋人打交道的恐怕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了，何不函告他办完马嘉理事件后立即鼎力解决好这一事？”

“但吴淞铁路一事是在两江总督的管辖内，恐为朝臣所议。”奕訢满脸

疑色。

“王爷，这有何难？可令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一齐派人共同解决，李鸿章派人协助上海道台冯俊光不就解决了吗？王爷，我们先上奏朝廷，函令李鸿章照办，您以为如何？”把球踢给别人是文祥在官场混出来的拿手好戏。

“这倒是个好办法。”奕忻点了点头。

李鸿章接到命令立即派盛宣怀与朱其昂以协助冯俊光的名义与英方谈判。

“英人的确太无道理！”听完冯俊光详述吴淞铁路的来由后，朱其昂站了起来：“我等必须竭尽全力把这条铁路收回来，否则，英人一开头，他国随即仿行，中国成了他国的家园，其祸害就太大了。”

“不久我们将赴江宁与梅辉立先生谈判，听说他还带了一个什么水师提督协助，这是以气势压人！我等任重道远。”冯道台几个月来因这事的奔波不已，甚为疲倦，随即转为愤慨：“如谈判仍不能解决，我打算派兵勇化装成老百姓掘去轨间路基，把砂砾堆置在铁路线上，看列车如何行驶！”

“恐怕使不得，这样做等于把事情扩大化了，且派兵勇虽系乔装，一旦调查出来恰为英国出兵找到了最好的借口，这样做吃亏的还是我方。我认为英方无理，只要我们据理力争，英人不得不作出让步！”

江宁省会。梅立辉带着两人与盛宣怀、冯俊光、朱其昂分别列坐在谈判桌的两边，双方脸色很严肃，如临大敌。

“冯大人、盛大人、朱大人，吴淞铁路解决的结果好与坏关系英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中国有句古语说，和为贵，我等真诚地希望你们心平气和地解决我们之间一点小小的事。”梅辉立的眼光从中方三个代表的脸上——扫过：“英中友好关系远比吴淞铁路更长更重要，且所有地皮，英商已付地价，修铁路比修建马路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既然如此，英商修铁路就是英中双方和睦友好的一个凭证。难道你们反对这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友好见证吗？”

“我方与贵方的心情和想法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理解上却有所不同，和为贵，中英友好更为重要，”盛宣怀的眼光像一道利箭射向对方：“那就是友好必须以诚相待，君子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英方购买地皮说是修建马路，结果修出来的却是一条铁路，英方这种背约的行为叫人如何相信它和好的诚意？”

“吴淞是洋商租地，在那儿修筑铁路看似违约，但我认为，凡有利于英中友好大局的行动比什么合同都重要的。所以，我们并没有违约，只是朝友好的方向前进了有所变化的一小步而已！”梅辉立狡辩说。

“你的想法是良好的，但遗憾的是贵方的做法却很糟糕，吴淞虽名为洋商租地，毕竟是中国的地界，只是暂租，并非让英方永远买断，其所有权仍归中方。所以英方修筑铁路与原约背离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况且，上海贸易租界，有法国租界、美国租界等，吴淞口系宝山所管，不在通商租地界限内；又各国通商章程，只有上海口岸，并无宝山地界通商，请问所造的火车铁路是何国租界？”盛宣怀激烈的言词犹如炮火——飞向对方话中的要害之处，梅辉立有点被震晕的感觉，但他极力挺住，并付之一笑，“这个问题必须由英、法、美三方共同商定后才能回答，目前我无法告诉你。”

“中方的自主权是不容英法美等商量的，如果梅大人没有忘记英方的自主权也是无法商量的话。英方筑铁路并没有和中方官员商量，又堵塞损坏许多公路、小路和水道，对邻近居民多有不便。丹麦曾在福建架设电线因碍民便被居民毁坏，群情汹汹，吴淞铁路必然遭受同样的命运；再说，遍查全球各国，从来没有任别国修筑铁路的例子，梅大人，大道理你都说了不少，我想睁开眼看看实际情况还是更现实一点。你想想，没有中方官府的合作，你修筑十条吴淞铁路都会被老百姓拆毁了。何况一条？”盛宣怀步步紧逼，穷追不舍：“如果英方一味执意孤行，不听中方官府的善意劝告，一旦铁路发生了意外的事故，恐怕官府也无法过问了！”

“这……盛大人，英中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直隶总督李大人多次向我这样说过，我一向是这么认为，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梅辉立觉得自己已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狗急跳墙，他搬出了李鸿章想反咬一口，“合作当然是两国官府之间的合作，吴淞铁路一旦出事，官府焉能不过问？”

“梅大人，中方十分赞赏合作，但任何合作都应有诚意和不损害他国主权。否则，合作不但是空谈而且有害无益。倘若英方不能让步，那么我方将迫不得已将违约的事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使全球各国天下官民共见共闻，到那时，天下对英方议论纷纷，吴淞铁路就不仅仅是中英双方讨论的事了。”

“这个……”梅辉立额上紧张得流出了汗珠，他眼珠子一转，说：“冯大人、盛大人、朱大人，请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后再照原价收回如何？”

冯俊光、盛宣怀、朱其昂眼色交流在一起，三人心领神会，冯俊光说：

“我这个上海地方官对现在的上海民情了解得很清楚，他们群情激愤，别说十年后照原价收回难以保证吴淞铁路不出事，就是一年恐怕也难以保证啊，抽纳捐税虽对中国官府有益，一旦铁路拆毁，火车无法运行，营业无法进行，我们也抽不了捐税，反倒得耗许多精力来办理这些麻烦事，恐怕得不偿失！”

“梅大人，铁路事关中国国体大局，中英友好的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即使十分要好的朋友也不可能长年同穿一条裤子。”说完这些，盛宣怀转头对冯俊光、朱其昂说：“梅大人、冯大人、朱大人，我的愚见是中方官府将铁路买断，即由道台大人与英领事同邀公正商人各两位，详细查明各项细帐估计出财产价值若干，由中国照数核给，两不相欺，你们以为如何？”

“啊，这种方法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请诸位容许我一边详报威大人，一边仔细思考几天。”梅辉立虽觉力尽智竭，但他抱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准备顽抗到底：“冯大人、盛大人、朱大人，今天就谈到这，我们走了，过段时间一定奉陪。”说罢，英方三人冷冷地离开了。

“看来，对付强盗只能用强盗打强盗的办法，否则，不但问题解决不了，还会增加新的难题吃大亏！”盛宣怀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冯大人、朱大人，梅辉立辩才不足，却狡猾有余，凡事趋轻避重，如此拖延不是办法，这个问题宜解决的越快越好，依我之计，何妨叫十来个老百姓趁着夜色破坏铁路，以加速解决问题的时日。”

“盛大人，英国是当今世界最大最狡猾的强盗，更强盗的办法恐怕也奈何不了它。”冯俊光忧心忡忡。

“再大的强盗也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强盗，名不正言不顺，文章就在这里，我们只能从这儿动笔。没什么可犹豫的了，冯大人，我们按盛大人说的计策动手！”朱其昂说，“百姓不是官府之人，且莫说修筑铁路本属背约之举，一旦传出去英必孤立，它能拿我们怎么样？”

于是一夜之间，几十个人影在夜色中游动，吴淞铁路的铁轨被拆毁了许多，火车在第二天就开始被迫停止运行。

天津直隶总督府，威妥玛满脸是气：“李大人，谈判刚刚开始，就出现铁轨被毁火车停运的局面，请问该作如何解释？”

“威大使，”李鸿章顿了顿才开了口：“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也无法高兴，虽然我不知道是谁人拆的，但毫无疑问这等于给我们双方的心上泼了冷水，让人感到不快。按理，这事官府该派人调查再行处分，无奈吴淞铁路是背约之举，朝廷不会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下面一般的老百姓则会更反对我的行动，威大使，如此下去，吴淞铁路终将成为一堆废铁，这于英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对中英友好大局也有消极影响，既然中英友好关系比吴淞铁路更长也更重要，为何不舍小取大，体现你那高瞻远瞩的目光？”

李鸿章的话听起来很温和，实际上是棉里藏针。

威妥玛怒气稍缓，李鸿章的话不无道理，毁坏的铁轨属违背之举找谁赔啊，他一时竟犹豫了。

“威大人，”李鸿章看出他的心思，提醒道：“如果等吴淞铁路成为一堆废铁再找我那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何不找个办法解决这个让我们饭吃不香觉睡不好的问题？我看不如把吴淞铁路卖给中国任它自行处理，这样英商钱财到手也没有损失什么，这样你对英商也没有什么不好交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就算给李大人一个面子吧，也好。”威妥玛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好同意了。

在江户的梅辉立接到威妥玛的指令，很快就回到了谈判桌前，与冯俊光、盛宣怀、朱其昂三人签完了将吴淞铁路卖给中国的协议，并面呈两江总督沈葆楨核定办理。经过估算，中国共付英方 28.5 万两银子，分三期付完，一场铁路风波就这样平静下来了。

吴淞铁路收归中国以后，在处理铁路的问题上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李大人，吴淞铁路若不拆除，那不等于承认英方修筑铁路是正确的吗？拆除它在政治上完全有这样的必要。如果听任它在那儿保留不动，必将给别的列强类似的侵犯中国领土和独立行为一种强有力的鼓励！”

“沈大人言之有理。铁路在列强手中可以用来侵犯中国独立行动的工具，但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却可以用作求强致富的手段。不拆最好。”李鸿章婉言相劝。

“不行，朝野一片反对之声，并非我非拆除不可，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沈葆楨也婉言谢绝。

“依下愚见，吴淞铁路既有现在政治上拆除的必要，也有在将来大力发展的必要，铁路成为经济躯体里的大动脉，如确要拆，不如先拆再改修筑别处。”盛宣怀从中协调双方，话也就说得四平八稳，李鸿章和沈葆楨听后都认为没什么不可。

不久，沈葆楨下令将铁路进行拆卸，铁路器材运往台湾，放置于海湾，听其毁坏，实际上并没有听从盛宣怀的协调意见，“28.5 万两银子买的却是一堆废铁！可叹可叹！”窗外的风不停地刮着，因病发作躺在床上数日的盛宣怀得知这个消息痛心不已，气急病剧，他难以理清自己的头绪，只觉得眼前一黑，太阳象挂在树梢上的灯笼不停地晃动起来，好像随时都可能掉到地上摔灭所有的火光，难道白天也有黑夜？容不得多想，一阵巨痛使他很快就晕迷过去了。

西太后早就盼着吴淞铁路谈判的结果早点出来，冯俊光、盛宣怀、朱其昂把自己谈判经过和结果写成紧急公文，由驿夫火速传往京城。

“驾！驾！”随着驿夫的喝叫，只听鞭子“啪”地一声抽过，两匹浑身汗淋的马吃力地向前飞跑，背后扬起一路灰尘。

中国设立电报以前，大约从 2300 余年前开始，为了传递信息，在各地每隔若干里程设一个驿站，作为投递文书、转运官物及供应往来官员住宿的接待处。大概从 700 年前起开始设立急递铺，军台等之类的通讯运转机构。一旦遇有紧急公文、指令、情报，就由驿夫一站接一站飞马传递，就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赛一样一直送到终点。

病好后的盛宣怀仁立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我不能不依靠李大人，朝廷有人好做官啊，即使不好做官也好办事啊！但是，我也不是他身后的影子，没有自己的亮色，人生也就没有辉煌可言，我要用自己成功的事业为自己筑造丰碑，我要让别人都知道我的价值！现在，我的才华如地下的火流滚滚在地下奔窜却没有人知道，只有喷出地面的爆发才能使人们发现我的力量和闪光！可是，爆发的突破点在哪儿？俗话说，三十而立，可我已三十多岁了，该怎么办呢？若论做官，自己连举人都不是，别指望也无法超过李大人。当今国困民穷，干实业或许是一条充满荆棘但收获颇多的好路？

一阵风扑打窗户，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抬了抬头，看见两匹马飞奔而过。这么急？是不是送公文的驿夫？国外早已使用电话和电报了，想到这，他轻叹了一口气，不由得想起李鸿章告诉他的一件件事：

第一个提出在华架设电线的是沙皇俄国，1862年沙俄公使把留捷克向朝廷提出从恰克图展线经京城到天津的要求；1863年，英国公使卜鲁斯也向清政府提出相似的架设电线的要求，1864年，上海税务司狄妥玛向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请求由吴淞架电线到上海；186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也向李鸿章请求从海边架设电线到上海；1866年，威妥玛强烈要求允许英国在中国各地设立电线……通商大臣荣厚认为：电线和铁路两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和表示：轮车、电报机器，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福建巡抚李福泰断定：电报惊民扰众，变乱风俗……

“一方急于在中国铺设电线为的是掌握军事情报和经济变化形势，以扩大对华的侵略利益；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在中国架设电线的必要，因噎废食，实则是无知的表现，这种现状必须改变呀！”他自言自语：“西方在沿海设置海线不少，这表明电线对他们方便有利可图，中国应急起直追才是，我何不从这寻找突破点……”

原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对于国家领土主权的无知，向清政府要求改陆线为海线，并声称设置海线对中国主权没有什么妨碍。那时清政府不了解世界的事，根本就不明白领海权为何物。认为海洋是各国公共的地方，中国也可以不管它，竟然同意了它们的要求。这样，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一带设置了许多海线。最先在中国沿岸设海底电线的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它是丹麦挪英电报公司，丹麦电报公司在1869年联合组成的，总公司设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北电报公司首先得到沙俄的支持，通过波兰的海底展设水线，连结丹俄两国电讯。随后又在沙俄的鼓动之下，于1870年买通日本政府，从海参威架海底电线向东展伸到长崎。横滨等地，最终目的是想把电线延伸到中国海岸。很快它们拼凑了一个“大北中日电报公司”，开始在香港到上海、上海到长崎到海参威之间架设海底电线。它们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径在1873年被当时的南洋大臣李宋羲发现，于是他向英领事麦华陀和美国领事西华提出阻止大北公司的非法活动。但英美反而支持了大北公司的活动，加上清政府无知和软弱、有关丹麦大北公司海底电线的拆除与反拆除的交涉一直在僵持状态中拖延下去毫无结果。

同时，英国东方电报公司从英国设置海底电线到印度之后，另外成立一个“大东电报公司”，打算从印度南境展延水线经槟榔屿、新加坡和西贡后直达香港。1870年4月，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声称，拟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设置海底电线，并要求允许将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行屋内安放，总理衙门竟以“线端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不相干涉”作为条件表示同意。

这两家公司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在海底架设电线，它们蠢蠢欲动，更想在中国大陆上架设电线，以谋求惊人的利润。

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心情舒畅地坐在太师椅上，只听门外有人报告：“盛大人到！”

李鸿章知道是盛宣怀来了：杏荪每次来都是有事才找我，不知他这次又有什么事？正在他猜想纳闷的时候，盛宣怀胖胖的脸已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杏荪，坐。”李鸿章用手指了指座位。

“谢大人！”盛宣怀坐下以后说：“欲求富国自强大计，效法西方，恐怕还必须从铁路和电线开始。”

盛宣怀的话说到李鸿章的心坎上了，铁路？他叫唐廷枢开办的开平煤矿煤资源丰富，因没有筑铁路没有火车只好用马车缓慢拉运。电报？小日本曾派侵略军 3000 多人侵入台湾，自己和沈葆楨函商调兵救援，来回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调好军队，结果却因军事情报传递慢而使日军占领了台湾的部分领土！后来虽然自己多次向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交涉，中方却不得已用 50 万两白银才换得日军退出台湾。以后边疆若有兵事又该如何？想到这，刚才还晴朗的心空开始布满一朵朵灰色的阴云。“杏荪啊，”李鸿章开口了：“我也一直想办这两件事，太后对我也算信任，奈何朝廷反对的人太多，我感到甚为孤立和为难。王爷奕忻对我的处境也深表同情，可他也拿不出什么主意。这事就过段时间再说吧。”

“大人，这事宜快不宜迟！国外诸强设有电报电话，军情要话传报，消息一刻千里。大人现有大陆淮军和北洋水师，将来万一有什么仗打，军情迟缓，岂不要吃大亏？”盛宣怀的话让李鸿章震动。

是啊，自己以军起家，镇压太平天国长毛，剿灭捻匪，才得以朝廷的器重，军队是自己前途的命根子。倘若将来水师在茫茫万里的波涛上军情不灵而致开战不利，我在朝廷上拿什么来保障？想到这，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开始感到铁路电报对自己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迅速办呢？”李鸿章在军事和官场上都混得极熟，可对办铁路办电报之类的商务却所知甚少。

“铁路事大，所需经费也极多，这件事宜稍缓才好，只有电报必须立即行动，至于办法，总会有的，只要有一个人同意就好办了。”盛宣怀说。

“谁同意？”李鸿章猜想那个人是西太后。

“大人你！”不料盛宣怀指的竟是他。

“我？”李鸿章觉得难以理解，是不是开玩笑？

“不是的，大人，我哪里敢在你面前开玩笑，既然朝廷不同意，又想非办不可，先斩而后奏好了，如果斩而不奏最好！”

“杏荪，这事太大了，朝臣一旦弹劾，朝廷怪罪下来，我这个直隶总督就当不成了，搞不好你得进监狱！这样将来有办铁路电线的机会就在眼前，我们也抓不住了。”李鸿章摆了摆手。

“大人，不可能！你树高根深，定能经受住下边朝臣攻击的风雨。至于太后，她在很多方面还必须依靠你为她做事以巩固大局，决不会因为电报一小事不顾大局而怪罪于你。据本人所知，沈葆楨曾因台湾形势险要请求朝廷设电线得到过允许，大人何不以军事需要保护大清江山为由先设一处电线？这样，即使群臣弹劾，有这个堂皇的理由，也就可以应付了，你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太后，恐怕她不但不会怪罪于你，还要表扬你对大清的一片难得的忠心！”讲到这，盛宣怀停了停，接着继续说下去：“总之，先斩后奏没有大波折有小风险，古人云，无限风光在险峰，有险才惊奇，才有风景，望大人三思而行！”

“嗯，有理。”李鸿章觉得盛宣怀的话有如怡人的春风吹散了他心中的疑云，“就这么办吧！”

1879 年，未经清政府允许，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之下，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一条长约 40 英里的军用电线，

这样，大沽炮台的将士很快就能和李鸿章联系上。“方便多了，”初偿甜头的李鸿章感叹道：“必得找个时机向朝廷上奏向全国各地推广才好，于国于民都有利。”

然而，就在这一年，机会来了。

事情是因九年前的阿古柏侵扰新疆事件引起的。阿古柏是中亚细亚浩罕国的一个封建主，他在浩罕国任总司令的时候，新疆发生了反对朝廷的骚乱。阿古柏乘机浑水摸鱼。率军侵入新疆烧杀抢掠，占据了新疆南路八城，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王国，并勾结俄国，得到了沙俄的援助。

清廷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讨伐。在新疆人民的配合下，左宗棠率军奇袭达坂城，血战吐鲁蕃，巧取托克逊，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收回阿古柏所占的绝大部分土地，阿古柏见大势已去，自杀于库尔勒。

阿古柏虽然被消灭，然而由于他所引起的关于伊犁城的争端却触发了中俄危机。原来，沙俄也想侵略中国，就以提供武器为条件从阿古柏手中占去了伊犁和伊犁城以北广大的地方，当左宗棠的军队杀到伊犁城时，俄国出动大兵压境，要求中国撤军！并且反咬一口，说中国侵犯了俄领土，要求赔偿。消息传入京城，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就命通商大臣崇厚为钦差大臣赴俄国彼得堡谈判收回伊犁。谁知崇厚贪迷俄国美女姿色，在谈判中对俄让步过多。崇厚签约条件内容传到京城，左宗棠气得破口大骂，慈禧太后也觉得崇厚胆大妄为，丢了大清帝国的面子，于是决定将崇厚革职拿问。俄国得知崇厚被革职的消息，指责中国违约，边境的大兵如潮，气势汹汹，大有一触战火即发之势！就在清廷北部背敌的情况下，日本在 1879 年 4 月正式宣布占领原属中国的琉球岛，并把它改为冲绳县。边疆事起，北京城内气氛骤然紧张……

“大人，喜事来了！”盛宣怀连声叫道。

“如今边疆兵事纷纷，朝廷命我速上京城相商，我正心烦意乱，有什么喜事？”李鸿章一脸茫然。

“大人，边疆兵事确为国家不幸的事，我又何不深感忧虑！可从另一面来看，它却也为我们架设电线提供了难逢的好时机，我想大人这次上京城一边可商筹边疆的纠纷如何处理，一边还可向太后陈述以军情急需为由架设电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望大人千万不要错过！”

“这……？”李鸿章犹豫了一会儿，看了盛宣怀一眼。他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他怎么也没想到盛宣怀竟会要他利用国难大做文章，真想大声训斥宣怀一回，可一见他那虔诚恭敬的样子，心里的气就消了一小半，再想起自己多年想架设电线屡遭攻击，连剩下的一大半气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也罢，你代我写个奏折吧。”他叹了一口气，终于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1886 年，北京养心殿东暖阁。李鸿章双腿跪下，叫道：“臣李鸿章参见太后，恭请太后圣安！”

“免礼！”慈禧太后的声音听起来温柔而又亲切。

李鸿章站了起来。

“李鸿章！”慈禧太后问话了：“如今边疆诸事纷起，你有什么高见？”

“我大清帝国与俄国接壤一万多里，对方有铁路、电报调兵，很快就可使兵力云集。中国军队必须行军荒塞，没有铁路不经一年难以到防，靠传递文书，没有三个月无法往还，可以说一旦开战，中方防不胜防，且日本必然趁火打劫。依臣下之策，先谈判和平解决伊犁问题，然后将防俄的军队调往

琉球岛，迫使日本归还琉球岛！”李鸿章说完这些，偷偷抬头看了慈禧一眼。

“这事就交给你与总理衙门共同办理吧！”慈禧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臣有一奏，不知当不当讲？”李鸿章低着头问。

“请讲。”慈禧太后心中一愣。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所以西方各国除枪炮之外，水路有快轮船，陆路有火车，以此用兵，甚为有力。而数万里海洋，想通军事情报，就用电报之法。于是和就以玉帛相亲、战就以兵戎相见，万里海洋犹如户庭，所以俄日等各国都争相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相互联络。只有中国文书传递仍靠驿夫，即使加急每天最快也就是600里而已。相比电报而言，就慢了许多。比如曾纪泽由俄国打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就能收到，而由上海传递到京城由轮船附寄，就要六、七天。上海到京城仅有二千多里，而俄国至上海有数万里，消息到达反迟十倍。倘若用兵之际，外国军信远速于中国，且外国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里，声东击西，难以测度，完全必须依赖军报神速，随机调度，由此可见，电报实力军队防务必需，也是保卫大清江山，不可缺少之物。”

慈禧太后觉得李鸿章说得有道理，有点心动。她扫了一下周围的大臣，正想开口答应，突然一人朗声说道：“臣反对架设电报线！”众人一看，是陈彝。只听他说道：“太后，架设电线的坏处不胜枚举，我现在就其最大的地方说一说，华洋风俗习惯不同，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中国视死如生，体魄藏身之地尤为敬重。一旦设立电线，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必然使地下祖先的身魂难守，那么，我们这些做子孙的人何以安心？有道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间，假如做中国老百姓不肯顾祖宗的安魂之地，任其设立电线，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尊君亲上吗？”说完，陈彝冷冷地扫了李鸿章一眼，心里直骂李鸿章，听说你对自己的老娘挺孝，没想到你对地下的祖先却一点也不敬，以后你肯定会不得好死……

慈禧太后一会儿扫一眼李鸿章，一会儿扫一眼陈彝，她认为两人说的都有道理，难以相互反驳，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她干脆不做声，闭上两眼，似乎在想又似乎还想听，大臣们都感到这个女人真是深不可测……

“太后！”李鸿章对这种迷信的说法已有准备，他和盛宣怀已商量过如何反击这种颇能让人相信的说法，在当权者的眼里，江山和权力重于一切，抓住关键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只听李鸿章提高了声音：“军队设电线是为保江山必不可少，若听任其言，将来俄日一旦与中国开战，我方处势必然不利，江山难保，祖宗无安身之地，那才是最大的不孝与耻辱！”

“放肆！”慈禧突然睁眼变色喝道，李鸿章浑身震颤、再也不敢吭声，大厅内犹如地下的坟墓一样死寂无声。

慈禧不是不赞成李鸿章的看法，她最担心的就是大清的江山，要是丢掉了江山，不但自己的权力没了，而且自己拿什么去向地下大清诸帝交待？李鸿章这么说，不等于骂到自己头上了吗？不过，他的话虽然难听，人却是所有大臣里最为实际和忠心的一个，想到这她心里竟然有种说不清的滋味，再看自己钟爱的大臣在下边颤抖的样子，必竟是女人，她顿时眼里一酸，心儿一软，口气缓和多了：“李鸿章，你的说法有点过分，除过分外其他地方我看还较为现实，你且试着办一办……”

慈禧的话一会儿又说得委婉动听了，真如恐怖轰炸后的一首轻音乐！李

鸿章听完放心多了，但仍心有余悸，他忙说：“谢太后大恩！”走出宫门，李鸿章抹去头上的汗水，心想：事办成了、魂儿也差点丢了！

直隶总督府，李鸿章正与盛宣怀商量开办天津电报总局的问题。

“杏荪，朝廷开恩准办，现在就看你我的了。我想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招集商股，奏设津沪线路的主张。第二呢，电线人才奇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设法解决。你看用什么办法解决才好？”

招集商股？盛宣怀心里一惊，看李大人的意思可能要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办电报总局，目前自己财力困顿，在商界没有什么影响，一旦官督商办，自己无法掌握电报总局的股权，那么电报总局的总办一职恐怕泡汤，和过去在轮船招商局一样任个会办又有多大权力？想到这，他心里急起来了，他略一沉思，随即开口了，“大人，准办电报实有赖于你的据理力争，你是一个开风气响当当的洋务运动领袖。但现在官民思想保守，风气尚未全开，设置电线恐怕难免引起民怨沸腾，没有官府保护寸步难行！同时，电报原为军务、洋务紧急备用，从北到南，所经过的地方绝少商贾巨头，那些丝茶汇集的地方，还无线可通，线短报稀，取资自然有限，非要官方津贴不可。从长远来看，开设电报线用费颇为繁重，商股又断不能一时就凑齐，所以最好采取官办形式，先从军费里酌筹垫办，等电信办成之后，再按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选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让他们分年缴还本银。至于人才，不如先建立一个电报学堂，高薪聘用那些熟悉电报的工程师任教，另外，还可以请在外国公司里做事的华人来任职。”

李鸿章皱了一下眉头，从军费里拨款他并不十分情愿。商股既然难筹，太后大开龙颜同意自己筹办，岂有后退之理？也罢，只有这样了，李鸿章慢悠悠地开口：“暂时定为官办，资本就从军费里拿出。但人才才是最好的资本，培养人才确实有这个必要，毕竟这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行。我倒觉得，把些在外国公司做事的华人请到电报总局来做事的想法好，你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吗？”

“太古轮船公司有个人叫郑观应，字正翔，是该公司的总经理兼管帐房、棧房等事。因服务出色，太古轮船公司和他订立了多年的雇用合同，这个人与左宗棠较熟，和我来往较多，三年前山西灾荒时还捐献了为数不少的钱财。实心好善，公正笃诚，大人何不想法把这个人收罗门下？”盛宣怀心想电报总局官办自己必为总办无疑，把这个人弄过来有利于自己将来筹集商股，这无疑是件极好的事，所以他在李鸿章面前尽力为郑观应说好话。

“哦！这太好了，把他挖过来还对轮船招商局有大用处，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挖来！你去和他联系，说我极看重他这个难得的人才！”李鸿章心中大喜，一旦成功，还减少了太古轮船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竞争力，这可是一箭双雕！

为了把郑观应挖走，盛宣怀赶回上海。人还在路上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家里自己的第二个妻子刁氏。自董氏去世，盛宣怀的确伤心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但好在刁氏勤劳贤淑，姿色与董氏不相上下，一个娇如羞答答的水莲花在轻风里温摇，一个艳若绚丽的桃花在枝头含春而笑；一个妩媚动人让他魂魄飞往天外，一个温柔开心叫他骨蚀魂销，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内心的伤痕也就淡漠了。

“啊，你来了，夫君，”刁氏轻轻一笑，她感到盛宣怀温暖的呼吸像春风一样催得她心花怒放，那双妩媚的眼睛顿时生出浓浓的春意：“很久没有

见到你了……”

“我倒经常看见你的身姿，昨天晚上我还和你拉着手散步呢！你就忘了？”

“真的？在哪里？尽骗人！”

“我和你在咱们的花园里散步！还肩并肩呢！”

说着盛宣怀故意和妻子刁氏并肩站立，“在……在梦里，一点不假！”

刁氏顺势就扑在盛宣怀的胸怀里，紧紧地抱着夫君的身躯，盛宣怀晃晃惚惚如腾云驾雾般来到了澄清的月球上脱离了尘世，升腾中他看见了一个晶莹灿烂的桃花源般的异景，他把刁氏搂得更紧，生怕自己会从那无限的高空摔下来失去那迷人的美丽，他不停地轻叫着：“爱，让我醉一回，让我死一次，让我梦一生……”

第二天、盛宣怀满脸红光地坐在酒席上，他的左边坐着的是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经理郑观应，右边坐着的是江浙巨商、左宗棠手下的红人胡雪岩，大家猜拳喝酒，谈笑风生，好不热闹，酒宴从下午开始，一直喝到客人的脸像晚霞一样红才告休歇，于是客人们纷纷告辞。

“正翔兄，别急着走，”在别的客人告辞后，盛宣怀拉着郑观应的手：“来，到里屋去坐，有件事跟你谈一谈！”

里屋落坐。

“正翔兄，听说你和太古轮船公司的雇佣合同过二年就要到期，不知以后你想到哪里再任重职？”

“还有可能在太古轮船公司，公司的洋总经理冷士希望我在那儿继续呆下去，并许诺年薪 7000 金，对我挺看重！”

“直隶总督李鸿章，对你更看重！正翔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把整个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商界谁人不知？恐怕你还不知道，直隶总督李大人多次向我提过你，很希望你能加盟呢！”盛宣怀看着郑观应那疑惑难以置信的神色，忙伸手从胸怀里掏出李鸿章给郑观应的信：“你瞧！这是他的亲笔手迹！”

接过李鸿章的亲笔函，郑观应不但相信了，而且有点感动。

“正翔兄，总督大人求才若渴，爱才如子，尊才如父，天下谁人不知？目前他正大力兴办洋务运动，以求力挽狂澜，重振中华雄风！但他身边贤能志士不足，尤其缺少像老兄这样才华卓越的人以助一臂之力。可叹我中华不少杰出人才，为外人所用，重振中华恐怕仅是一个美好而不能实现的理想了！”说完这句话，盛宣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即接着说：“总督大人曾问过我一句：生为中国人，你愿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衰弱下去任他国欺负吗？我说无论如何不甘，但自己又无奈何，才气不足，难当大任呀！”

“这……杏荪兄，我也不太好办呀……”郑观应先是感动，随之是心动，还想说点什么，却又犹豫了。

“正翔兄，李大人说，只要你肯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为国做事，轮船招商局可以给你相应的薪金，他说天高任鸟飞，并打算过段时间让你在轮船招商局或别的局当总办，你看如何？一个总督大人岂是十个冷士所说比得上的吗？再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鸟飞万里，终要回巢，你说呢？”盛宣怀趁热打铁，句句周到，郑观应终于答应雇用合同期满后离开太古轮船公司。

于是，1880 年，李鸿章立即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也奉命协助局务，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

州、上海七处设立了电报分局，并令盛宣怀在天津设立学堂，专门训练技术人员，电报器材大部分从丹麦购置过来，一切准备就绪。架设电线工作从1881年4月开始到11月竣工，12月正式投入使用，全部费用共计17.87万两白银，三千多里的路程只用了半年多时间，一条贯穿南北的通讯干线津沪电线就这样诞生了。

1882年四月，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将天津电报局正式改为官督商办，并获得架设国内电线的专利权。这个消息一经《申报》报道，天津电报局及各地分局的股票在股市上牛气冲天，人们争相购买，唯恐落后，以致票面额100两的股票在市场上居然上升到150两，那些投资的股东如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个个都暴富。

盛宣怀感到兴奋难眠：“啊，从此我是有钱的人了！有了钱，就提高了自己高度，所以我觉得别人矮了；有了钱，也拓宽了生活广度，所以世界在我的眼里小了！白花花的银子让我灰暗的心从此灿烂起来了！钱哪，你是我生活路上的通行证，你最神奇，你让我无比欣喜！”盛宣怀越想越兴奋，难以入睡，到了三更时分，他才总算睡着了，在梦中，他又看见那些白花花的银子摇身一变成美丽的姑娘一个个都在向他招手，并且呼唤着他的名字，他不停地答应着，飞快地向她们跑去……

正当天津电报总局一帆风顺的时候，却突然遇到了波折。原来，当郑观应将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受到了左宗棠的阻挠。他在郑的呈文上如此写道：“电线为商人探访市价所需，实际上贸易能否获利，也和电线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军用大计的或得或失，更与探报迟速没有关系……本人从兵三十年，行走十五省，根本就不明白电线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失过战机，这是我多年的体会和最好的实证。”

其实，他心里真实的意思是不肯把长江电线交给李鸿章的淮系集团去办，而是想让自己的“财政部长”江浙大巨商胡雪岩去办。原来，左宗棠与李鸿章两人虽在曾国藩手下共事，镇压太平天国后又同为朝廷重臣，但一直是貌合神离，互相排挤。两人旧怨未去，新恨又来。李鸿章借口海军软弱阻止不了外国军舰水兵，请求设立北洋海军，得到皇上批准，正在忙于筹办海军事务的时候，朝廷保守派的官员对李鸿章的大权在握甚为不满，醇亲王奕

也也觉得李鸿章权势过重，是个威胁，心里也不舒服，想牵制李氏一下。决定找一个对付李鸿章的人，他一找就找准了左宗棠。经过一番密谋，慈禧终于同意下令召左宗棠回京述职，任命其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朝廷一时刮起“扬左抑李”旋风！李鸿章心里不能不明白，他恨得咬牙切齿却也一时无可奈何，只能伺机反扑……

左宗棠战功虽然卓著，但为人不拘小节，居功自傲而又脾气暴躁，这恰恰和李鸿章的谦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使养尊处优的奕 很不习惯，也得罪了不少军机大臣。消息灵通的盛宣怀得到这些情报，认为这是一个反扑的好机会，建议李鸿章先令一些近好的同僚弹劾左宗棠，然后李鸿章亲自上阵进攻，上书批评左宗棠“精力甚健，对枢廷政务不熟，入京半年，甚少作为且纠纷不少，似应调离京城外任”。左宗棠多年南征北讨，部属远离故土，流动不定，在地方并没有多大影响，裙带关系既少，根基未固，得罪的人却不少，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站出来帮他说话了。面对这种情况，奕 无计可施，左宗棠也无可奈何，慈禧只得诏命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代理已故的沈葆楨。看到左宗棠颓废离京的模样，想起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能和他

抗衡，李鸿章肚里暗中窃笑，心里自然得意非凡。左宗棠当然不会忘了这一箭之仇，要想方设法报这一恨，以平心中的不满。在这时，他想到自己心腹胡雪岩，于是赶快派人去找他商量办法。

胡雪岩，浙江杭州人。他出身贫寒，十二岁到钱庄学艺，因早期认识浙江海运局总管王有龄而开办了阜康钱庄，很快在生意场上立足，随后兼营出口丝业等，骤然暴发，跻身官商之列。王有龄死后，随后又攀上左宗棠，每次南征北讨，左的军饷多由胡雪岩一手办理，遇有什么新式枪炮，胡雪岩必然广为收购作为送给左宗棠的礼物，由此深获左宗棠的信任。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左宗棠当然也不会叫胡雪岩吃亏，不仅把他看作自己的心腹，每逢有漕运等肥差事都交由他办理，使得胡雪岩很快名列巨贾榜首，而且左宗棠多次向朝廷吹捧推荐，胡雪岩最后居然获得朝廷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骑马行走京城的殊荣，可谓大红大紫，声势显赫，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在盛家酒宴闲聊时，胡雪岩从盛康的口中获知宣怀打算举办电报，精明老算的他当时心里就一震，明白自己将来生意场上少不了它。心里自然注意。随着电报业的发展，他派人探知盛宣怀获利甚丰，不由大为心动，想跃跃欲试一展雄风，奈何碍着朋友盛康的面子，也就迟迟没有动手。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财大气粗身壮，娶妾三十六人，却总记不住她们的名字，为了招呼方便，只好在每个牙签上刻上每妾的姓名，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就随便抽一牙签，抽到谁的姓名谁就得一夜奉陪尽情狂欢，直到他精疲力尽为止。尽管如此，他仍觉风味不足，滋味不浓，不时出入烟花柳巷，抱红偎绿，沉醉于温柔乡里做着风流情种的迷梦。左宗棠急急派人到胡府找他的时候，年过六十的胡雪岩却在上海的怡红院正抱着酥胸全裸、星眸昏醉晕迷得朦朦胧胧，嘴里哼唱着呻吟进行曲的十六岁的桃红全力疯狂播弄。

真可谓：春花秋月知多少，风流场上无老少！虽近夕阳，胜似朝阳，人生暮色犹春光！辨不清东西南北，分不明天白夜黑之时，他哪里想得到左宗棠有事找他而焦急不已呢？

一夜风流，柔情享尽。胡雪岩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大光亮的天了，胡太太告诉他，左大人找他有事相商，胡雪岩只好匆匆赶到左帅府第。

“左帅，是不是又有什么兵事必须筹备军饷了？”胡雪岩说道：“你又有胜仗要打了？”

“哈哈，现在国家安定，哪里还有什么仗打？”一提到战事，左宗棠就想起过去自己战场上的赫赫功名，不由得爽朗大笑，开心不已，然而一笑完，他很快就一改眉飞色舞。不无忧虑他说，“然而国忧渐无，心忧不已！”

“什么事让大人忧心？”胡雪岩猜想十有八九和李鸿章有关，近来扬左抑李的风声他多少也听到了一些。

果然！左宗棠把李鸿章以扩建海军为名掩盖扩充权力之实自己又如何受到他的排挤离开了总理衙门以及淮系势力想在长江架设电线的事一一相告，然后愤愤他说道：“李鸿章贪心不足，永远无法满足！看他那痴颠的快活劲简直是踩在我的头上跳舞！……”

“左帅劳苦功高，天下谁人不知？众皆敬服，岂能受李鸿章一人之气？他是北洋海军大臣，能设海军，你是南洋大臣也可以设海军！他能派人设电线，你也能派人设电线，上以兵恃，下以商争，方可与之抗衡！前者宜速行动，后者也可同时进行。”

左宗棠见胡雪岩说得有理，深为佩服，于是二人开始打算分别采取行动。

左宗棠扩大长江水师，亲自多次到海口巡察，检视长江水师，并以长江水师为骨干，与有丰富治军经验的水师提督彭玉麟彻夜深谈，商量创立新式海军。随后又从各省协饷中提出大批款项，创办福建船政局，制造新式军舰。南方海防，在左宗棠倡导下全面展开，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朝廷不少大臣鼓掌为左宗棠叫好。这样本来就声名大震的左宗棠头上又增添了新的光环，一时好不得意。

胡雪岩回到家里，打算用巨额资本独自投资长江电线的架设，不招股份，以便大权独揽，大利全吞，如果成功，自己商场霸主地位就无人能够动摇。郑观应多次到胡府劝其放弃，铁了心的胡雪岩自然让郑氏碰了壁，不得已，郑观应又找左宗棠，并再三声明，自己是朝廷派来办长江电线的，和李鸿章没有直接联系，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左宗棠甚少言语，但他那冷峻的目光却让他的热情温度降到零度，郑观应感到毫无希望，也就失望地告别，他把自己活动的情形如实函告盛宣怀。

就此放弃长江电线之利？盛宣怀问自己，那不但自己无利可得，白花花的银子落入胡雪岩的腰包，而且李鸿章必然会对自己不满意，没有他的信任自己就损失了最好的资本，没有这座靠山自己即使是最优良的树种也会让世人踩成泥，没有扎根之地又哪里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啊！想到这，他感到胡雪岩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了。

“生意场上不认人，利益才是永远的朋友！”想起前一段时间两人热热闹闹猜拳喝酒还是朋友，现在不但陌生了，而且比陌生更可怕十分，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随即脸上冷峻得像秋末的寒霜：“两雄正面相斗虽胜犹伤，何况是伤是死还难预料！与其明里进攻，何如暗中下手？”主意已定，宜速下宜迟。一场恶斗就在眼前了。

既然暗中下手，盛宣怀不便自己出头露面，就派人放风说自己病了，随后有几个医生在盛宣怀家中进进出出，不久有关盛宣怀生病回家休养的消息传遍了各地。胡雪岩听说盛宣怀生病休养的消息不以为然，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仅仅是一场戏的序幕，而他自己也是这场戏里一个重要角色。既是茫然无知，自然没有太深的想法和更多的准备。正在胡雪岩喝茶之时，门人来报郑观应到。

“又是这个唠唠叨叨的正翔来了，你告诉他，”胡雪岩喝了一口茶，“说我外出了。”

“老爷，”门人收了郑观应的银子，自然不能叫他白走一趟。他眼珠一转，“他说有要事相商，非见您不可，听说他和左大人关系还熟！”

“哦！”胡雪岩吃了一惊，心想不看僧面看佛面，既有要事相商非见不可，不见恐怕他也不会走的，还不如见了快点把他打发走了更省事，就吩咐说道，“让他进来！”

门人去了，郑观应不一会儿就到了。

“胡大人！”郑观应满脸是笑：“烦您久劳，甚歉甚歉！”

“郑大人不必客气，请问有何贵事相商？”胡雪岩一听就明白，却仍有意明知故问。

“胡大人，长江电线一事我想请你通融。我方想请你和丹麦大北及英国大东公司共同合作，你以为如何？”

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种种借口为自己打掩护，这是生意场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招数。

“这个办法不错，可惜左帅自己告诫说无论如何要我独出巨资鼎力而为，恐怕没什么希望了，目前我正在为筹集资本操心不已，近来生意不景气，真想打开新的局面以解眼前的困顿。”胡雪岩脸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既然话说得毫无让步的可能，也就没有深谈的必要。郑观应装作失望的样子叹了口气，然后快快地离开了胡府。

月色朦胧，胡雪岩走到屋外，想起自己早期学徒生涯的种种辛酸，后来落魄到醉花院做名侍候牡丹姑娘的小厮，周围人情冷若冰窖，而现在，人们奉承的笑脸如一年四季不败的花一样时时开展在他的眼前，真是感慨不已！让自己破了瓜的桃红姑娘的笑倒很纯真迷人，明天夜晚一定再去和她相会，那迷人的乐趣让人狂喜！想到这，一阵冷风吹来，浑身顿有寒意，他抬头看了看，只见清冷的月亮，正如一团雪凝冻在远方的山顶上。

就在同一个夜晚，怡红院灯红酒绿，浪笑荡歌，好不热闹。盛康一跨进院里，即有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窑姐儿骚首弄姿，向他飞着媚眼。盛康感到一阵恶心，无奈事关重大。不进这地方还真不行。

鸨母一见是个官人，满脸堆笑向前：“哪路财爷大驾到此？翠酥、怡青、婉玉快来欢迎大爷！”

“慢！”盛康摆了摆手：“我有一件事想问一下你，可否找个地方说话？”

“哟，大爷你这么英俊潇洒，何不风流风流？那就先进里间吧。”鸨母一边媚笑奉承，一边向被叫过来的三位小姐挥挥手，“你们暂时退到一边去。”

进入里间，盛康问：“胡雪岩是我的好朋友，听说他很喜爱你这儿的一位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鸨母回答：“她叫桃红，就在东厢房内，我们的桃红这几天还想着他呢！什么，你对她也有兴趣？告诉你吧，她可是百里挑一的美人，你可真有超人的眼光哪。”

盛康掏出六百两银子交给鸨母说明来意。在东厢房私下又给了桃红六百两。告诉她们如果胡雪岩来了，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让胡雪岩偿尽滋味，如果做到了，还将加倍付银，条件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对胡雪岩保密。天上掉下银子，岂有不要之理？鸨母和桃红自然满心欢喜答应了盛康。

第二天夜晚胡雪岩来到怡和院，桃红媚态百出，使尽浑身解数竭力相迎，两个人颠鸾倒凤，直到骨酥筋软了还不肯分开……胡雪岩虽是风流老手，却觉得唯有这次最让他大开眼界，贪欢近半月留连忘返。左宗棠交待认真办理架设电线的事，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在胡雪岩忙于寻欢作乐的一段时间里，盛宣怀先后邀请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长江电线的事，并把郑观应提出的四方合作方案遭胡雪岩拒绝的事告诉他们，最后提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保证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架设长江电线的器材，并且和婉地警告他们，胡雪岩可能大量收购丝茧以垄断原料，严重威胁洋商在华利益，如果为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等于为饿虎投食，势必危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商人，由于胡雪岩多次和洋商斗法获胜，所以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对胡雪岩并没有什么好感，对盛宣怀的话虽疑终信，于是三方之间就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器材胡雪岩架设电线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在胡雪岩生日到来的那天，盛康以朋友的名义参加庆祝宴会，并和胡雪岩商量让桃红从良跟在胡雪岩身边生活的事，胡雪岩假意推辞了一番，盛康志坚意决，终于花了 2000 两银子为桃红赎身，把她送到胡雪岩身边，说是

送给他生日的礼物。胡雪岩自然乐得飘飘然，却做梦也没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朋友，斗争就在欢乐和无声中暗暗进行。

盛宣怀的想法是，借助洋商打倒胡雪岩，然后自己再出手打倒洋商，两边都是自己生意场上的对手，不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站起来。

在左宗棠的催促之下，胡雪岩才开始认真想到如何筹办电线的事，他派人分别与大东公司的负责人腾恩和大北公司代表道森商谈购买器材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因国内生产量降低而一时无法买到足够的器材，请胡雪岩耐心等待。

“这不可能！”胡雪岩睁大了眼睛，“难道洋人存心和我过意不去？”于是他派人侦探天津电报总局的情况，探报回来告诉他，天津电报总局也因电线器材不足许多工程纷纷告停。

“嗯！看来倒真育这么回事了。”胡雪岩觉得溪跷，但终于又不得不相信了。

他把架设电线受阻的情况告诉了左宗棠最信任的心腹王之春。王之春认为必须慢慢来，并告诉胡雪岩：“郑观应找过我，他在太古轮船公司并没有辞职，还是太古的人，只是想为国办实业的心很急切而已。他是我的老朋友，说的话是真的了，前两天我们还在一块儿喝酒呢！”

胡雪岩点了点头。

一晃一个月就过去了。道森致函胡雪岩说自己公司已运来了一批器材，价格便宜，希望速来购买，胡雪岩看完信真是喜出望外，马上签订合同购买电线器材，很快就动工安置，谁知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完成还不到三分之一就迫不得已停工。

盛宣怀飞快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败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弹劾胡雪岩。不久李鸿章上书弹劾胡雪岩办理不力、冒充内行架设电线给国家带来了不少损失，要求改派郑观应前往办理。朝廷中许多大臣也讥评四起，纷纷奏言要求撤换胡雪岩让能者办理。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速由郑观应、盛宣怀办理架设。君命难违，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这两人办理。当然，他没有忘记把胡雪岩叫去狠狠地训斥一顿。

胡雪岩也伤心了几日，但引为知己的桃红很能安慰他。愁眉就慢慢地舒展开了，他索性再次在桃红银玉一样晶亮。白云一样轻软的身子上飘飘然做起了快活神仙，只顾眼前取乐，却不知自己悲惨的命运还在后头。

在与天津电报总局联手合斗胡雪岩期间，大北公司违背了威妥玛与清廷达成的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海陆线界限的规定，大北公司在吴淞设有界线且在厦门也引线上岸。大东公司正由上海至香港设海线，它以大北公司为例，也想在上海、福州牵引上岸。开始盛宣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任其所为，待到胡雪岩办理长江电线不成，自己稳操胜券在握的时机完全成熟时，他就开始派人调查两公司引线上岸的情况了。腾恩和道森不由勃然大怒！

“朝廷之命，实在是不得以而为之！”盛宣怀歉意地向他们解释。

“盛大人，我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是我担心我们的一切合作恐怕就要结束了！”道森冷冷他说。

“何必如此！我早知你们牵引电线上岸的事，一直对此没有吭半点声，装聋作哑，无奈胡雪岩为报私恨，将你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左宗棠，左宗棠将此事上奏朝廷，才有查办之事，我虽再三辩解，怎奈威大使早与朝廷签有

不得上岸的商约，上有君命相压，下有朋友责难，实属进退维谷，忧伤不已！”

“这么说，我公司想在福州引线上岸是不可能的了？”腾恩问道。

“恐怕没有一点希望了，为此我感到难过和内疚！”盛宣怀十分为难他说。

“盛大人，大北公司可以拆除吴淞至上海的军线，但厦门线系由海滨岸边由地下直达屋内，不应与吴淞军线一样拆除。”道森狡辩道。

“我也希望如此，厦线虽与私立旱线有别，不是经过地上而是通过地下到达屋内，然毕竟已牵引上岸，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这已违约，我若同意不拆，朝廷必然拿我是问。望能予以谅解！”盛宣怀话虽委婉，实际说得于情于理让人无法反驳。

“这……”道森和腾恩一时语塞，相互看了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可脸上的不快却是极显然的！

“我想现在最好不提这个让人心烦的话题了，还是到舞厅里去轻松一下吧！”盛宣怀转移了话题，提出了这个建议。

初春的上海，虽仍有一些寒气，但十里洋场依然灯火辉煌。红男绿女摩肩接踵，泰华饭店喜气洋洋，灯光时现时灭下不停地变换各种迷人的颜色，把人们带入一种梦幻般的境界。大厅内响起了优美的华尔兹舞曲，俊男淑女在摇曳的灯光中轻展舞步如醉如痴。道森和腾恩各自抱着一个身材苗条，粉脸白嫩，风眼含情的东方美人心猿意马，暗中不时用手大胆轻轻摩娑着她们那高耸诱人的乳房，谁知两人不但没有一点惊怪，反而轻轻一笑脸上红云顿生，挑逗的眼光火辣辣的……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暗示与鼓励！道森和腾恩再也耐不住，他们领着她们很快离开舞厅，双双分别住进泰华饭店的两间客房，房门紧锁，花随蝶舞，狂浪相交，勇猛并进，恣意取乐，直到第二日嘉微初露的清晨方止。

当道森和腾恩尽兴完毕欲付款离开时，两个女郎告诉他们已由盛大爷付了大钱。

不久，大北公司拆除了吴淞军线和海线，大东公司想在福州设立军线的要求也没有再提及。天津电报总局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旱线之权，生意十分红火，盛宣怀觉得心里明亮，前景辉煌，自然高兴异常，很快向李鸿章报喜。盛宣怀与胡雪岩从此就成了死对头。

1883年春，李鸿章因父丁忧，开缺回老家合肥守孝。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维护殖民扩张，侵略越南，妄想以此为基础进西南大门掠夺中国，遭到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反击。法国恼羞成怒，迅速增兵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越南政府派公使到京城，乞求清朝出兵援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中法危机一天重于一天，形势异常严峻！

清廷在危急时刻，下旨命李鸿章到沿海监督海防事务，李鸿章奉命行动，从老家动身乘船途经上海，到京城述职谢恩。上海道台邵友濂和盛宣怀、郑观应同到码头迎接，自然格外殷勤，小心伺候。

看见李鸿章忧闷的样子，盛宣怀当然不明白，但问总比说好：“中法到底是和还是战好？”

“中法危机，和则化干戈为玉帛，战则外战内争，说穿了也是对我在朝地位的一场考验。以中国之弱，定难获胜，然越南是中国友好的藩属，不战又有失大体，何去何从尚无定夺之计。”

“那你就不要过早表态，太后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方向。只有摸准太后的心理才能做出选择。既然朝廷要你监督海防事务，想必不会轻易言和，不妨先在沿海七省实行水师戒严，做个样子看看再见机行事。”

“有备而去好办事。朝廷里主战的人有许多，左宗棠恐怕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了，若主和则该如何与之相争？”

盛宣怀一听，对李鸿章的主张明白了。中法相和，不会影响轮船招商局船只的运营，做生意需要和平的环境，搞洋务必需安定的条件，他自然赞成，况且最让李鸿章担心的是。一旦开战，北洋水师血本难保，这影响到李鸿章在朝廷中的地位……

“带兵打仗，既有勇猛之逞，又有运筹之用，兼有钱粮之功，”盛宣怀说：“譬如左帅率军西征，远至边疆，人马要吃要喝，没有大笔银子的开销则寸步难行。若没有江浙豪富胡雪岩对左帅的鼎力相助，为他筹款接济，左帅不会有赫赫的战功。”

“胡雪岩？”李鸿章似有所闻：“这个名字好早听说过几次了。”

“人人都说他是活财神，大人肯定听说过。”

“只听说他经营钱庄很有一套，上次在朝廷上奏批评过他，只是不知他如何帮助左宗棠？”

“自从浙江王有龄被太平军围在杭州自缢殉国，胡雪岩失去了靠山，后找到左帅作后盾，多次筹款支持他，甚至大借洋债维持左帅军队的开销，才有了今天。”

“你清楚胡雪岩借了多少外债吗？”李鸿章心中感到惊讶，很想进一步摸清胡雪岩的状况。

“胡雪岩尚未结清的外债有两笔，一是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银 650 万两，定期 7 年还清，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 50 万两，每月平均 10 万两左右；另一笔是去年向汇丰银行借银 400 万两。两笔借款都以各省协响作保证，绝大部分用在军队身上，这是左帅西征能终获大胜的重要原因。”盛宣怀侃侃而谈，一清二楚，李鸿章甚感满意。

李鸿章心中暗想，左宗棠长期能和自己争锋，胡雪岩资助不少，若没有胡雪岩的支持，左宗棠断然无法和他抗衡，显然，胡雪岩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既然胡财神对左宗棠的作用这么大，必须想方设法让他变成左宗棠的泥菩萨，宜迅速行动，尽快解决，有没有信心？”

盛宣怀点了点头。

李鸿章在上海呆了几天，随即迅速北上京城。

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见御前大臣、军机、总理衙门、六部九卿等商议对法国是该和还是该战。

“法国船坚炮利，中国兵单饷匱，而北洋海军尚在初创阶段，优劣自明，不如讲和让法退军，给些钱财打发了事，似无伤大体。”李鸿章知道太后并不希望打仗，只是不便明言罢了。

“讲和也难，主动求和，岂不让法人觉得软弱可欺？再则，法国人还可以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担心。

“中国人不能屈服于洋人，与其一味退让，不如流血向前！与其受屈赔款，何如拿赔款作为战费扬我国威！”左宗棠语气铿锵，字字千钧。

“臣并非不想战，然举兵乃国家大事，每举一事，必然牵涉全局，不能轻动。中法兵力相差很远，以软碰硬，只能失去更多。”李鸿章辩道。

“中法兵力相差有距离，那我们就被动地让别人动手打么？只要运筹得当，兵饱充足，加上南方有利地势，法军又远道而来，万一不行我们还能打持久战，法国则必然知难而退！”左宗棠激动他说道：“大敌当前，只有奋勇向前才有胜利的希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有的人掌握军队却不言战，照他那样说清军唯有节节败退，那么我们要这样的军队干什么？”

“你怎能说这样的话？委实，我是从大局着手，而不是从小处着想。大丈夫能伸能屈，无论伸或屈一切都是服从国家大局的需要。”李鸿章满脸通红地反驳。

“好了，你们都停下来。”慈禧开口了，“是和是战难定，就看形势如何发展再行定夺吧！”

一场争议就这样结束了。到底是战是和，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命彭麟招兵备战，叫胡雪岩想方设法筹备军饷；李鸿章呢，则和法国驻华大使宝海

商量解决危机事宜，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了。

左宗棠只管向胡雪岩大笔要钱，不问他手里是否吃紧，胡雪岩答应难，不答应也难，近来他与洋商斗法，积压了400多万两银子的生丝，替左宗棠借的两笔贷款又面临到期结算还本息，资金颇为紧张。他找到自己在上海的财务管家高达查询帐面往来数目，他告诉胡雪岩，“汇丰银行借的400万两银子贷款偿还的时间到了，利息共银子50万两。”

这笔贷款，虽以各省协饷作保，风险却全由胡雪岩一人承担。他掐指算算日子，估计40万两的协饷已到上海道员邵友濂手中，胡雪岩乘轿到邵公馆追问，谁知得到的回答是：“邵大人刚刚视察制造局去了。”吃了个闭门羹，胡雪岩极不痛快，回来又急忙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带着警告的、意味，并且说，如果不能如期付款，那么他除了请左宗棠亲自料理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邵友濂看完胡雪岩的信感到极为紧张，不怕官，只怕管，两江总督左宗棠是他的顶头上司，在朝廷里是慈禧太后欣赏的重臣，他的那种孤傲刚烈火爆的脾气他早有所闻，要是他指名严参，自己无论如何是逃不了。何况，几省寄来的40万两协饷已到，滞留不给予理也是说不过去的事。想来想去，他决定尽快回信把收到协饷交给胡雪岩，那么胡雪岩垫付十万两银子就可保住洋人对他的信用。他刚写了两句，就听见门人通报：“盛大人到！”

盛宣怀走进邵公馆是受李鸿章的命令，他到这儿的目的是想扑灭左宗棠的“纵火”。只要能将左宗棠压制住了李鸿章就能掌握整个局势，与法国的讲和也就大有希望。

“邵公，别后一向可忙？”

“有点累，但还能应付，近闻战事将起，你为何有空来叙？”

“我正是为这事而来，”盛宣怀一边说一边用眼瞅住了案上的笺“胡大人雪岩先生”字样，急问：“你写信给胡雪岩？”

“你说的极是，写完后打算马上寄给他，各省饷银就要转到他的帐上去了。”

“邵公，无论如何这饷银不能交给胡雪岩。”盛宣怀坚定他说。

“为什么？这可是我该尽的责任啊！”邵友濂感到极为奇怪。

“邵公，你可明白左帅主战的事？”盛宣怀问道。

“听说过，”邵友濂并没有反应过来，“这和战事有什么关系？”

“邵公，你还不知道，自从左宗棠主战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人大肆增兵，并扬言要集中人力炮击制造局，进攻吴淞口，到那时你就会尝尽法国船坚炮利的滋味了，莫非你想披甲上阵建立奇功了？”

邵友濂惊讶地张开了嘴，仿佛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有说，他呆愣了，自己原以为中法战争仅仅是在云南和广西两省境内，上海无甚大关系，若真的在上海开战，自己必然死守，与城共存亡，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想到这，他觉得身上的骨头都冷了一半！

“邵公你担心，法军还没有向上海运兵，只要你压住协饷不发，胡雪岩就无法还汇丰银行的债，信用就发生危机，那胡雪岩的钱庄必然就会倒闭。这就切断了左宗棠的经济援助，一分钱也能难倒英雄汉，何况一大批银两？那时他只能干瞪眼，任主和派摆布，那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了。”

“可是，左帅查问下来怎么办？”邵友濂很想要盛宣怀为他指出一条可行的退路。

“邵公，你不要只听左帅那些慷慨激昂而又空洞无力的论调，这只是听得见的声音，其实，大音希声，李大人若没有这些听不见的声音撑腰，他断然不敢唱和的调子。何况，他宰相肚里可撑船。多少年了，何必这一下子容不下己苍老的左帅？你想想，太后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前二年又生了一场大病，怎不盼着能过清闲的日子？再说很快又是她五十大寿的日子，想庆寿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打仗？”

“既然如此，那她为什么不说了和了，哪个敢不遵令而行？”邵友濂都听糊涂了。

“累就累在她不好说这样的话，清流论调极力主战，左帅更是恐怕议和，太后一向以武则天自诩，哪里好向廷臣示弱？她嘴上唱的是开战的音调，实际上心里哼的是和平进行曲，倘若你我用有力的行动为她伴奏，她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怪罪于你呢？况且，你和李大人唱同一个调子，他必然会助你一臂之力，开战失败左帅丢官连自己都难保，既然如此，那你何用怕左帅会怪罪于你？”

邵公濂于是扣住协饷不发，说各省因战事将发，协饷来不及解送，恐怕必须等段时间，胡雪岩无奈，只好挪用自己的血本先行交上。这样一来，他根本就无力给左宗棠筹办兵饷。原本资金不足，现在更是周转不灵。胡雪岩虽然暂时避免发生信用危机死里逃生，却使他后来败得更惨。

为了想方设法大捞一笔，胡雪岩决定挪用钱庄的用户存款，冒险大量投入资金，收购生茧，屯货入库，借此垄断货源。洋人的蝉丝厂收不到蚕茧，到时只好向他求购，必然大大捞它一把。

胡雪岩的做法果然产生了效应。上海的外国缫丝厂因原料不足纷纷告急，驻华公使威妥玛收到洋商的控告，立刻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认为垄断茧源屯货居奇是对外国政府不友好的行动，有违国际通商条约，各国公使纷纷响应。在中法危机降临的情况下，朝廷根本不愿多事，大臣们也纷纷指责胡雪岩挑起了事端。不得已，胡雪岩被迫停止收茧，洋商发誓不买他的生茧，而宁愿以高价向别的茧商收购而渡过了难关。一仗下来，胡雪岩反积压了600多万两银子的生茧，积久了生茧变色价格就便宜了许多，他担心不已，加上承担着千万两银子外债的风险，经过苦苦思考，他决定立即通过电报通知上海货栈，将库存的茧子和生丝立刻脱手，哪怕亏本也必须卖。碰巧盛宣怀去看电报操作，那时人们没什么保密意识，盛宣怀得知胡雪岩的电报内容，马上抄下内容并通过函信向洋商通报胡雪岩的大动作，命令自己掌握的丝商不准购买胡雪岩的茧子，并派人散布胡雪岩快要破产的流言，一时人心惶惶，结果胡雪岩不但茧子作价十分之一低价而卖大亏血本，而且许多人涌到利阜康钱庄要求提款。挤兑风暴骤然降临。现在哪有足够银子兑现？胡雪岩的财务管家高达焦头烂额，无以应付，最后只好带着仅有的一万两白银从小门偷偷地溜走了。

胡雪岩不得不遣散了所有的妾，变卖家财还债，他仰天长叹，“真没想到我会有今日！睁开眼睛人却依然如在恶梦中，气数已尽，春风难再。罢了！罢了！”不久，胡雪岩竟在忧愤失意中死去。

一个人的笑脸如花一样是另一个人的泪水浇灌出来的，盛宣怀这样想着，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李鸿章得知胡雪岩在家已死的消息，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觉得求和有望，法国虽然嚣张，在越南进军连连得手，攻到中越边境的镇南关，

奈何在镇南关受到冯子材领导的中国军队重创，法军几乎全军覆没，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李鸿章认为自己必须抓住这个好机会，要不战火必然由南烧向北，那对自己和国家的危害都严重多了。

胜利的消息传进宫城，慈禧太后靠着法兰绒缝就的软垫满脸笑容，她一边叫人帮她修着漂亮的指甲，一边对跪在阶下的左宗棠轻声细语地吩咐道：

“火速致电前线，全体官兵立即休战，分期撤回广州境内待命。”

“太后，这可是乘胜追击，彻底打败法国的纶好时机了。臣恐不能就此停火，望太后三恩！”

“穷寇勿追，见好就收，国穷难以久战，这是国家大局的需要，立即停火。”

“太后……”左宗棠还想说什么。

“不用多说了，这是圣旨，违者立斩！”慈禧极讨厌不会看自己脸色行事的人，厉声疾色了。左宗棠再也不敢吭声，只得诺诺而退奉命而行。

在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下，李鸿章加紧了求和的活动。法国难以再战，也就顺势答应了。

中法虽然停火让李鸿章轻松了，就现在而言觉得自己与左宗棠不和没什么，可醇亲王奕 对自己心有疑忌，防范重重却是一块莫大的心病。醇亲王奕 即是光绪皇帝的父亲，又是太后极为信任重用以为代奕 的人，若不顺承巴结，皇帝的老子一旦发怒，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想到这，他仿佛又看见奕 朝自己严厉地望了一眼，不禁心儿猛地一跳，他急忙派人叫来盛宣怀商量如何解除自己的心病。

盛宣怀一听，说道：“大人，王爷是担心你权势过重，加上平时你事事顺太后，防忌之心自然重重。”

“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

“太后年老专权，你无论如何少不了她的信任，然皇上年轻，目前无甚大权却来日方长，两头你都必须极力奉迎，这样才能左右逢源，使自己立于不倒不败之地！”盛宣怀放低了声音：“为了使王爷放心，你何不奏请朝廷扩大水师，设立海军衙门，并请醇亲王奕 任总理，庆亲王奕 和你为会办，这样不但醇亲王对你的防忌心散去，朝廷也会认为你更加忠心可靠，你的好友庆亲王奕 也会认为你喜新不厌旧，更不会对你有什么意见，岂不一箭多雕？如果从上海经通州再至京城架设电线，直通总理衙门，以后你可有事皆用电报通达，轻易方便。醇亲王自然就不会不认识到你的忠心和重要，自然就会与你和好笃宜。”

李鸿章听完连连点头，醇亲王对海军不在行，自己名为会办，而实操大权，真是好极了！他没想到别人说他油滑世故，盛宣怀却更计高一筹，盛宣怀没白跟了自己十几年，真是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李鸿章就按盛宣怀说的行动，奕 也明白，没有李鸿章的卖命，太后会感到难以适从，自己动他不得，也就顺水推舟，于己于国都有利。果然，醇亲王奕 不但对他放心了，还和他极为友好。

盛宣怀自然也是获益非浅，不但架设这条电线可以捞上一笔钱财，而且从此巴结上了醇亲王，自己现在要钱有钱，要靠山还多了一座大靠山，真是喜出望外！

回到家里，盛宣怀觉得自己的房间也明亮了许多，看看自己的妻子刁氏，也似乎更美丽了一点。他情不自禁地一边拥抱着刁氏白晰娇柔的身躯，一边

又想起胡雪岩身边妻妾数十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玫瑰红了，百合开了，月季来了……桃花…杏花…牡丹……他拥有美女如云，过的是快活神仙的日子，而自己似乎少了许多景色，想到这，他不由得轻轻地嘘了一声。

“夫君，你在想什么？”刁氏此时哪知道丈夫的心思。

“没想别的什么，想你啊。”盛宣怀怕她再问，便用一个接一个的吻堵住她的红唇，刁氏顿时觉得热血沸腾，自己的身子像一片洁白的羽毛在金色的阳光中随着和风在灿烂的宇宙里轻飘……

夫妻恩浓爱烈，第二天早餐时，盛宣怀打破惯例居然喝起酒来，独自酌饮却也滋滋有味。酒的热力使他那圆圆的脸庞犹如初升的太阳闪着红光，这甜美的酒是胡雪岩苦涩的泪水酝酿而成的？这一奇特的想法掠过大脑，想到胡雪岩人去楼空，昔日堂堂的红顶商人落得死后凄凉无限，虽说他是自己的对手，可毕竟曾经是朋友，自己是不是大无情了？想到这，盛宣怀反倒觉得自己剩下一个虚壳，空荡荡的只有奢欲这一丑恶的东西支撑着，啊，这难道就是我吗？这难道就是自己也感到那陌生的我吗？

不！不！不！感情和仁义这东西是最珍贵的也是最误人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刚才的想法的确荒唐，连忙寻找借口安慰自己：春秋时期宋国与楚国争霸，公元前638年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宋襄公本来可以率领军队在楚兵渡水时袭击取胜，却偏偏要讲所谓的仁义让楚兵渡河列阵后再交战，结果不但大败，霸业未成，而且自己的一条命因受重伤而亡。这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吗？如果我对胡雪岩就像宋襄公那么讲所谓的仁义，反而对自己不仁不义了。那么毫无疑问我就会成为商场上的宋襄公了！哪会有自己现在的辉煌？

想到这，刚才那还有点内疚的心也就轻松坦然了，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欠了什么，他转而自言自语：“残酷方显豪杰，无毒何成丈夫，这是命里注定的！想做大事，要做高官，在这茫茫人海，花花世界，利益就是感情，实力才是最可靠的朋友，妇人心肠，孩儿脸孔，肯定做不了什么大事！看来，自己这步是走对了！随之他猛喝了儿口不由纵声大笑起来，仿佛整个地球都被自己踩在脚下，一种将要升腾的感觉让他觉得妙不可言！

“夫君，你喝醉了！”刁氏听见笑声大惊，赶忙过来扶住颠颠歪歪的盛宣怀：“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休息？我没醉！肚子醉了脑子醒着！再说，太阳在西边还没下山，这么早休息干什么？走！”盛宣怀一把抓住刁氏的手：“我们到晚霞里去散步！”

盛宣怀在刁氏的扶持之下走进卧房，倒在床上酣然而睡。等他醒来的时候，已是正午了，想起自己的醉态，他心里很不安，甚至有点自责：在热闹中保持两只冷眼，在狂喜来临仍有一分平常的心，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自己现在能算得了什么？况且，自己早期并非顺利，考举人不中受人背后议论，创办轮船招商局与唐、徐斗法失利，后竟受弹劾被迫离开船局，随之创办矿业几乎毁家，哪一件事不让他尴尬？也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就在盛宣怀一步走红的时候，唐廷枢开办矿务局也获利颇丰，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开采煤矿上，轮船招商局的事就由徐润主管，徐润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形势，挪用轮船招商局向洋行借的巨额公款进行房地产投机，在上海共购土地三千多亩，造洋房五十多所，原想以此大赚一笔钱财，谁知不料中法产生危机，法国兵船驶抵上海吴淞，搜查进出船只，并扬言要进攻上海，

上海市里一时人声鼎沸，市民们纷纷远迁逃避，徐润那五十多所房子无人租居，更无人敢购买，投入的巨额资金无法收回。徐润面临破产的命运。职工们因船局运转困难而人心浮动，大家议论纷纷，对徐润的猜闻一时满天飞，种种风言风语，传入李鸿章的耳中，他心中暗吃一惊，生怕这事属实被朝中大臣抓住，当打击自己的材料，决定尽快派人去调查。派谁去呢？马建忠？李鸿章想起自己身边的一个心腹，一个他极为欣赏的人物，可惜他因病在家中休养，想来想去，李鸿章觉得还是派盛宣怀去好，盛宣怀也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对轮船招商局的情况较熟。

接到李鸿章要他去调查轮船局经济帐的指令，盛宣怀自然高兴，心想只要徐润经济上有问题就无论如何不放手，以报往昔的怨恨。

“盛大人，”徐润当然明白盛宣怀为何而来，他谦逊地开口了，“轮船招商局自你离开后生意就不太好做了，尤其是中法危机对轮船招商局生意影响太大，目前生意极不景气，还望多多关照！”

“不必客气！”盛宣怀微微地笑了笑：“对轮船招商局的状况我久不参闻，现在可真的陌生多了。李大人听别人说轮船招商局有什么问题，特派员前来调查。我再三说过不可能，并再三推辞，无奈其命难违，不得不奉公行事。”

“这……”徐润当然听得懂奉公行事的意思，他脸都急红了：“盛大人，本人曾借用轮船招商局一些款项，正打算向亲友借款补上，还恳望你代为陈情，暂准宽展期限，我当感激不尽！”

要打蛇，先就要引蛇出洞！盛宣怀心想。

“这个我将尽力而为，你大概借用了多少？”盛宣怀追问道。

“大概十六万二千多两银子，数目不少，我正焦头烂额，心愁不已啊。好在我亲友富者多，相信能够借到照数清结。”徐润说道。

“这么多啊……”盛宣怀皱了皱眉，“还望徐大人赶快行动张借，时久夜长，夜长梦多，望你一个月内还清借款，否则不如实相报李大人必然拿我是问，那时你和我就都不好办了。”

“一个月？”徐润头上沁出汗水，他结结巴巴他说：“一…一个月，哪能借到这么多？我的亲友在本地的少，在外地的多，你看能不能延长到一年左右？”

“这……”盛宣怀感到为难了，他说：“徐大人，李大人正等着我去汇报情况，我该如何向他汇报？”

“那你不能帮忙代我向李大人说几句好话？我对轮船招商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要不把我革职就行。”

“我认为最好只有这样了，但还得看李大人自己的想法如何。”

经查核，徐润欠款总数达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两八钱七分五厘，先期付过六千八百七十二两八钱一分，净欠银十五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零六分五厘。盛宣怀马上打报告给李鸿章如实汇报，并建议必须马上处理徐润，否则朝廷大臣知道后再处理则对轮船招商局和李鸿章等人都不利。

李鸿章接信后极为恼火，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轮船招商局又出事了！徐润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做这样对不起他的事让他感到震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我难堪！他马上上奏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给予徐润革职的处分。

“这个盛宣怀实是一个笑里藏刀。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他咬牙切齿地

骂道。徐润根本就没有料到处分来得这么快，要不是盛宣怀背后讲了他的坏话，这是不可能的！

欠数十万两银子，徐润被迫交出股票八百八十二股合银八万八千三百两，交房产永业里、三角路、镇江地、源芳街四段行息七息，合银六万七千一百五十两。经过这样一场打击，徐润家业荡然，活像一个输光的赌徒被迫离开了轮船招商局。

徐润离开轮船招商局后，李鸿章命马建忠为会办，唐廷枢虽在直隶经营开平煤矿，仍兼任招商局总办。因此，徐润下台后，盛宣怀想挤掉唐廷枢，这谈何容易！唐廷枢经营开平煤矿获得成功，深得李鸿章的赞许和信任。“我何不与马建忠联手共同对付唐廷枢！盛宣怀这样问自己，随之他醒悟了：可是这两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前者还不如后者硬，马建忠与我同为智囊圈里李大人极为信任的心腹，毫无疑问，他若崛起在轮船招商局定是我将来劲敌啊！目前，只有先走走看再说。

马建忠名为会办，实际上代替了徐润的地位。驻商局办事的人只有马建忠了。不久，唐廷枢专派何泽田任镇局总理，这使得马建忠颇不愉快，他感到唐廷枢的存在对自己在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是一个莫大的威胁。他知道唐廷枢也挪用了轮船招商局的公款，虽然数目不大，可这毕竟是自己目前唯一可以进攻唐廷枢的一个缺口。他决定再寻找一个体面的借口，然后再联合盛宣怀共同下手，他不停地琢磨着，终于想到了汉口招商局分局总理唐凤池，唐凤池经营有术，何不把他拉入总局委以重任？经过和唐凤池的一番密商，马建忠开始采取行动了。

“经营之法，务在得人！”马建忠在信上写道：“轮船招商局之败，在于过去的领导经营无方，要重振船局，当引用新人。汉口分局总理颇为能干，中外商人对他都很器重，若延用其人，必然大服人心。我想邀他人总局。他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唐廷枢离开轮船招商局。如若不能，他就打算到太古轮船公司任职，一旦楚材晋用，这就太可惜了！盛大人，这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不利，招商局需要发展必须让唐廷枢离开轮船招商局，如果唐廷枢不同意，那就追讨他的欠款迫使他离局，你以为如何？还望指示。”

盛宣怀接到马建忠的这封信把它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一看，心里一凉，其实，他对唐廷枢还是信任的，但他没想到唐廷枢和徐润一样也有经济问题、这让他感到头疼，但这样的事又不能不处理，他感到矛盾重重。

“马叔眉说的都是真话，”盛宣怀知道李鸿章特别信任马建忠，叹了口气：“我真没想到轮船招商局的徐、唐两人因私忘公，有负大人。”

“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才好？”李鸿章真不想再上奏朝廷处分唐廷枢，毕竟，轮船招商局已让他损脸两次，再损一次他这张老脸真不知往哪儿搁。最为重要的是开平矿务局离不开唐廷枢，再说又值开平矿务局新股行将上市，一旦处分下来，开平矿务局的生意必然受到影响。

“唐景星犯这样的错误诚属不该，误招商局的事，按理当严肃处置，然而他经营开平矿务局颇有良方，功劳不少，两相抵平，最好不处分他，否则，这总办受处分于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声誉脸面都必然有损。不如把他调离招商局，全心全意办矿业，令其补上欠款，这一切都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这于唐景星的面子也过得去，他必然感谢你的宽宏厚爱，在开平矿务局定将卖命干下去，唐景星是一个有污点的人才，大海吸清纳浊而下自污乃成其大，大人何不利用他做事为洋务大业添声壮势呢？”

盛宣怀说的话既人情合理，又合理顺势，李鸿章听了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办法。但是，他接着问：“唐若离局，总办一位由何人担当最好？”

“恐怕一时难有合适的入选。”盛宣怀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但又不好点破，况且在自己和马建忠之间李鸿章到底会选谁呢？目前他显然不得而知：“马叔眉新去，业务不如先让他在会办的位置上锻炼几年再让他任总办，而我又忙，也难兼任，不如总办一职虚位？大人以为如何？”

李鸿章一时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心里打着算盘：总办虚位，督办谁任呢？督办一职有权，但并不常驻局办事，他希望驻局办事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心腹为好，督办一职有权，他并不想把马建忠留在身边，而是想让他锻炼几年，想来想去，这一极权的闲职让盛宣怀兼任还是更为合适，他略一沉思：“总办暂虚，督办一职不占多少时间就由你兼任。你和叔眉之间应通力合作把轮船招商局办好！”

盛宣怀内心深处犹如六月里吃了西瓜一样感到一阵清凉甜蜜的快意，他连声应是，诺诺而退。

轮船招商局中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实际上集总办和会办于一身，局中分为八股，马建忠总管揽载。修舱。翻译三股，沈能虎为会办，总管保险。煤料。案牘诸股，谢家福管漕运，严濂管银钱股，盛宣怀对他们采取互相制约的办法，即严濂写联票，马建忠核对联票签字。沈能虎核对流水帐签字，谢家福核对月总签字，仍将流水。月总每月寄给盛宣怀复核，每季汇总送李鸿章存核。局中马建忠的作用最大，而盛宣怀的权力最大，盛宣怀舍得资本投资，他利用办电报发的横财大举购买轮船招商局的股票，目的是做到招商局内几种腔调，一个声音，集大权于一身，牢牢控制住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接手时轮船招商局一笔无从考核的烂帐叫人焦头烂额，欠债就达三百七十万两，他只好再次请求李鸿章的支持。

“大人，轮船招商局目前困难重重，欠债巨数，举步维艰，若没有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早晚肯定要破产的了。”

盛宣怀满脸愁容地望着李鸿章。

“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杏荪，你直说吧！”李鸿章开门见山。

“轮船招商局债务过多，困难重重。尤以缺少资金为最急。目前想增加资金较困难，只好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然而仍不能解决问题。我想请大人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北洋三口出口税二成，从此华商从湖北附搭局轮的货物，每百斤减为出口正税钱六钱，并免复进口税；增加运费，所欠的官款六十六万两暂缓还，洋债官债同还实在无能为力，待先还洋债再还官债，大人若肯照顾，招商局必将获得新生！”

“创业难，守业也不易！但我相信你肯定能干好。困难是暂时的。暂时的困难应尽力克服。你刚刚提到的几点要求，我看可以答应！”

李鸿章热情的鼓励让盛宣怀觉得心儿暖乎乎的，他觉得李鸿章的胸怀像晴朗的天一样宽阔明亮，无论自己将来翅膀多么丰满坚硬也飞不尽。

“杏荪，你听说过李莲英吗？”

“堂堂的内务府大总管，人称九千岁，谁人不知？”

“你知他何以为太后所喜爱吗？”

“听说他出身贫苦，”说到这盛宣怀朝四周看了看，降低了声调：“自阉人官，因替太后梳头有功得宠。”

“你说明的仅是一面，自他讨得太后喜爱后，嘴巴也灵巧多了，愈讨太

后喜欢，有一次太后病了好几天也不见好，皇上焦急不已请来御医，晚上又去请安。太后眼盯着皇上说自己病了好几天，近几日难以速好，她曾听说过用亲近的人的肉煎的药就能好，皇上明白母后的暗示，但他根本不相信这种话，一声不吭闷闷不乐退下去了。站在一旁的李莲英把这话记在心头。第二日李莲英的小太监就来代他请假，说李大总管身体不舒服必须休息几天。过了四天，太后的病终于好了，而李大总管仍然没有露面，太后奇怪，派人一打听，原来李总管叫人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和药煎了治好了她的病。而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太后感动不已，对李大总管更加宠爱了。按理，我作为朝廷要臣对太后皇上感恩不已，可那个李大总管却跟我过意不去……”

原来，李鸿章掌管总理衙门，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权倾一时，自是春风得意，李鸿章在宫廷的来往中，有点对太监李莲英不敬，他认为自己是靠真本事吃饭一步步上来的，哪像李大监不男不女靠雕虫小技攀升，内心自然瞧不起他，有意无意间就得罪了李莲英。

“哼，这合肥，不知天高地厚！”李莲英心里冒火，“得给他点颜色瞧瞧。”想罢就做。有一天，李莲英用平和的语气同李鸿章说：“老佛爷近几年想养心休性，有意静居，想把清漪园修缮一番，以便圣体安康。然而因银钱不够焦躁不已，您是她眼中最能干最重要的大臣，何不想办法办成此事？”

李鸿章一听，自己正在筹办新式海军，正愁款项不足，何来巨款修园？但一想太后对自己的恩宠，他的犹豫就烟消云散，随即打算从海军军费里拨款六七成作造园经费，也就满口答应了。

“既然大人如此孝敬老佛爷，何不进园内踏勘，走走看哪里该拆，何处该建，以便心中有数。这样一旦老佛爷问起我也好回答。”

李鸿章见他说得有理，点头赞成。谁知到了预定的日子，李莲英借口事忙不能奉陪，派了个滑头的小太监领着李鸿章装模作样在园中转了大半天。

事后不久，李莲英在光绪皇帝正怨气满胸的时候开口了：“听说那个合肥有一天带着个小谗达，在清漪园里大摇大摆地游逛了一天，山上水上玩得好不愉快……”

光绪自四岁进宫称帝，从小就慑于西太后的威风。后来自己虽然成人亲政，但是许多事还要看慈禧的脸色来办。他最忌讳的就是朝中大臣不尊重他的皇权地位，听说李鸿章竟敢在御苑禁地自游，顿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以“大不敬”下诏“申饬”。所谓申饬，就是将由皇帝派一名亲信太监捧着圣旨指着李鸿章的鼻子当众数落甚至臭骂一顿。这虽不伤肉皮，却毕竟使人感到难堪。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一时的李鸿章，怎愿受此之气？他感到自己被李莲英耍了，心里自然窝火不已却无法发作，他现在才明白李莲英老谋深算的确厉害。盛宣怀听完李鸿章述说，也感到这是极棘手难处理的事。

“大人，李莲英是太后最宠的人，连皇上也拿他无可奈何，何况我们？听说此人贪财，何不抓住他的这个特点相机而行？不如送上几百两银子，用钱消灾算了。”

“背后破财事小，当众受辱事大，以钱消侮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了。”李鸿章点了点头。

李莲英见李鸿章使钱告饶，心里也就出了气，并没有叫小太监申饬，自己做了坏事还得了好处，他也明白，李鸿章和自己都是太后一边的人，不能大水紧冲龙王庙，轻整一下李鸿章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了。

且说盛宣怀从直隶总督府回到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整顿措施，经过一年的努力，轮船招商局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振兴在望。票面值从 1884 年的五十两很快就涨到一百两以上二百两以下，盛宣怀看着自己所经营的招商局一天好似一天，他心中的快乐也一天比一天多。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他回家极少，对刁氏的情思也一天比一天浓。啊，爱，你让我热血沸腾！你是我事业丰碑上的花纹！他这么想着，一种强烈的饥渴竟如饿狮要寻找自己的猎物一样的感受笼罩着他，他明白自己必须赶快回家了。忙完后，回到家已是深夜了。

“夫君，”盛宣怀左脚刚一迈进家门刁氏就迎了上来，心疼他说：“近一段时间这么忙，你人都瘦了，还不多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盛宣怀也不说话，紧紧地抱住她，刁氏感到一种撩人的热气，她看到盛宣怀的眼里欲火熊熊燃烧！活像要喷出他的眼眶，她知道自己被摧毁和熔化的时候又要来了，……

1886 年 5 月，醇亲王奕 到天津巡阅北洋海防，李鸿章带着天津海关道刘汝翼、自己的心腹马建忠和盛宣怀一道陪奕 乘船同行视察各地炮台船坞状况，只见海面风平浪静，天空万里无云，蔚蓝的海面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之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只听见欢迎的礼炮齐鸣，龙旗在轻风中招展，舰上的彩旗使得威严的舰队多了一些节日的气氛。

一会儿，奕 带着一批人健步走上了炮台。奕 设居中落座。左边坐的是李鸿章、盛宣怀，马建忠、刘汝翼，右边坐的是英、俄、法、日、德、美等国的公使。

待大家都坐好以后，奕 励说：“我宣布，现在演习开始！”随即奕 向旗手一挥手，旗兵扬起手中的绿红两色旗，立时，三声礼炮响起，演习开始了。

将军的命令声和水兵的吆喝声响成一片，各种舰只穿梭来往，随即所有的军舰又一字排开，所有的军舰都打出旗语向奕 致意。奕 微微一笑，炮台上的人们都热烈地鼓掌。

“王爷”李鸿章开口了，声音很低：“水陆各营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各口炮台船坞等亦坚固如铁，从此以后，京师东西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岛，二千多里之间，一气联络，形势牢固，可保我朝无忧！”

“我看舰队威严壮观，不错，看来，你早期的海防实属必要。”奕 赞许地点了点头，后面的声音更低了：“难得你一片忠心，看来还可以从海军军费里继续拨出款项装修清漪园，你明白，按祖制老佛爷归政皇上，皇上为了表示忠孝之意，太后想寻个好地方颐养天年，园内的工程已动工，园工浩大，费款巨大难筹，太后说你可以以筹海军购舰海防为名，把各省寄到的筹款先借用。”

正在这时，只见令旗一变，立刻一道道水从各舰上直射而出，激溅的浪花象水龙齐刷刷地向前，只听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前方的海面上腾卷起十几丈高的水雾，太阳就犹如一条红色的金鱼在水雾里轻游，原来，这是表演施放水雷，气势十分壮观。

顿时，炮声、叫好声。掌声响成一片。各国使节纷纷起立向奕 和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李鸿章与奕 两人心中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奕 巡阅完北洋水师后，李鸿章却愁眉紧锁。盛宣怀心中奇怪，忙问：“大人，为什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是忧心忡忡啊，你别看演习得精彩，其实北洋海军船炮数量少，舰

龄老化，人力小等弱点是很明显的。”

“那大人在炮台上那么高兴又是何故？”

“强作欢颜，我不能扫了王爷的兴。况且，我要那么多外国公使来参观纯粹是为扬国威，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北洋海军的实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要求添购克虏伯新式十二特快炮二十一尊，并大修几艘主要军舰，无奈经费不足。”

“各省不是已答应筹集款吗？怎会没有经费？”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大后准备在六旬大庆之年搞隆重的祝寿大典，以海军购舰设防筹款为名，而用以修缮清俯园为实，工程特别浩大，没有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是肯定不够的。”

“一千万两白银？”盛宣怀两眼瞪得像小灯泡：“那海军不要了？”

“这也是我最费神的原因。祝寿要，海军也要，先准备祝寿后准备扩建海军，只好分两步走了，但愿将来没有什么战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外洋船炮日新月异，一旦有海战事起，恐怕就难对付了，那时大人该如何应付危局？练兵、理财，育人是一个国家立足世界的根本啊！”

“上命难违，”李鸿章说不清自己有多担心，只好把话题一转：“醇亲王对你办电报成功有深刻的印象，离别时还提到你说人才难得。他是没有看错你的。”

“全靠大人栽培，杏有永志不忘！”盛宣怀知道李鸿章每当自己有所成就必然向朝廷奏请一些赞扬的话，所以他对李鸿章感激不已。

“王爷说，两广总督张之洞想上奏朝廷把你调到他那儿当个道台，我看道台不错，你自己认为怎么样啊？”

“这……”盛宣怀没料到李鸿章提出这个让他感到为难的问题，他想到1884年李鸿章曾上奏朝廷保举他为天津海关道代理，接替病体剧危不能勉支的周波，李鸿章另一个得力的心腹，代理只是一个副道台的官职，但在任职仅四个月就开去署名，自己并没有尝到什么为官的滋味。现在这样的事该如何应付？当官可是自己一生的梦想！

“大人，我跟了您十多年了，我的任何一步的发达都和您平常的指点离不开，只要您不嫌弃，我愿永远在您的手下做事。”盛宣怀明白自己不能犹豫过久，否则态度就不坚决。这给李鸿章留下的印象就不会好，所以他说了“这”以后，大脑飞快旋转起来立刻又来了一个咳嗽，以掩饰自己：“我从来就和张大人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想到过要和他联系，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大人您。”

“杏荪，凡事以国事为重，以私情为轻，张大人想调你去，必然不会让你吃亏，我并不愿你离开我，但无论在他身边还是我身边，都是朝廷的臣子，既是臣子，就以服从国家大局的需要力上计。不过，我不会为难你，去与不去你自己决定，过几日给我一个答复就行。”

“不必过几比我现在就考虑好了，大人，我不想前去。”

“那……那好吧，你就留下来呆在我身边。”李鸿章轻轻一笑，实是意味深长：“只是周馥何时升迁难以预卜，一旦他升迁就可上任天津海关道，你必须多受委屈了。”说完，他的眼神却有点黯淡了，毫无把握的样子，其实，这个样子都是“表演”。

李鸿章是在考察部下是否真心忠诚于自己。他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有官忘

情，见利忘义的小人。混迹官场多年，他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不少，觉得官场上人大都戴着面具说话，让人一时看下到真面目，相互之间不是吹捧过多，就是互相攻击过甚，有的人奉迎拍马，点头哈腰，满脸媚色，这些人根本没有原则和正义可谈：有奶就是娘。谁有权就依附谁，是大监能叫爹，是妓女敢叫娘。前几天李鸿章看明史，了解到这样一个典故：明朝英宗时工部郎中王佑，看掌权的太监王振没有胡子，自己也不留，把浓密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当振爷问他为什么没了胡子时，王佑无耻他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我怎敢有。”想到这，他倒对自己过去无权无势时的生活有点留恋了，那时冷眼与热心都一目了然，尤最让他无法忘怀的，是自己和大哥翰章。三弟。四弟坐在一起朗读四书五经的情景，还有站在自己身边常穿一身素朴衣服因勤劳而手变得粗糙的母亲那无限期待的目光……娘！李鸿章的心开始轻声呼唤。远方的母亲干渴正直的心需要真情来灌溉呀！他甚至沉人在回忆中一时竟忘了盛宣怀，也忘了自己的现在……

“大人，您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盛宣怀见李鸿章茫然若失的样子吃惊地问道。

“啊，没什么，”李鸿章回过神来对着盛宣怀一笑，“杏荪，近来你的父亲如何？”

“我的父亲身体还好，心情也好，我虽然也忙每次回家都一定陪他吃饭，夜晚必到他房里闲聊一阵，让他解闷开心，直到他安睡以后才退出。”

“杏荪，难得你有这么好的孝心。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你。”

“大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有什么让您羡慕的。”

“这你就不懂了，我常忙于国事无法回家，哪能像你常和家人亲友相聚，真情融融啊。我那远方的母亲、已是许多年没见的了，不知她老人家还好么？”

“自古忠孝难两全，大人您的事业已在众人面前直立成丰碑，由此想来大人母亲必然欣慰不已。过段时间大人何不请假回去探望一次，以解思亲之情。”

“国家许多事都等着我做，皇上太后恐怕难给假。除非家有不得已的事，否则很难回去了。”

“大人官大事多，为国操劳无暇，反倒不如我这么自由。怪不得您羡慕我这一点了。”

李鸿章点了点头：“这就叫有得必有失啊。”

1886年7月，在李鸿章的大力推荐下，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山东登莱青兵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这是盛宣怀正任道台的开始。虽说为官，但主要仍忙于轮船招商局电报事业。

天气阴沉沉，大雨倾盆而下，黄河暴涨，山东一带水灾严重，继而郑州黄河决堤，从河南省下游波及安徽的北部，一些房屋倒塌，淹死的人难计其数。盛宣怀发动商绅纷纷捐款，盛宣怀自己捐银一万两。

1887年春，美国传声公司商人米建威来华面见李鸿章，提出在中国设电话电线传声的请求。

“李大人，请允许敝公司在中国现在各通商口岸及将来新设的通商口岸设立传声电报以及制造一些传声电传应用物体的公司，中国可以买进其中的股票六分之一，或情愿买进六分之三，我方愿送上开股一百万美元，以期双方携手并进。听说大人是中国开风气的先进人物，我们愿参加你的洋务大业，

把你的事业推而广之，并把你的威名传到世界各地，谁人不佩服！”米建威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名利双管齐下。

“这个……”李鸿章略一沉思，现在财力不足，用洋人的钱财为国家办事可谓借鸡生蛋，然而又担心洋人得中国之利，他犹豫了。“你的想法我并不认为没什么不好，但仍尚待全面考虑。这样吧，你可先与盛宣怀商量，可行性有多大，然后再报我批准。”

米建威赶到烟台官府却没有见到盛宣怀的影子。一问才知道盛宣怀正为治理山东的小清河不避风雨，饱受寒湿仍在工地上忙碌，无奈之下，他打电报要盛宣怀来磋商。

“盛大人如此操劳忙碌，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米建威一看赶来的盛宣怀有些憔悴：“大人忧国忧民，让人敬佩！”

“不敢，欢迎你远道而来，不知你因何事找我？”

“盛大人，我是美国德律风公司的代表，公司派我前来中国商办传声电话的事宜，我已面见李中堂大人，李大人大体答应，特要我前来与你商量详细节。”狡猾的米建威显然撒了一些谎。

“哦，是么？但不知你有何条件？”

米建威把自己在李鸿章面前说过的要求重提了一遍。

“恐怕这会阻碍中国电报权利……”

“只有通商口岸内设立，只传声不传字，定不阻碍中国电报权利。”

“贵方欲在通商口岸设立，英。俄。丹麦等国必然随后提出类似的要求，大家都是朋友，我不能顾这个不顾那个，不过，李大人既同意，我不会让你失望，你在中方可设立传声公司，但归我方电报局管理。”

“盛大人，这恐怕难行呀。”

“这仅是我的一面之词，你可以去问问李大人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一旦你有充足的理由说服他，他必然批准。即使我现在赞同你，也还是要他批准才行，怎么样？”

米建威走后，盛宣怀心里沉沉的如压上了一块石头。无论怎样，米建威设立传声电报公司对电报局来说是个威胁。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在中分利，他很快打电报到李鸿章，表示自己不能同意，随后附信一封陈述自己的理由，李鸿章接信想了许久，觉得盛宣怀的话有理，没有答应米建威的要求。

盛宣怀因病回到上海休息，夫人刁氏精心照料，身体不久就康复了。一天他坐在家闭目养神，忽然家人来报：“两广总督大人来了！”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同李鸿章一样，也是朝廷重臣，而且对洋务事业也极为热心，他目睹盛宣怀办事有成，觉得自己手下缺乏盛宣怀这样的实干人才，本来他想奏请朝廷把盛宣怀拉到自己身边，无奈李鸿章不同意，只好放弃。他这次前来上海当然有事。

“张大人，什么风把您吹到寒舍里来了？”盛宣怀急忙站了起来，“请，请坐。”

很快刁氏端来一杯茶，又随即退下。“啊，不必客气。”张之洞坐下：“杏荪，我向来求才若渴，想调你，无奈李大人不肯割爱让贤，你现在成了李大人手下的红人，失望之余还是祝贺你了！”

“张大人过奖了，你手下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不说十个我这样的人才找得到，而且十倍于我这样的人才也找得到，何须失望？该是我祝贺大人您了！”

盛宣怀的一席话让张之洞感到他的确不凡，早闻其声名，今见其人果然如此！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难怪李鸿章舍不得割爱了。

“张大人每日忙碌不已，为何有空来上海？莫非有大事在身？”

“无事不登三宝殿，杏荪，我想筹办汉阳铁厂，想请你鼎力相助。”

“目前资金准备如何？”

“我想上奏朝廷拨官款筹办。”

“张大人，铁矿之事我办过，但遗憾并没有什么成功可言，根据以往的教训，开矿炼铁一事最好宜招集商股商办为妙。”

“商股商办恐怕难靠。”

“大冶铁矿官办亏本的可能性恐怕很大。”

“只要管理得法，官办比商好。”

“大人，我不敢赞同你的看法，但或许你会成功。”

张之洞与盛宣怀在上海会谈了好几日，天气一天天地冷了，无奈两人分歧较大，盛宣怀向张之洞表示自己暂时无意参与创办汉阳铁厂，但表示汉阳铁厂以后开办遇到不得已的困难时，将尽力而为。话不投机，张之洞只好早日告别而去。

风不停地刮着，冬天了，叶子离开自己生活过的枝头落魄般地飞舞着，很快落在地上被新的泥土掩盖了它们轻盈的身躯，阴沉沉的天空一会儿竟下起了冷冰冰的雪，一片一片，一层一层地堆积着，那光秃秃的树一身素白，活象穿着丧服站在风中又冷得不停地颤抖。

“夫人，夫人。”盛宣怀叫道：“给我泡一杯热茶。”

可是并没有刁氏的回声。

“娘子，娘子。”盛宣怀提高了声音，“给我来一杯茶。”

还是没有人应。盛宣怀心想，怪了！莫非她病了没力气应？昨天刁氏就说她有点头晕，盛宣怀还劝她少操劳一些家务，以免劳累过度，还想派人叫医生，都被她劝说了，说没什么关系。一种不祥的预感占据了他整个大脑，他立刻跑进卧室，只见刁氏手弓脚僵直直躺在床上，两眼睁睁地却没有半点活泼的光彩，盛宣怀赶忙用手一摸，刁氏平时柔嫩的芳香的玉体竟如冰冻的石头一样冷硬，他脸色顿时发白，心儿像掏空了一样跌进一种暗无边际的虚无，天在急旋，地在速陷，随着哎呀一声的大叫，他昏倒在地……

人生是虚无不定的，复杂的世界其实也很简单，甚至原始而又无聊，一切都是过程！譬如爱，这人间至上的情，由两颗心融合而点燃的圣火，人们感到它的热烈，看过它的辉煌才觉得生是如此灿烂和美好，因为大耀眼的光，一旦熄灭了火，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只剩下一团灰烬，周围没有了半点生机！天空像坟丘一样被盖在了大地上，本来明亮的生活这个时候反而显得比什么时候都黑暗了！其实，失去的太多是个人的不幸，而得到的太多又是社会的不公，得失之间永远不会有相等式。同时，在另一方面，在光亮中人们往往对事物视而不见，或者见而看不透它背后的一面，或许，只有在黑暗中的人反而容易看得仔细清楚。

“人生是有限的，宝贵的尤为短暂。一切都在虚幻之中，我拥有过醉心的美丽，现在我没有了反而觉得自己连魂都一块儿失去了、除了一个空壳还能剩下什么？这个世界真如一座空荡荡的破庙！啊，梦！总以为梦会开花，谁知在现实中往往碰得只有残碎！”盛宣怀悲切地喃喃自语，随后是一阵旁若无人的狂笑，又晕倒过去，把站在身边的盛康吓呆了。

“宣怀，宣怀！”盛康泪水长流，不停地叫喊。

过了好一会儿，盛宣怀终于醒了过来，一双茫然的眼睛好像谁也不认识似的，恍若隔世也不知自身何在。

盛康的担心去了一大半，自己的儿子孝顺让他满心欢喜，但他那痴呆的表情又让自己难以定心，刁氏贤淑达理，勤劳持家是一个难得的好媳妇，看来只有厚葬才能给他和自己有一点儿安慰了。于是他决定厚葬刁氏，并派人四处打听，想寻找一个能和刁氏相当的美人做盛宣怀的夫人，这都是后话。

安葬刁氏以后，盛宣怀仍呆在上海，李鸿章来电劝慰保重身体，不要忧伤过度，在接到李鸿章电报的第三天，轮船招商局汉口分局总办施肇英来信报告：正在招商局振兴在望之际，太古企图挤垮招商局，太古开始了跌价相争，怡和也以降价相斗，他向盛宣怀请示该如何办。

盛宣怀想起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相斗的情形，那时招商局势不如旗昌，可新成立的公司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当时公司上下一心颇能相争，可现在形势不同了，太古实力远强于旗昌，经营有道，且招商局元气并未恢复，面对强敌不能硬攻，否则只能败得更快更惨。

既然无能与太古刀枪相见，也罢，只要身后不是深渊，退一步未尝不可，

退一步海阔天空！盛宣怀这么想着，他和马建忠商量后决定：派陈猷前去与太古公司谈判签订齐价合同。

然而由于太古轮船公司要价过高，陈猷与太古、怡和之间的谈判并没有成功。

太古代表杯士轻微一笑：“陈大人，既难说合，只作分手，敝公司只好奉陪到底，戴着脚镣手拷跳舞比没有舞跳要好，一旦摔倒下去轮船招商局就爬不起来了。”

陈猷心中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不能强驳，只是提醒道：“三雄相斗，非死即伤，杯士先生，这种状况对三家公司来说都是不利的。”

“哈哈，”杯士由轻微一笑变了一阵狂笑：“我公司久经风雨，区区一搏只会让人们再次目睹它的雄姿！怎么，你是不是很想瞧一瞧？”

怡和代表麦机嘉小克锡知道自己公司实力与轮船招商局实力不相上下，一旦三家撕破脸进行赤裸裸的竞争恶斗，怡和与招商局必然遭殃！于是他连忙劝道：

“杯士先生，太古实力雄厚，轮船招商局也实力不薄，三虎相斗必有一伤，这样数下去谁能获利？敝方并不希望这种有伤和气的局面出现。”

“哼，”杯士鼻子冒出一股冷气，他用挑衅的眼光看着麦机嘉小克锡：“在我们的眼里，怡和是实力最好的公司，没想到它的代表说起话来倒一点不弱。这反倒让我们怀疑自己原先的判断是否错了？”

麦机嘉小克锡满脸通红：“杯士先生，敝公司外干中强，比你方公司外强中干要好！”

“若不满意我方要求，那就等着瞧吧。”杯士没想到自己一向轻视的怡和公司竟有人敢说这种话，他怒气冲冲甩下一句威胁的话就傲慢地拂袖而去。

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一场杀价竞争开始了。

太古开始降成七八折，继而五六折三四折，最后竟跌至一折甚至五厘，形势非常危急。盛宣怀想到了郑观应，可惜郑观应人已不在招商局，因参加抗法战争而上了前线。郑观应 1885 年时准备从香港转往汕头、厦门察看形势，谁知一到香港就被太古轮船公司拘禁于香港，起因是为赔保杨桂轩欠太古货款。原来，经盛宣怀的力保，郑观应决定脱离太古轮船公司时推荐他的同事太古买办杨桂轩代替自己。郑观应与李秋坪、郑廷江三人同保杨桂轩，杨也答应每年将利的十分之二酬谢郑观应。但郑观应万万没有想到这却为自己埋下了祸根。那个杨桂轩于 1882 年二月接替郑观应后，不但答应给郑观应十分之二的利润丝毫不给，而且欠了太古巨款，他挪用太古公款开设茶栈，并挪调款项回家建造房屋，不料他的动作被公司老板发现，一查竟挪用了十几万两银子，杨桂轩事先得到风声自己一逃了之，可保人郑观应对这些却一无所知。按照西方惯例，被保人如有亏欠事，保人须为代赔。而同保人有无力者即归有力者代赔。这就连累了郑观应。郑观应忙于抗法事宜的时候，太古公司即多次追索赔款，郑观应一时无力偿还，太古乘他在香港登岸后不久将其拘禁了起来，经过一年多的折磨，郑观应精疲力尽，后来虽获脱离，可这时的他已是贫病无力了，正在澳门过着无所事事的隐居生活。

盛宣怀把想请郑观应出山的想法向马建忠提了出来。

“唉，恐怕难行，郑正翔已很穷了，若他进招商局，恐怕会有人向他索债，这于招商局的生意影响恐怕很大。”马建忠忧虑他说。

公司内部的人也纷纷反对郑观应入局。并提出郑观应如再入局各司事当即告退！

“诸位，”盛宣怀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正翔的确欠了债，这对轮船招商局生意有不利的一面，但人才难得，轮船招商局没有你们这些人才是站不住脚的，但没有正翔先生，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也就会缓慢了许多，尤其在目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须知郑观应曾在太古工作多年颇有所为，深知太古的利弊情形，请他回来必将对轮船招商局大有帮助！一句话，郑正翔所欠的债与他实际的经营才华相比是一个区区小数，所以我想请他出来。”

陈猷说：“太古总理晏尔吉说正翔欠款未清，并扬言若郑入局将永远斗下去，不如暂缓入局怎样？”

“据我所知，晏尔吉与郑观应在太古同事的时候，就说过除了他和郑观应外其它人都不知船务利弊，话虽猖狂，但这恰恰说明他为什么害怕正翔入招商局。”盛宣怀据理力争。

大家说不过盛宣怀，马建忠心想关键时刻多争无益，且正翔的船务才华的确无法否认，说不定郑对轮船招商局将大有作用，他由原来的反对变成赞成，别的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天津，盛宣怀，马建忠、郑观应三人密谋商谈。

“正翔，辛苦了！远道而来不易啊，经过多日的考察，招商局等着你的意见呢。”盛宣怀说道。

“多谢盛大人、马大人的关照，既来之则会竭尽全力以图报知己。”

“来来来，”马建忠提议：“我们边喝咖啡边说。”

马建忠向郑观应请教如何对付太古逼迫对方签订齐价合同的方法。

“和议有何难？古语说得好，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没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讲和的，这话千真万确，势均力敌而后和议才能持久。目前情况下只有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实力。”郑观应说。

“如何增强实力？”马建忠问。

“从内部来说，领导职工上下一条心拧在一起，共同奋斗，抓好管理，以图自强；从外部来说，太古所恃潮邦生意彼独占有，要与太古竞争，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把潮邦生意揽过来。我与朝邦生意场上熟人多，关系也较深，可以影响他们。”

盛宣怀两眼放光：“你说的极有道理，我深表赞同，管理方面具体从哪几方面下手才好？”

郑观应胸有成竹，他慢悠悠地开口了：“第一，轮船招商局旧船过多，应适时添置一些新船，像月新、拱北、镇东等旧船只会降低竞争力，宜增加像新济、新丰那样载货多、吃水浅、烧煤少的大船二到三只；第二，招商局有些货物被别的轮船公司揽去，我发现是由于招商局轮船装货船舱的设备不如别家的好，这样客商在装运中受的损失不少，自然不愿装招商局的船，我建议把船舱改成适应客载的要求；第三，应招罗货物揽载在行的人。我从澳门到广州时就听到广邦说招商局价格单调呆板，没有适时的变化。由此看来，招徕这些精明的人是经营商务的一大要事；第四，防堵船上船主减报搭客数目的漏洞，罚赏一定必须严明，一旦发现少数漏报船主，就开除出局！如无作弊之行，查年终比上年载客多，即酌量提奖船主，这就可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五，轮船来往周转要调度得法，要避免满载而去空载而归的缺陷。例如运漕船到天津卸位后不即回沪，而到牛庄去装货南回，牛庄饼货源充足，

可见对牛庄货物流向和其他各地商情的了解有限不利于轮船调度得法。总而言之，过去管理中的种种弊端限制了招商局的实力增长，现在是加以刷新振作的时候了。”

“正翔精于商务，熟悉船局情形，所提出的几点，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船务人才，待我奏与李大人任你为帮办以助招商局。”马建忠一听果然佩服。

“这样最好，”盛宣怀随声附和道：“我早就说正翔这样的人才太难得。现在三家公司彼此相斗，九江、汉口、福州等局可以抓紧夏秋新菜上市的机会，尽力招徕，与各栈家暗中商议，使货物全装局船，给予全年一成回扣，直到齐价合同签订为止。另外，我们可以请李大人与总署、户部商定酌加厘金，把客商所省的运费暗加到厘金之上，把这其中部分运费厘金酌贴一部分到轮船招商局。”

“你们的方法都能增强招商局的竞争能力，应该马上采用。”马建忠放下了手中的杯子。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轮船招商局在竞争中终于站住了脚，这就迫使太古轮船公司重回谈判桌，轮船招商局，怡和公司、太古公司三家代表重签齐价合同。这样，1890年招商局面值50两左右和百两股票，后来涨到了一百四十两以上，轮船招商局获得新的生机而迅速发展。

轮船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齐价合同的签订，实际上是垄断同盟的形成，而这三家以外的船只被三家统称为“野鸡船”。在齐价合同签订之前，这些野鸡船生意比其他家多了客源流货，夺了这三家的生意。

“野鸡船有不少中国小船，多数还是一些外国洋行企业的小船，这些小船都损害了招商局的利益，为了大局的需要，宁可错排挤二条小华船，不愿使三条小洋船漏网！”盛宣怀说。

“杏荪，华船少，可否暗中放一网，专门打击洋船？”马建忠问。

“这样行不通。若太古、怡和专门打击小华船而不打击小洋船，最终又会演成三家大战，得失轻重一见即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网打尽了！”

“如何一网打尽？”马建忠问。

“让它们无利可图就可使它们规范。可和太古、怡和联合向祥古、耶松二厂提出不准装做或修理野鸡船。否则，三家将联合成立一个船厂相胁，这样二厂必然满足三家轮船公司的要求，这样下去，野鸡船必然无力经营，然后三家公司各尽力收购它们以归节制。”

陈猷说：“前段时间太古、怡和都是轮船招商局最大的敌人……”

“要做生意，只顾现在和将来，利益才是轮船招商局最永远的朋友，现在三家联盟，过去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太古、怡和暂时不是敌人了，必须维护我们共同的大局利益。”

招商局商业兴隆，盛宣怀自然心里高兴。刁氏去世以后的第二年，盛康派人帮忙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庄氏作宣怀的妻子。庄氏生得洁白粉嫩，带着处女那种纯真的娇羞，宣怀久混尔虞我诈的商场，人情的真真假假让他感到心累不已，庄氏的纯真让他找到了一个清新的境界，他感到自己久枯的灵魂又开始鲜活了。

啊，我要的就是进攻！就是开拓！就是侵犯！然后，端自己的枪在原始森林的深处激烈扫荡！他想到这，竟两眼痴迷地看着庄氏，庄氏这颤巍巍的花朵，何时曾经历和风细雨的滋润？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盛宣怀看她那

模样更是喜爱，用手轻轻抱住她的身躯，一个手指宛若带电一样在她左手背面开始沿手臂向上游行，庄氏感到一种轻麻激颤的感觉在周身四处放射，随之手指沿着颈骨向后脑上移，到头顶那乌云里的头发上时，他改用手掌轻轻拍了一下，她感到自己内心深处开始湿润了，一种湿润柔软的感觉使得她的双眼无限生动，盛宣怀开始感到一种迷失，他觉得庄氏像一条船载着自己在银河里沐浴着金光，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才回到了大地，盛宣怀看见三角洲的半边天都布满了红光闪闪的朝霞……

“啊……”盛宣怀对着鬓乱腰松的庄氏说：“你作为一个女人的时候已经降临了，让我们共同祝福这霞光沐浴中爱的早晨吧！”

庄氏早已骨儿酥软死去了一般，盛宣怀的话她听见了却无力回答，过了好半天时辰她才缓缓睁开眼睛，轻轻地吐了口气，发现自己在盛宣怀眼前玉体全裸，她急急地拉了一件衣服往自己身上一遮，娇羞地叫道：“把脸背过去，在我穿好衣服前不准看人家！”

“好，好，服从你的命令！”盛宣怀转过身，开心地笑了起来。

“没羞！”庄氏穿好衣服后在他耳边轻语：“下次这样可饶不了你。”

“夫人饶命！”盛宣怀举起双手“投降”，装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假正经！”庄氏拉着他的耳朵一笑，嗔了宣怀一眼。随即又靠在他的肩上：“好累又想累，真说不清啊，我现在的头有点晕。”

“那夫人就好好休息一会儿。”宣怀把庄氏抱在怀里，用手顺便摸了摸她的头，温度也还正常，随即放心地扶她上床休息，不一会儿，庄氏竟睡着了。

钱有了，名声有了，美女也有了，可官位并不高，啊，我那早年考场的挫折使得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道台，高官的台阶在什么地方；难道除科举别无它途？不，要做高官，只有以做大事为台阶了，洋务的许多事正等着自己去做哩，他心里想着，想来想去李鸿章对自己太好了，没有半点对不住自己的地方，嫌官小是因为自己心高气傲的缘故吧？可是，很快他又对李鸿章不满，心里醋意大发：“作为轮船招商局督办不常驻局，名为会办的马建忠实际上集商总与官总于一身，一定程度上兼领督办之权，许多檄文李大人令马建忠起草办理，是不是不放心我了？是不是马建忠在李大人面前说过见不得人的坏话？论官马建忠早于我当道台，论文化，他是留过洋的人，而自己……怪不得李大人会更喜欢他！对了，他还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还兼揽宁海金矿啊，我该想办法给他的野心动点小手术……

他先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表示轮船招商局在自己和他人的努力下终于获得成功，近因身心过累，恐难扶持，目前自己想告退了，督办一职请另选人代替。他惴惴不安地等着李鸿章的回音，他既盼李鸿章的回信，又怕李鸿章以此为借口以马建忠取代自己。

结果还好，李鸿章来信告诉他须多珍惜身体好好休息几天，轮船招商局目前的成功和他的努力离不开，不可言退。盛宣怀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了，可他总觉得马建忠是自己最大的一个威胁，平静的心又开始焦急起来，自离招商局，马建忠的活动自己无法了解，何不在他身边收罗亲信和布置密探？

马建忠学贯东西，是李鸿章非常器重的外交人才，在洋务运动中也颇有亮色。盛宣怀心高气傲，想做大事兼做大官，但为人却平和圆滑，故能团结对自己有利的人，而马建忠虽不傲物却颇恃才，无形中在轮船招商局就没有拉紧一批人，他和招商局会办沈能虎素不相和，矛盾很多，盛宣怀写信给沈

能虎要他将局中事务随时函告。局中人如犯有过错，尤望随时密告，沈能虎自然明白，一切照办。但一时也没有抓到马建忠什么把柄。

马建忠任总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李鸿章任命他为总办。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自己的心腹之一，在轮船招商局和海宁金矿都干出了一点名堂，对他寄以厚望；另一方面，适逢上海机器织布局多事之秋，希望马建忠力挽狂澜能给织布局带来新的转机。

李鸿章一想到上海机器织布局就头痛。

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了上海虹口一家银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经办。李鸿章起初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彭汝琮为总办，由于彭汝琮独断而不相谋，与郑观应关系不和，在开办织布局的方针上、定购机器上、购选厂址以及造厂规模方面措置不当，在招集商股上又没什么影响力，甚至连房租食用等日常开支也要郑观应代筹才能应付。郑观应一气之下要求辞职获准，彭汝琮也因把织布局弄得无法开支而受到李鸿章的斥责，说他“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没有置措之能”而将其辞退。

李鸿章随后委派浙江侯补道戴景冯、吴仲春、龚寿图办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但这几个人都是官僚子弟出身的花花公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主持局务一年的时间里，在商业界又没有号召力，招股集资的工作竟毫无进展。

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对上海机器织布局再次进行整顿。改由翰林院编修、镇江官绅戴恒出面主持。戴考虑到以往集资的教训，坚请郑观应入局，想利用郑的声望和影响招集股金，郑观应提出让经元善入局作为再次入局的条件，李鸿章一一批准，这次招股集资非常顺利，筹建布厂的步伐也加快了，但不久随之而来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的商人和行号纷纷宣告破产了！而总办郑观应在收到商人股本后，挪用了4万多现银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他把股票抵押到太吉钱庄却又长时无钱赎回，钱庄多次催还没有回音，不得已上告朝廷，入股的商人恐慌不已，纷纷要求退还股金。

在这种毫无起色的情况下，李鸿章决定派马建忠接办局务，并允许他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作为周转基金。马建忠接办后，付旧款，添新机，修造厂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忙个不亦乐乎，终于使织布局顺利开张了，开张时机器有200张到300张，每天织布500匹到600匹之间。这样的生产规模从洋人手中夺回的利益最多仅是九牛一毛而已。所以他很想从扩大生产规模，争取调一些人才进布局。两方面着手办理，第一件事他向李鸿章求增资金，李鸿章答应了。第二件事呢，他想调招商局会办善于理财的严澂进织布局，于是马建忠请李鸿章下调令，沈能虎得到这个消息，赶快飞电告诉了盛宣怀，盛宣怀即飞电沈能虎要他告诉严澂说有急事，请他借个公差机会到上海相商。

“盛大人到底有什么急事啊？”严澂接到沈能虎的报讯后疑惑不解。

“芝眉，我也不知道，但你想一想，盛大人让你当会计管理银钱，自然信任看重你，何不找个借口到上海去一趟？”沈能虎说。

“可是，盛大人不是在烟台，他怎又跑回上海了？”严澂愈发不解了。

“这你可能不明白，前一段时间盛大人回上海家娶亲，我想除了有急事外，他恐怕还想补上欠你的喜糖和喜酒吧？”

“哦，”严澂睁大眼睛，总觉得事来得蹊跷，“不过，反正马大人想调我进织布局，正好我想向盛大人询问一下情况。”

“那你就快去吧，等到调令下来就晚了！”沈能虎催促道：“假我代你请了，请放心上路去好了，反正这几天闷在局里也没什么事，权当出门散散心好了！”

“正想着你在路上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来了！欢迎！欢迎！”盛宣怀用手示意请坐，一边热情寒暄：“近来身体好吧！忙不忙？”

这时庄氏已袅袅而端上来了两杯热茶放在两人面前，只见她轻启朱唇，微微一笑，浑身上下焕发着热烈迷人青春的光彩。

“请用茶。”盛宣怀说道。

“哦，好的。望着庄氏背影的严濛回过神来，脸上却一片平静，端起茶杯觉得上面还留着女人的芳香，他喝了一口，味道确实不错：“刚才太渴，路上热得喉咙冒烟，喝了茶嗓子就清爽了，近来局里没什么事，只是身体偶有小病无碍大体。”

“轮船招商局工资收入怎样？”盛宣怀迂回曲折，并不想直接奔入主题。

“自然可观，职工领导皆大欢喜，还是盛大人马夫人与郑大人领导有方。”

“听李大人说马眉叔想把你调进织布局，有这么回事吗？”

“有这么回事，我还想就这件事向你求教呢？”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轮船招商局生意兴隆，大家收入可观这是招商局内的人谁都明白的。而织布局目前没有什么起色，厂小利微，不但没什么丰厚的收入，且没有一点发展前途，唉，我真不明白马大人为什么想调你去那儿受苦？谁都知道，招商局的成功也有你的一分功劳啊。该是享受成功喜悦的时刻了，谁知马大人却叫你织布局兼办去干费力不讨好的事，织布局的挫折你肯定比我知道多，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原来我命你为局中会计，他就有点不满，不知这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我也不明白，犹豫了许久，不想去又怕必须去，一旦李大人下令来了，我不去也要去了。”

“这你放心，李大人胸怀开阔，从不强人所难，我可以请他别听马大人不成熟的建议，只要你自己不愿去就行了。身体重要，心血不可多用，还望你以身体为重，保护好自己，以招商局为高立足点，发展你自己。”盛宣怀缓了一口气，继续说下去：“马大人以布局为重，商局为轻，以争气为重，公事力轻。分不清重点方向，自己迷失还可能连累了你，我是替轮船招商局操心又替你担心，以免这边人材两空而织布局那边人才未得所用，你自己认为如何呢？”

“聆听之下，茅塞顿开，仰见宪台垂爱之深，无微不至，极为感激！我将遵命照办与招商局同荣辱共始终。”严濛没想到盛宣怀替自己考虑得这么周到，心里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谈完两人休歇了一会儿，随即开始午餐，美味佳肴，猜拳行令，虽不热闹闹，却也气氛融融，自有一番情趣，两人尽兴方散。

马建忠多次找严濛会谈调动的事，严濛都以自己身体不好为借口拒绝离开招商局。

“我又赢了一个回合。”盛宣怀喜滋滋他说道：“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是吗？”庄氏刚刚沐浴完毕，轻轻一笑算是祝贺的礼物，但她并没有多少心思听他再讲下去，一旦尝到魂消的滋味，心里就总盼着下一次，下一次也就成了永远的下一次。这时她花心滴露，情浓意动，一双眼睛像西湖的

水一样情波涟涟，自有说不尽的旖旎。

“你这容色秀丽，诗意清新的人儿，你的身躯就是我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请让我的灵魂到你的丛林深处作人生中最愉快迷人的旅游吧！”盛宣怀看着情电频频放射的庄氏同样情不自禁发出了热烈的响应。

花开的声音……盛宣怀的热烈与强劲使庄氏觉得自己洁白的身躯如晶莹的雪一样完全融化于水，开始在强烈中如波纹慢慢地扩大着，所有的雪水都在随之又在热烈中升华为一种看不见的蒸气并淋湿了天上的红太阳……

就在这事一年以后，马建忠曾将江苏漕运费五万两银存于旗昌洋行，存单上写明的是“收到马建忠”字样，但当旗昌倒闭之际，马建忠嘱咐招商局翻译葛仕改写为“收到轮船招商局”的字样，公款存单用私人名字是错误的，旗昌倒闭担心败露而进行偷改则是欲盖弥彰，错上加错！沈能虎从葛仕口中探得这个消息，马上飞电向盛宣怀报告。

“啊，机会来了！”盛宣怀心中大喜，“是总攻的时候了！可是我不能冲锋陷阵，如果我亲自向李大人告马建忠的状，李大人必不欢喜，而且以后定然防心重重，这样去了别人也等于打了自己，也罢，只宜幕后操纵！”

他去信函一封告诉沈能虎如何对付马建忠……

沈能虎接信后，马上向李鸿章告状，还在信件中控告马建忠欠公帐银一千三百六十余两以加重其过，李鸿章得知情况后并没有派人追查马建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轮船招商局的大局就行。

沈能虎这才知道扳倒马建忠并不容易，于是他采取第二步行动。他联合严濬、陈猷等关键人物多方严峻陈词，李鸿章一看这么多人对马建忠有意见怕问题扩大了，终为所动，命令马建忠暂离招商局，清理侵挪各款、角斗的结果，盛宣怀坐收胜利的果实。

马建忠刚一离开，盛宣怀随后就到了招商局。

“子梅啊，马眉叔离开后，总办就是你的了。”

“盛大人足智多谋，我实在甘拜下风，马眉叔离局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了。”

“树折根在，有根就会发芽，何不连根挖出以免后患？”

“您的意思是把局中马建忠的人马统统地撤除？”

“不错。”

“可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找何借口？”

“任何人都是有缺点的，欲加之害，何患无辞！量小非君子，手软非丈夫，在君子与丈夫之间，后者更有现实意义！另外还有一点，如果你想当总办，总得使马眉叔不能返回轮船招商局为原则，你不要忘记，李大人只是令他暂时离开！”

“那该怎么办？”沈能虎觉得自己高兴过早了。

“招商局统统成我们的人马后，就说马眉叔像徐润一样从根本上败坏了招商局。”

“这……”沈能虎吃了一惊，马建忠虽犯有错误，但功劳贡献却还是要大得多，这样的话也能说得出口？

“别犹豫了，否则前功尽弃，要不现在我们把马眉叔彻底赶出招商局，要不我们等着将来他赶我们彻底离开招商局！假话能迷惑人，往往比真话更有力量，不说假话办不了真事，更做不了大事！”

“可是……”沈能虎还想说什么。

“竞技场没有真话假话之分，没有对或错可言，唯一可以分别的是胜利者与失败者！”

“盛大人，我完全照你说的话办！”

不出一个月，马建忠的一班人马，不是因轮船失事身不在船上而致有人落海，就是因为装载违禁品火药未报局，或者因为其他失误，一个个被开除出局，一场大清洗后换上来的人都是盛宣怀的亲戚、朋友。有关马建忠败坏招商局的消息不腔而走。沈能虎虽然最后为总办，但他感到盛大人的心像大海一样宽广迷蒙而又清浊并存，自己整个人都不过是其中的一朵浪花甚或仅是一滴水，如果不好好地听从命令，那么这朵浪花或一滴水就会“干”了，从此他对盛宣怀恭敬有加。

且说马建忠离开轮船招商局致力于织布局与金矿的事务。上海机器织布局后拨来款项 40 万两白银开支完了，马建忠打算向外国洋行或钱庄举借外债，李鸿章开始担心了。

“我在天津想筹措经费，但人们不相信你啊。你办事一味空谈，不能处处忠实，以后你还是开金矿并和一起开拓外交吧。”

“那织布局交给谁办？”

“这个？还没多想，你说呢？”

“杨宗濂接我较合适。”

“那就由他办吧。”

杨宗濂是盛宣怀的朋友，也是李鸿章的心腹之一，但由于忙于北方业务无法脱身，实际主持人由他弟弟杨宗瀚承担。在杨宗濂兄弟的支持之下，上海织布局生产规模得到了扩大，织布机增加到了 500 余张，工人达 800 多名，年产洋布 5000 包，随后设了附属织布局的纺织厂和纱厂各一个。布局所属各厂生产斜纹布和原色布，产品广为传销，1893 年 10 月以前，商人股本的红利达到 25%。李鸿章决定扩大规模，他请远在英国伦敦的薛福成迅速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新式细纱机一百部，准备大展宏图。

1893 年 10 月，上海织布局清花车间的织布机以每分钟 104 转的速度飞快运转，一个硬物碰到了飞转的机轮，火花飞溅，落到了松软的花絮上，于是火苗窜燃，浓烟纷起，火势熊熊，迅速蔓延到全厂车间，局内外国技师罗星登请求租界的消防队立刻救火。

“怎么，你吃了中国人的饭就是中国人了？”蓝眼睛的消防队长冷冷问。

“NO, NO!”罗星登说：“大火将烧死不少人，请从人道主义出发救救他们吧。”

“人道主义？哈哈，你是哪来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告诉你，在中国必须讲霸道主义和钱道主义！”

马星登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

织布局翻腾的烈火之中，传来妇女的喊嘶叫声，整个楼房看来都快化为灰烬，化为灰烬的还有工人们的工作和杨宗濂的希望……

“我拿什么向李大人和大家交待呀！”杨宗濂纵身要在久海里跳，准备与厂同归于尽，身后随行的几个人赶忙拉住他的衣服，只听“嘶”的一声杨宗濂的衣服露出了一个洞口，大家赶紧抓住他的手：“杨大人，人死不可复生，厂毁还可复建！”

数千中国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

盛宣怀听到这个消息，心痛不已，既为自己的朋友伤心，也为人中死去的同胞悲痛，更为洋人消防队见死不救而痛恨不已，“我们的灰烬就是他们的希望，我们的灾难就是他们的财富，我们的同胞的生命在他们眼里不如小草，见死不救，文明何在？天理何在？这与四足禽兽何异？”

“没想到，没想到！”李鸿章摇了摇头，李鸿章在织布局遇到挫折后没有后退，因为织布局的丰厚利润和与洋人争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吸引着和促使着他产生重整旗鼓的决心。杨宗濂必须退出了，谁能办好织布局呢？他决心电召盛宣怀试试。

“李大人，织布局还想办？”盛宣怀问。

“火灾烧掉了厂房，可我们的信心并没有化为灰烬，布局织出的斜纹布和原色布在宁波、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烟台、牛庄、天津等通商口岸市场需求很旺，充分体现了与洋人争利的宗旨，”李鸿章看着盛宣怀，顿了一下才说。“我认为织布局万万不能停止，不能迟延！我看你对商务、洋务还能刻苦钻研，你有把握再办一个织布局么？”

“大人之命当万死不辞！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纺棉纱获利甚厚，织布局必须重新开始，大有赚头。但筹建新厂筹款恐怕艰难，需要大人的大力支持。”

“这个可以，只要你筹办有方就行！”

盛宣怀接手后，第一件麻烦事就是结束前帐，布局款二十六万五千余两，商股五十五万四千余两，其他公私股份约二十万两，经过中西两方人员估算，剩余残物最多值十余万两，他打算对所有的官款以后建厂盈利时慢慢还，而这十万两先全分摊给商家，按旧股一千两先摊两百两，其余八百两，待获利时归补。为了筹建新厂，他号召上海、宁波、苏州三地绅商认购股份六十万两，另从电报局、招商局挪补巨款，不到两个月，就筹得款额百万两。

为了吸引商人，减少织布局的官味，盛宣怀决定把局改为厂，以示商资取名为华盛纺织总厂。

总厂 1894 年部分投入生产，有布机 750 架，工人 4000 多名，当时的《捷报》评论说：“上海织布局已于去年十月十九日被焚，这次火灾并没有阻住中国工业的努力建设。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织布厂建起来了，并于上星期开工，棉花已入厂，预计数日后即可出纱。旧局有布机五百台，纱锭二万五千枚，新厂现有布机一千五百台，纱锤七万枚。”

“阻力是很大的，但我将以所有的毅力、魄力、财力、能力在荆棘丛中踩出一条大路，然后再拓展成金光大道！”盛宣怀满怀信心地对庄氏夫人说。

朝鲜是一个小国家，长期处于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朝鲜国小，战略地位却极为重要，中朝国境毗连，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清朝又与朝鲜维持着宗主蕃属关系。

日本是靠近朝鲜的一个小岛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但日本统治者野心却很大，一心想做的事就是要征服朝鲜和中国，然后进一步征服整个世界。

首次提出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狂妄计划并付诸实际行动的当推丰臣秀吉。他刚完成日本的统一就企图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和印度，最后定日本国都于北京。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1592 年，丰臣秀吉出动陆军 19 万人，水师 9000 人入侵朝鲜，随之 1697 年又出兵 14 万，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德川幕府时，具有侵略扩张思想的人物多如牛毛，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岛津齐彬、吉田松阴等等。其中吉田松阴影响最大。

究其原因，一是他提出了赤裸裸的阴毒要求，“为今之计，后该夺取朝鲜、中国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日本将无往而不胜！”二是他的思想像流行病深染了一大批学生，而这些学生中就有木户孝承、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后来以实际上的行动成功侵略了中国的人。

明治天皇（1852~1912年）明仁，崇尚武功，好勇狠斗，对剑术马术、角斗术无一不精通，一年四季都穿着旧式军装，常爱口衔“三八”枪子弹壳制作的烟嘴，昏昏然地吞云吐雾：“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在他统治期间，日本政府提出“大陆政策”，确定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第四征服中国，第五征服世界。

1875年，日本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日本军舰“云扬一号”于这年的九月擅自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海防军向日本军舰发炮警告，日舰不但不听，反而气势汹汹攻毁烟台，并企图攻进城内。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以追究责任为名胁迫朝鲜订约通商。

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侵略行动激起了朝鲜人民的反抗，1882年7月，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闯入王宫，王妃化装逃走，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显乘机掌权，史称“王午兵变”。

“王午兵变”后，日本政府加快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步伐，并在朝鲜大力培植亲日势力。1884年12月日本策动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劫持国王，组成亲日政府。保守派大臣金允植等亲至清军驻地请求援助，留驻汉城的庆军由吴兆有统带，袁世凯受命力总理营务处，他们率兵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派，救回被劫持到宫外的国王，恢复保守派政权。金玉均等逃跑到日本。

1893年10月，日本法相兼陆相山县有朋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为了不久的将来对俄作战，必须首先确保能夺下朝鲜这块战略要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尽快寻找机会对清作战，一切都在酝酿之中……

“金樽美酒干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落泪，歌声高处怨声高”，歌声悲壮激昂，只见一个矮小精悍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的汉子挥了挥手大声说道：“尽灭权贵！惩办贪官！逐灭洋倭！”

“尽灭权贵！”

“惩办贪官！”

“逐灭洋倭！”

起义的士兵们随声吼叫，顿时地动山摇，响彻云霄。

“将军们！士兵们！我们起义部队已达20多万人，已控制了全罗道、庆尚道等大片国土，官军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活捉国王！”

“活捉国王！”又是一阵雷吼，随即掌声如潮。

1894年1月，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农民起义，那个矮小精悍浓眉大眼的汉子就是起义军领袖全奉准。

朝鲜起义军的消息很快传入日本首相府，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脸上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

“首相，机会是不是来了？”外务卿陆奥宗光问。

“你说呢？”伊藤博文反问一句。

“依我看这是一个难得机会，但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机会，我们何不邀请清军人韩镇压叛乱，这正言顺，断然不会引起清廷的怀疑，然后借以保护我国在韩的侨民出兵前往，寻找一切机会迫使清军与我们开战！”

“你的看法甚合我的心意。”伊腾博文点了点头：“不过，军队到韩以后，如何挑起事端？”

“这个好办，你就放心好了！”陆奥宗光自信地一笑：“我认识黑社会的头领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此二人精灵多计，何下将他们派去；一旦出事，其又非政府人员，清廷何至怀疑到我们身上？”

“妙，妙。”伊腾博文笑了：“那就赶快行动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过必须注意多玩点花招，千万不能让清帝国明白我们的真实意图！”

恰在这时，日本黑社会头领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求见，陆奥宗光曾与陆军参谋部次长门上操六密商过派谴暴徒到朝鲜混入东学党义军之中放火的事，就将他们请入会客室。

“的野先生，内田先生，”陆奥宗光神色庄重地开口了：“现有要事请你们做，我想你们也乐意做，日本对中国开战的时机已经来到，但尚未成熟，我们想请你们做点火者，一旦大火点燃，灭火就是我们的任务，大日本皇军将立刻赶赴现场进入攻击阵位！”

“我们该如何点火？”的野睁大了眼睛。

“为帝国出兵朝鲜寻找借口，要设法怂恿中国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之乱，巧妙地把中国政府拖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中。”

“可是清朝不会出兵了，因为起义军近期伤亡极大，朝鲜官府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完全取胜。”内田良平说。

“这正是我要找你们的原因！你们的行动是先打进东学党帮他们扩大军队人员和增强军事力量，使得朝鲜官府无力镇压，这样中国就必然出兵；二是诱东学党投入反清战争，并暗中监视东学党，为最后镇压东学党而实行日朝合并打下基础。”

“遵命！”的野。内田两人同时说道：“那就等着瞧我们的表演吧。”

1894年内田良平率领14人装扮成难民模样渡过对马海峡，来到设在釜山的“大峙正吉事务所”和东学党取得了联系。全奉准没有认识到内田良平的真面目，接受了他的帮助，他将双方人员混合编成大本营和七个方面军，全奉准自任总督，日人武日苍之、吉仓江圣为军师，内田良平为游击军大将。

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全奉准率领东学党起义军在金北一举打败洪启董率领的朝鲜官军，东学党又发展壮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不得已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派兵的要求。

日本的汉城代理公使杉村浚接到日本政府的密令，为诱使中国尽快向朝鲜出兵，必须诱骗中国驻朝鲜代表袁世凯。

“袁大人，”杉村浚引诱说：“日本政局目前混乱得很，众议院要求日本内阁整顿行政，削减经费，指责政府在外交上连连失败，目前已通过了弹劾内阁的上奏案，政府危机加深，很难有所作为啊！东学党日甚猖獗，对日本和贵国在朝鲜的商务活动大有影响，看来单凭韩官府的力量很难平叛，为了日中两国的利益，日本政府恳请贵国迅速出兵，日本保证没有其他意图！”

“杉村浚先生，我感谢贵国的合作态度，但出兵与否权力不在我手上，我只能向直隶总督李大人提出要求。”袁世凯人生得矮胖，但一双眼睛极有神，话说得不紧不慢。

“唉，国事令人担心，家事也令人忧愁。”杉村浚说：“我有一女儿人生得漂漂亮亮，温柔娴静，就是有一个缺点，心高气傲。”

“有志人自然心高，先生何须忧愁，这是好事啊！”袁世凯安慰道。

“袁大人有所不知，我女儿向往中国，国内许多贵族人家的儿子她一个也看不上，偏偏想要嫁给一个如意的中国男子，否则无论如何不嫁！这怎叫我不忧愁？听说袁大人的儿子个个英俊有才，我女儿慕名心动，要是袁大人同意的话，何不两家结成亲家……”

天津直隶总督府，李鸿章眉头紧皱，朝鲜的事态发展让他担心不已。朝鲜政府发来求援急电，到底该不该派兵？李鸿章身边的幕僚们议论纷纷。

周馥说道：“我国如果派兵前去，则日本必然出兵，列强若均效仿，那么朝鲜就会大乱了，中朝幕属关系就太危险了！我们倒不如先观察一下形势再说，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目前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出兵，恐非上计。”

“东学党已开始控制战场上的主动权，任其发展下去，朝鲜国王很可能被推翻，万一成立了新政府，终究是福少祸多。”众人看去，说话的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李鸿章有意培养他，带在身边以便随时指点。

“出不出兵都很难办，不出兵诚如经方所说福少祸多。但若出兵吧，又恐列强趁火打劫，借事生非，那事情就更大了。”盛宣怀说道。

薛福成则取出了袁世凯的来电，“大人，刚刚收到来电，慰庭说日本似乎只关心在朝鲜的商民，为了两国的商业利益，杉村浚建议我朝迅速出兵镇压，既然如此，何不派出大军稳定朝鲜局势，否则，于情于理于事我们都说不过去。”

李鸿章坐在书桌后一一认真地听着，当众人都把眼光转向他的时候，他知道大家都在等着他开口表态。其实他思绪滚滚，外有朝鲜危局，内有翁同和的作梗，他刚才想到了光绪皇帝亲政以来，自己的处境也是今不如昔。皇帝本人对他尚可，可皇帝的老师翁同和官居要职却令他头疼！自己刚创办海军之初，提出了诸多要求常被翁同和驳斥。原来几十年前翁同和的哥哥翁同书官任安徽巡抚时，听任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不闻不问遭人弹劾，咸丰帝恰恰心情不佳，他不由大怒，命人迅速查办。李鸿章把调查的结果亲自写了奏状，语出惊人，公事公办，没有留半点情面。结果翁同书被革职发配新疆，直到同治元年才被召回，然而回来不久便心情愉快地死去了。自己少不更事，以致现在吃亏，他不知翁同和同自己的怨恨何时能够解开。

“诸位，如今皇上亲政，为树国威主战心盛，太后今年是六十大寿之年，想举办盛大庆典，所以并不希望有什么大仗可打，我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两面俱到。毫无疑问，不派兵是不行，但派大军前去也不行。所以，我决定先派一部分前去，要不要派大军前去到时候依势而定。”李鸿章说完这些又吩咐道：“叔耘，迅速上奏本请求出兵，杏荪，电令丁汝昌、叶志超两位将军做好出兵准备，圣旨一下，立即发兵！”

薛福成和盛宣怀各遵命而行。

“小李子，看看宫女们准备好牛奶了没有，我想洗澡了。”

“喳！奴才即去！”李莲英转身走了。

时间不长，李莲英来了。

“太后，经奴才吩咐，一切都已准备好。”

“嗯，颐和园竣工了吗？”慈禧刚欲去沐浴又转身回来问。

“太后吩咐的事，能不完成吗？”李莲英知道工程紧张。有些建筑的装修还没有竣工，但为了讨她的喜欢，他撒了一个谎。

“哦，挺快的，看来这些人还比较听话卖命。”慈禧高兴了：“那就先游园吧，游完了再洗澡。”

“太后，改日游吧。奴才近期偶尔感冒，恐不能陪游。”

“这……”慈禧有点犹豫了，但她实在又太想去走走看看：“你就歇会儿吧，难得你一片忠心。”

“太后，既然你定要现在去，那奴才焉有不去之理。”

“啊，这更好了，游完后你多休息几日吧。”慈禧赞许地点了点头。

李莲英为了不使慈禧发怒，就带着慈禧在颐和园中绕行，躲过没有修好的建筑，如果有些地面的方砖没有铺好，李莲英就紧走几步，站在缺砖的地方，用长袍遮住，挡住慈禧的视线。

“小李子，你站在那儿干什么？”慈禧看李莲英紧急走过去又站立那儿一直不动有点好奇。

“太后，我望见前方有一朵好大的红花，本想再走过去一睹芳姿，但奴才想到这年是万寿之典，怎敢掠人之美？还请太后过去先睹为快！”

“嗯，”慈禧听着心里就开了花，小太监和宫女们一齐拥着她走了过去。

直隶总督府内，李鸿章正和盛宣怀秘密磋商。

“杏荪，我已令派‘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运送士兵去朝鲜，能否从轮船招商局拨一些船来装运士兵上前线？”

“大人，轮船招商局目前生意红火，但国家利益重于一切，我想完全可以从拨出几艘。”盛宣怀回答。

“无须太多，二、三艘即可。”李鸿章说：“我担心的是日本而不是什么东学党，海军经费大都将修建颐和园去了，倘中日海军开战，何能久支？”

“大人，轮船招商局不能借船了。”盛宣怀说。

“国事所需，为何不能借？”李鸿章一听有点惊讶了。

“并非轮船招商局不借，大人，”盛宣怀说道，“何不以夷制夷？既然担心日本，就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可租用外国船以作掩护，谅日本不敢攻击英船，否则得罪英人，英国必然问罪于日本，您说如何？”

“这个想法挺好。”李鸿章赞许地点了点头，随即又问：“你可知英船哪艘好用？”

“大人，可雇用‘爱仁’、‘飞鲸’、‘米开罗’三艘，它们的性能都好，虽为商船，可为军用。”

“若在朝鲜获胜，这将是献给太后寿典丰盛的礼物，但我倒有点担心我方海军力量，怎么说呢？以之自守或有余，以之攻人则不足，如果和日本逐于大洋，胜负难有把握，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能和日本开仗。”

“大人的想法诚然符合中日军事力量对比的现实，没有把握的事尽量不干，然而一旦事情到头，又非干不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战场上彼消我长的变化也是常有的事。想当年，金戈铁马，大人率军气吞万里如虎，为朝廷一展雄风，敌人肝胆破裂，起初我方军事力量形势不也是处于劣势吗？”

“彼一时，此一时。中外有别。我已令各舰将士作猛虎在山之势。不能轻易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以防守为要。”

1894年7月，日本情报机构获悉，为向牙山增加援军，清政府雇用“爱仁号”、“飞鲸号”“高升号”三艘英国商船于7月21日由海路赴朝，另

派炮舰“操江”号载运饷银，机械同行，只派“济远”号。“广乙”号两艘军舰护航。

日本大本营接到间谍石川玉一侦知的上述情报，决定乘机进行袭击。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接到大本营的作战密令后，喜形于色，他 7 月 23 日命令将“吉野号”、“秋津州号”、“浪遵号”三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第八游击队，先行出发到牙山湾侦察。

7 月 23 日下午，阳光灿烂。佑世保海军基地，日本军舰 15 艘，水雷艇 6 艘，侦察艇 1 艘，一律整装待发。

“鸣炮！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荣誉增添光辉！”伊东祐命令。

顿时军舰上一圈圈红色的火焰腾空升起，一声声炮响震耳欲聋。

7月24日下午，伊东祐一行到达丰岛海面。不久发现“广乙号”、“济远号”、“高升号”缓缓开来，进入日本联合舰队布设的雷区，中国船员凭借熟练的技术，巧妙地绕过了一个个水雷，进入了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射程之内。

“妈的！”伊东祐手持望远镜轻声骂了一句，“一个水雷都没有响！中国官兵已做好战斗准备，立即动手恐难占到什么便宜，不如暂时麻痹他们，在他们的明天返航时发动突然袭击。”

主意已定，他改变了原想立即攻击的想法，下令准备放礼炮，随着一声令下，侦视海面的“吉野号”、“秋津州号”、“浪速号”三舰官兵列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乐队奏起的军乐，在隆隆的一声声炮响中，日本士兵庄严肃穆地向清朝舰队行注目礼，军官举手行礼，中国官兵也向对方举手还礼，然后迅速开往牙山。

丰岛是朝鲜牙山湾外多岛海面上的一个小岛，海面南阔北狭，礁少水深，适于大舰通行，是日本至仁川通航要道，也是中国至牙山航线的必经之途。

7月25日上午7时左右，中国军舰返航到丰岛西北海面时，突然发现有几艘军舰向他们飞驰而来；“广乙号”管带林国祥急忙辨认之下发现是日本的“浪速号”三艘日本快速巡洋舰，为防万一，他命令进入临战状态，全力应付日舰可能的挑衅。

伊东祐见中国舰向北航行，日舰所占的位置不利，便命日舰向东行驶，以便抢占有利的攻击阵位。

林国祥见日舰东去，以为日舰无意挑衅，松了一口气，便命舰前行。不料，驶至丰岛南侧的海面时，他发现日舰突然转舵西驶，又掉头向北，恶狼一般冲向中国舰艇！

“不好，”林国祥心里一紧，“走，中国舰速不如对方，看来，只好迎战！”

7时52分，当双方相距不到6里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垣并航三下令向“济远”号猛射，日三舰立刻喷吐浓烟烈火，炮弹呼啸着飞向中国舰船，中国官兵发炮还击，一时硝烟蔽海，响声震天。

丰岛海战进行一个多小时后，中国军舰逐渐转向劣势。“济远”号受伤多处，向旅顺方向退却。这时装载着枪炮和饷银的“操江号”与“高升号”由西南海面徐徐驶来，根本不知道这儿正在激战，济远号一边击炮一边退却，一边向远处的“操江号”发出开出的两舰须速回的信号，谁知两船却认为是表示敬意，依然照旧向前行驶。

“操江号”是九百余吨的陈旧木质小船，管带王永发现“秋津州”号越追越近，就要抽刀自杀，谁知日舰速度太快，已冲将过来，只得停舰交涉，中国官兵83人被押往佐世保监狱。

日舰“浪速号”奉命追击“高升号”，东乡平八郎知道“高升号”是中国雇用的英商船，没什么抵抗能力，便命炮手频频施放空炮进行武力威胁，要“高升号”停船接受检查。管带高善继慷慨激昂他说：“弟兄们，好男儿自请杀敌而来，难道贪生怕死吗？我们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东乡平八郎见威胁没用，又命加速追赶，不料“高升号”舰速并不低于“浪速号”，双管齐下没有作用，便放出要炮击的旗令，高善继要英船长告

诉日本人：“我们宁愿死，决不会向小日本投降！”

东乡平八郎恼羞成怒，鱼雷大炮一齐向“高升号”飞去，“高升号”煤库。锅炉起火，中国官兵纷纷用步枪射击，日军信号旗被击断坠入海中，东乡平八郎一跺脚，命令集中火炮向“高升号”狂轰滥炸，激起的水花有犹如层层白云，熊熊巨焰燃烧中的“高升号”烧成海面上的太阳，中国官兵 700 余人壮烈地陨没于海底了！

丰岛海战失利，“高升号”沉没的消息传来，盛宣怀惊愕不已，他既为李鸿章的处境情况担忧，又深为敬佩那些牺牲的官兵，他带着赞赏的语气感慨道：“人生如得痛快一死，远胜于苟且偷生，只怕生不如死或虽生犹死的那种人，烈士们生命之火虽然熄灭，他们悲壮光辉行动却擦亮我们的眼睛，也必将如警灯一样照明后人。”

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盛星怀，星怀已乘舰随叶志超开赴平壤，安危难说，他有一种隐隐的担忧，罢了，国难至此，想这何益？来到总督府一看，李鸿章近日也苍老了。

“大人，‘高升号’事件英人如何处理？”盛宣怀问。

“英人本来想找日本人一点麻烦，可是日本人在别的方面让了步，日本答应赔偿英人，并派人到伦敦道歉，我听公使私下告诉我，日本人保证不会影响英人在华的半点利益，英国为了联日抗俄，也就没有认真处理这事，还说‘高升号’是商船而不是英舰，所以无法在军事上对日本采取任何行动！”李鸿章的脸像经过霜冻的树皮一样布满了皱纹：“日本人在朝鲜继续扩大侵占行动，有如火灾蔓延，难道有一天这大火会从朝鲜烧到中国的边境！”

李鸿章最担心这一点！

“那联俄抗日如何？”盛宣怀问。

“我也是这样想的，日本侵略中国必然对俄国在远东的利益有损，相信俄国不会无动于衷地作壁上观。你可想个办法打听一下俄方意向如何。”

“遵命，”盛宣怀点头从命：“俄方驻华公使馆随员巴幅罗夫曾致电要与我商谈电报的事。”

1894年8月1日，盛宣怀与巴幅罗夫见面。

巴幅罗夫是个高个子长着鹰勾鼻的俄国人，年纪四十来岁。

巴幅罗夫说：“我国驻烟台领事馆来电报，7月23日发报三张，到26日烟台电报局将报退还，说密码报不能寄。我国公使喀西要我前来打听一下，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盛宣怀说：“这是我国政府的指示，从25日起密码一概停收。烟台贵领事所发之报，恰逢烟台到天津电线受阻，25日才到天津，而天津局奉命从这日起停收密码，便未发送，即电嘱烟台电局注销。当时驻烟台英领事税务司在别处备密电也一律注销退还。考虑到贵国与英国在中日两国战事中设法调和，且中外各大员均驻京城和天津，所以这两处准发密电，不过须先由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府核准。我国已格外通融，否则按照电报通例和公法，可以一概停收，那就更不方便。”

“公法和电报通例真有这么一条，只是我国盼中日照旧和好，总须传递密码觉得实属上计。此间可由道台大人你答应即可传递，难道烟台不能仿照天津海关先盖印后传递？且朝鲜来报由兵船送天津，而不是送到烟台报局，现在又无船来天津，难知详情，岂能从中调和？总须设法使烟台与天津一样才好”

“准发密报并非我所能作主，本道台代印也是因为中堂大人公事太烦，巨讲和经两月未能成事，战火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未必能在此报数报内即能办妥。而召之烟台贵领事韦勃与日公使关系极好，别人不能发的电报，韦却是可以的。再说，烟台系我国海军要地，岂容他人传递军情？前期保密得好，我军都平安到朝鲜。22日因喀西尼急想通电，所以开报竟送，结果“广乙”、“高升”“操江”三船已深受其害。既有前车之鉴，断难再蹈覆辙。既为调和起见，于贵方有益无损，何妨用明码？还望向喀大使婉达为幸，近来喀大使与阁下所谈何事？”

“喀大使总望中，日两国和好，俄国也不愿坐看日本日益强横。”

“中国若有不测，则将来日本会成为俄国最大的敌人，我想贵国也应发兵，贵国发兵大约总在俄国边界相近的地方。”

“倘我做主，肯定已发兵了，但我国离这儿太远，虽说有电报可通，总不如我等目睹情形明白。我国总想设一妙法让中日讲和。”

“听别国说，这次日本滋事有贵国在暗中帮助，有这么一回事吗？”

“绝无这事，这纯属谣言。英国曾想夺走朝鲜巨文岛，我国没有同意，英在我方的交涉下将该岛退还，我国并不要朝鲜尺寸土地，若日本想得到，我国断不能答应。”

“我国政府与中堂大人的打算，想与贵国联合出兵，共逐在朝日军，贵国所花的军费，我国可以提供。”

“这是一个好办法，我国新闻报纸上曾说：“如果日本强夺朝鲜地方，中、俄应会同保护。这实在是我国人民的心声。”

盛宣怀和巴幅罗矢告别后赶紧过来面告李鸿章所谈之事。

“英不可靠，联俄也未必尽意，但在外交上恐怕也只有联俄。”李鸿章说。

“大人，何不仿照瑞士国办法，联合诸国共同保护朝鲜？这样兵事可无，而朝鲜战略地位仍可为我所用。”盛宣怀建议。

“前者似可行，后者共同保护瑞士一法，朝廷必然无法答应，待我上奏朝廷再说吧！”空气极为沉闷，李鸿章的话听起来也极消极，他补充了一句：“杏荪，兵马粮草银饷你务必小心漕运，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朝鲜。”

然而，日军却继续扩大在朝鲜的侵略行动，进攻驻在牙山的中国军队。1894年7月川日，中国政府迫不得已下令撤回中国驻日使馆和领事署。第二天又谴责日本首先挑起战端，今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林寿大郎回国。8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下诏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明治天皇也下达对中国正式宣战的诏书，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李鸿章的联俄制日的上奏遭到张之洞和翁同和的反对，他们主张联德英制日，认为俄对中国和朝鲜都有野心。光绪主战、但在联俄或联英德没有把握的情况只好伺机而行。

日军继续扩大进攻，侵朝总司令山县有朋亲自指挥部队进攻平壤，平壤为朝鲜旧京，沿大同江削土垒石筑城，城高10米，墙基厚达7米，顶宽2米，南北绵亘10多里，是朝鲜北部水际交通要冲，是中日军事争夺中的一个战略要地。

1894年9月15日，山县有朋一声令下，猛烈的炮火打破了平壤黎明的寂静，日军对平壤的总攻战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展开了，中国的速射炮炸得日军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日军进攻受挫。

日本浪人山崎羔二郎急匆匆地说：“司令，我军伤亡加重，清军大炮扬威，实乃依炮台之势。如能测出炮台方位，必能将炮台攻下。”

“对，我怎么就忘了，拿指南针来用。”山县有朋的军中有一指南针。

由于日军指南针测出炮台的准确方向，日本炮兵射击命中，攻下了清军的两个炮台堡垒。之后指南针被炸坏了。于是山县有朋传令全军抓虱子，日本兵把抓来的几十个虱子放在手绢上，只见几十个虱子的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山县有朋根据民谚中虱头常指北而动的说法计算出方位，指挥炮兵攻下了第三个炮台。

清军只剩下最后一个牡丹炮台了，平壤的上空烟雾迷滕，清军将领左宝贵为表示必死决心，特意穿上御赐黄马褂，要亲自点放大炮向日军轰击，结果日军火力猛烈向穿黄马褂的将军轰击，形势非常危急。

“左将军，下来！我来点炮！”盛星怀大叫。左宝贵置若罔闻，继续点放大炮，突然，一颗大炮飞落在左宝贵身边，盛星怀和左宝贵两人都被炸倒在地，鲜血涓涓地流，流成了两道细流，染红了大地……

叶志超在敌人猛攻下无力支撑，弃城而走，日军随后追击，战火由朝鲜终于蔓延到了中国境内。

“星怀，星怀，死了！国家，国家，险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盛宣怀拿着叶志超发来的电报，走来走去，心神交瘁，忧劳激愤之下，竟然病倒，只得请假休息。

光绪皇帝命亲王率领一班文武大臣在故宫太和殿准备前往颐和园祝寿，人生六十古来稀，慈禧太后想过一个风风光光的寿典，光绪皇帝不敢怠慢，可面对国家形势危急，他又觉得不该！奈何国家许多要事还得由太后作主，自己有怨无处伸，有能无处展！个中滋味自是难受，他只得强作欢颜，谁知左等右等还有一个人没来！准呀？李莲英，满班文武大臣，堂堂一个皇帝，却在此时间等他！过了大概二十来分钟，李莲英终于来了。

“来迟了，奴才该死！”李莲英把头一低，其实他并不太在意自己的迟到，所以光绪的脸色他也并不怕，满朝文武就更不在他的眼中。

“太后大寿你竟然迟到！你不该死，却该挨打！来人哪！把李莲英拖下去打一顿！”光绪发怒了。可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发李莲英的火，还是生太后的气，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喳！”两个小太监过来按住李莲英就打。

慈禧今天醒得特别早，她实在太高兴了，在她的眼里，颐和园每天都是新的，园内灯火辉煌。

高大华贵的楼堂殿宇，张灯结彩，仁寿殿。排云殿外搭起了几座大戏台，整个园内人来人往。

满班文武大臣也来了，一个个都恭恭敬敬，慈禧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皇宫，自己就是皇帝，一人高高在上，万人俯首低头，这种滋味，怎能忘？又怎愿忘！

“请太后安，愿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李莲英等一大群人都跪在了地上。

“免，”慈禧微微一笑：“小李子，带着他们去领赏！”

“喳！”李莲英起身：“奴才们谢太后赏赐！”

“世上真有长生不老的药该有多好！”慈禧闭着双眼神飞向天外。

李莲英回到了她身边。

“小李子，皇上今日都有些什么安排？”慈禧在梳妆台前边端详自己边问。

“回太后，皇上命礼部议定，先是设席摆宴庆朝廷，然后回宫接受封贺。”

“嗯，皇上连日来也够操心，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动身吧。”

从颐和园宫门到西华门，共分六十段景点，每段景点都搭起了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等，车辇行到皇极殿，加封徽号的仪式在这里举行，慈禧接受了王公大臣们的贡品。

她首先翻开了光绪皇帝的贡单，只见上面写了长长一大串：天星寿佛九龕、金字经一部、时东钟一对、一两重银镮4个，金镶珠石如意一对，寿轴三轴……等等贡品名单她看了五分钟也没有看完，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小李子，那是谁的贡品？”慈禧对一件一统万年宝座产生了兴趣。

“回太后，这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贡品，他还贡有碧玉插屏一对、脂玉如意五对，红玛瑙寿仙桃二件……太后，李鸿章手下有个理财能手盛宣怀，办事稳重忠实，能力颇佳！”李莲英得到盛宣怀的银子，有钱能使鬼推磨，自然没有忘记趁机替盛宣怀说句好话。

“哦，”慈禧不记得见过的盛宣怀，问：“他有何能力？现官居何职？”

“太后，盛宣怀是老佛爷你领导下的一个小财神，他经营有术，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都获得成功，为国争夺洋人利权不少，现仅是一个四品的道台，他的礼品……”

“愿太后寿比南山！恭祝太后万寿无疆！”众大臣在殿外的颂声动天。

“封庆郡王奕劻为庆亲王，封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三眼花翎，封……”李莲英按照太后说的对众位大臣大声宣布。

忽然，李鸿章看见盛宣怀和薛福成两人在殿门前走过，并向殿内瞅了一下又急急闪过，他忙起身告辞。

“大人，大事不好！”薛福成脸色苍白：“杏荪刚得电报，叶志超一溃千里逃入国境！”

李鸿章一看盛宣怀，只见他眼眶浮肿，眼里布满了血丝。

“大人，叶志超兵亏力薄，需要急增援兵！”盛宣怀垂头低语。

“哼！叶志超这个扶不上墙的死狗！”李鸿章心中大怒：“又是败仗，又是求援，不但冲淡庆寿大典的喜气，而且朝廷诸大臣必将攻击四起，说我贻误时机，求援求援，他可替我想过半点！”

“大人息怒。”盛宣怀说：“事已如此，我们必须面对血淋淋的现实，以防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不如就近调金州刘盛休的铭军精锐四千人急速赴援！”

“援军能去，气可鼓而不可泄，可他的一败再败对士气的影响却是无法估计的，这可是谁也无法援助的！”李鸿章从戎多年，深知战场用兵奥妙。

“大人，”薛福成说：“恐怕只有增调援兵了！若不如此，日本必将进攻东北威胁山东，那时京城震动，危险就更大了。”

李鸿章倒吸了一口冷气：“杏荪，你用轮船招商局船只运兵，叫丁汝昌作好护送铭军准备！”

前方炮声隆隆，慈禧自己购买了上万只鸟用以放生，皇亲眷属们都购买了数百种鸟献给她，午后四时，她率领众官登山，山顶有一座庙，慈禧进庙焚香拜佛。进香完毕，太监各自都拿着鸟笼子，等随着她一声下令开笼放鸟，鸟笼统统打开了，一时宫中各种颜色万千，鸟儿在晴朗的天空轻翔。

可是令慈禧感到奇怪的是仍有许多鸚鵡站在鸟架上不飞走，这是怎么回事？

李莲英说：“没飞的鸟是这些鸟中留下来的代表，老佛爷，您想想，您福大慈悲，它们为您感动不愿飞走，自愿留在宫中侍候您，何不留下它们？”

实际上，李莲英令太监们把鸚鵡训养了许久，借此来讨慈禧的欢心。而慈禧高兴之余，哪里想到过这些呢？她反倒信以为真，开心极了。

1894年12月18日，李鸿章坐在直隶总督的太师椅上，然后在府外骑马飞向湾边，他仰天长叹，跟随的马建忠、盛宣怀、李经芳等人无不伤心。

“兴我者，淮军也。败我者，淮军也！杏荪，你说说，昔日的劲旅淮军为何面对日寇竟一败再败？”

面对李鸿章的提问，盛宣怀说：“大人，这个问题我想得很少，可以肯定的是日寇采用了西法，仿德练军多年，有备而来攻无备之师，加上它快枪快炮武器先进，淮军自然难胜日寇。”

“这样下去恐怕我们太落后了！”薛福成说，“我认识德人汉纳根，他对于德国的军事情况十分熟悉，李大人何不请他来帮我们训练训练？”

盛宣怀说，“如用洋人练新兵，断不可使洋人把持，也不能因噎废食，如募洋将，我愿捐献十万两作为用人之费，若要购买快枪快炮，我也有办法筹款。”

“想法不错，然而短期之间能练出能战的新军吗？欲速则不达啊。”马建忠说：“一口气吃不成胖子。”

“即使不为现在日寇战争所备，也可为将来之用，有备无患，早点准备将来就少吃点亏，晚点动手则会吃的亏越多。况且日寇既得西法，难道会满足于已占之城吗？”盛宣怀说道。

“既然你有成竹在胸，何不说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马建忠认为盛宣怀虽精通洋务，也随军一段时间，毕竟还是门外汉，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是想让盛宣怀出洋相。

盛宣怀明白马建忠怀怨在心，但他也不肯示弱，海风吹起，他觉得自己心中的话也如海水一样滚滚而来：“这个练兵之策，我想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既要练新兵，我以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

第一条，洋人从军务必须考核，汉人从军未必都差。同样洋人未必都好。求兵易求将难，古今中外都是这样。若仅凭汉纳根一面之词，汉纳根未必有真才实学，武备学问难保为洋人所服，即使他不是这样，我们也无从觉察。何不电令驻德公使许景澄请德国外交部将汉纳根所招来的德人年龄、籍贯、出身及曾学何业，曾充任何职，曾立何功详细告明，来华后令其考试，凡不合格者返回原地。德国无业之民多，并有不安本分的人，这种人没有教练能力和德操，不能不预防，以免贻害新兵。

第二条，募兵不宜局限某一地。不能像从前楚军则专募楚人淮军则一心招募淮人，宜扩大取材之地，像东三省的客民，湖南的猎户，浙江的渔民，江西的山民都要，一概精兵采纳。

第三条，选兵必有一定的标准，宜选农村的人少选城市的人，宜选面目朴讷而下浮滑的人。宜选身躯高大而不短小的人，这些人必能吃苦耐劳，眼睛视力好，跳跃若干高，如此选人军力必增。

第四条，练兵先练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之所以难求，在于成将不易，好的将军是军队取胜的关键。

第五条，步兵、马兵、炮队以及工程量、辎重量宜先配定，考查德国在1872年复修改军制以来，一队之中，平时有兵150人，战时满额达250人，平时队为一营，一队共一千人，三营为一标，计三千人，两标为一镇，计六千人，两镇为一分军，计一万二千人。两分军为一军，达二万四千人全官兵共达二万五千人。另外，一军之中又有马兵一镇，一镇分三标，一标分五哨，一哨计马匹四十匹，一镇共计马兵七百多人，又有轻炮一镇，计两标，一标分为两队，一队又分三哨，一哨有炮六尊，还有攻守步兵一营，辎重兵一营。总而言之，全军有步兵二万两千人，马兵700多人，轻炮七十二尊，步炮三十二尊，工兵一营，辎兵十营，可以按德章程参照编排新兵，然而不可循守，大约以引五步队，炮队多马队少为佳，”因为轻炮愈猛，马兵用处愈少。”

说到这，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马建忠有点不好意思，他先是惊愕，随之惊呆，看到别人在鼓掌，他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鼓了起来。

李鸿章微微一笑，“杏荪，设想到你竟了如指掌！”

“我跟随大人多年，耳闻目染，算有所知吧，且当今战火连绵，常在深夜忧思不断，翻阅兵书。”盛宣怀顿了顿。接着说：“练法应详细考定，以图实用，中国近来各营何尝不学德操？然而号令步伐仅是美观的一个花架子，所以一入战阵，毫无用处，德国一军分前锋、正锋、接应三段，近来枪炮愈猛，前线之阵易散，在教阵之中仅能得其大体，若要施用，必须在旷野中有地势，山水高低险阻，村舍遮蔽之处。假使敌兵来了，它们声东击西，其忽进忽退，忽分忽合，忽起忽伏，忽以不同居的兵种插入，又须合步队、马队、炮队、工兵并在一起操习互相救应，此乃守军之法。孙子曰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如此声东击西，变化无穷，所以叫人捉摸不定，能够不多打胜仗吗？”

第六条，设立军务司，一切应领军械、饭银、米粮、杂项宜由粮台分三所，即军械所、银钱所和粮米所，三所宜随军行走，消除克扣之弊，军心必稳，良好的后勤是胜利的保障，不可忽视。重前线而忽视后勤终究要失败。至于其他诸如置买枪炮，兵房，军费方面也应全面筹划。”

李鸿章和薛福成等人再次热烈鼓掌。

“万事由人做，可除了洋人之外，”李鸿章说，“我们将领中可以重用的人不多。”

“聂士成，孙金虎可用。袁世凯受中堂大人的多年影响有胆略，尤可大用。”

“我不认为袁世凯可以大用，”马建忠反驳说：“此人狡诈，才智不浅，貌似忠像，实狡诈有余。”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难得的人才。”李鸿章见盛马两人舌战不休，提醒道：“好了，现在国难当头，大家当齐心协力，练兵之事早晚必图。”

李鸿章说到这，一阵冷风吹过来了，“我们该回去了。看看丁汝昌能否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走吧。”

又一阵寒风吹来，盛宣怀看见李鸿章的身子颤抖了一下，随即策马与众人飞驰而去。

然而，1895年1月，日本军舰对北洋水师采取突然袭击的攻势，威海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很快就传入李鸿章的耳中。

1895年1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光绪皇帝震怒了，盛宣怀失眠了，他感到李鸿章在朝廷中的地位难保，李鸿章、盛宣怀、薛福成三人就此密谋

了大半日……

紫禁城养心殿，一场关系李鸿章命运的争论正在进行。

“太后、皇上，对日作战不利，实乃李鸿章衰病昏庸贻误大局，”李鸿藻说：“目前情况下，应该严惩李鸿章以鼓士气。”

翁同和有心附和，他沉声说：“将不易，帅不易，难服众心！以一人而败坏大局，危害太大了！”

“换将易帅？”奕劻反驳：“换将易帅并非不可，但谈何容易？李鸿章以北洋一隅之力，搏斗日本全国的军队，换了他，又有谁可取而代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此语虽不尽然，却也有它的部分道理。我派人打探到西人对中日战事的看法，材料就在我身上，我们何妨看看他们如何评论？”

这份材料其实是李鸿章、盛宣怀、薛福成密商后由盛宣怀紧急送给奕劻的。

“洋人都谈了些什么？读！”慈禧开了金口。

奕劻朗声而读：“日本官员道：‘中国皇上以及枢府是否仍以为李鸿章可靠，信任无疑？’毕德格答道：‘李勋业冠绝，忠诚恭顺，虽有震主之功，不改忠君之志。故朝廷极为依重，现任督师，这难道不是信任不疑的根据吗？’日本官员道：‘李现督师无功，朝廷积渐生疑，一切恩赏必尽行夺回。’毕德格道：‘李鸿章没有尽其所能而为。中国素不以对外国战事为事，其兵散布各省，由各界督抚主政，兵散则力分，所以不能和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都归部全节制，所以能通力合作，此中日所异也。言官见日胜中负，乃任意诬陷，归咎于他一人，其实这种言论是捕风捉影，试问若不用李中堂，何人能与日军抗衡？’日本官员道：‘中国如果罢斥李中堂，我军更易成功了。’完毕。”奕劻没有忘记李鸿章送上的银两，读起来自然卖力。

慈禧点了点头，她心中正在打自己的算盘。

翁同和朗声说道：“西人之说不可取！我军一败再败，国威尽折，将帅难逃其责，不重办何服人心？”

慈禧说话了：“李鸿章确是贻误战机，但淮军难驭，他忠心难得，所以他的地位暂不可动。现给他拔三眼花翎，收黄马褂的处分，以示警戒。”

盛宣怀知道后对李鸿章说：“大人，太后这一招没什么大的影响，无须担心什么了。”

谁知李鸿章想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电报，苦笑了一下，说：“杏荪，你有所不知，太后之意准备叫我议和，事没有办完，我还可为她所用，一旦议和完了，小动作后就有大动作了，到那时我也就难保了。她需要我作她的挡箭牌啊！”

“中堂大人，这议和全权大臣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啊，日本气焰大，定会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这……这可是遗臭万年的事啊！”薛福成望着憔悴的李鸿章甚为忧心。

“国运如此，太后、皇上又有不得已的难处，我还要这张脸干什么？别人背后指责大骂我，都说我做不成事，何不让他们站出来解决困难呀？”李鸿章又长叹一声，他打算尽全力维护皇上太后，至于自己，他现在要顾也顾不了多少了！“但割地则无论如何触怒民心。”盛宣怀说：“这样费力惹骂的事情你不如也装病叫别人去干好了！一身干净！”

真没想到，年少写过“丈夫只手抱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壮志不

消三尺剑，奇笔欲试万言诗”的他今天竟然掉进了这么一个骑虎难下的尴尬处境。割地之事，恐怕少不了，只有向皇上，太后请示了，李鸿章觉得自己的心像镜子一样掉到地上了，然而还有人在这碎片上不客气地踩过去……

1895年2月25日，李鸿章面奏：“中国不割让一块土地就没有签订和约的可能，请太后、皇上圣裁。”

光绪声泪并发，本想再战，无奈太后不许，并发怒说和与战，她可以作一半主张！这割地于国是大辱！他不敢答应李鸿章，只好请示太后，看她现在拿什么主张！

晚上光绪来到颐和园，把李鸿章所奏报告给慈禧，她一听心意大悲，但她感到无可奈何，就对光绪说：“这个轮到你拿主意，不要和我商量什么。”

光绪只好叫李鸿章再找。李鸿章赶到慈禧寝宫请见时，出来见他的是李莲英。“中堂大人，太后龙体不适，不能见你了，早不病晚不病，你是明白人……”

1895年3月，盛宣怀送李鸿章、李任芳、科士达一行人前往日本谈判，望着李鸿章苍老的脸容，想到自己跟随他几十年风风雨雨，还从来没有看见他这种悲沧的样子，他感到一阵阵酸楚和痛心！也许中堂大人以后的日子无法好过了！看见李鸿章挥手，他是在向自己过去的辉煌告别？想到这儿，他更是神伤、怔怔地望着远去的船儿像落叶一样在海上随风飘荡远去，远去……

1895年3月20日下午，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的春帆楼谈判。

啊，昔日的先生来向学生求和了！小小的岛国，几万人马，在庞大的大清帝国里外横行如入无人之境！李鸿章心里有说不清的滋味，是悲愤，还是屈辱？

“中堂大人，贵国派你前来可是诚心？”伊藤博文一脸傲气。

“我国如不是诚心和好，一定不会派我来，我没有诚心讲和，也不会来这里。”李鸿章说：“我认为中日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同好！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在亚洲，中日两国最近，而且系同文，怎么可以寻仇？虽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是啊。如果互相寻仇，则不但现在危及中国，而且将来必贻害于日本。试观欧洲各国，侍兵虽强，却不轻启衅端，难道这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好例子吗？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曾对我说不可轻言战事，我一直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贵大臣难道不知道我的本意吗？”

“我也和你一样，奈何枪炮并没有和人一样有眼睛有耳朵，战争伤人甚多，但是实在是两国之间形势所逼，不得已而开战。”伊藤博文说。

“战争不是仁人所为。况且今日器械锐利，杀人更多，我年纪老了，实在不忍看到这种悲惨的事啊！”李鸿章似乎哀叹，然而他话锋一转：“没想到你年富力强，还雄心勃勃啊。”

“哪里，哪里，”伊藤博文说“战争开始时，议和很容易，当时我们的条款也很简单，未蒙贵国同意，可惜了，譬如人走路，相距几里路，不会有冲突，现在已有几百米了，口头就难了。”伊藤博文一半是谎言，一半是狡猾。

“少走几百米难道还不行吗？纵然你再走几百米，难道能将我国人民全部消灭吗？”李鸿章反驳。

“两国战争与人民没有关系！”伊藤博文说。

“您的话使我明白了，您的家乡长门乃是武人荟萃之地。”

“长门比不上贵国的湖南和安徽。”伊腾博文反讽。

“湖南如同贵国的萨马斯，最崇尚武功，而长门比湖南和安徽有名多了。”李鸿章有意贬低。

“这次是中国败了，而不是安徽，更不是日本！”伊腾博文毫不客气地说：“好了，停战期限短促，和议条款应该迅速签订。我已经准备了条款的节本了。以免彼此争论，空误双方宝贵的时间，中堂大人你看了这个节本，只有同意和不同意两种中的一句话！”

经过几天的谈判，双方限入僵局。3月22日，李鸿章从会场返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浪人小山本太郎的枪击，他左颊中弹，血流不止，顿时晕绝过去。

日本举国震惊，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盛宣怀得知李鸿章的情况后，去电李经芳给予慰问，并叫李经芳待李鸿章醒了以后，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的行为痛加非难，如此巧使欧美再度居中周旋，以此迫使日本作出大让步。

李鸿章醒过来的时候，整个头部只有两眼露出，其余全部被绷带包扎起来了。

伊腾博文手捧鲜花走进病房，“中堂大人，我代表天皇陛下向您致以最真诚的谦意！”说着他深鞠一躬，“天皇已经下令严惩凶手，另外，一切战事全部停止，大人安心养伤。我们都等待中堂大人的康复。”

伊腾博文走后，李经芳把盛宣怀的意思告诉他，他沉吟半晌，竟无一语。

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腾博文经过一系列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半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分8次交清；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免征一切杂税。双方议定5月8日在烟台互换批准书。

《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顿时有如一枚定时炸弹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样割地无论如何不可！台湾一去，东南危急！辽东半岛一失，京师重地陷于无形的包围之中！”盛宣怀感到清朝的天都塌了一半：“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满腔热血泪，何处著悲歌？”

“我们要做强国之民，而不要做亡国之奴！”盛宣怀见一个圆脸留着八字胡的人慷慨激昂：“国难当头，全民之耻，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反对《马关条约》，我们要求拒和，迁都再战，变法？”

这个说话的人是康有为，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此时他和全国十八省的一千多名举人正在参加京城举行的会谈，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人们顿时沸腾了。

“上书皇帝！传达大家的意见！撤掉李鸿章！让他听听民声！”人群中有的激愤扼腕，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痛哭流涕，大家茫然无措的时候，突然有人叫了一声，众人睁眼一看，原来是康的弟子梁启超。

“好！好！上书皇帝，上书皇帝！”大家齐声附和。

康有为和梁启超朝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又看着大家。梁启超说：“谁来写这热血之字。”

“既然康先生有才有胆有识，还是让他写好了。”人群中一个广东来的举人说道。

“那我就奉命而行吧。”康有力昂了昂头，“李鸿章已太让人感到失望，而我决不会让大家失望！”

当天夜晚，康有为奋笔疾书，一夜之间写出了万言书，向清政府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由他的学生梁启梁、麦孟华分头誊清，在五月二日呈送朝廷，这就是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

由于《马关条约》引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光绪对于批准《马关条约》事犹豫起来了，他一脸憔悴的神色，决定召集军机大臣们商讨事宜。

翁同和声泪俱下：“皇上，台湾不能割让，辽东半岛也不能断送，否则，我担心从此要失去天下民心了！”

军机大臣孙毓汶出来反驳道：“台湾辽东半岛加起来比京师更重要吗？不割让台湾、辽东半岛，日必然进攻京师，若京师不保，何谈民心？皇上，我认为必须尽快批准条约！”

“万万不可！”翁同和望着光绪皇帝这个自己昔日的学生、今天受着难以言状的折磨，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更比光绪痛苦万分：“皇上，何不选有用之将才，与日重新开战，振我士气雄心，以雪奇耻大辱！”

“今日人心浮动，一夕数变，和约一旦延误激起事变，贻误邦国，到时翁大人可担当这个责任？”孙毓汶讥讽道。

“翁大人言之有理。”李鸿藻满脸激奋之情，他大声说道：“误国之责，全然是李鸿章一人的过错，现在国人万口一词皆曰可杀，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李鸿章，皇上，那整个中国不都叫他送完了吗？”

“皇上，依臣之见，现在不是讲道理而是面对现实的时候，”奕忻开口了：“我不是不赞成翁大人李大人的说法，然而一旦和谈破裂，战火即由边境引向京师，由京师转向中脑内地，其灾其难，断非短期所能解决！”

皇帝觉得翁同和、李鸿藻讲的话符合自己心中的想法，又觉得奕忻说的非常现实，何去何从他一时难以择定。

君臣不欢而散。

在日本的李鸿章听说朝廷因翁同和等反对而犹豫还没有批准条约时，心中大急。光绪去电说准备与日再战的人多，他指示李鸿章就割让赔款问题再与伊藤博文通融更改。

李鸿章苦笑：“我虽为臣子，气节臣名不能没有，自己是马关条约的参与者，若以一口说两样话，必贻笑天下，而且，一旦真的光绪不批准，朝廷又必然问罪于我！”

马建忠安慰道：“中堂大人，皇上抱观望态度，并没有说不批准，何不双管齐下，使皇上批准？”

“你说说看。”李鸿章说。

“我想采取两条措施，一是请科士达回中国到总理衙门活动，陈明不签约的危况，使皇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二是擒贼先擒头，诸位反对签约的人中，翁同和是帝师当推首位，何不派人向他说明事情的危急性？”

只见李鸿章摇了摇头：“前者尚可，后者断不可行，你不知道，来日本谈判前，我请皇上批准翁同和与我一道前来议和，他以自己不懂洋务为辞推得一干二净，他若真有意就会来，会场也即战场，同样能力国家争利益；争得一分利，也算一分，他是挟私仇而以公报啊！”

“中堂大人，有所行动总比无所行动要好，万一不行，可电令孙毓汶加紧行动，疏通李莲英多劝太后批准。”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太后，她现在是想批而不好批，翁同和的反对更使她难以拉下脸面。”李鸿章说。

“中堂大人，既然翁同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何不就此下手？”

“下不了手，翁同和思想虽不保守，但书生味浓，现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如今他把一切污水朝我身上泼过来了。”

“未必不可救药，杏有与他挺好，有同乡之谊，何不叫他试一试？”马建忠对盛宣怀心怀不满，本不想提他，无奈困难至此，私怨又值几分？

“那就试一试吧，杏有外交上不如你，却倒也能识大体，明大局，为人精明老练，但愿他能助我一力。”

盛宣怀接到李鸿章电后，急忙采取行动，但他想到割地过多也于心不忍！也罢，何不卷舌试试看，怀着这样的打算，他准备亲自拜访翁同和一次。

翁同和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中，突有门人来报：“盛大人到！”

翁同和李鸿章关系很糟，但他和盛宣怀关系却很好，两人都是江苏常州的人，正宗的老乡，加之两人都是理财能手，盛宣怀对翁同和一向也还恭敬，常以侄辈自称，所以他和盛宣怀还算谈得来。

“翁大人为国操劳忧心，侄辈甚为敬佩。”盛宣怀拱手说道：

“国难如此，天下有心之人，有才之士，谁不扼腕长叹？”翁同和说着，叫仆人倒茶，两人随坐。

“泱泱大国，竟遭此厄境，国内英雄，海外豪杰，谁不痛心！不得已求和，割地赔款，实在是军事败坏不能久支，实力臣民共愤！但要保沈阳和京城，除此以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拒和迁都再战，或许日后可有所大图。”

“翁大人，侄辈认为日本能胜利的一大原因就是军事力量强，而目前关内我兵不为少，只是心志不齐，诚然，兵与将情不相符，将与将气不相属，兵无战心，将无谋略，日本师崇西法，一提督统一大军，这样即使前矛受挫，后劲却屹然不动，现在在华日军已达八万多人，其国内船舰已多备兵待运，一旦和约不成增兵，锋芒所指将是天津、京师等重地，如迁都再战，所需军费将一时难以筹划，迁都以后的战争结果可想而知！那时候再签和约其结果会比马关条约更惨。”

“那依你说皇上现在该批准和约？”翁同和问。

“不是的，我想《马关条约》不能现在签，但可以缓签。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辽东半岛离京师极近，一旦割让，以后对京师威胁极大，很有可能日本将利用它作为下一步侵略京师的堡垒。所以这几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想方设法，把辽东半岛弄回来？”

“这个……”翁同和犯难了，自己今天忧戚不已，哪里细想过有什么办法收回，他反问道：“你有何良计？”

“翁大人，辽东半岛归日本，必为俄人所忌，日本称雄东方，俄国人的心里必然也不好受，我们恨在心里，俄人忌在骨内。据传德国防部参谋长毛奇认为这一带对德极为重要，我们何不利用洋人的矛盾为朝廷服务？”

“杏菽，寄希望于别人的人最终只会更大地损害了自己，李中堂轻军事重外交是一个证明，这样的事我不会忘记。”

“我们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别人，但它们的矛盾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和潜在的希望，一旦俄德肯交涉，日本必不敢与俄德相抗！”

“嗯。”翁同和点了点头，“想法不错，待我奏与皇上。”

“翁大人，如此甚好，然而《马关条约》既然早晚得批，则指望我皇上仿效勾践卧薪尝胆之志，毅然备战以图自强。为保将来大局，不如近师德法，暂忍于目前，图报复在以后。日本兵强，不过照德国练兵而已。它全国兵力不到20万，能调出的最多10来万。我想和约批准以后，即招关内外之众，一面收回枪械，撤营遣散，一面挑选精壮五万人，招募德将600人，每营每哨分置一员，归四川提督宋庆、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北洋操练。两江选练2万人，奉天选练1万人，山东选练1万人，广东选练1万人，共练10万新兵，命十将统领，各统万人，全部按照西法进行训练，不动声色，各力自守之用，日本必然轻视，然后大家操练，将来必可重振我们中华民族的雄风。”

“嗯，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能舒缓目前之急，又有将来之图。”这时翁同和终于点了点头，但他脸上的神色却没有稍缓。“但赔款之重已达2亿多两，本息一概并算的话，将达4亿两左右，这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户部无力负担，借款又太难。”

“翁大人，这恐怕只有借债了，借债的惯例一是向洋行借；二可以借民债，发行国债券，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即使数百万也吃力，我想何妨仿照轮船招商局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速开招商银行？并可鼓励铸造银钱，通行银票，会同商办，而官扶持。开办之初，须藉重洋人为导引，以通各国银行，代国家借洋债，久了，中国商民相信，便可仿照西方，借用本国民债。”

试想，若全借洋债，至少20年才能还清。国家每年开支最多才8000万两多一点，每年还款即2000多万两，加待还清债务再来练兵、造船、制械，恐怕来不及这样做边境战火又起了，这样顾此失彼终究不能应付。”

翁同和听完盛宣怀的话，双肩有如大山在压，他觉得自己气都很难喘过来，他叹道：“筹款借债既定，国贫无财实难长久作战，我将力请皇上批准和约为好，真不知中国何时能重见天日啊！”

日本的崛起，引起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俄国认为日本夺得辽东半岛将影响自己在太平洋的发展，虽不情愿却又难以找到借口反对日本，离皇帝批准马关条约的时间已很近了，俄国令喀西尼想办法。

恰在喀西尼一筹莫展之际，盛宣怀亲自拜见。

“盛大人，”喀西尼说道：“有何指教？”

“喀大使，我朝已决定把辽东半岛割与日本了，马上就要签约了。”

“这于中国是极不利的事啊，盛大人，俄国作为中国友好的邻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贵国不会不忧急吧！”

“我国急有何用？力单难支，恐怕只有拱手相送了。”盛宣怀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痛在心里，又憾在将来啊。”

“是啊，这对中国的将来确是一大憾事，我国也替你们担忧。”喀西尼话中有话。

“喀大使，我是替俄国担忧啊！”

“替俄担忧？”喀西尼故作糊涂：“俄无败仗之说、何忧之有？”

“大使先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糊涂？邻居的房子着火了，俄国何能无灾幸免？你想想，日本一旦占有辽东半岛，中国军队早晚是日本囊中之物，其势由此激增，实不亚于十个俄罗斯，俄罗斯不亡即危！”

“哈哈，我俄帝国断不会被小日本所败，必叫它有来无回！不过，日本确实为贵国所恨，亦深为俄国讨厌，它野心太大了。”

“既知如此，何不给它的野心放点血？莫非俄罗斯胆小怕事，担心得罪日本这个强盗？”

“谁怕小日本，然而名不正言不顺，未获邀请，俄有好心却难做好事。”

“如果俄有真心，且中国之难又是俄国之忧，我们何不联手共渡难关？”盛宣怀觉得自己说得入情入理，但他深知俄也是一个贪心不足的国家，无奈中国难以两面应付，只好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俄国虽势雄力厚，毕竟影单和寡，何不邀请德法英共同行动？”

“这是一个好办法，我也这么想。”

“那就快点行动吧！老虎吃饱了再想从其口中掏出食物是不可能的，说不定连自己也会成了老虎的美餐。”

“我会趁它刚吃进口中还没有到腹里去的时候叫它吐出来，你放心吧！”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俄国联合德国、法国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限半个月答复，否则三国海军将保留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权利，日本初不以为然，不肯答应，俄法德三国海军很快开到日本海面，日本政府大惊。

“首相，”山县有朋说，“俄舰已难对付，何况三国军舰，恐怕必须让步了。”

“首相，”陆奥宗光说，“我们的盟国英国也不太赞成，若不同意，我国在外交上已极孤立。”

“这么说，我们必须拱手送回去罗。”伊腾博文冷冷地说：“我们的血汗应该有效地浇灌帝国的大树，汗水血水岂能白流？”

“当然不能也不会，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私下保证，若要退还，中国附加赔款的事好商量。”陆奥宗光说。

“款不由俄国赔，他当然好商量。自己不失一毫一毛做好人，还落得一个帮助邻居的好名声，其实是居心叵测。既然无力抗衡三国军舰，我们还是现实一点，附加赔款，则一文不能少。”伊腾博文说：“但我们必须随时防范俄国。”

这样在俄法德的干预之下，日本被迫退还中国的辽东半岛，中方须再付日本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费”。

直隶总督代理王文韶会见了盛宣怀，王文韶说：“杏荪，李中堂行将回国，然而满朝文武，都市乡里，无不议论，皇上对李鸿章的态度既倚重又烦忧，弹劾他的人实在太多了！李中堂对我一向挺好，我不得不先行向你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盛宣怀一听，明白了：“李中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职莫非将由你荣任？”

“不知道，听人讲皇上对李中堂所签和约大为恼火，太后也不满意，虽然批准了，心中的不快却是无法释怀的。听荣禄对太后讲，李中堂甘为小人，这是诬词，但毕竟说明李中堂李大人的处境已今非昔比了。”

盛宣怀说：“我想这是早晚的事，只是没有想到它会来得这么快。”

“李中堂自己似乎早已预料，他只是没有说，而是把个人的苦楚深深掩埋在内心深处罢了。”王韶文说：“太后也看准了这一点，估计不会让他太难堪，万一开退，早晚还会大用。毕竟枝折干在，皮伤根深，这一点伤对久经风雨的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中堂大人待我恩遇不浅，实在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的一个最好的老师，我敬之如师，待之如父，其情其恩断难相忘，当今世界，见利忘义之徒无数，

其追名逐利之声如群蝇叫个没完，我极厌恶这样的小人。宣怀在许多方面没什么经验，以后还望大人多多指教！”盛宣怀说的话半真半假，追名逐利，他自己无刻不想，见利忘义，他算不上？不过，他对李鸿章也确是一片真心忠意，至于后面所说的指教，则完完全全是外交词令。

“哪里用得着这么客气，李中堂多次向我谈起过你的才干。”王文韶说。王文韶明白，盛宣怀虽仅为四品道台，但其才干决非平凡之辈，至于钱财，自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已是中国首富，他希望才财俱得，好事成双，对盛宣怀自然优厚。

1895年，李鸿章从日本回到了中国，受召之下，他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宫殿。

“李中堂，你的伤可太好了！”光绪态度看来和蔼可亲，光绪内心不痛快，不大可能会放过他，李鸿章心里明白，他索性主动承担责任：“臣与伊藤谈判竭尽所有精血，只能争一分处争一分，办理不善，臣罪该万死！”

“哼，你还算明白！身为重臣，出师无功，误国有名，你也不好好想想这两亿巨款从何处筹措！还将台湾拱手送人！”光绪越说越气，眼中冒出了火星：“失民心，伤国体！你说怎么办？”

“老臣知罪！臣实该万死！”李鸿章慌忙跪倒，他知道，自己的直隶总督一职肯定丢定了。

光绪皇帝一看李鸿章吓成这个样子，轻声叹了一下，说：“姑念你屡有功勋、忠诚难得，你就不必回直隶了，在京师入阁办事吧！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改由王文韶出任，好好思过！”从此，李鸿章默默隐居。

上海，盛宣怀病在家中，他明白李鸿章这些日子肯定不好过。“真是登高跌重！”盛宣怀说，庄氏在一旁也默默无语。

“夫君，”良久庄氏开口了：“别太难过，身体终究是重要的，瞧你，比过去憔悴多了，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夫人，”盛宣怀一把拉住庄氏，“我忧李大人命运，更愁国家将来的命运！世界无常，人生亦复如斯！许多东西都是虚的，来吧，来吧！只有你是我灵魂最真实恒在的伙伴，我需要生命闪电激颤的刹那！”

赤裸裸的欲望，渴痴痴的呐喊，虚幻的人生，这一切都在生命的舞蹈中获得了一时的充实，盛宣怀觉得自己的灵魂长了翅膀，像一只小精灵飞进了姹紫嫣红的桃花源的深处更深处，晕魂陶醉的快感！很快他觉得那深处更深处变成了一个深渊，自己犹如崖顶上的水在水渊底下跌得粉碎！啊，醒过来的时候身心又是伤痕！他呻吟着，悲愤之下只觉得大国小民的耻辱像烙印一样刻进了内心深处！啊，中堂大人恐怕比我更难过了，想到这，他决定明日动身前往京都拜见自己的老师。

风和日丽的中午，贤良长廊下、李鸿章穿着短褂，倒背着双手来回散步，从长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再走回来，他心中默默地念着什么，人生，莫非就是这样来来回回，从出发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回到出发点？他抬头望去，只见秋色满园，秋气朗朗，可是衰草落叶不少！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他顺手从头上抓一抓，几根白发竟如雪丝，人生中的风风霜霜雨雨雪雪，都宛如烟云一样开始飘荡，却又没有离去，他边走边想，这样来回往返数十次，这时旁边的仆人就大声叫道：“够了！”李鸿章怔了一下，随即掀帘走进屋内坐在皮椅上，仆人递上一杯酒，他接过喝完，然后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仆人跪在地上，认认真真地给他按摩两腿，过了一会儿他感到一种累人的困意来了，他知道他再不休息不行，于是就对旁边的人说：“我想躺会儿，你们随便走走或休息。”随即昏昏上床午睡一个小时，醒过来后一切都变得又是这么平静，这么无奇，甚至无聊，从一个呼风唤雨的朝廷重臣落魄到此，深知其味真是一言难尽！现在虽然还保留着大学士头衔，但无权干预朝政，然而政敌对他的攻击仍旧没有停止，尤令他气恼的是一些门人故吏，过去都像藤缠树般紧紧不离，可现在，人影都难见到，都纷纷另攀高枝忙去了，啊，世态炎凉……

恰在这时，仆人来报：“袁大人在门外等候。”

“让他进来！”

不多时，袁世凯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卑职参见中堂大人。许久不见，甚为思念！”

李鸿章一听，甚为感动，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说话就是有点不同！

“坐，坐吧！”李鸿章说。

袁世凯其实另有意图，看李鸿章只是一个借口罢了。李鸿章失势以后，他也摇身一变，很快投靠到李鸿章的政敌翁同和一边。翁同和一直未能入阁

为相，这对于贵为皇师身兼枢府要职的他来说，当然是一个遗憾，可又无缺可补，他瞧中了李鸿章的这个缺，袁世凯是精明人，当然看懂了翁同和的颜色……

“这儿的摆设比天津直隶总督府差得远多了。”袁世凯叹道：“中堂大人乃当世元勋，德高望重，现在朝廷这般对待，真让天下壮士心寒，中堂虽有首辅高位，却迹同旅寄，真是人走茶凉啊！”

李鸿章听完这话没有吭声，这样的话他无法欢迎！他感到袁世凯……他等着袁世凯下一步的表演。只见袁世凯装模作样地挺了一下腰，然后继续说：“依卑职愚见，中堂大人 与其在这儿受罪，真不如暂时告老还乡，养望林下，等朝廷一旦有大事，必将求助于您这样的老臣，那时您东山再起，方才显出您的非凡气势！”

李鸿章是何等人物，岂有这样的弦外之音听不出的吗？他真做梦没有想到自己的部下准备出卖自己作为送给政敌的见面礼！想到这，他忍不住大声喝叫：“慰庭，你是来为翁同和作说客的吧！这也是你来看我的目的，哼，你给我住口！”袁世凯一见李鸿章发怒，吓得不敢吭声，随后只听李鸿章继续说：“想让我开了一个缺，翁同和来安然顶补，嘿！哼！你不妨马上去告诉他，教他做梦也休想！旁人若有谁开缺让他补，那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他想补我的缺，下辈子再来吧，诸葛亮曾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配得上说！”李鸿章越说越激动，越说声越大：“一息尚存，决不告退，臣子对君上，决无任何计较之处，什么叫人走茶凉！收起你的那一套，快给我走！”

袁世凯发窘：“中堂大人请息怒，卑职的好意你既然不接受，那就算我错了，不就罢了吗？”

李鸿章闷闷不乐。袁世凯刚走不久，盛宣怀就赶来了。他悲戚戚他说道：“大人……”

“大人，你苍老多了，还望多多保重身体！以后伺机再起不迟。听说你有高动脉这样的病症，宜多吃点酸东西、我带了一些沙果而来，还送来《庄子》一书给你翻一翻。”

“哦，”李鸿章心里一阵感动，到底是自己的真心腹，台上台下都没有忘了自己。

“既然你还带了书来，那你帮我读一段，让我听听。”

盛宣怀随手翻开《庄子》一书读了起来：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我近戾，而不知其所为使。必有其宰，而持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已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六藏，赅而存焉，吾谁认为亲？汝皆说之乎？甚有私焉？如是皆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东？其递相内君臣乐？其有直存焉？如求其情与公得，无益损乐其真。一受成其形，不亡与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怱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怕，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芝乎？其我独芝，而人亦有不茫者乎？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目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地，明此以南年，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也此处下，丢圣素王之道也；以此足居而闲游，江海山林气土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

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

读到这，李鸿章站了起来，这高妙奇瑰，恣肆汪洋的文章，听来百气回肠！他连连叹道，“知鸿章名字者，天下人也，知我心者，唯杏荪一人而已！悲乎？幸乎？有一知己可以聊以自慰了。”

两人一阵长谈，告别时，盛宣怀说：“和议已定，国家已安，别人的闲谈别把它当作一回事。”

离开贤良寺，他觉得自己脚下的路比来的时候更长了。

张振勋，名弼士，号肇燮，1840年生于广东。家境十分贫寒，幼年时张振勋与诸兄弟随其父读于私塾。

“父亲，我们家太穷了，我想先经商。”年纪幼小的张振勋眨着眼睛说。

“呵，小小年纪，出口不凡，你怎么想发财啦？”父亲很惊讶于儿子的话。

“我刚看完《史记·货殖列传》对那些发财的人很崇敬，所以我也想发财。”

“好孩子，你还小，咱有饭吃就行了、发不发财无所谓。”

“不，爸，我要发财！”小孩子执拗得很。

父亲笑了，小孩的话岂能当真？三分钟前有火样的炽热，三分钟后有冰样的灰心，他说：“你能发财就好了。”

“那，那我……”小孩子鼓起勇气，“我不读书啦！”

“随你，不过发了财可得给一半给你母亲喽！”张振勋的父亲随便他说上这么一句，“什么时候发财？告诉我一声。”

“这……爸，我没想过，不过我认为，在我该发的时候！”孩子起初犹豫了一下，他抓耳挠腮，机灵地答了这么一句。

近代的南洋，荒芜的土地急待开垦，丰富的矿产有待开采，当时我国广东、福建等地的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络绎不绝前往。张振勋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前往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谋生。16岁的张振勋想到自己将到远方去开拓一个新世界，有股好奇和刺激的感觉！然而，登船离家之际，年轻的张振勋既兴奋又惆怅，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门，自己何时回来还是个未知数。一种依恋难舍之情又油然而生！他久久地望着站在岸边的父亲，顿时胸中有千言万语要倒出来对他说，然而……别了！他咬咬牙一转身毅然走进船舱，故乡所有的一切，远了……

在印度尼西亚，他先干了三年矿工，随后转入一家福建华侨开设的金店当佣工。由于他精明能干加上勤劳朴实，深得雇主的信赖。不久，即提升为帐房，委以金店银钱帐簿事宜，并让他管理事务，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年底便获五万荷盾。店主器重他，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她，店主病亡后，张振勋接管了这个家。

1866年，26岁的张振勋利用手头的积蓄在荷属曹罗吧埠创办裕和公司，经营粮食及杂货。由于注重信誉，他的经营收入很好。

张振勋为人开明，在华侨福会中颇受尊重，1875年，他开始大量经营房地产、开办了垦殖公司，随后扩大到轮船、煤矿等行业，甚至开了一家银行。张振勋在南洋发迹后，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

1892年，清政府派驻英国公使龚照璠在欧美考察各国实业途中，专门拜访了张振勋。

“照璠兄，你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到无所不有的人，成绩辉煌，请问你

有什么妙招致富？”龚照璠问。

“哪里有什么妙招，说体会倒是有点。”张振勋轻轻一笑：“尽地利，观时变，人弃你取，人取我予，力行则勤。择人任时。”

“这些顶有见地的经营见解使我胜读十年书。”龚照璠大为赞叹，他紧紧地握住张振勋的手说：“你不但是商界奇才，而且是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何不归去救国？”

“救国？”张振勋摇了摇头，“我并非不想，然而朝廷并不认识我这飘荡多年的浪子啊。”

“这何须担心！”龚照璠说：“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向重才，他手下人才济济，但像你这样有成绩的人却寥若晨星，鸟往高处飞，何不择高树良材栖居以报国家？”

“若得厚爱，必尽全力报国。”张振勋仿佛又回到了少年的梦里，那遥远的故乡，那家乡的少儿伙伴，还有父亲，一想到这儿，热血涌上心头：“龚大人，多谢你的保荐。”

“不必，不必！李鸿章手下有个盛宣怀，此人精于商务，将来李中堂肯定会叫他与你相见，中国的实业，你和盛宣怀肩上的担子肯定比别人要多挑一点！”

由于龚照璠的推荐，李鸿章决定向清政府上奏张振勋为清朝驻槟榔首任总领事，随后又升任新加坡总领事。

在李鸿章的授意下，盛宣怀发电报要张振勋来山东烟台共同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物事宜，一个月后，张振勋如期来到烟台与盛宣怀相见。

“张兄远道而来，辛苦了！”盛宣怀打量着张振勋，发现他浑身透着商人特有的敏感与精明。

“早闻你的大名，幸会，幸会！”张振勋也是第一次见盛宣怀的面，发现盛宣怀的个子不高，一副圆脸大耳的福相。

“里面请！”盛宣怀说完。早有佣人端茶上来，时值清秋之际，还摆上了紫红的葡萄。

“张兄以超人的毅力和才干，在南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也早有耳闻，实在敬佩”。盛宣怀说：“水流千里，总归大海。你的爱国爱家之情甚为难得，今天你来了，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好好地走一走，看一看了。”

“是啊，阔别多年了，心里想得慌，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张振勋动情他说。

“张兄，听说你经营颇有良方，中堂大人叫我向你学习学习，”盛宣怀笑着说：“你既已前来，我正要和你商量一下兴办铁路和开采矿务的事。”

“兴办铁路需要大量成本，动辄千万两白银，开矿也是富国大计。”

“张兄，不但如此，我觉得在中国举办铁路不但缺少资本，而且尤为缺少认识铁路所能带来好处的人，人最大的悲剧是思想愚昧而又自以为是！我原来和李中堂准备竭尽全力大规模兴办铁路，可是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胡说什么，若修铁路必然使山川神灵不安！找各种借口反对修建铁路的人太多了……”

“那你和李中堂大人如何能修建铁路？”张振勋问。

“随着矿业的发展和军事上运兵的需要。”盛宣怀说：“我感到铁路对国家来说太重要了，不得不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修建，中堂大人在开平煤矿修筑一段铁路，然而没有什么大进展，后来我们不得不据礼力争才达到了目

的。”

“摆理力争？国家修建铁路是很必要的，这个道理难道太后也不明白？”

“不，我们是据礼力争！礼者，来而不往非礼也。”

“那太后接受什么礼才行？太后应有尽有啊！”

“她缺少铁路，而我们迷的也是铁路。为了让太后明白道理，我们只好先以礼服人，中堂大人特地叫人从法国购来了铁轨和豪华车厢等，在京城西苑设了一条小铁路，太后果然觉得妙极了。所以也由原来的犹豫态度转向积极支持。”

“这么说大有希望了……”张振勋说道：

“这按理不会有问题，可修建铁路筹款有较大的困难。修建一条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有遍地开花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那该如何？”

“只有慢慢图计，可毕竟又不能拖得太久。”

“铁路实在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宜早建不宜晚，有较大影响的人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王文韶等人态度较开化，应大力说服他们支持。”

“也只有这样了，应尽力寻找机会扩大战果。”

“那开采矿物该不会有什么困难？”

“开采矿物资金不如铁路所需的那么巨大，可缺少人才、尤其中国本身没有优秀的矿工，所以国内成功都极少，开平煤矿算是矿业方面最好的了，唐廷枢首功不可没，然而君已撒手西去，他留下的担子给谁承担？听说大人开矿颇有经验，愿有所指教。”

“我投资尚可，但我无暇亲自主持开采矿务大事。”张振勋说。

“那也好。”盛宣怀大喜：“开平矿务局目前资金紧张，你来投资等于救了它的一条命。”

“这葡萄的味道极佳。”张振勋吃了一颗，说：“盛兄，十多年前我曾与一个法国领事聚宴，席间该领事以葡萄酒相待，该酒色美味浓，滋肝润肺，令我赞不绝口，该领事说中国的天津、烟台一带气候极佳，所产葡萄很适合于酿造这种酒。”

“莫非大人有意在这儿开办一个酒厂？”盛宣怀一语点破。

“正是。巴城当时居民嗜酒如命。加上荷兰殖民者在那儿纵情享乐，大肆挥霍，天天离不开酒，我在那儿开过酒店，生意十分兴隆，所以葡萄酒在那儿供不应求，极受欢迎。”

“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制造葡萄酒了。”盛宣怀说：“可惜于今中国有酒无厂，实在也是一种憾事！如果愿意，何不来烟台开辟果园投资设厂？”盛宣怀鼓励道：“唐朝诗人王维曾有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读来有股豪壮之情！”

“我谢谢你的建议。”张振勋见盛宣怀对酒并不外行，还知酒诗，他惊奇地问道：“盛兄见多识广，超过常人，没想到还能知酒，真是如遇知音。王维还有酒诗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盛兄，由此可见，酒不但有能交际作用，而且亲朋好友之间也必不可少，酒逢知己千杯少就是这个道理。”

“看来张兄是个博学之士，对于酒诗词知道得不少。”盛宣怀有意考考他，能再说一些酒诗让我开开眼界吗？”

“《诗经·幽风》中有一首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张振勋背诵。

“张兄好记忆！这首诗说明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了饮酒的习俗，在收获以后举行宴会庆贺丰收。”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好气派！这是一首楚辞体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刘邦在乎定叛乱后回长安的途中，转道故乡沛县时设宴招待故旧子弟，高祖亲自击筑唱出的歌，其诗贵在无一酒字，却意气高扬反映一副得胜踌躇满志的心情。”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烟灭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张振勋背到这儿，故意停了下来：“盛兄，这是曹操的诗，你能说出最后四句吗？”

“让张兄见笑了，不过我记得……嗯，”盛宣怀故意停了下来，装作可能要回忆的样子，他说：“好像是：月明星稀，鸟散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此诗美丽忧伤，然不失激昂之意。反映了曹操借酒消愁时仍不忘胸中大志的雄才本色，曹操是我敬佩的英雄之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情，欲辨已忘言。”张振勋既逢知己，兴趣愈浓。

“张兄，这是东晋陶渊明的诗，题目就是《饮酒》，诗如画，意悠远，说明了作者自视高洁，过着隐居生活时一种怡然自得闲情逸致，不过，我爱其诗而不喜其人。”

“为什么？”张振勋问。

“其意甚好，然作者隐居未免过于消极，功名利禄诚如过眼烟云，然而激荡的人生无它则倍加苍白。这难道是大丈夫的行为吗？”盛宣怀答道。

“盛兄所论极是，作者消极而又悠然的态度不可效法。”接着他又吟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撰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是李白的《将进酒》，作者极爱饮酒，故诗也带有飘逸的仙姿，其意也有点消极，但其诗意境雄阔，比陶渊明更高一筹，对于李白，我还是极欣赏的，他是一个不得志的丈夫。”盛宣怀评论道。他问张振勋：“张兄，唐朝杜牧有首诗也和酒有关，你能背出来么？”

“能，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此诗清新瑰丽，如雾的细雨中隐约可见远方的杏花和熟悉的行人，然而我所指的是另一首《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盛兄之意……”张振勋明白了几分，偏偏又不明说。

“张兄，你想大清帝国，泱泱大地康乾之世何等威风！鸦片战争以来，

江河日下！最可忧者，那些反对洋务的人一味抱残守缺，说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这好那也不错，而对新东西这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本当自新图强之际，此种腔调和不知亡国之恨的商女一样吗？”

“是啊，盛兄，我也和你想得一样，我们须大力举办实业奋力而进。以自新图强为大计。”张振勋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来祖国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

“好！”盛宣怀伸出手，两人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将紧密合作。”

“我们还是转入正题吧。烟台附近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于建立一个酒厂，只是这儿缺乏酒师，你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酒师问题并不太难解决，我完全可以找到。最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

“酒瓶？你放心吧，这个我帮你解决，上海设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

“那就动手干吧！”张振勋信心大增：“在烟台设公司，总该取个名字，盛兄，请帮忙想一下吧！”

“啊，这也叫帮忙呀！”盛宣怀笑了。

“我虽也有所成功，但这是在国外取得的，至于国人知道我的人并不多，哪里像你在实业界是一个呼风唤雨有大影响的人物，你若取名，我可以说酒厂之名是你取的以增加影响，这不是一种很好的广告吗？”

“那就承蒙夸奖了。听说张兄开设公司总喜欢带有一个裕字，比如你开的裕昌、裕如等公司就是，好吧。”盛宣怀略作思忖：“你贵姓张，公司就叫张裕酿酒公司，如何？”

“好，张裕酿酒公司马上开张，不过，盛兄好事做到底，你可得来一份投资。”张振勋满脸兴奋之情。

“葡萄酒公司可为国内第一家，欧风东渐，市场需求广阔，其盈利是必然，你叫我来是让我呀！也好，我就接受这种好事吧。”

两人一起大笑了起来。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欲取之必先予之。张振勋叫盛宣怀投资张裕酿酒公司，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他明白盛宣怀经营能力强，而且有庞大的官场关系网，这对当时以农为本的社会来说，有官扶持其实就成功了一半，所以他抓紧机会趁热打铁！

“葡萄酒既为国内第一家葡萄酒厂，盛兄，可否请免税厘和请专利？”

“这个……”盛宣怀觉得张振勋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自己服务，自己既然已同上“贼船”，只好继续航行。他说：“试试看吧，现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换成了王文韶，待我也还不错，衣服是新的好，领导兼朋友还是旧的佳，因为过去的情谊在基础厚实。我不能给你保证办到，但无疑我会尽一切努力。”

“那就多麻烦你了。”张振勋说道。

盛宣怀专门从烟台赶到天津面见直隶总督大人兼北洋大臣王文韶。

“身在烟台，杏荪，有什么急事赶来啊？”王文韶问道。

“王大人，张振勋想成立一个葡萄酒公司，在中国还没有一家这方面的公司，张大人不远万里回乡投资，其情其忠让人感动。”

王文韶一听，说道：“回国办实业，这是好事，是不是他提出了什么要求？”

“他想请求大人开恩照顾一下，说酒公司成功少不了大人你的帮助，否则他在国内将一事无成。”

“哦，有这么严重和这么重要？你说说看他到底要我帮什么忙？”

“你的字写得好，张振勋因此想请你为公司题字以扩大公司的影响。”盛宣怀说。

“这有何难？我题就是了。”王文韶一口应允。

“另外，这家公司想请专利三十年，免税厘三年，这一点对新开办的公司很重要。”

“这必须上奏朝廷方可同意，估计没有问题。”王文韶答道。

要求很快就批准下来了。

然而张振勋原来很有把握的酒师的问题受到了挫折，资金没有问题，技术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最初张振勋试图从古书中寻找酿制方法，可是翻来翻去却毫无结果。

“这该怎么办？”他想起自己向盛宣怀下的保证，心里着急：“国内难有这样的人才，不如……”他把眼光转向外籍酒师。

经人介绍，张振勋用重金聘请英国颇有声誉的酒师俄郎来华，没想到，两年后，俄病故，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中途换人。于是又先后聘请了一位荷兰酒师和一位奥地利酒师到烟台负责试酿，然而这两个人，一个技术低劣被辞退，一个年迈体弱任事不久便告老还乡，这样张振勋不得不再聘酒师。

“盛兄，酒师难觅，酒厂开张不利，有负厚爱。”张振勋面有愧色。

“张兄，不足为怪，人才难觅，我也曾多次碰到这样的难题。”盛宣怀微微一笑：“没有岩石，哪来美丽的浪花？没有挫折干不了大事啊。”

“你能帮忙寻找一个合适的酒师吗？”张振勋问道。

“这恐怕困难啊，不过，总该努力去办吧！你我两人同时分头寻找吧。我认识的洋人较多，或许他们能帮我物色一个好酒师。”盛宣怀道。

然而，盛宣怀派人多次打听，自己也多方询问，仍旧没有结果！他心里和张振勋一样急起来了。

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拔保来函邀请盛宣怀参加舞会。“不去，”他对郑观应说，“现在忙得不得了，急事在身，哪有时间跳舞？再说，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恐怕连他的样子也记不清楚了。”

“去，舞会里开开心也好，再说，说不定能碰上一个洋酒师呢！”郑观应劝说。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权当去散散心吧。”盛宣怀终于同意了。

奥地利领事馆豪华的舞厅。舞会刚刚开始，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随之鼓手、小号手、键盘手、萨克斯手同时奏出的舞曲之声骤然响起，那强有力的节奏使得大厅里飞速旋转起来。频闪灯随着鼓点的节奏射出刺眼的光芒，朦朦胧胧中只一片扭动而又恍惚的形体。

“道台大人，来了就该好好快乐一下，跳吧！别一个人寂坐在这儿，是不是没有够劲的姑娘？”拔保过来了。

盛宣怀摇摇头，随即站了起来，和一个衣着华丽浓妆艳抹的外国女郎加入了人群，光的流星不停地在他和女郎的身上脸上划过，怪异的喊叫提醒他这是一个超然的境界，刚才的惆怅瞬息间荡然无存了！他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快乐的波浪，随意地在朦胧的星光下翻过来滚过去，迷迷糊糊中他感到自己这个波浪在缩小，缩小，缩小成一滴露，沾在一朵鲜花上，浓浓的芳香笼罩

了自己的一切……

灯光变幻，舞厅里如一个梦境，地球在急速旋转……

跳了几曲后，他坐到桌旁。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来杯什么喝的？”盛宣怀对自己的这一舞伴深感满意。

“我叫沙娜，随便来点葡萄酒之类的。”只见自称叫沙娜的姑娘迷人地一笑，整齐的玉齿如一个个莲子一样，若隐若现高高突出的乳房加倍她那丰满诱人的身躯。

噢，天哪！盛宣怀不由得心旌摇荡了，这么一个美人儿，天生的尤物，迷人的奇葩，若能浇灌一下，则终生难忘啊！

拔保过来了，“怎么样？还玩得愉快吧？”

“不错，下次我请你了。”盛宣怀开心地一笑：“我们一起喝点葡萄酒吧。”

侍者端来了拉妃特罗斯卡贝德苞葡萄酒。

“啊，这是法国波尔多麦刀克葡萄酒，色泽红润鲜亮，酒香扑鼻，口感厚实，酒体纯洁无暇以清雅著称，”拔保如一个行家在一边介绍，他端起杯子，“喝！盛大人，为了这个愉快的夜晚，为这盖世无双的葡萄酒，喝。”

“噢，拔保先生，看来你是一个行家了，法国哪些地方盛产葡萄酒？”盛宣怀喝完，有意试探一下。

一听盛宣怀的话拔保兴趣来了，他滔滔陈词：“世界著名的葡萄酒有半数产于法国，这半数中又有1/4产自波尔多。波尔多生产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葡萄汽酒和干白葡萄酒，另外勃艮第、香槟区也是法国产葡萄酒的盛地，值得再提一下的是香槟酒，是由一个名叫唐佩里尼翁的教士首先发明的。被誉为葡萄酒之王，香槟酒的名品有宝林歇、查理·海德西克、朗格弗斯、梅西埃等名品。”

“拔保先生，你广阔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盛宣怀兴奋了：“我想请你帮忙找一个酒师，我与张振勋先生想开办一个葡萄酒公司，但多次选拔酒师不利，人才难找啊，我求贤若渴，能帮忙吗？”

“你找酒师吗？没问题。”拔保先生说：“我就出身于酒师家庭，曾随家人学过酿酒，并且也在酒厂工作过。”

“你愿助我一臂之力，到我公司来工作吗？”盛宣怀问。

“道台大人，我有外交职务在身，恐难如愿。”拔保面有难色。

“难道你不能辞职？我可与贵国驻华公使说明原因，保你一切顺利。薪水将高于你目前的工资，怎么样？我想你或许不会拒绝中奥两国友谊增添新的篇章。”

“好吧。”拔保略一犹豫，终于同意了：“先生，说真的，我对酒师这职业太喜欢了，再说薪水不会低，为什么不可以呢？”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盛宣怀举杯相碰：“沙娜，让我们为欢迎拔保先生于杯。”

三人一饮而尽。

“那我近期内办完辞职手续，你们慢慢谈吧。”

“愈快愈好，拔保先生，我和张振勋热烈欢迎你！”

“好吧，拜拜！”拔保说完，转身走了。

“沙娜，你真迷人！我为你这么漂亮的美人惊叹不已，我的心在为你歌

唱，你，知道吗？”

“是吗？”沙娜吃吃地笑了：“我怎么听不见？”

“难道你不知道吗？”盛宣怀的声音低沉，开始抒情：“从见到你的那一刹那，我的心就像点燃的烟花一样腾空而起放出所有的火花和热情，而点燃它的就是长得和你一模一样的沙娜，不信你自己摸摸它。”

沙娜温柔一笑，满脸露出娇红，两眼向盛宣怀放出电波，盛宣怀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她的手，顿时他感到沙娜眼中的电波已传入自己全身。两人很快离开舞厅在旅馆开了一间房，颠鸾倒凤，迷迷糊糊中盛宣怀觉得自己于一个火热夏天的最炎热的正午像一个冠军选手在温润的地道里跑马拉松……

技术人员落实后，张振勋便开始了大规模建造厂房，购买设备等一系列实际事务。

阳光普照，盛宣怀心情开朗，据张振勋考察，拔保确有真才实学，他感到葡萄酒厂终于可以开张，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张先生，葡萄酒以葡萄为主要原料，其质量首先取决于葡萄本身的优劣，烟台葡萄质量虽佳，但品种太单一，只有一两种可以选甲，用来酿酒，酒力不够。”拔保说：“欧洲葡萄品种多，可以酿造多种成色的葡萄酒，何不引进外国品种？这时公司来说大有好处。”

“该引进就引进。”张振勋说道：“该引进多少？”

“大概 20 万株左右。”拔保说：“可以从我国购买。”

第一批引进 14 万株葡萄秧，存活率只有三成。第二批引进 50 万株，但烈日蒸的，活而不壮。无奈之下，张振勋只得购进 5 万株良种进行嫁接。

“张兄，公司开张顺利，葡萄秧苗须多加小心。我看不如购下两座荒山，然后劈山造园，广为引进外国优良品种，葡萄秧亩易活，又扩大原料厂生产供应。”盛宣怀说。

“可以，反正早晚还须扩大生产，我打算把它建成远东最大的一家酿酒公司。”

“这个想法好，有眼光，有魄力。”盛宣怀赞赏他说：“成功后别忘了送一些给直隶总督大人尝个鲜。”

“这个自然，到时你我可以开杯畅饮，喝个一醉方休，起来时分不清朝阳夕阳，睁开眼看不明东西南北方向，你敢吗？”

“人生得意须尽欢，奉陪！”盛宣怀笑道。

“我酒量比不过你，到时打拳来定胜负吧。”

“划拳啦！”

“一心敬，哥俩好，三星照，四季财，五魁首，六六顺，七个巧，八匹马，九连环，全来到，谁不会？我想你是老手。”

“这个我不会！我喜欢的另一种两全方法是以拇指代表老虎，食指代表鸡，中指代表小虫，无名指代表棍子，以老虎吃鸡，鸡吃小虫，小虫蛀棍子，棍子打老虎决定胜负。”

“这个我不会，那怎么办？”张振勋说。

“那就不打拳猜令，酒桌上没有胜负。走，去看看葡萄怎样了。”

正是金秋十月，阳光暖暖地照着果园。葡萄园内伎藤繁茂，枝上枝下，挂满了一串串碧玉玛瑙般的葡萄，看着这丰收的果园，盛宣怀似乎已闻到葡萄酒的清香。

在盛宣怀的大力支持下，张振勋和拔保奋力工作，张裕公司进入了生产

阶段。张振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葡萄种植方法、从国外引进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葡萄的质量。

制酒工艺中，盛宣怀深知酒醇味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长短，陈年老酒，愈陈愈香，他向张振勋建议产品起码窖藏5年以上，结果这家公司酒的质量远胜于国内外酒厂产品，张裕白兰地酒呈琥珀色，色调高雅，瓶塞轻启，顿时醇香四溢，略一品，浓香满口。

“张兄，双喜临门！”盛宣怀走进公司贺道。

“双喜临门！”张振勋惊讶。

“一是公司开办顺利，终获成功。”盛宣怀说着拿出一本书：“是我的好友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他叫我转送一本送给你，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中国正出现一股《盛世危言》的热潮呢！”

“是吗？我谢谢你们了。近日忙于公务，书也看得少了。”张振勋说道。

“《盛世危言》一书的主题就是富强救国，现已受各方面的重视，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车熙、户部尚书翁同龢和都向皇上推荐这本书，可见其影响非凡！我已去函叫郑观应再给二十本，我打算把它寄给京城中的大官们以醒耳目。”

“这本书好在何处？”张振勋问。

“现在论时务的书虽多，然而把这些书统统加在一起也不如《盛世危言》的份量重。第一，该书统筹全局，视野开阔，第二，此书文笔优美通畅，强烈要求变法，言人之所未尽言，说世人未说之声！上可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可以此储才，以增力量。若皇上肯以《盛世危言》一书为指导变法，则我中国的危机可以消除，那就是全体中国人的幸运了。”

“这么说来我定要通读一遍，中国的现在实在太令人担忧了，你我和天下所有的有识之志都忧心不已，但愿政府能以此书作为施政的指南走出迷途和厄境。”

“我希望皇上能集中华之精智，逞炎黄之勇力，率我千千万万之民，重振中华雄风，浩浩荡荡开拓天地奔向新的世界，树新风，雪旧耻！”

“是啊，小小日本竟也辱我中华，怎敢忘又怎能忘？从过去的琉球岛问题到现在的甲午战争，无一不说明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皇上远征日本，日本所有的土地踩在脚下，报仇雪恨！”

“张兄，小日本败我而不能亡我，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敌人还是俄国。数数看，俄现在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不过，甲午之耻无法忘记，毕竟它给我们上了一堂教训课，远征日本现在不太可能，中国宜变法图强。然后再养精蓄锐，则四周列强虽如饿虎也不得不自行离去。”

“嗯，有理，这个世界只讲事实不讲道理。若变法图强，多办实业，国力大增，才有希望。”

“理财，教育与练兵都是图强的三个关键，缺一不可。有财无才是平庸之辈，有才无兵是牛马之群，有道无财是衰弱之辈，三者缺一难以立足。”

天气闷热，两人的谈话还在进行着……

张之洞从上海回到湖北，就着手创办汉阳铁厂。本来盛宣怀的意思，铁厂一要商办，二要把厂址选在大冶。可张之洞说什么设在大冶照料不便，如果在武汉建厂自己还能看到铁厂冒烟，最后他定厂址于汉阳。结果，大冶的煤铁等矿从一百二十公里之外运到汉阳，运费自然很高，汉阳虽然襟江带河，交通方便，但地势低洼，为填筑地基，垒高厂址即费银一百多万两，生产成

本甚高。然而，终于在 1893 年建厂成功，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厂房屋脊纵横，密如鳞甲，火炉里红滚滚的铁水上下不停地翻腾着，汽声隆隆，锤声丁丁，张之洞当时心里感到颇为自豪。那时，规模雄伟的汉阳铁厂是亚洲最大的铁厂。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汉阳铁厂生产成本高，经营又不得法，亏损甚巨，虽有官款支持，仍无力回天。自奕 死后，海军衙门对铁厂所拨的官款大减，铁厂经费更是大减，没有办法，张之洞飞电户部，请求翁同和再拨官款输血，翁同和感到铁厂耗费过大，借口钱财见拙，不再继续为铁厂筹集资金，他建议张之洞招商接办。

铁路、炮舰等军械都非铁不能造，可汉阳铁厂，招商决非长远之计！张之洞不让铁厂商办，现在自己像一个快要输光的赌徒一样离开，输掉的资本痛心不已！说不定这样下去输得还会更多！他的打算和愿望也就落了空。随后，官款筹集特别困难，原先厂矿已欠 600 万两，只好上奏清政府决定铁厂招商承办，并建议让盛宣怀接手。盛宣怀犹豫了，迟迟不肯接办。

“哼，早就叫我承办还差不多，现在倒好，旧摊子无法收拾了，让我来接管！”盛宣怀心中满是牢骚，心中的怨气自然不少：“走到死胡同的尽头，才终于知道要回头看看我了，可这，毕竟太迟了！”

铁厂难以经营下去，张之洞焦头烂额。

他对慕名而来的梁启超说：“铁厂难以继续经营下去，实在是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啊！”

“张大人，”梁启超徐徐他说：“盛宣怀是李鸿章的活算盘，善于企业管理，他所办工商业虽有挫折，然大多数都有所成功，你何不招他前来？”

“这你就知道了。”张之洞微微一叹：“他是直隶总督的大红人，我这个湖广总督怕请不动他了，而且，我们曾为这事发生过较大分歧。”

“这有何难？”梁启超说：“以你之大能，众人归你犹如江水向海，谁不愿来投奔，而且人是有情之物，不会以无情对待有情的，既然事大，他岂能例外？”

“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张之洞问道。

“就去电劝他来铁厂考察，只要他肯来，再想方设法让他留下就行了。”

听完梁启超的话，张之洞心里琢磨着……

波涛滚滚的江面上，盛宣怀乘招商局的船前往湖北，他坐的是头等客舱。

他站在甲板上，心就像眼前的海浪一样波动不已。张之洞叫自己前去，他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心情……

忽然，从隔壁舱房里传来了一阵清越而又伤感的古筝声。

是谁？盛宣怀心想，在这茫茫的黑夜，月光照射的时候，如此忧伤凄婉？筝声不绝于耳，像在呜咽。

大概是个命运凄苦的女子罢，四十多岁了犹如秋风中的落叶，哀叹严冬之将至了！他仿佛看见一个中年的妇女，衣服整齐却灰旧，一个人在孤雁叫秋风中的夜晚心事重重而立……他静耳肃听了一会儿，实在没什么乐趣，正想离开，就在这时，筝声急转直下——

这时筝声犹如携带桃花的春汛滚滚而来，它流过碧绿的山坡然后急急地流向那远方的大海，他感到奇怪了，这能是四十岁脸色苍老的女人吗？他极力地否认着，他仿佛来到了一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似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边轻快哼歌，一边在脱下自己的衣服准备沐浴……

这，他这时感到有点心猿意马了，而那筝声却不绝于耳，仿佛在向他一人喃喃轻语着……

他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起床的时候，阳光温柔。船上人声嘈杂，有的在说话，有的人在唱歌，有的在拉胡琴，他走出自己的房间，只见自己隔壁的房的门也开了，一个年纪约摸二十岁的姑娘也出来了，低着头，一不小心在盛宣怀经过她旁门的时候碰着了一下。

“先生，真对不起。”只见那女轻声妙语，声音就像筝声一样清明婉转：“我不小心，还望不要见怪。”

“没关系的，”盛宣怀轻声说道：“请问小姐，昨天弹古筝的人可是你么？”

“正是，小女子不才，让你见笑了。”这女子黑眸一转，满脸红云：“还望先生多多指教。”

“哪里哪里，我感到你弹得不错。我还想请你指教指教呢。”盛宣怀说：“你那优美的琴声把我带到了个梦幻般的神奇世界，感人肺腑。哦，对了，小姐，这是我的名片，或许以后我们说不定就像今天这样又碰在一块儿了，对了，小姐，你贵姓？”

“我姓呼，小名叫梦娜，你……”那女人用眼睛一扫名片，“什么，你就是盛宣怀。”

“怎么？你认识我？”盛宣怀有点惊讶。

“直到今天才有一面之交，早听说你的大名却是十年之前。那时我的父母就说起你。有声有色他讲了你经商成功故事，我一直很敬佩您，真没想到过去听的故事，今天却有幸看到了你本人。”说罢，呼梦娜满脸灿烂一笑：“也可以说是缘分了，盛大人，哪里去？”呼梦娜垂下了眼皮，一脸娇羞的模样着实可爱。

“我到湖北去，你呢？”盛宣怀问。

“我也是，正好我们一路同行。”

白天无事，张之洞派来接盛宣怀的许文陪他一起在船上聊天，然后玩牌，盛宣怀觉得枯燥无味，而那个叫呼梦娜的女子后来始终在舱里没有露面。他感到心里有点惆怅，若有所失。

晚上，盛宣怀一人呆在船舱里睡觉，这时古筝声又响起来了，那轻快而又急剧的乐声如潮水一样向他淹来，他感到自己像一条鱼在这浪花中游来游去，美妙极了……

他春心如潮，在床上开始焦躁不安，他想起了庄氏，虽有滋味，却不如呼梦娜的气质迷人！啊，我是怎么的了？我什么时候开始变坏了？想到这，他有点自责，但又自我辩解说，蜜蜂如果只是采一朵花，不会有多少蜜，只有各种花齐采，才会有新鲜的滋味和源源不断的甜意，喜新不厌旧，无可厚非！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筝声停了，只听隔壁吱的一声门开了，随后又是轻轻的关门声，显然，呼梦娜离开了房间。

他在房间里面也呆不住了，干脆出来，站在甲板上呼吸新鲜的空气，约摸半小时后，他终于看见呼梦娜袅袅而来，原来她刚沐浴完毕，月光下那红红的脸蛋犹如红杏笼烟，在生命的春天，含露开放，她走过盛宣怀身边的时候，静静地一笑，很快地又走进自己的房间去了。

盛宣怀心中有一点儿的欢喜，更有三分多的惆怅，自己堂堂一个道台，

当然不好放下架子，贸然进去，可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不是道台了，只剩下一个真实的自我……啊，难道还要虚饰自己吗？他来回地走动，竟然走到了浴室的旁边，一件紫红色的胸衣像花瓣一样遗露在外边，盛宣怀的心中一喜，没有别人的衣服，肯定是她的，于是他急忙拿着这件衣服就像驾着一朵红色的云，飘飘然来到了呼梦娜的门边。

“笃！笃！”随着两声轻响，门开了，呼梦娜把头探出来，看见盛宣怀站在门边，故作惊讶地问，“盛大人有什么事吗？”

“梦娜小姐，这漂亮的红胸衣是你的吗？”盛宣怀笑吟吟地问。

“啊，对了，我正着急去要捡它，没想到你倒给我送过来了，真是太感谢你了！进来聊一聊，好吗？”声音委婉轻柔得让人无法拒绝。

“反正时间还早，进来聊天解解闷，小姐，这么漂亮的红胸衣、配你真合适。”

“是吗，哪儿合适？”呼梦娜微笑着问。

“这衣服和你秀丽的身材相互辉映，真可谓金玉其外，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小姐，金枝玉叶，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闪着耀眼的光辉。”盛宣怀像诗人一样梦幻般地吟诵着。

呼梦娜顿时脸红得像石榴花，她万万没有想到，盛宣怀这么大胆，毫不掩饰地赞美着自己，那目光既有水的柔情，又有火的炽热，她感到气喘心跳……

“小姐，我很想请你拿点什么来表示对我的感谢？”盛宣怀看在眼里，急忙找个借口以便自己能在这儿多呆一段时间。

“我……”呼梦娜欲言又止，她已感到自己春心难禁，盛宣怀的两眼竟像汉阳铁厂的两只火炉一样的人！她的身体在融化，“我想和你谈一谈……”一句双关语，满身溢春思。

“弹一弹？”

盛宣怀故作糊涂：“弹‘汉宫秋月’？”

“不，那不中听，先弹《凤求凰》，再弹《高山流水》。”

呼梦娜说着低下了头，心里却骂道，真坏，人家的意思不是明摆着吗？

“古筝我一点都不会，小姐，要是竖琴倒好了，那我弹弹还是可以的。”盛宣怀一把扳住呼梦娜的腰，呼出的热气犹如夏季的暖风：“做我的竖琴，共同听听你那生命的乐章……”

说完，盛宣怀抱住她浑身上下地抚摸，在又温又热的抚摸之中，呼梦娜感到自己像雪人般在阳光下慢慢融化，她敞开自己的一切，情不自禁地响应着他的行动，任由盛宣怀弹来弹去，她生命的内心深处，发出轻轻地吟唱。她看到一口深井在暴雨的袭击之下满满地溢出激情……激情过后，她娇慵地躺在盛宣怀身边，竟然泪水涟涟，怎么了，盛宣怀吃惊地问。

“盛大人，你有情，我有意，相爱一次不容易，你解放了我的灵魂，我真心感谢你，让我彻底明白自己做女人如此美好。只是又怕难得长远，我该如何是好？”

“你别怕，你就呆在我身边好了。”盛宣怀安慰她。

“可你在上海，我家在湖北，我跟你身边是去上海，还是留在湖北呢？”

呼梦娜搂着他撒娇，“说嘛，说一说嘛。”“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盛宣怀说。

“可我家有老母，跟你去上海照顾甚为不便，如果你能留在湖北，那就

方便多了。”说到这儿，她送上了香吻。

盛宣怀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了。无奈自己见花即迷，醉入深处，消魂滋味令他回味无穷，“那好吧，就这样。”盛宣怀终于同意了。

“你真好。”呼梦娜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路行程，两人从此过得都是缠绵不尽的日子。

许文替他们俩送来早餐，并笑眯眯地问：“盛大人，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还愉快吗？”“还算愉快。多谢张大人的照顾。”盛宣怀看了梦娜一眼，盛宣怀的话像春风一样吹得呼梦娜的脸像盛开的桃花一样红艳。

船到武汉，只见张之洞亲自迎接，两边站立的都是当地要员，其仪式的隆重、人数的众多不亚于迎接一个亲王。

“张大人，惊扰了。”盛宣怀笑道，“小小卑职，何敢惊动大人？”他心里想着，张之洞果然礼贤下士，甚会做人！“你能来就说明你富有难得的勇气和眼光，孟子曰‘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同样在我看来能接下汉阳铁厂的人，舍君其谁？”张之洞笑哈哈他说：“还望多多指点。以便把我们的洋务实业共同奋力推进。”

“卑职尽力而为。”盛宣怀说尽力而为，不能为者自然不为，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可他哪里料得到，既然来了，张之洞哪有让他退走的道理？

“来来，这位是康有力的高材生梁启超，推行变法的活跃人士，舆论界的骄子，”张之洞仍是笑，“杏荪早已名满天下，不用说谁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梁启超和盛宣怀的手握在一起。

“久闻大名，道台大人。”梁启超说：“今日一见，果然出众超凡，汉阳铁厂的重任非君莫属。”

“大名久闻。”盛宣怀点了点头说：“今日一见，一表人才，超凡出众，维新变法，非君谁能。”

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随后鼓起掌来。

“诸位，我有办好汉阳铁厂的理想。”盛宣怀故意把想法说成是理想，以显示自己对这件事的重视，“但理想不能当饭吃，既然是理想，既然想得有理，综合厂内外的种种有利条件，扬长避短，成功的花儿早晚就会向我们开放。”盛宣怀像是在发表演说。“我愿和张大人一起共同努力。”于是大家又鼓起了热烈掌声。

盛宣怀被安排到紫阳别墅居住。每天酒宴款待，自不必多说，张之洞为了宠络其心，除了女色免费赠送以外还亲自陪他在厂内来来回回地考察。

可是考察的结果令盛宣怀大感头痛。

汉阳铁厂选址不当，厂内冗员过多，管理不当，已花去银子数百万两，他想，这是一个无底洞，自己跌进去了，恐怕爬不出来。

是不是该打退堂鼓？他犹豫了。

“怎么，盛大人。”呼梦娜撒娇道。“你想回去了，那我怎么办啊？你倒说一说，张大人对你怎么样？他说没有汉阳铁厂国家损失就大了，所以你这一来，等于救了他的半条命。难怪他这么重视你，你怎么好自己说走就走？嗯？”她又说：

“无论我在不在汉阳，我的心都永远随着你，明天我有事必须回家一趟。不过，我有个艺妹叫素娥，不知道她这几天是不是会找我了？如果来了我不在，请多关照一下。”

“好吧，”盛宣怀又一次在桃花源迷醉，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况且所说的关照，恐怕也花不了什么时间，说不定还有一段新的乐趣呢。

“张大人，汉阳铁厂犹如病到晚期的重症之人，无特殊良药不能回生。”盛宣怀说道。

张之洞早已为此事累烦，既然能开药，他巴不得药到病除，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这样他对朝廷也好有个交待，否则这样下去与自己的名声不利，想到这里张之洞的心里急了。

但他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轻轻他说：“你说汉阳铁厂都有哪些病？该开一些什么药好？”

“首先煤炭短缺，必须到湖南、江西去寻找煤矿，尽可能做到下购买洋煤，降低成本，否则大量购洋煤成本太高，饮鸩止渴，必将亏损下去。”盛宣怀说道。“前期的困顿和这个原因有极大关系。”

张之洞点了点头，认为说得有理，他等着盛宣怀开出的下一个药方。

“汉阳铁厂以煤为体，造轨为用，这关系到市场销路的问题，也非常重要。汉阳铁厂自身难保，却又不能和洋人竞争，所以凡有关国家筑铁路之事，其铁轨应该由本厂提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厂。如果这方面没有你和直隶总督大人的支持，前面的一切都会成为空谈。”

盛宣怀这一招确实厉害，凡国家造铁路必须用汉阳铁厂的铁轨，而那时的中国铁路刚刚创办，其市场非常非常广阔，不愁铁轨没有销路。前面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空话，当然是一种暗示，张之洞怎能不明白？不过，盛宣怀凭此控制铁路的想法，他却没有想到。

“这个，我一个人办不到，但可以向朝廷提出这个要求，估计问题不大。”张之洞觉得盛宣怀的想法对厂特别有利，自己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过？他只有继续洗耳恭听。

“第三个是人才、从原料、燃料、原料到生产、流通、销售每一个环节

都离不开人才，如果没有人才，汉阳铁厂的一切扶持不起来。”张之洞一听盛宣怀的话不无道理。他说：“只要能使汉阳铁厂复兴，这一切都好办。”

“那多谢你的照顾。”盛宣怀感激他说。他感到张之洞对自己能有所帮助，自己何不奉迎一番，以后自己左右逢源，办事更是方便。”“你能把整个湖北治理好，不可能治不好一个工厂，大人爱才，恩师李鸿章早就这么跟我说过，王大人对你也深为赞叹，我这一来湖北，真是有所领教，受益无穷。”

“吃朝廷的俸禄当竭尽全力为国家办事，以谢主隆恩。我等受恩非浅，行动上自然得忠实努力些。”张之洞说：“还是你辛苦了，为国家办了不少实业，造福民众。”

盛宣怀回到紫阳别墅，只见一个新来的女子长得和沙娜甚为相似，既有东方女人的娇羞，又有西方女人的丰满，圆圆的臀部有如待擂响的战鼓，他心中先是吃了一惊，问道：“你是何人？”

“我是梦娜的妹妹秋沙，特地前来看姐姐的。”那女子说时，梦娜也进来了，自然少不了一番介绍。

“哟，你就是我的姐夫？”秋沙听完介绍，惊喜地叫了起来。“姐姐能有这么好的夫君，真是天大的福气。我真羡慕她。”

“你羡慕什么？找一个比我好的不就行了吗？”盛宣怀打趣道。

“羞死人，人家才多大的年纪嘛？”秋沙的小嘴嘟得老高，一副丰满诱人而又机灵的模样，“我没那么好的运气，除非再找一个和你长得一般模样的人，我才满意。但是无论从时间和心情上说来都是极遥远的事，现在不谈了。”

两人虽说是艺姐妹的关系，但还是挺亲热地拉在一起，把盛宣怀也拉入其中。三个人有说有笑、倒也其乐融融。

“夫君，我妹秋沙是颇有才华的，恐怕你未必是他的对手。”三人边吃边喝之间梦娜笑道。

“啊，秋沙妹，可念一首诗来听听。”盛宣怀用筷子夹着一个鱼头，正待送人口中，听到这话筷子就停在半空中了，“怎么样？”“见笑了。”秋沙脸微微一红，“这话你可不能相信她。”

“你姐是从来不说假话的人，秋沙。”盛宣怀说道，“你不背首诗给我听，那我罚你把这个鱼头一口吞掉。”

“这是你的福，鱼头当然还得归你吃。”秋沙看看梦娜。

又瞧瞧盛宣怀，说：“恭敬不如从命，好吧，我胡乱念一首了！小径红稀，芳效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阴，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这是晏殊的《踏莎行》，诗如画，清新可人，可是有点儿多愁善感了。不过，言为心声。”盛宣怀笑道：“想不到你还这样忧伤？你的感情像埋在地下的煤炭一样丰富而又晶黑。”

“姐夫真坏，真该罚你三杯。”

“我坏在哪儿？我嘴巴上听起来坏，其实心眼最好。”盛宣怀一边辩白一边替自己做广告，说：“你感情像煤炭一样丰富晶黑，不是骂人，而是说你富有热情和魅力。你想想，煤能把铁烧成水，何况一般的男子呢？”

“这就更坏，该罚五杯了。”秋沙叫道。“姐姐你不能包庇他。”

“好，好，先罚五杯。”盛宣怀笑道“但是你必须出一道考题，我若答得对，去掉三杯，喝两杯不是好事成双吗？若答错了，加一杯，喝六杯，也

是六六顺一切如意，怎么样？”

“行。”梦娜说道：“考题由本官出，你做好准备。”

秋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了。

“请问考生，晏殊是什么地方人？有什么词集发表？”

“晏殊是江西临川人，七岁就能做文章，号称神童，宋真宗景德二年召试，赐进士出身，著有《珠玉词》，怎么样，答得不错吧？”盛宣怀对着秋沙一笑。

“姐夫果然厉害，但是三杯还是要喝掉。”

“好好，喝掉，但这不是罚酒，而是敬酒，一杯为你姐姐喝，一杯为你喝，一杯为我们三人喝。”盛宣怀已有几分醉意，说话也就放肆多了。秋沙的脸腾地又红了。

第二天，梦娜出去了，秋沙来到她姐姐的房间，却只见有盛宣怀一人，她惊讶地问：“姐夫，我姐姐呢？”

“你姐姐不在，呆会儿就会回来。”盛宣怀答道。

“你忙什么呢，姐夫？”秋沙问道。

“我忙着想人呢？你猜我在想谁？”盛宣怀说。

“还能想谁，不就是想我姐姐吗？”秋沙星眸一转，笑吟吟地答道。

“不，我现在想你，”他像饿虎一样扑在秋沙的身上，这把她吓了一跳！“姐夫，姐姐看到了不好。”嘴里这么说着，但她的内心深处却又热烈地渴望盛宣怀用火炮侵犯她的身上的每一块土地，只有在猛火的燃烧中她才能找到自己……

盛宣怀魂丢三次，神游九千里，待他醒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曾和秋沙躺成了一个，现在又排成了一双，原来自己和沙娜的幽会真是另有一番迷人的滋趣。在武汉的他，恣意取乐，也就忘了汉阳铁厂的亏损，自己主动向张之洞表示愿先补上汉阳铁厂的亏损，这样数百万两的银子很快地转到了汉阳铁厂的帐下。

他仔细一想，将来督办铁路必将得手，这几百万两银子不会白白地扔进无底洞去了。想到这，他感到自己美人事业双丰收，何乐而不为？如果张之洞还讲交情，自己将来肯定还少不了他的照料，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样下去，真可谓先算了一步，想到这，他竟忍不住开怀大笑了起来。

盛宣怀认识到将来督办铁路必须先人一着，自己的长远打算这一步总算走对了路。那么，汉阳铁厂总办职务就要交给自己手下的人，自己将来专督铁路这个肥差。先算、多算、细算，是做大事必不可少的智谋。否则自己在商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打定主意，他准备让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

“张大人，修筑铁路是早晚的事，我想湖北自然也少不了，将来我一身不能二任，待汉阳铁厂大局安定以后，我想叫轮船招商局的会办郑观应前来协助，这个人精通煤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通才。”

“郑观应，这个名字我非常耳熟，他不是写有《盛世危言》一书吗？写得不错！”张之洞笑着说：“我自然要用他了，人才即宝，不用即废，在国家振兴之即人才更来不得半点浪费，你告诉他，我希望他来。”

张之洞之所以如此爽快，自然是寄希望于盛宣怀和郑观应。

盛宣怀知道汉阳铁厂的战略作用，所以他进一步拉拢郑观应，把自己家中两个勤快漂亮的侍女送给了郑观应，外加一点珍宝之类的东西，郑观应自然十分感激，从此做事愈发卖命。

“正翔，我想调你到汉阳铁厂当总办，你看怎么样？”盛宣怀说。

郑观应说道：“那儿太苦，薪水少，这些我都不在乎，但我人地两生，恐有不方便之处。”明明是找借口拒绝，盛宣怀当然明白。

盛宣怀说道：“正因为那儿苦，才更要派知心者和能干的你在那儿去创大业。别人去，我还不放心呢？”“那我在轮船招商局的职位怎么办？”

“你放心去好了，少不了你的一份，兼职不就行了吗？再说，你到武汉去那两个侍女可以很好地照顾你，不会有太多的不方便的。”

“是，是。”郑观应满意地答道：“多谢你的厚爱。”

“那就这样了，你好好干吧。”盛宣怀说：“到时大筑铁路少不了你的。”

当盛宣怀从上海赶到武汉的时候，已是夜晚了。天上的银河倒映在水里，一轮小船像一弯新月在水中的星与星之间穿梭……

“你到底按期回来了”，秋沙与盛宣怀相互拥在一起的时候，她喃喃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想你！”

“我也一样啊，你是我灵魂至诚的伙伴，但愿我们永远在一块，任地老天荒，我们相爱到永远。”

小船在银色的月光里轻悠地晃荡着……

德国。夏天。

两个德国人在晚餐后散步。

“首相，”温克说：“自从远东战争日本获胜以来，中国简直成了各个国家的公共场所，你认为该如何对待中国这一局势呢？”

“曾经有人向我提到过瓜分中国。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瓜分不会由我们来促其实现。”毕鲁首相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好准备，我们决不空着手回去。乘火车的人不能决定火车什么时候开停，但是，他可以保证不会赶脱这班列车。傻瓜才会落在最后头。可是我们决不希望，这一点我要求你和其他人密切地注意。就是我们决不希望瓜分中国，况且，我也不相信这种瓜分会立刻实现。无论如何，我要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胶州这样一个战略上和政治上的据点，它将使我们在未来的远东具有决定性的势力。相信有这样一个坚固的据点，我们可以满意地期待着事态的发展。在我们面前有着这样一个巨大的行动范围和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妒忌别国在中国获得的让与权。”

“首相的话让人佩服。可是，法国、英国、俄国都在那儿争夺铁路修筑权，难道我们能只要一点羊毛，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羊身上割肉而无动于衷吗？”

“中国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值得玩味，我打算在完全占有后，建一条胶州到济南的铁路，然后再把整个山东铁路的修筑大权归德车所有。温克，你不能把一篮的鸡蛋一口吃光，对不对？”

“看来还是剥一个吃一个的好。”温克随和地点点头。

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除在中国纷纷开设纺织、食品轻工业和修造船舶，发展航运等工厂企业之外，已将重点转向铁路、矿务和银行等领域了。

一杯咖啡放在了眼前，盛宣怀端起慢慢地啜饮着。

摆在桌面上的是一张《北华捷报》，时间是1896年1月10日。他眼光流览下去：有两位广州人，是一家实力雄厚的辛迪加的成员，他们住在上海，目的在于投资修建京汉铁路。他收到几位同事平安抵京的电报，这些人

去北京是为了一个工程而去谒见恭亲王和户部官员的。据可靠的消息，这家辛迪加已在外国银行中存有现款三百万两，在北京的三家中国的银行中存有价值二百万两的证券，用以说明它的资产雄厚，有力量成功地完成任务。这一数目是目前修筑铁路所需款项的半数（根据本星期前本刊刊载的一篇布告），其余半数500万两，这家辛迪加保证在对该辛迪加授与必要的权限的布告公布后六个月内，从国内各条约口岸和有钱的绅商之中，以及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海峡殖民地的华侨中等足。据说这一辛迪加中有一些从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爪哇归国的豪富华侨，有许多香港著名的中国人，还有一些上海人。那些从广州来的代表中有刘学询等。

恭亲王、李鸿章和他们的兵部的同事们，还有几位户部尚书，侍郎，将于星期日听取这一辛迪加代表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满意，这些申请人将被送进皇宫在一种特殊召见中朝见皇帝，这是发给特许权的序幕。目前在北京的这一辛迪加的成员住在张荫恒的家里，张荫恒曾任驻美公使，现为户部侍郎，他是他们的同乡。无疑是通过张的影响，他们才得到这样的成就，据传说，花了一笔相当大的一笔款项（3万两），他们的条件不久送到了目的地。

恭亲王？盛宣怀大吃一惊。如果恭亲王奕訢被这些人打动、那么京汉铁路的修筑权必定为这些人夺得！至于张荫恒，虽为户部侍郎，可他的影响毕竟有限，因而他并没太引起盛宣怀的注意。

“张大人！”盛宣怀把《华北捷报》往张之洞的案上一放，说：“不好了，汉阳铁厂恐怕难办了。”

张之洞吃了一惊，拿起报纸一看，他愕然道：“这些人已在京都活动频繁，争夺铁路修筑权。”

“不但修筑铁路大权想要，恐怕汉阳铁厂我们也白建了。钢铁是我们辛辛苦苦炼出来的，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筹建铁路？京汉铁路是南北一大于路，对拱卫京师，大有裨益，岂能随便让这些人修筑？”

张之洞点了点头，他深知，京汉铁路若为这些人所修建，自己的汉阳铁厂就白办了一半，且铁路不但于国有大益，而且对于修筑者来说也有厚利，哪有猫儿不爱腥味？

“中国向来的风气，官不习商业，即成为官勤恳有加，商务也略有所通，可对于洋务运动这些人却又不熟悉。”盛宣怀说。“李大人、张大人办洋务多年，岂能把铁路这样的大事交给这些不懂洋务的人去办理？”

“当然要想办法，”张之洞说，“自己养出的肥猪岂有别人吃肉自己啃骨头的道理？只是这些人手段也太厉害了，直接跑入中枢扭动修铁路的开关，不知恭亲王爷的态度如何？”

“的确不能自己只啃骨头。”盛宣怀说：“奇怪的是大人洋务声名赫赫，按理说这些人跑到中枢活动以后也该找找你了。谁知看样子他们并没拿你当一回事，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过，无论恭亲王的的态度如何，这事都有你的位置。朝廷不会让他一人说了算的。”

“那我们得赶紧行动，有个周密详细的筹办铁路的计划，方才有备无患。”张之洞说：“王爷不能一人说了算，我更不能一人说了算，这事还得直隶总督王大人多多鼎力相助方有希望。”

“这个诚为必要，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活动准备得怎么样了，恐怕我还得派人打听打听才好。同时，我必须在短期内拿出一个计划，这样上奏朝廷时

就有理有据，剩下的就是人事活动了。”

直隶总督府，王文韶接到张之洞的电报，他拆开一看：“昨天盛道员与我急议京汉铁路的事，极为透彻，环顾四方，做官的不熟商务，而经商的又不如做官的顾全大局，或者虽懂洋务而下明中国政体，或者被洋人蒙欺；或者做事锋芒毕露却缺少阅历和经验；或者胆大欺愚只有宏图而又实现不了许下的诺言，这些人，都远不足以谋这事。盛道员没有这几个毛病。如果让他随我们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也可以联中外，还可以联官商，此举必成。”

王文韶看完电报，陷入了沉思，从感情上说，他当然赞成张之洞的人选，况且盛宣怀尚属北洋一边的人，自己待他不薄，他的办事能力也还深得己心。可这是由朝廷说了算的事，自己也好，张之洞也罢，都只能奉命而行。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在圣旨下来前多多活动而已，致于活动的结果如何，却不能说有什么把握。

原来王文韶虽然居直隶总督高位，也深受慈禧宠信，可他毕竟不是李鸿章，既无李鸿章的魄力，又无一支自己能调动自如的军队作后盾，所以在气势上就比李鸿章差了一截，他上何自知之明：自己只是有太后的恩宠，若论实力，自己实在比不上李鸿章，虽然李已不是直隶总督，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经济方面输入一着，则自己这个直隶总督，还能剩下一些什么？想到盛宣怀在财力方面对北洋的贡献，自己不助他一臂之力，恐也无甚道理了，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旧的好，邻下是老的好，总能比较信任和控制的。于是，他决定和张之洞联手向朝廷推举盛宣怀为京汉铁路的筹办人。

朗润园恭亲王府，广东道员许应镛、广东商人方培圭、广东候补知府刘鄂与监生吕庆麟四人正在就铁路一事与奕忻商谈。

“王爷，”说话的是许应镛道员：“我们几个均能集有股分千万，修筑铁路经费不成问题，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承办，并请政府派大员督理。”

“这个……”奕忻接过话头，想起昨天收到的礼物，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他不能不考虑帮他们说话了：“京汉铁路虽在张之洞与王文韶的管辖之内，但他们又要听从总理衙门的，我不会坐视不管。待我明天上奏请皇上大旨就是了。”

“当然，直隶总督王文韶手下有个叫盛宣怀的财神，和湖广张之洞关系又要好，财势相合，他俩岂能顺王爷之音让与它人？不过，要是京汉铁路不行的话，那么让我们承办广东一省的铁路也行。广东一省商业繁华，许多货物堆积如山，没有火车实在难以畅通。这利商益国之举，还恳请王爷伸手相助。”广东候补知府刘鄂看得较远。

“盛杏荪办的事大多了，决不能百事都归北洋南洋的人办吧？否则同为清廷臣子公平何在？”吕庆麟说：“以王爷之威望，该压一压北洋势力才好。”

朝阳的金辉照在雍容肃穆的紫禁城，银白的华表在蓝天下巍然而立，折射出一种耀眼的光芒，养心殿被阳光染得金碧辉煌。

“皇上，”奕忻跪奏：“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大血脉，宜速办理，以杜外人觊之心。”

“朕非不知，”脸色苍白的光绪说道：“然现国家是多难贫困之时，财政困难，正蹙眉不已。”

奕忻脸色平静，说道：“京汉铁路前经张之洞修筑，已因经费不足停办多年，今有广东道员许应镛能筹巨款，何不让其一试？且官办不如商办。”

“京汉铁路，关系紧要，就张之洞所为来看，官办万不能行。”光绪说，“如要商办，许应镛能筹款多少？”

“据称能集股千万，估计经费没有问题。”

“若能集股千万两以上，无论何省富商，只要有能力，朕准其设立公司，自行兴办。王文韶、张之洞都属本境管辖之内，我想责成他们会同办理。道员许应镛等，分办地段准其自行承认，毋稍掣肘。但是先由他们对这些筹办的人加以考察，千万不能有洋商入股。”

且说许应镛得知恭亲王的回报后，决定开始筹款，已集股七百万两，准备一旦招满千万两就开始动手大办。

许应镛筹款将要修筑铁路的消息传来，盛宣怀惊讶得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他想到《华北捷报》上的话，莫非他们背后都有洋股东不成？

想到这，他不寒而栗，若果然如此，自己面对的则不是一般的对手了！

然而，自己自办轮船、矿厂、电报、纺织多少都过来了，岂能甘心而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借借势，也是自己奋斗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想罢，他决定从王文韶处大着浓墨。

养心殿东暖阁，王文韶跪见光绪皇帝。

“王文韶，你说许应镛筹资准备得怎么样？他这个人办事还行吗？”

“臣见许应镛极少，总共才不过两次而已，此人没有什么名气，可他放言说自己能等到千万巨款，我倒不太怀疑这一点，可是想一想，一个无名望的人能筹到千万巨款，这不能不说是怪事了。”

“依你说，他筹款可能有什么名堂？”

“什么名堂我们都没有看见。不过这一点显然叫人怀疑，就不得不多思。据盛宣怀说，这极可能有洋人在背后操纵，一旦让他所承办，他们就成了洋人的影子和传声筒，哪里还能指望他的开路保利呢？”

“皇上，”张之洞奏道：“铁路为富强的第一要义，人尽皆知，强邻逼视，宜急起直追，可追到后来路权不保，则空梦一场。臣以为，洋股必不可恃，否则犹如拔苗助长，其后果可想而知，而华股必不足，中国官商少，所以许应镛、刘鄂等人所谓千万两之说，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吹吹牛而已。如此大事，当选可靠之人。”

“然而财力不足，奈何？”

“这个问题臣也曾反复思考过，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无能筹集千万原股，唯有借洋债筑路，随后陆续招股分还洋债的这种做法筹款较多，流弊也少。而洋债与洋股不同，若集洋股，则路权也倒持于彼，若仅借洋债，路权仍然归我方，其中的差距有着天壤之别！”

“洋债可惜，可谁又能办好铁路。”

“这事事关重大，所以选人尤须得力、方能和我等同心协力，坚忍图成。经查直隶海关道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表现尚好，我曾询问他对京汉铁路有何办法，”张之洞开始提高了声音，“该员才力恢张，谋虑精密，博通洋务，深悉商情，是一个官场商场的通敏之才，中国向来风气，官不可商，商不知官法，即有所谓通官晓商的人，又多不谙知洋务。只有该员能谦三长。况且，招商局，电报各局等都有效，若要招商承办铁路，似乎只有他能堪此大任。”

“做事必须胸有成竹成功把握就大，虽然他办轮船招商强弱，所以不能不举。但现在一般的商人，唯利是图，可以图成而难于谋始。考察各国的铁

路，无不官创办而商人随后响应，拿轮船招商局来说，就是一个明例。”

光绪继续问道：“你看京汉铁路的情形如何？”

这是考试，盛宣怀早有准备。答得也就从从容容：“京汉一路贯通鄂、豫、直三省，专重拱卫，而略于东南财赋之区，对商务利益软薄，若专指铁路，剔开繁富近便之地，则东南各省绅商，就会以本大利薄而不愿入股，那么招股就难了。

“那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皇上，”盛宣怀说：“只有把南北铁路合为一局，设立一个总公司，这样气势庞大，招股就容易了。公司成立以后，必须选派公正股商为商总，按照铁路所需总数，将商股招足，但只先收现银二成。如股票以百两为一股，先收二十两。有商人，有商股，方成公司。若商股不足，可由公司设法借，商借商还。估计京汉铁路总需数要三四千万两，大概过四年才能全部完工。”

光绪听完极为满意，“有条有理，看来你早有志于此。”

一八九六年十月三十日，一道谕旨下来，盛宣怀被授为太常侍少卿，已开始进入中央一级官员了。同时，给予了专折奏事的特权，这个特权允许他直接与皇帝对话。同年的十一月，被任命为铁路总公司的督办。经过与王文韶、张之洞的会商，将总公司设在经济势力雄厚的上海，另在天津及汉口设立两个分局，铁路公司就这样开张了。

毓庆宫。光绪皇帝想到了父亲奕 和母亲叶赫那拉氏，他是正宗的贵族出身，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同时又是咸丰皇帝的亲兄弟，而他的母亲是现在把持一切大权的慈禧皇太后的亲妹妹，他自四岁被作为皇位继承人入宫培养，和父母见面机会极少，虽然有几次，却又都碍于宫规来去匆匆。

在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奕 病歿，光绪得到消息后泪流满面，连外衣也顾不得穿，就要立即奔往醇王府。然而他的行动却受到慈禧的阻止，在为礼仪所限的时代，他正常的父子、母子之情受到严重的压抑。在太后面前，他什么感情都不能流露，他感到一种难忍的窒息。

“皇上、亲王过世……”翁同和泪流满面。

光绪并未吭声，他使劲地咬紧牙关，然而还是有禁不住的泪水流下来了。

这真是多事之秋！前年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哀震，今年母亲死去而自己与隆裕皇后感情生活又不和睦，另外少不了要看慈禧太后的眼色……

“我要用自己的一生来铸造一块丰碑，这丰碑的内容父母高兴，天下百姓快乐，先祖们满意，矗立宇宙彪越千秋，以挽救天下万民干多事之秋！”家痛国哀再一次涌上心头，他满心酸楚。

窗外的雨声敲打着他的心扉，他感到一股寒意，又隐隐地担忧起来：“那黄河水位总不该出危险才好……”

他恨日本国的欺凌、要挟，实际上说抢掠更恰如其分；他恨李鸿章练兵多年竟毫无实效，在洋人面前丧权辱国；他恨那些在辽东战线贪生怕死的将领白吃干饭而辜负了国家的期望；他恨廖泰恒刚毅等军机大臣，顽固不化，不顾一切地迎合太后……世界在变，而国家还是老样子，大清帝国将处于何种境地？

危急、孤独、焦躁、苦闷，使他无法平静，他感到自己就处在时代的暴风雨中，他仿佛看见群山在流泪，听见江河在吟哭！此时不变，此时不搏，更待何时！鹰击长空，他要振翅飞翔！可他还在忧思之中……

“盛大人，你才干超群，汉阳铁厂早晚必有所成。”梁启超慷慨陈词他

说：“自从甲午战败，赔款割地，国将不国，亡国的危险已近在眼前，危机迫在眉睫！敌人无日不可来，国家无日不可以亡，若干年后，乡并不知谁氏之墓，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现在若还下思洗心革面，同心竭力，则难自保了。”

“卓如，祖宗之法当然要变，应改变那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旧东西。”盛宣怀说，“但是变法的第一步还须用人得法，否则变法千变万变也难见效，欲速则不达，这你比我更明白。”盛宣怀并不反对变法，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然不会不顾眼前面对的现实。

“以八股文来选拔读书人，是中国禁锢文明的一大病源。这种办法实行上千年，使读书人丧失了聪明才智，不了解古今大事，不明白危机的存在。现在流行的八股文，八韵诗读书人趋之唯恐不及，如把这‘二八’对比为‘二八佳人’是再恰当不过了。大人岂不闻：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伏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换句话说二八佳人体似糊，篇中藏药毒迂儒，虽然不见人身死，暗里蒙君智慧枯。比如大人，聪明绝顶，办洋务赫赫有名，考举人多年不中，反倒大有所为，这不是对科举制度的一大嘲讽吗？”梁启超才华横溢，自恃甚高，没有料到自己在京城考试时却名落孙山，心里自然非常不满。盛宣怀一听，默默点着头，他多次考试都没有成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过去曾经使自己闷闷不乐，然而自己现在之所成，难道是一般书生举人、进士所能做到的吗？放眼中华，像自己这样的人物又有几个？

“现在读书人两眼只顾课本而忘了课本以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八股文、八韵诗只不过是晋升官场的敲门砖而已，只求死记硬背，不求理解，摇头晃脑，所念得都是腐朽的文章，有人读了几十年书，却不会写信、有人号称通儒，却是一个不知道一里路有多长的迂夫。有的虽贵为名臣，竟然不知道范仲淹是何许人，有人进了翰林院，竟打听司马迁是哪一科的前辈，八股制度培养出这样的无用之才，一旦国有急事，或者大难临头，这些人只能干瞪眼睛，如此无用之辈，国势怎不衰落？”

说到这，盛宣怀叹了一口气，是为自己感叹，还是为国家忧愁？或两者兼而有之？

“盛大人之言有理，国家要振兴，旧法要革除，法者，天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不抓公器，不持公理，国势衰落下去，大清帝国岂能长久？”梁启超的话让盛宣怀心头一震，是啊，变法是中國图强唯一的途径，可是大清帝国不能长久的说法，他却无法赞成！是不是有点儿危言耸听？不过他自己虽贵为四品道台，对目前的形势他也无法满意，看见梁启超意气风发的样子，他真是有点羡慕了，自己为官多年，养成了一个小心谨慎，处处设防，一副老成的样子，倒不如梁启超来的酣畅自在，轻松自如。

“如此下去，终究是不行的。”盛宣怀皱了一下眉头，随即又舒展开来，“好在我们皇上并非抱残守缺之人，他颇有振作的雄心，相信他早晚必会变法来实现自己的宏愿。天下有志之士，何不相助以立大丈夫之业！这是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的大好事。”

梁启超听到皇上早晚都会变法的话，仿佛看到了希望的火光，正在熊熊地燃烧，这团火越烧越猛，越来越大，有朝一日，它必将照亮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想到这儿，他脸露喜色，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彩：“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不可不变，忠君爱国这是古今不易的大礼，皇上若有志，我等岂能苟且下去？只是变法若早日推行，则早日获益。比如病人，患病已久，一拖

再拖，恐怕不但会成为重病，而且还会拖成了绝症。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就无可救药了，所以，变法宜速进行。”

“变法宜早，速度宜缓，以勇气为先，以稳字当头，如此下去，想我堂堂中华，必成世界雄狮，下吼自威。”盛宣怀说到这儿，感到自己也好像年轻了几岁，人们都说梁启超有鼓动的才华，今天一谈，果然如此，他下由得对梁启超暗暗敬佩起来。

湖南的湘中各县遭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旱，浏阳县的大瑶、白沙、东门一带田干土裂，禾苗枯焦，颗粒无收，刚刚过了收割季节，贫苦佃户就家家缺粮。无奈之下，有的上山削树皮，有的挖野菜充饥，有的吞吃观音土，一时饿民、乞丐成群，衣衫褴褛，面目枯瘦，浏阳河的两岸留下来许多没有掩埋的尸体和遗弃的婴孩。

“啊。”盛宣怀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想到自己小时候飘荡的生活，那时自己何尝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想到这，他仿佛看见那一双双饥饿的眼光正在木呆呆地看着自己，那一副可怜的样子使他胆战心惊。这不是怕，而是一种怜悯，一种恻隐之心涌上心头，“这何忍呢？这何忍呢？”

他决定自己捐献白银五十万两，并且发动官绅纷纷捐献。湖南巡抚陈宝箴致信感谢。

却说湖南浏阳县有个欧阳节吾先生，早年做过广西按察使，后来却辞官不做，跑回家乡，当起老师来了。他一崇拜哲学家王夫之，二崇拜美国政治家华盛顿，他常把这些人物转化到他的教学课程里面人，这就使得他的学生谭嗣同深受影响。就在这个时候，谭嗣同回到了浏阳县，他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

这年他刚满三十岁，因为幼年丧母，不为后娘所容的缘故，谭嗣同虽贵为帅门之子，却从小远离家人，独立生活，备尝艰辛。他幼年时在北京宣武门外跟随两个哥哥读书，是在一种凄凉冷落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本来是回来替母亲扫墓的，不料碰到了这样的一场大旱灾，他看见流离颠沛的悲惨情况，心中极为痛苦，祭完母墓，他就急急地赶到老师的家里，叩见了欧阳先生和好友唐才常等筹办救灾的事儿。商量完后，他一面写信给他的父亲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请他们设法寄来赈款捐助，一面又动员本县的绅商筹款筹粮，开办工矿以工代赈，东奔西走，总算在浏阳的城镇设了几个粥厂，这样的辛劳之下，救活了无数的饥民。

“这样的一个世界，”谭嗣同摇摇头，他虽然遍游全国各地，然而这种凄凉悲惨的情景却还是头一回碰到！“水深火热之中、可怜的老百姓！”

“先生，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前不久我听说康有为先生发动了‘公车上书’的活动，可见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我很想去见见他。”

“你去吧，京城复杂，小心一点就是了。”欧阳先生点点头，随后又鼓励他说：“好男儿以天下为家，当然志在四方，岂能孤守浏阳？”

可是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的时候，康有为已南下上海了！他心中有点失望，不料却和自己的好友张之洞的儿子张立人不期而遇，碰上了一个正着。张立人知道谭嗣同的想法，他说：“你没见到康先生吧，实在遗憾，然而他的学生梁启超已从我父亲那儿赶到北京来了，据说明天就会到陶然亭来聚会。何不先看看他？不也一样吗？”

陶然亭在北京的城南，宣武门外右安门附近，这里亭榭清幽，树木葱笼，

是当时北京城内唯一可以供市民游赏的园林，许多文人名士，经常到这儿来集会畅游。

陶然亭内，人们议论纷纷，张立人指着正在演讲的一个人说：“他就是梁启超，他身边还有一个叫盛宣怀的财神，等下会见时不妨叫他请客做东。”

散席后，盛宣怀、梁启超朝张立人走过来了。

“张公子，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为何今天有此雅兴前来？真够赏脸的。”梁启超说。

“卓如文采英华谁人不知、哪里需要别人的赏脸？倒是我这位朋友需要你们认识一下才好，盛大人、卓如，”张立人说道：“这个是我朋友谭嗣同，湖北巡抚的公子。”梁启超和盛宣怀原本没有注意到张立人旁边的谭嗣同，听他这么一说，只见张立人旁边一美男神采俊逸，皎皎态如玉树临风，盛宣怀大吃一惊，好一个俊男骑士！

接着是大家相互寒暄，他们交谈了起来。

张立人笑道：“你们三人是新认识的，为了庆贺一下，该请客了。”随即四人钻进他那辆华美的十三太保快车，飞快地离开了陶然亭大院。

车内，谭嗣同和梁启超还在争论，盛宣怀默然静听，只听见张立人笑着说，“你们两个人，还争论什么呀？盛大人请客喝酒，还说这些国家大事？这难道是你的意志所能解决的问题吗？不如闭目养神呆会儿放开肚皮吃喝玩乐一阵轻松舒服。”

“你们自己不谈还能叫别人也不谈吗？”谭嗣同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难道你一点就没看见？你一点也不焦心？”

张立人哈哈一笑：“焦心？焦心有什么用？你议论一阵，焦心一阵，就能把国家治好吗？”

只听车夫“啪”地甩下一串清脆的鞭声，马车飞快加速前行。

盛宣怀在车中震动了一下，他说道：“变法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谈论的嘴上，而应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国家要变法，总该要有点意义才行。但一切都必须讲究实际，如果把变法行动比作新栽的树，那么它的泥土就应该是社会现实，所以变法首先必须在于得人，这个人字的含义说来就丰富了，但官员之中总要争取他们中有开风气的人才好，并且还要能够争取大多数官僚的支持，否则速度过快，风雨过猛，这朵改革之花就会被打落下来，那还能看见什么果实？”

不愧是老练的人，话说得精明圆滑。

张立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怕这变法会触动太多的官僚，到时捅了蚂蜂窝，这样下去，与国无益，与民无补，恐怕你们这些人吃不了也得兜着走。我父亲为变法行动捐银赞助，也可谓有一片热心，可我总感到是解决不了问题，至少目前是这样的，盛大人，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听张立人这么一问，盛宣怀说：“很难说，但法无疑是要变的。”

“衣服脏了要洗，房子破了要修，国家衰了要振，如不变法，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样子下去难道就行吗？”梁启超慷慨陈词：“今天国家尚在，我们乘的这辆马车，还可以自如地奔走，他日一旦国亡，泱泱大国恐怕连容下我们双脚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惊醒过来吗？”

“我想不会惨到这个地步。不过现在大家已经说得够多了，恐怕都有点饿，”张立人说着随即叫道，“车夫，给我加快速度。”

“啪！啪！啪！”三声，挨了鞭的马向前飞驰而去。

北京的夏天特别的闷热，灼灼的阳光照在紫禁城内九重宫阙清一色的琉璃瓦上闪出耀眼的光辉，光绪皇帝在勤政殿召开御前会议，“诸位爱卿，康有力几次上书，我都认真地看过了，他所想的变法很符合我的心意，虽然言辞过于尖锐，然而这恰恰是他忠肝义胆的表现，否则，谁敢不顾生死说出这样的话？”光绪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准备厉行变法，振兴国家，诸位必须同我合力齐进。”

“既然如此，皇上何不召见康有力，这样君臣之间变法事宜也好安排。”高燮奏道。

“皇上，万万不可！祖宗立下的规矩不能全变，新近用的小臣不可担当大任，本朝有成律，不是四品以上的大臣皇上是不能召见的，康有力仅是工部主事，不符合本朝惯例。”大家一看，出来说话的原来是恭亲王奕訢。

“那么依你说我要召见他还要等到他成了四品官员以后才行，变法是大事，岂能随便拖等？”光绪皇帝声若洪钟。

“如果，”奕訢怕光绪生气，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奏道：“皇上要召见，那就让我们先同他谈谈以后再回报，最后由你决定召见与否。”

光绪只好同意了。

受光绪之命，总署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张云恒等在总理衙门会见了康有力。

荣禄是满族旗人，总以为变法对太后不利，于满人有害，所以他的内心深处对康有为有一种深深的反感。他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回答说：“任何事都得因时变通，就拿总理衙门来说，祖宗当时没有，现在增设了，为什么呢？因为形势变了，祖宗之法也得随机而变。”

荣禄一听，哑口无言。在座的李鸿章、廖寿恒心里却高兴。

廖寿恒轻问：“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变法呢？”

康有力答道：“首先应当改变法制和官制，中国现行的法律、官制都是大一统时期的旧政治，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比如六部册列，那些束缚人手脚的东西应当全部废除。”

李鸿章一听高兴的心情沉下去了一大半，他缓声问道：“难道六部册例真的要全部废除吗？”

康有为从容答道：“现在大地正在沉沦，列强虎视眈眈，不再是当年闭关锁国的时代了，不适应的当然应当全部去掉，只有这样变法新政才能推行。”

翁同和点了点头，他问：“变法能富民强国吗？”

康有为答道：“完全能！日本明治维新仿照西方的办法，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我国同日本情况相似，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日本为榜样呢？”

廖寿恒等问话完毕，康有为离去，荣禄大骂，翁同和心里暗喜，而李鸿章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每个人的心态各不相同。

第二天，贤良寺内，李鸿章和盛宣怀正在就变法一事议论。

“变法理所当然，可是我感到康有为虽有眼光，听起来振振有词，但却无做事的后劲，比如六部册例，他说要全部革除，这可能吗，唉，书生之见，难成大事！不过，其维新变法之心难得，即使无所大成，若能实行其中的一部分，也是一件好事。”李鸿章神情黯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凡事不可一蹴而就，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变法宜行，其速要缓，方能有所成。况且，太后未必同意，皇上的决心再大也难全力推行。”盛宣怀说出自己的想法。

“问题就在这里，”李鸿章点了点头，康有力高举大斧来除去杂草枯枝，太后还以为他要砍掉树干呢！她能不忧虑吗？但愿别出什么事才好。”李鸿章捋了捋自己的胡子，“可惜我老了，也许康有为有我一样长的胡子，就好了。”

中国有句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康有为当然有胡子。只是短短的八字胡，怎么能和李鸿章的长长的花白的胡子相比呢？

盛宣怀当然明白李鸿章的意思，他笑了笑，“那你把胡子借给他吧！愿我们的国家就能早日富强，这功劳也就育你一半了，这样的好事，还有什么犹豫不做的道理？”

李鸿章被说笑了，他说道：“胡子为父母所给之物，岂能随便送人？有好想法还必须有好办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混迹官场多年，深知这点经验对做事极端重要。”

翁同和等把康有力的情况详细给光绪作了报告。光绪皇帝对康有力的信任增加了，然而一批保守派大臣刚毅、荣禄等纷纷反对变法，他们上书皇帝，要求禁止，光绪明白这些人仰仗太后，否则绝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反对变法，他一气之下对庆亲王奕劻说：“你去转告太后，我不能做亡国的皇帝。如果太后不给办事的权力，我宁愿退位。”

颐和园排云殿的杨柳轻垂，金色的阳光照在昆明湖上，碧绿的水面一白一红两只蝴蝶在水上翩翩地翻飞。排云殿内御香缥缈，笙歌细细，慈禧太后身穿一件海青色的满绣仙鹤的大袍，外罩一件紫贡缎纓络披肩，头戴镶银穿珠的彩凤冠，项挂七宝沉香大朝珠，正高做地斜倚在御座上，一面听歌观舞，一面和善地与宫眷们聊天。

御座两旁一对对宫廷扈从，高擎着五色龙凤旗，卧瓜红黄万华伞及等仪仗，正肃立拱卫，像石人一样一动也不动。慈禧的身后站着一对宫娥女官，捧着金节、玉拂、香盒、宝盂、金瓶、玉炉站两边侍候。一位由宫中供养，专门为她画像的外国女画师坐在旁边的一个黄缎拜垫上，正忙碌着给太后描容。太后的亲眷庆王福晋、四格格等和心腹李莲英也都像星星拱月亮般地紧紧围在她身旁。御用乐队此刻在演奏着宫中的（饶歌大乐），当演奏到第四章《贡琉球）时，慈禧听到的歌词是：

琛球输贡，外藩归化隶版图，正朔咸尊奉。乐浪郡，在海东：安南国，粤海辟蚕丛；日本国畏威震惊，琉球国，奉朝清与内臣国……

歌词皇皇，乐声缭绕，这是康乾盛世的一首歌词，然而现在……听到这，慈禧想到琉球台湾已被日本吞并，越南被法国占有，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李莲英看在眼里，轻轻把手一挥，乐队急忙停止了演奏。排云殿内顿时鸦雀无声，李莲英走到慈禧的身边，他说：“老佛爷，下面该换什么节目了？”依照慈禧的吩咐，随着悠远的乐声，舞蹈开始了。

这时殿脚苏拉进来跪报：“皇上给老佛爷请安来了。”

慈禧听了略一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然后继续观舞。舞队先跳了一支《扬烈舞》，随后又跳了一只《波尔斯舞》，约摸二十分钟后，慈禧才派人把在排云殿内恭候的光绪叫了进去。

光绪进了殿，先行了母子大礼，请了老佛爷的圣安，才在慈禧侧边龙坐上坐下，接受内侍们的叩见。叩见完毕，两眼微闭的慈禧太后挥了一下手，其他人都纷纷地退去了。

终于，慈禧太后睁开了眼睛，神色严肃地问：“听奕劻讲，你曾经对他

说过，如果我不给你事权，不允许你变法维新，你便不做这个皇帝了，这句话可是你说的？”

后面一句话语气明显加重，是询问？是逼问？还是审问？光绪一听心中大惊，他低头轻声答道：“孩儿是讲过这样的气话。甲午战败以来，日本占台湾、俄国望旅大，德国窥胶州，法国眺两广，东西洋各国逼我太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苍黄瑟缩，民生日窘，国事渐困，孩儿心痛，不得不进行维新，以达富强之道。望母后明察。”

慈禧太后望了光绪一眼，带着责备的口吻说道：“朝鲜事起，我曾叫你不要轻易言战，你不肯听，一意孤行，盲目主战，结果弄成这个样子，好端端的一份基业，交给你，你自己办不好？怎能怪祖宗法度不好，再说先祖康熙盛世的时候，又变了什么法？可你偏偏要来个变法维新，好像这样国家就会富强无比。难道真能这样吗？”

光绪苍白的脸红了，他沉吟了一会儿，回答道：“世移事变，今昔不可同日而语，朝鲜事起，纯粹是由于日本的挑衅，偷袭舰队，屠杀军民，我能无动于衷吗？而迫不得已，被迫主战，战而下利，实在是李鸿章练兵不力，督师无功，误国不浅，非战之罪。我也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借占旅顺大连。由此可见，国弱遭人欺，并非是主战本身所带来的结果。而且，我并不认为，祖宗之法不好，可是一时这法只能治一时之事，没有以一法可治天下者，现在世势大变，儿读《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儿谬承大统，时刻惴惴不安，宁愿忍变祖宗之法，但下忍弃祖宗之民，丢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所耻笑……”

说到这，光绪激动至极，声音哽咽，伤悲不已。慈禧闭着眼，也强忍着泪水，总算没有流下来，好半天她都没有吭声，国难民乱，她安能不知或知而无动于衷！皇上刚才讲到的，她也感到无比心痛，然而她总是担心变法会乱了套，激变民心会引起动乱，而且，她已是花甲之人，只想多过几天太平的日子，一旦变法实行宪政，自己和皇上那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何保障？好在军政大权还在自己的掌握中，如果光绪一试成功，国家富强起来了自己仍可保住皇太后的地位，万一失败了……

她垂下眼帘，缓声轻语道：“你所说的我难道能不明白，况且我并不是那种守日的人。想当年，先帝在时，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等大臣讲求洋务，提倡西学，我不也是支持了吗？近几年选派大臣出国考察，青年出国留学，盛宣怀重练新兵的建议也已命袁世凯付诸行动了，这，下也是和你一样为了图强保国么？你还要如何变法？难道非要把祖宗规矩丢尽才甘心不成？”

光绪见慈禧痛心，他说：“祖宗当然不能尽废，治国之道，重在根本，只知练兵制械，不知治本，还是没有什么用。细察东西洋各国强盛之道，无不如此。近有《盛世危言》一书，话理甚透，儿读后深感受益不浅，恭送一本给老佛爷御览。”

一个随侍苏拉献上用黄绫包袱裹着的新书敬送到太后面前，慈禧接过书放在案头上。

“自从你大婚亲政以来，我早已退闲，其实什么事都不管了，还有什么事权不曾给你？你要变法就去变法啦，但留列祖列宗的神位不动，辮发不剪，我便不管，只求能多过上几天安静的日子，也就是你的孝道了。”

光绪一听舒坦地喘了一口气，他恭敬地答道：“老佛爷圣明，如蒙老佛

爷支持，使我朝从此振兴，上保社稷，下利百姓，儿岂敢不励精图志以报母后圣恩。”

“这件事就不多说了，你别太焦心。”慈禧太后安慰了一句以后，随之话题一转，“近来朝中有什么新鲜的事吗？”光绪见太后高兴了，心情舒朗了许多，他欠身答道：“近有侍郎张荫桓出使西洋归来，购得一副宝石串锡，其上有特大的祖母绿宝石一颗，特别珍贵，这是法兰西总统御用之物，特地采办来孝敬，请老佛爷笑纳。”

一个苏拉捧着首饰盒上来，盒子打开，只见碧光闪闪，宝气莹莹，慈禧眼睛顿时发出光彩，命李莲英收了，笑着说：“难得他有这份心思，像张荫桓这样精通洋务的人，才能实属难得了。”

“孩儿知道这种人宜重用，下面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道台盛宣怀敬献的洛阳牡丹，望老佛爷一并过目。”

很快有四十名太监，将那十大盆名花抬了进来。

慈禧举目望去，只见大红的牡丹一朵又一朵，浓红艳丽，耀人眼目。

“为何一律全红？”慈禧问。

“老佛爷，张之洞、盛宣怀举办汉阳铁厂，这是富国练兵必需，他们说，当你看到这几盆红花时，就会想到他们铁厂火红色的铁流，中国富强之时为期不远了，故此贡献。”

“不错，这花太好了，张之洞是老臣了，宜多重用，这个盛宣怀能力也很强，宜多注重。”

“是，老佛爷。”光绪说：“盛宣怀另有大明宣德炉两个，你我各一，儿也带来了。”

第三个苏拉上来了，只见香炉一身乌黑闪亮，造型精美。

慈禧太后一看甚是满意，她知道宣德炉价值连城，如此宝物，她怎能不喜欢？

正在这时，李莲英进来了，他低声报到：“荣禄到了。”

慈禧一听，沉吟了片刻，吩咐李莲英传旨叫荣禄到仁寿殿等候召见，她随后转过头来，“你现在是一国之主，总以持重做事为好。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道理你是知道的，你的事多、先回去吧。”

光绪告辞回宫，出了排云殿。他又忧心重重不知道这个反对变法的守旧之臣又要向太后说些什么。耳听着从排云殿传出来的御乐之声，他又想了许多……

仁寿殿，荣禄跪奏道：“启禀老佛爷，奴才还有担心之事，不知当不当讲？”

荣禄是自己的心腹，所以慈禧随便顺手拿起一粒蜜饯，优雅地送进口中，然后轻咀嚼嚼，说，“你就大胆地说吧。”荣禄挺起了腰，说：“皇上近来听信异端，崇信西法、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军民百姓，都惶惶不安，谣言四起，日子久了，难保不生变乱，祖宗基业比变法重要，还望老佛爷早做主张。”

慈禧把甜津津的蜜桔吞下去，眉毛朝上一扬：“皇上有心变法，也是为了国家，有什么不安的？再说，潮流如此，不必有什么惊讶。”

荣禄眼珠子一转，说道：“变法维新诚为大势所趋，若真利国益民，我怎么敢阻拦反对？不过，为政之道，首在得人，皇上偏信小人匪党，外则依重康梁，内则宠幸珍妃，把皇后丢到一边不顾，不接近诸王大臣，群臣都不敢直言。奴才有忠心一颗，斗胆向太后进言，还望老佛爷三思！”

隆裕太后是慈禧的侄女，让她当皇后表面上是亲加亲，实际上是慈禧安排的耳目以监督光绪，无奈两人感情不和，这样的事，自己不高兴，她也不太多说。

“宫中的事，你最好别管。不过，这个康有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老提到他？”慈禧坐在御座上，抬起了头。

“回太后，此人年轻时号称康疯子，喜欢摇头晃脑地吟诗读文，然而居心叵测，喜爱沽名钓誉，为了出人头地，就煽动一批人变法维新。另外，他

还设立了一个保国会，说什么保同不保大清，这个阴险的汉人，如不提防，国家的大权必将旁落。”慈禧听到大权旁落这句话、如丢魂一样惊慌，她很快地问道：“那该如何才好？”

荣禄献策：“奴才有三条妙计，第一条是逐走毓庆宫行走翁同和，砍掉皇上推行新政的臂膀，康有为就成不了气候；第二条，从此以后，二品以上高官调任都要到老佛爷面前谢恩，控制朝廷中枢大臣，就掌握了朝廷的大权；第三条最为紧要的是，奴才请求出任直隶总督亲自掌握军队，如果乱党闹事，只要老佛爷一声令下，我就派兵把他们一个个地抓起来！”

“办法虽好，但是王文韶怎么办？”慈禧问道。

“王文韶曾献银参加保国会，身为重臣做事不慎重，何不将其调回军机处？”

荣禄离开颐和园的第二天，众大臣坐在朝房中等候皇上召见，窗外的雨声渐渐沥沥下个没完。

中官出来叫走，传呼道：“诸位大臣进宫，翁同和不要进入！”

翁同和心中一惊，他预感到危险已经降临，他尽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不安，一个人无聊地坐着，窗外的雨倒像不是落在地上，而是一滴滴地落到了他的心底，一种凄凉的感觉涌遍了他的全身。

大学士兼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走到他的身边，一脸的同情和惋惜，随后轻声温语说了许多的安慰话。一想自己离职的时候许多人淡然地从自己身边走过，再看看这个荣禄一脸的至诚的样子，他那冷冷的心终于感到一点的暖意，心中感激不已。他以为是慈禧看不惯自己才把自己赶下台的，却做梦也没有想到，降临自己头上的霹雳竟是这个人播下的！

光绪开缺翁同和实在是迫不得已，皇太后的命令他不敢不服从，然而他也有对付的办法。

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另一个忠实心腹，被慈禧任命为管理八旗兵营和鸟枪营的尚书，由于积压王照的奏章，光绪断然撤掉了他，以减少维新路上的绊脚石。

不久，光绪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近几年来，光绪安心读过康有为的许多书，对这位变法的热血之上充满了期望，所以从康有为一进殿门的时候，他就开始认真地打量着这位自己长期以来想召见的人。

光绪皇帝先随便地问了一下康有为的原籍和生活、随后就进入了正题：“先生关心国是，忠诚可嘉，你的几本书我都读过了，朕已决计无论如何要维新振国，你有何见教，请尽快奏来。”

康有为说：“皇上维新之计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幸，西方列强视中国为砧板上的鱼肉，如再不变法图强，国运民生将无法设想了。”

光绪点了点头：“你所讲的就是我所担心的，但国事如麻，变法事大，该从何处下手才好？”

康有为说：“治国以治本为先，近年来朝野上下变法者也不少，然仅得皮毛之学，虽然也办了一些矿务、电线、机器之类的东西，但效果极少，所以甲午一战便露了真象，奸弊百出。西洋行新政富强立至，我国行之反而弊端丛生，这到底是为什么？依臣之见，都是我国制度不好，从朝廷都府司道，州县到一般的老百姓，上下隔绝，犹如隔门十重，言官互绝，这些人办事以粉饰为能，上下蒙蔽，国何以强盛？根据这些情况，宜先从废八股、兴学校、开民智、振工商、重创造、尽民利入手。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英国

人称为地球复生之母；法国皇帝拿破仑首创讲著新书新器以来，欧洲各国竞相仿效，科学日新月异，新器层出不穷，后来这些国家称霸世界。回视我国虽人才众多，地大物博，然因行千年之旧法，读八股腔调文章，群民下愚，如此何能与工商发达的列强相竞争？国败当然。臣认真考察思考各国近代的历史，西方诸强历三百年才开始富强，日本行三十年开始强盛，我之泱泱大国，皇上英明果断，如厉行变法，依臣之见，中国三年后就可以雄视天下而无忧虑了！”

光绪听后，连连点头，“你说得极是，不过国家现在一贫如洗，年年赔款国库空虚，变法筹款恐怕是最大的难题。”

康有为答道：“我国现在虽贫，实际上却是富有之国，只因整理不善，管理无方，才产生这种情况。以我家乡南海县为例，每年税收总额即有二十四万多两，而到达国库时最多只有二万余两了，其余的都进了各级官吏的腰包，这些官吏名为朝廷之人，实为国家蛀虫，如不狠加惩治，待国梁啃空大厦就要倒塌了，既然如此，整顿吏治宜速进行，另外交通、邮政、矿物等收入，源流开阔。这方面盛宣怀是个行家，相信他能有办法。”

“先生高见，使我茅塞顿开，心中顿时豁亮，我将按你所说的择行办理，以后有事还要召见先生，你现在回去好好休息吧。”

康有为叩头称谢而去，自接见康有为后，光绪的变法信心倍增，然而他感到康有为独力难支，而诸位守旧大臣犹如糊涂虫还在为过去歌唱，毫无疑问，既要变法，非起用一批新人不可，他想到了盛宣怀，而且刚才康有为也提到过、何不找他商量一下，或许他有办法。想罢，他决定召见盛宣怀了。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盛宣怀被召进勤政殿。

“臣盛宣怀叩见皇上！”盛宣怀诚惶诚恐，不知因何故被召见。

“请起，赐坐！”光绪指着下首属的一个椅子。

“盛宣怀，你的汉阳铁厂办得怎么样了？”光绪问。

“臣接办后，尽其所能而为，目前处于刚刚动手整顿的时候，相信早晚必有所成，定然不负厚望。”

盛宣怀知道，自己的话一定要说得响亮，显得信心十足，否则自己没有信心的样子还能指望别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吗？要是这样，那一切机会都可能丧失，所以无论是在李鸿章面前，还是在王文韶面前，自己这方面一向“嘴硬”，今天也不例外，虽然务求必成、但汉铁阳厂今后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他也没有把握。

“国家工农有待振兴，望勤勉尽力。”光绪说着把话题一转：“现在人们对变法的看法如何？”

盛宣怀偷偷地看了脸色严肃的皇帝一眼，然后答道：“有的拥护，有的反对。”

“据你所知反对的人是哪一些？拥护的人又是哪些？”光绪问道。

“拥护的人不少，如梁启超、谭嗣同、袁世凯等，反对的人有怀塔布、刚毅……”盛宣怀犹豫了一会儿，他心里想：要不要把荣禄的大名报上去呢？多给自己留条路，不说的好罢，再说不说也妨碍不了什么。

光绪本以为盛宣怀会说出下一个反对变法人的名字，比如荣禄等之类，不料他听到的竟是一个“等等”。

“你对变法如何看待？”光绪已切入正题。

“臣以为法非变不可。列强趁我国弱之时，虎视眈眈，若不变法图强，

这将来的国运很难设想，皇上英明变法，实乃兴国富邦唯一选择。”盛宣怀说道。

光绪点了点头，说：“你的看法和朕想法一样，只是这项伟大的工程难以开头。”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且今变法是大，不好轻易动手，宜慎重行之，依臣之见变法宜行，但步子不要迈得太快。”

“然而国家积弊太深，不加速变法，恐难有所大成。”光绪脸有忧色。

“皇上，赞成变法的人，虽然不少，但这些人大多是没有实权的小臣，变法是一项大而又远的工程，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和默认，变法终难成功。”

“若这些人不赞成，那就停止变法吗？”光绪反问。

“这个……”盛宣怀说道：“小事要能做，大事要能者来做，看来，变法必须提用一些新人，否则，必无所成。”

光绪问道：“你以为该起用哪些人呢？”

“皇上，变法若缓慢进行，则所用之人也应该慢慢地选择。如果迅速进行，则要迅速选择。我看这些人中，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湖南壮士谭嗣同、四川的杨锐、刘光弟、福建的林旭这五人是当前倡议变法的闯将，没有他们很难开拓新的天地，况且，”盛宣怀压低了声音说，“杨锐和刘光弟与张之洞的关系很好，林旭是沈葆楨大人的侄女婿，太后对这两个人还都喜欢，如果任用他们可以减少变法的阻力。

再者，林旭还曾经是荣禄的幕僚，如果起用他们，事就好办得多。”

光绪点了点头，又问：“翁师和李中堂现在怎么样？”光绪问。

“李中堂忠君爱国，他自感受恩非浅，这一向每天都在为皇上祝福。至于翁师我曾经送他回去，样子虽然有点难受，但绝不会计较个人得失。”

“我知道他们都有难处，可我有比他们更多的难处。”光绪说道：“现在困难重重，良臣绝不该计较个人得失，你是工商界的能干之人，你看现在国库空虚，该采取什么理财的办法才好？”

“皇上，理财之道在于开源节流，开源汇成财富的海洋，比如汗矿、筑路、厘军等，然现在国家债务甚重，宜仿西法开设银行，这样钱财易聚，利国利民，节流者，尽量必免不该花费的款项。”

光绪深以为然，他问道：“变法之事，你能参加吗？”

以静观动，看准时变，盛宣怀知道目前自己在皇上和太后之间不能明显倒向任何一边，否则自己就会失去另外一方，这和他以往左右逢源的作法想法相符，而且游离之态并不妨碍自己将来新的选择。况且目前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形势并不明朗，自己何妨做墙头草？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自己反正一样都是大清的臣子，想到这，他说：“臣一工商人士对变法无不赞同，愿极力赞助，工商诸事也是新法的一部分，只是臣不能留在京城之内。况臣之才华，与康有为等还差了一截，望皇上明察。”

“那好，就把工商实业办好也是支持变法了。”

灰朦朦的清晨，谭嗣同到了朝房，等了三刻钟，他跟着一个执事太监静静地勤政殿走去，进了勤政殿左侧的便殿，他一眼看见了端坐在御座上的光绪皇帝，很快地就垂下了眼睛。行完拜见大礼，然后跪在军机坐上不远的拜殿上，等候皇上的垂问。

光绪皇帝之所以召见谭嗣同，是因为盛宣怀的引见，更主要的是康有为

成为满朝守旧文武大臣的眼中钉，他们对康有为恨之入骨，上奏弹劾他的人非常多，众怒难犯，而且这些人经常在慈禧太后身边进献谗言。百善孝为先，虽然光绪对慈禧不满，却又拿她无可奈何。

“你就是谭嗣同先生吗？”

“小臣正是。”

光绪说道：“听说你曾在湖南学会帮助陈宝箴推行新政，成绩斐然可观，我感到特别安慰，这次调你来京帮助维新大业。”

“小臣将尽一切努力共抒国难，以不辜负圣心厚望。”

光绪点了点头，他继续发问道：“我已部分地实行了新政，力坚意决，不知各地绅民的议论如何？”

谭嗣同答道：“皇帝推行新政，中外瞩目，朝野沸腾，市内街巷，无议论纷纷，其毁者不少，称誉的人也多。然皇上英明，大丈夫昂首前行，狂风暴雨似的议论无法掩盖我们的决心，国难当头，宜大力改变过去的旧法，创建亘古未有新图，立永世不朽之功。议论的人越多，这只能恰恰说明新法的意义更大，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既要做狮子雄吼以震国威，就不必为蚊子的嗡嗡而沉默下去。”

光绪说：“有大志的人当然要有如铁的毅力，然而变法大事总要全面举措才好。”

谭嗣同道：“臣以为变法维新此乃国家大事，影响深远，万万不可轻率举动，否则影响大局的负面更多，有所行动必先深思熟虑，站稳脚跟方能操必胜之算，立于不败之地。要使变法成功，臣以为必须有以下几件事非做不可，第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辅佐力量，形成强势中枢方可坚劲到底，从而解决决策和号令大权；第二，必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为变法提供强有力的武力后盾，以防突然而来的事变；第三，必须安置众王亲大臣，以减少一切可能的阻力；第四，能在外交上制胜，取得友好国家的舆论声援。臣察明治维新日本天皇宜变法图强，先派伊藤博文变遍欧美，精研各国先进宪法，回国即委以重任，形成了改革的中间力量，掌握了号令全国大臣的权，同时又用西乡隆盛等武士组成参谋部训练新兵，采取奉还叛藉行动，封赠旧时王亲大臣为华族，宠以虚荣，保其福禄，故而得以成功。若既不拥有亲兵，又裁撤过多，实为一事多失，终究不会成功。想那商鞅变法，惨遭车裂，吴起图强，身受诛戮，晁错谋国，酿七国之乱而亡，王安石变法，以不志而终，皇上若不全面筹划，则小臣无敢望维新有所成，且陛下之危，国家之祸即将在眼前了。”

光绪一听这震人心弦的议论，感到谭嗣同比康有为眼光略胜一筹，他推行变法，总觉得得力助手太少，自己步履艰难，今天和谭嗣同一谈，他仿佛看到了维新变法的新曙光。

光绪说道：“先生所言极是，局势危急，但亡羊补牢终为未晚。君臣之间宜合力共进。”

第二天，光绪手谕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如等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开始大张旗鼓地利用这些人进行维新变法运动。

操场上风不停地刮着，黄龙大旗噼噼叭叭地发出了响声。军号响了，随着凄凉的秋风在辽阔的天地间飞扬，听上去显得特别的威严。

操场上排列着新建陆军的全部官兵，他们身穿德国式军装，大盖帽，马裤，还一律背着快枪，刺刀的锋刃在寒风中闪着清冷的光芒。

传递兵骑马飞到，他在总督操官段祺瑞的耳边说了几句，很快又飞马离去。不一会儿，只见十几个新兵一个个身披短箭，腰挎手枪，在高头大马上显得极为威风。

“立正！敬礼！”操场上响起了段祺瑞威壮的声音。

整个操场马上响起了一片口令声。犹如大风刮过海洋，浪声震耳。只见一个个子中等、神色威严、目光炯炯的军官在德国教习和亲兵的簇拥下来到了将台前，他就是袁世凯，只见他拔出勃朗宁手枪，随着“啪啪啪”三声清脆的响声，枪枪击中，灰包上进飞出一股股的烟味。

全军掌声如暴风雨之前的雷声滚滚而来！

操练开始了，士兵们的动作整齐划一，随后是赛马武术，也十分精采，最后，袁世凯讲了几句话后率领自己的亲兵离去了。

且说荣禄自任直隶总督以后本来升了官应该更高兴，可他心里却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不仅担忧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而且担心袁世凯。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曾经参加过保国会，他觉得袁世凯这个人聪明却不可靠，早晚是自己的大对头。说实在的，对康有为的口舌之能，他并没有太放在心里，而袁世凯的锋芒却让他感到心寒，他骂道：“这个汉毛子太鬼，靠不往……”

就在他忧心下己的时候，太后的一封电报飞到直隶总督府叫他速往颐和园，他不敢耽搁，立刻就动身。

“慈禧太后坐在仁寿殿的御座上，她问道：“自从上任北洋以来，你手下部队战斗力强的是哪一支？”

甲午战后，北洋水师已经全军覆没，湘军淮军也只剩下枯枝残叶，原来的绿营兵更是腐败不堪，荣禄部下的甘军和聂志成部都不足以与西洋列强的部队交战，只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可以一试，想到这，荣禄也不敢隐瞒，他说：“太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最为强壮，但此人恐怕不大可靠。”

李莲英站在旁边早已看了个明白，在荣禄退出的时候，他悄悄地找了个地方和荣禄交谈。

“荣中堂，你对袁世凯的表现不满是不是？”

“说不清，只有一种放不下心的感觉。”

“那太后说的你怎么办？”

“按太后说的办，我难道能不听太后的话吗？”

“这我完全相信，问题是你如何去笼络他？”

“这个简单，钱财之物而已。”

只见李莲英叹了一口气，说：“我担心……”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袁世凯会倒向皇上一边，而你站在太后一边，他的实力你是明户的，这岂不酿出大祸？”

“那不把他杀了，能怎么样？”

“杀袁世凯容易，驾驭新军难，况且，太后的话你应该明白，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

“那有什么办法？”李莲英的话倒让荣禄紧张起来了。

“我也不知怎么办，心中一计却又说不出口，真是难上加难。”

“别犹豫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就直说吧。”

“你的爱妾赛金花不是很活跃吗，何不把她介绍给袁世凯认识一下？”荣禄是明白人，一听就懂李莲英的暗示，可他实在不舍得，他仿佛看见

赛金花那丰满白嫩的身躯在自己的眼前晃动，天生尤物，岂可轻送他人？

李莲英是何等人物！他一看荣禄犹豫的样子，就冷冷地提醒道：“又不是白送的，只是让他品尝一下而已，然后完璧归赵，虽然似有不妥，然而除此而外别无良策，你想想，太后若不保，还能有你的今天吗？”

李莲英的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若没有太后的提拔，赛金花能嫁给你这样的老头吗？荣禄一听，不再犹豫了，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投资，只要得超过失，什么都可以干。所以他很快地就说：“就按你说的办吧。”

“大人忠心难得，不愧是太后能干的好臣子。”

明明是一顶绿帽子，李莲英把帽子往荣禄头上一戴却成了高帽子，随后李莲英轻轻他说：“听说皇上听了谭嗣同的话后，准备召见袁世凯，你得首先行动啊！”

荣禄点了点头。

赛金花原是洪钧的夫人，曾随夫君游遍英、法、德、俄、奥、葡等国，艳名倾倒欧陆，可谓风光一时。然而随着洪钧的死去，赛金花很快又成了一座阳光灿烂柔波荡漾的国际码头，常有重吨位轮船停泊。然而这女子人品也出奇地好，所以荣禄后来娶她做了爱妾。

袁世凯的生日宴会上。荣禄频频劝酒，袁世凯真是受宠若惊，只得不停地喝，待席散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有几分的醉意。

紫竹林不夜城舞厅，荣禄带着他的爱妾赛金花微笑着来到了舞厅。袁世凯早就耳闻赛金花的艳名，只因是总督大人的爱妾，怎么敢有非份之想？今天能看到一眼，便是一种眼福了。只见一件淡紫色的印度绸西式长袍裹着她那丰腴娇嫩的身躯，胸口敞开着，大胆地裸露出粉白如酥的胸脯，丰满的乳房，诱人地突出。袁世凯觉得朝阳柳摇，她笑一笑，他血热心跳！她星眸一闪一股闪电就在他的心里闪过！他的灵魂刮起了风暴！

好朵迷人的野蔷薇！袁世凯两眼看得都发直了。

当赛金花大大方方而又娇柔妩媚地走到袁世凯跟前的时候，他仿佛从一个迷梦中刚刚醒过来似的，：“跳舞？我可不在行！”

“来吧，英雄不会跳舞肯定是美人的过错！”赛金花嫣然一笑，眼里射出撩人的情光：“谁不知道你大名鼎鼎，今天有缘相会，岂能错过机会？”

说着，她有意地挺了挺胸脯，那一双本来饱满的乳又颤动了一下，袁世凯的心仿佛跳出了身外，他一把抓住赛金花的手，两人跳起了华尔兹舞，云中雾里，袁世凯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这个晚上，他实在感到是太愉快了！直到分手的时候，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

颐和园内的玉澜堂坐北朝南，西濒昆明湖，是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住宿时的寝所，十分精美雅致。

袁世凯跟着传事太监，进入宫门时，天还没有大亮，袁世凯一边走一边想个没完，情绪激动不已。

玉澜堂前挺拔的古柏，在微熹的晨光中显得格外的苍翠，空气新鲜得像刚挤出的牛奶，一对青铜狮子雄壮而又威严地守卫在门外。

站在玉澜堂前，袁世凯的思绪才完全平稳下来，他赶紧恭恭敬敬地整了一下朝服领带，随后屏息低头进入了皇上端坐的殿堂，行完君臣大礼以后就跪在皇上侧案前的拜垫上，等着皇上的垂问。

“你就是原在朝鲜靖难现在在小站练新兵的袁世凯吗？”

袁世凯听见了光绪那沉缓而又略带沙哑的声音，看样子这几天他又操劳

过度了，袁世凯赶忙应道：“小臣正是袁世凯，恭候皇上圣安，万寿无疆！”

“请卿抬起头来，朕有话要问你。”

宫灯已灭，室内的光线显得较暗，袁世凯抬头一望，只朦胧地看见光绪那头顶上一颗鲜红的帽结和一张苍白的脸。

“何谓新兵？”光绪问道。

“即是按照西法操练和装备的军队，这些军队不仅有先进的洋装备而且军队组织精简，战斗力强，在思想上我教导他们军人的职责是上为朝廷御侮，下为百姓除害。”

“依你这么说，新军素质是很高的了。但不知入伍新兵需要哪些条件？”

“年龄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身高起码五尺，能够力举百斤，每小时能够行走二十里，身体不能有残疾，不吸鸦片并且没有犯罪的前科，大多数受过军事教育。”

“起点高素质就好，你的新兵现在人数有多少？”

“我已组建了一个师，包括八个步兵营，每营 1000 人，两个炮兵营，每营 1000 人，两个旗兵营，每营 500 人，一个工兵营 1000 人，整个部队分为两个旅。”

“你新组建的新兵也是受荣禄的管辖吗？”光绪问这话并非不明白这一点，他不过是给袁世凯一个小小的暗示而已。

袁世凯答道：“督臣荣禄是我的领导，我的新军自然受他的节制。”

光绪点了点头，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心就像宫殿一样为漆黑笼罩了。

原来，满堂文武大臣中最令光绪感到烦恼的人就是荣禄。荣禄原本是光绪生父醇王府中的旧人，醇王爷退隐以后，荣禄摇身一变，倒向恭亲王一边。甲午战争后，荣禄又奉迎上了老佛爷，许多事都撇开他而直接向老佛爷禀奏，这样光绪怎能感到不忿恨？他感到自己身为皇帝，并已执政多年，可手下却无兵无将，自己既没有实力同他较量，又无权力把他撤掉，将来一旦事变，自己又以何相抗衡？经过再三衡量以后，他决定任用袁世凯来与荣禄抗衡。不过袁世凯是否可靠，他并没有深想过。

光绪试探地问：“变法维新我竭尽其劳，虽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可是反对的人毕竟太多，步履艰难，就此罢休又不甘心。你有什么良策吗？”

袁世凯答道：“皇上圣明，锐意维新，万民欢庆，几个思想糊涂的大臣反对算得了什么？小臣三次深受皇恩，今又蒙圣上隆恩，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况皇上变法图强为国为民，我辈岂能苟且而不顾全大局？如有用臣之处，赴汤蹈火再所不辞！”

光绪点了点头，“很好，从今以后你和荣禄各办各的事，将来维新成功，还将必有大用。”

接着光绪问了一些别的事，君臣之间谈了两个小时，袁世凯才告辞而出。他走到玉澜堂外边的时候，已是满眼灿烂，阳光照在湿润油汪汪的草地上，向西望去，一只闪着金光的白鹭犹如一朵彩云悠然飘起，袁世凯感到这只白鹭就像另一个意义上的自己，想到这，他脸上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不久，光绪又来电召见袁世凯，北洋总督府帮他代订了包厢，他挥手告别送行的人群，才发现荣禄给他订的包厢十分华丽。他向里走去，把钥匙插进锁眼，轻轻地扭了一下，卧厅门便缓缓地打开了，只见一团漆黑，他拉开了电灯，不由大吃一惊，只见沙发床上躺着一个几近全裸的女人，一身丰腴娇嫩的白肉像一个放荡的神女正向他展示着迷人的春辉。

“怎么，不欢迎吗？”赛金花低头一笑，“我可没有忘记你这个我灵魂深处的大英雄。”

火车运行的节奏声提醒他要见到的人是皇上，而不是这个女人，可是他又不得不面对着她……

袁世凯觉得一股电流激身，皇帝的脸庞在他的大脑中暗淡了！

“这……”袁世凯气喘心急，难以自抑，像饿虎扑羔羊一样紧紧地抱紧赛金花芬芳娇嫩的身躯，然后又把她放倒在床上，左手不停地摩挲着她左边的乳房，嘴唇疯狂地吮吸她右边的乳头，一直吮吸着赛金花她身心的哼吟，袁世凯顺手扭灭了电灯，随着运行的节奏，火车进入幽深的山洞里急速穿行……

光绪皇帝召见他的第二天，即命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恭候，恭候了！”盛宣怀微微一笑：“皇上宠爱，又得升迁，慰庭，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啊。”

“杏荪，我无功受禄，这里面必有文章，说不定天晴之后就是暴风雨。”袁世凯说道。近来一系列的事让他感到自己成了重要人物，然而他的担心却也一天比一天增加。

“发亮的明星怎么反而不知道自己的光辉？”盛宣怀神秘地笑着说：“你练兵有功，不但不是无功受禄，而且还可以立大功。”

“一介武夫，既没有特别大权，又无战争，何功可立？”

袁世凯有些糊涂了。

“皇上之意你难道不明白？现在直隶总督大人，大权在握，封你为兵部侍郎，仅仅是一台戏的序幕而已，更大的戏还在后头呢。说不定有一天直隶总督的大帽子就要戴在你的头上了。”

“荣禄反对变法归反对罢了，还能发动军事政变？”袁世凯更茫然了。

“皇太后召见过你吗？”盛宣怀暗示。一听到这话，袁世凯头上直冒冷汗，他感到自己脚踏两只船，而且两只船正朝着相反的地方开去，他到底该站到哪一条船上去呢？皇上有恩于自己，自然不能忘记，然而太后……想到这儿，他犹豫极了。

本来他铁心要站在皇上一边帮助维新的，赛金花虽为烟花女子，却也极力劝他站在适合潮流的维新变法派的一边，并把荣禄的想法告诉了他，那时袁世凯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一样又激昂慷慨一番，发誓自己一定站在维新派的一边。可现在他犹豫了，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心里算盘打来打去，就是想不到什么更好的主意！

“慰庭何须心慌，”盛宣怀又笑了，“适者生存，你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

适者生存？袁世凯迷糊了，这是维新派为适应时代潮流进行变法的一个口号，这么说自己是不是该站在维新派的一边呢？可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守旧派与维新派谁能胜自己就站在谁的一边，这也是“适者”。到底何去何从？

“维新变法我支持又不完全赞成，比如久病之人，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药都吃掉，吃药要按时间，休养也需要时间，才能安全康复。否则，不但旧病治不了，还会因为用药过当加重病情，成为垂危之人！”

“杏荪，我佩服你说得有道理，但我是无法超然物外的。我发誓到死都要报答皇上隆恩。”袁世凯又激昂了一番。

盛宣怀一听，心里对袁世凯的为人深信不疑起来，维新变法是国家强盛之道，岂能不拥护？但他又感到总有一股浓黑的乌云笼罩在光绪的头上，这样下去，维新变法又能有什么光明的前途？自己还是明哲保身，徐图发展为重要，但是他对那些激昂热血的壮士却又无限地敬佩。

“慰庭，创震世之功业，方能永垂于后世……”盛宣怀并没有完全把话说明。他的本意以为袁世凯应该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袁大人，直隶总督府来函了。”一个随从亲兵赶来紧报。

袁世凯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英船游大海口，饬各营兵马，整顿听调，已调聂志成带兵十营进驻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杏荪再见了！”袁世凯告辞而去，“我明天就回天津。”

袁世凯一边走一边想，荣禄又在玩什么把戏？

光绪召见袁世凯后，又到颐和园稟明了老佛爷，请了懿训然后才乘驾回宫，准备初五日在勤政殿内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珍妃见他郁闷，就劝道：“内务府为了迎接伊藤博文，花了三千两银子整修宫廷，昨天已经修好，今天天气晴和，何不趁此机会到宫中去巡视一番？散散心也好。”

光绪同意了，他们从神武门开始，只见景山上下万木苍翠，画栋雕梁与丛林密树相互掩映，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之下显得明丽如画。

当他们一行人游观多时到达乾清门的时候，忽见有景仁宫太监急急地赶来，跪请珍妃回宫。看太监紧张的神色，光绪预感事情不妙，忙命停止巡视，前往景仁宫。到了宫中东暖阁的时候早有一名宫女在那儿焦急地等候多时了。

光绪把手一挥，除了珍妃和自己以及那个等候的宫女以外，其他人纷纷告退。

“皇上，”那宫女跪在光绪面前，“我随娘娘到颐和园给老佛爷请安时，听到两位老公公闲谈，说是直隶总督荣禄急电老佛爷，说什么伊藤博文来访是皇上和维新派制造的一个阴谋，说皇上照日本那样立宪法，设议院，伸张民权，完全改变祖宗的法度，老佛爷大怒了，皇上……”

这个宫女是瑾妃的心腹侍女，珍妃和瑾妃是姐妹俩，感情还算很好，所以珍妃和光绪对她的话深信不疑，可是这宫女越说越急，紧张得竟然说不下去了。

“别急，”光绪微微一笑，其实他笑得很不自然。

“皇太后已决定捉拿康有力、梁启超了，并随时叫人监视皇上的言行！”那宫女的脸色已经是苍白得如一张白纸了，这话把光绪惊得面如土色，他说：“你的忠心我知道了，这话千万不能对外人说，你赶快回去吧。”

光绪心烦意乱，叫心腹太监把轮值的军机章京杨锐召来，他亲手写了一份密诏，叫杨锐藏入衣袋里面立即出宫，当杨锐正要离开时，光绪忘了君臣之仪，拉着杨锐的手嘱咐道：“情况十分危急！巨变随时可来，朕心忧如焚，希望你和康先生、谭先生火速计议，想出好办法共济时艰，力挽狂澜！不要辜负了朕的厚望！去吧，去吧！”

杨锐热泪横流，急匆匆地离宫而去。

康有为，梁启超拆开诏书一看，大家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脸色发白，眼光随着诏书上的文字读了下去：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

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有随时劝谏之事，但圣意已坚定，终恐无济于事。朕亦岂不知中国职弱不振，至于危险，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朝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全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便如此，一朝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悍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汝等宜速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替。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怎么办？怎么办？”康有为失声叫道。

“急也没有用，还不如叫谭嗣同他们一起来，大家商量一下吧。”梁启超看见康有为失神的样子一时也慌了，两人束手无措。

一想到光绪这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也在危急之中，再想到光绪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种说不清的感情竟使得康有为失声痛哭了起来。

“老师！老师！”梁启超随着流泪，“还是快派人找谭嗣同来商量吧！”

谭嗣同被找来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到了，大家议论纷纷，谭嗣同听到外面有许多不祥的迹象：圆明园的八旗官兵鸟枪营、神机营调进城来了，市面米价暴涨；董福祥的甘军也纷纷入城，抢占民房等等，局势大变，山雨已来，风烟满楼，无论如何都得赶快采取措施应变了！

大家紧急磋商。最后决定让梁启超找日本驻华使馆联系，康有为找英国驻华使馆联系，想方设法争取各国公使出面讲话，支持皇上推行变法。

“要是这些公使不肯出面怎么办呢？”谭嗣同问道。

“这……”康有为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只能茫然地看着大家。

“我倒听说盛宣怀见到了袁世凯，看样子他还没有离开京城，不如找他想想办法怎么样？”

梁启超擦了一下红肿的眼睛，提出了这个建议。

“对，对，对，袁世凯原来还是保国会的成员，前几天还受到皇上的召见，不如策动他出兵保护皇上，攻占天津，杀荣禄，软禁太后，除旧党，挽救目前危险的局势。”康有为说。

“恐怕不行，袁世凯为人太圆滑，听说袁世凯受皇上大恩时在皇上面前说自己要如何报恩，却又跑到顽固派刚毅那儿说自己无意受恩，这不等于出卖了皇上吗？”林旭担忧地说。

“是啊，若袁世凯靠不住的话，那反而会贻误大事。”谭嗣同说。

“关键时刻，形势险恶，想一味依靠外国公使，恐怕比袁世凯更靠不住，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争取他了。”康有为说。

“那就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就赶去，”谭嗣同说，“我们赶快行动！”

夜，犹如无底的深渊一样茫茫无边。

一道白色的雷电象一条银蛇在深渊里游闪。

隆隆的雷声轰鸣着，一只雄鹰在黑暗里不停地飞翔着，它发出了凄厉的叫声……

袁世凯近来身体发胖，他感到北京闷热的天气实在让他难受，自己还是喜欢天津的空气，可是啊，这里毕竟是首都，是富贵荣华的盛地，想到这儿，他脱了袍褂，躺到湘妃竹靠椅上，把头向后一仰，随即一个亲兵过来给他洗脚了，他把双腿伸进水里，眼睛一闭，心想：这次进京真是意想不到有这么

大的收获，皇上破格提升自己为兵部侍郎，刚毅赠送了一对金元宝，那个反对变法的杨崇伊赠送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鼻烟壶，庆王爷，嘻嘻，想到这，他心里乐开了花，除了宫礼外，还送上了一个北京的名妓秦小玉，那迷人的眼波使得他的灵魂发酵了！啊，女人，女人，袁世凯觉得自己眼前出现了一个百花园，自己象一只蜜蜂在花心中恣意横采，那甜甜的汁液……真没想到啊，自己从一个不举之人，一介武夫的落魄之魂，今天竟然混到了这种地步！这可是他从来没想过的！炎凉的世态曾使他消沉过，然而对权势的追求又使他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终于有了今天！正在他闭眼神思遐游的时候，只听门外一声报告：

“军机处谭大人前来相见，在客堂等候，请大人赶快来接见。”

袁世凯睁开了眼睛。只见一个门卫已拿着客人的名片向他走来了，他接过来一看，来客正是谭嗣同，皇上的宠臣、朝廷的新贵，他岂能怠慢？他急忙自己主动揩干了脚，匆匆地来到客堂迎接。

“复生久候了！”袁世凯歉意地一笑，“未曾相迎，有失敬意！”

谭嗣同连忙拱手，“哪里，哪里。祝贺慰庭得以高升。”

“无功受禄，心中惭愧，只好以后多办点事而已。”袁世凯拱手还礼，“不知你百忙之中前来相见、有何指教？”

“我有一紧急机要大事相商，非你相助不能成功。”谭嗣同把嘴靠近袁世凯的耳边，轻轻他说：“请屏退左右。”

“紧要大事？”袁世凯心中有点纳闷，但又不敢怠慢，他也轻声他说：“既是大事，当小心为妙。”于是叫退左右，他把谭嗣同带入内室密议。

袁世凯掩上所有的门窗，两人随后双双坐定。

“足下多回面对，谈了很久，不知你以为皇上是什么样的人？”谭嗣同单刀直入。

这算什么话？袁世凯感到突兀，他惊愕了。

然而他已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会为这样一个问题难住，只见他正色道：“皇上发愤图强，乃旷代圣主，我无比敬佩，但臣不能议君，复生为什么提到这样的问题？”

“既然你知道皇上为圣主，”谭嗣同并不问答他的话，“变法图强乃万民之幸，可现在有人要谋害皇上，阻挠变法维新，试问你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事？”

袁世凯脸上的面色改变了！自己来京看来祸多福少！莫非有什么不妙的事？他不敢多想，怵怵地说：“君难臣死，这是千古的大义，舍自己为国，这也是军人的天职，莫非皇上……”

“皇上危急！”谭嗣同一脸忧急之色。

这可能吗？袁世凯的双眼怀疑地看着谭嗣同。

“如果你不信，”谭嗣同从口袋里捧出了光绪皇帝的密诏说：“这是皇上的衣带诏书，不信请看。”

“啊！……”袁世凯急忙跪下，先行大礼，然后接过诏书，灯光下墨泽鲜明，无疑是皇上的亲笔。

茫然？惶然？愕然？

“既然皇上有诏，我作为臣子不敢不拜命。”袁世凯一边把诏书还给谭嗣同，一边说：“只是不知复生有什么见教？”

谭嗣同那双炯炯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袁世凯，好像一把刀要剖开他的胸

膛看一看他的心脏似的。袁世凯心里有点发毛了！

“国事危急，现在能救皇上、帮助维新的人，只有你了！”谭嗣同的这句话总算让袁世凯松了一口气，只听见谭嗣同接着说：“要是你不肯这样办，那么请到颐和园去向太后报告吧。这样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袁世凯看见谭嗣同用手做刀状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两眼凛然地看着他！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为了皇上，为了国家，我可以置生死于不顾！”袁世凯厉声说道。随后他又缓和了语气，说：“我们俩都奉事皇上，同样领受他的恩典，保护皇上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只是我生性愚钝，不知道该如何营救？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吧？救圣主，卫新政，人人有责！”

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是想到天津阅兵时请皇太后皇上检阅，然后再乘机把皇上拿下，你的部队，董福祥、聂志城的部队都在他的掌握之下，他想让你们做他阴谋的工具，董福祥、聂志城都算不了什么，只有你是一个大丈夫，你完全可以粉碎他们，保护皇上，除去太后老贼，恢复皇上的权力，在宫里建立新的秩序，这事就完全取决于你了。”

袁世凯说：“你放心，到检阅的时候如果皇上驾临我处，命令我处决那些坏蛋，我当然会竭尽全力和你一起把他们干掉。”

“那太晚了，等到那个时候皇帝可能都会被谋杀了，如果检阅被取消了，又该怎么？”

“不可能，安排检阅已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我有办法让太后坚持原来的决定。”

“对付荣禄这样的狡猾的家伙，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吧？”

“哼！”袁世凯双目圆睁，嘴里吐出轻蔑的口气：“当皇上到了我部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荣禄就会象一条狗一样被我杀掉了。”

“救国难，则为天下老百姓立下奇功大业；助维新，亦为后人立下不朽功勋。或者贪图富贵，告变封侯，累及天下！两者你都可以做，我为维新事业，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了！愿以这一腔的热血洒在足下和世人的面前！”

“放心吧，赴滔蹈火，我都不怕，大丈夫立世，虽死犹荣！”袁世凯发誓说。

“那好，只等你一声令下，扭转乾坤，再造河山，为我中华四亿炎黄子孙立下丰功伟绩。”谭嗣同点了点头，“还望足下多加小心。”

随即谭嗣同放心地告辞而去。

谭嗣同的激情让袁世凯的确感动了一会儿，在谭嗣同的鼓动之下，他感到自己的血像汹涌的河流一样在咆哮！可是……他的心却冷了下来，诚然，杀荣禄，入京勤王是万古功勋，然而这风险毕竟太大了，宋庆、董福祥、聂志成三军就有四五万人，加上淮军就有七十多营，另外，皇城四周的八旗、神机营和鸟枪营也不下万人，自己手中的新兵至多只有一万多人，而且枪弹不足，离京城又远，一军孤战，何能取胜？万一失利，岂不身败名裂？

“适者生存，”盛宣怀的话像钟声一样响在了他的耳边！

啊，不！不！不！这样皇上将来又该如何？光绪接见他的时候那殷切的目光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一旦自己告密，康有为、谭嗣同也就一切都完蛋了，自己的良心何在？然而，良心与利欲在拔河……

“宁可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幽幽冥冥之中他仿佛又听见曹操在说这句话。

“我不愿负皇上，可我也不想把自己投入到一切赌本都输光的巨险之中，”他苦笑了，活像困境中一条狼，不知向何处逃去，终于凶猛地一跃，咬了一口牙，“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我负皇上，不可皇上负我！”

良心轰然倒在地上，利欲昂头而立！

北京火车站。人声嚷嚷，难得这么好的天气，钟楼、鼓楼在阳光中熠熠生辉。然而袁世凯却一副苦相。

盛宣怀给袁世凯送别来了。

“怎么啦，慰庭？”盛宣怀问道：“看你的样子忧心重重，可不要忧国忧民过度啊。”

“没什么，”袁世凯淡然一笑。

“别想得太多，好吧，祝你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再见！”盛宣怀望着开动的列车，又挥了挥手。

列车上，袁世凯心潮翻滚，像波动的大海一样苦涩不已，他感到皇上的眼光又在开始殷切地望着他，他内疚了，害怕了，抓起桌上的酒瓶，昂起脖子，咕咚咕咚猛灌起来！

“大人，大人”他手下的亲兵陈桑见他喝酒赶忙劝阻，可是想劝又不敢多说，只好这样叫着，“你过来！”袁世凯两眼凶狠地看着他，这一下，陈桑吓得提心吊胆，整个身子索索发抖地来到了袁世凯的面前。

“你说，你说！”袁世凯放下酒瓶，抓住陈桑的双肩不停地扔晃着，“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

陈桑吓得傻呼呼的样子，结结巴巴地答道：“老……爷……爷……，是好……好……好好人！”

“有眼无珠，放屁！”只听啪的一声酒瓶碎裂，随后又是啪啪两声，陈桑的左脸右脸挨下了两巴掌，只听见袁世凯一声怒吼：“我要教训你这个说胡话的东西！”

这时旁边过来了好几个亲兵，大家赶紧把袁世凯扶到了沙发床上，只听见袁世凯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如果我不是坏蛋，那我又是谁？”

1898年9月20日早上，袁世凯在天津下了火车，荣禄来到他的寓所中访问，袁世凯把谭嗣同夜访策动他起兵勤王杀荣禄软禁太后的事一一相告。

“啊……”听完袁的告密，荣禄的脸色早已发白，他咬牙切齿他说：“幸亏我们早有准备，这些新党，说我反对皇上，竟想谋杀我！慰庭你是知道我心的人，难道我是那种犯上作乱的人吗？既然他们来者不善，也好，倒不如完全恶起心肠，把他们杀得一千二净方解我恨！”

“这事与皇上无干，与皇上无干！”袁世凯吓得跪在地上，“都是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狗胆包天，如果因为这事累及皇上，我只有喝毒药尽忠！”

荣禄也跪下了，他扶住袁世凯说：“救命之恩，永世不忘，这事老佛爷自有明断，想必决不至于累及皇上。”

于是两人相互搀扶而起，又商量了许久，荣禄赶紧迅速向颐和园赶去。

袁世凯感到心情空虚，他想到赛金花了，当他找到赛金花的时候，只见她下身穿着淡紫色的紧身短裙，一双裸露的大腿丰腴地闪着晶莹的白光……

侍女们送上咖啡、水果等之后便知趣的退下了，房间里只剩他和她。

袁世凯呼吸加重，他目眩心摇，不由地伸手托起了赛金花的下巴，只见赛金花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默默含情的凝视着他，那种妩媚，那种热烈，那种风情，真让袁世凯神魂颠倒！他感到自己的心像一只风筝一样让赛金花紧

紧地牵住了，而自己无论飞到哪，也无论飞得多么高，都无法摆脱她了。

“大人垂爱，正好荣禄到颐和园去了，”赛金花胸脯激烈地起伏着。

“嗯。我知道。”袁世凯说：“我把维新派出卖给他了，说不定这个时候他正在颐和园等着领赏呢。等着瞧吧，谭嗣同、康有为等都下会有什么好下场。”

袁世凯色心摇动直下，心扉完全敞开了。他伸手就要摸赛金花的乳房……

只听“啪”的一声，袁世凯脸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只见赛金花杏眼圆睁，柳眉倒竖。袁世凯虽不眼冒金花，脸上却被打得发烧！

赛金花骂道：“好个不要脸的！你竟敢侮辱直隶总督荣相的女友，瞧我不告你，才怪呢！”说完竟呜呜地哭了起来，跑进自己的房子里“呼”地一声，关上了房门，再也不肯出来了。

9月21号夜晚，慈禧正在佛堂闭目默诵经咒，只听见外面一阵喧哗，她正惊疑，李莲英进来了，“荣中堂来了，有紧急大事要叩见老佛爷！”

必有急事！慈禧心想。她无心念经了，连忙步入正堂，召见荣禄。

“老佛爷，老佛爷！”荣禄神色慌张，两眼却朝四周看了一看。

慈禧明白，略一挥手，周围所有的侍从全部退下。

“启禀老佛爷，皇上因重用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他们要谋兵作乱，围攻颐和园，劫持老佛爷，杀尽满清王宫大臣，尽变祖宗成法，大清江山危在旦夕，还望老佛爷重新训政，除夷安国，挽救危同！”

慈禧一听，将信将疑：“这么快？哪有这种事？”

荣禄忙应道：“千真万确，有袁世凯抄录的衣带密诏为证，不信请看，”把袁世凯的告密说了一遍。

说的真切，又有衣带诏书抄件，怎能不信？

“来人哪！”慈禧大叫了起来：“迅速进宫！”

“老佛爷决断英明，是迅速进攻的时候到了！”荣禄想起了他的十万部队。

雷声滚滚而来，大雨倾盆而下，光绪皇帝还在迷迷糊糊中昏睡、突然有大监前来禀告，“老佛爷回来了！请皇上快去迎驾！”

慈禧怒气冲冲地到了紫禁城中，在乾清宫下了凤辇，登上了御座，一双眼睛好像着了大火一样通红。光绪一进殿门，她就骂开了：“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以旁枝侧出，是我授以大统才让你登上了宝座！从你四岁入宫以来，抚育教诲，你可知道耗去了我多少心血吗？你想把我囚禁于颐和园，试问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说，你说呀！”

“孩儿不敢，绝对没有这种事！”光绪吓得战战兢兢，汗流浃背。

这时候军机处的大臣们也赶来了。

王文韶、廖寿恒两个老臣一见这种局面，慌忙地跪了下来，为光绪求情，“皇上受太后抚育深恩，至仁至孝，决不会做这样的事！”

“不会？”慈禧喝道：“他和妖人康有为日夜勾结，相信他的一套鬼把戏，哪里还知人伦纲纪？”

两个老臣像木头人一样再也不敢吭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随后都把头低下了。

见大家都不敢吭声，慈禧太后声嘶力竭地大骂光绪：“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竟敢任意胡来！各位大臣都是我多年精选的，你竟敢任意废弃！你听康有为的胡言乱语，他是什么东西？难道比我还重要？你怎能这样糊涂，如此不孝！”

光绪只是流泪，他想到了过去的童年，也想到了自己的现在，孤独委屈一齐涌上心头，自己有名无实，自己这个皇帝远不如一个囚徒自在，然而更苦的是自己还不能吭声！

“皇帝无知，你们是干什么的？”慈禧开始训斥大臣了，“为什么不劝阻？你们真的认为我不管事了吗，听任他败家亡国，我身虽在颐和园，心却在朝中，我担心有人挑唆，常常嘱咐你们不要因为皇帝没有出息就不肯尽心而为，我身体还好嘛，不会亏待你们的，今天春天奕励再三跟我说，皇上既

肯立精图志，就放手让他办事了，结果闹了半年才知道他不行了，他是我拥立的，如果亡国？罪过在我，我能不管吗？我让你们辅佐他，你们没有尽到力，罪过又在你们！”

刚毅趁机下井落石，“我们多次劝谏皇上，可是皇上总是不听，反而严加谴责，弄得我们做臣子的还不如做小孩子有滋味。”

慈禧继续问光绪：

“变乱祖制，臣下犯了这一条，你知道是什么罪名吗？你说说是祖宗重要还是康有为重要？你甘心背祖宗而行康有力之法吗？”

光绪轻声说：“孩儿糊涂实在是因为洋人欺迫太甚。我想保存国脉，不得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从康有为一人。”

慈禧一听，愤怒地喝道：

“康有为企图谋害我，你真不知道？”

光绪觉得有口难辩，慈禧见光绪没有回答，挥动案边的竹板喝问：“你知道吗？”

“知道。”光绪脸无人色。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将他正法，反而将他放走？”

“孩儿并没有放他走。”

“好，那你传旨将康有为正法。”光绪估计康有为已经逃走，便仰头答道：“传旨，将康有为逮捕正法。”

不久，光绪皇帝被幽禁在瀛台，由慈禧二十名亲信太监负责监视，这样，光绪由一名皇帝完全变成了一个囚徒。

瀛台四面环水，只有一吊桥与陆地相连，也有一些花木与波光水影，然而中午的太阳正被乌云笼罩，天空中乌云密布，气息低沉，一只鸟儿从上空飞过，光绪都会露出羡慕的眼光。囚鹰对小鸟的自由羡慕，这到底仅仅是皇帝个人的悲哀，还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只听光绪喃喃失声他说道：“这天空虽然广阔，为什么这么阴暗呢？”

听到政变的消息，盛宣怀大吃一惊，他想到了谭嗣同梁启超几人的生命在危险之中，赶紧派人叫他们赶快逃往国外。康有为逃英国，梁启超避难于日本使馆，临行前，梁启超劝说谭嗣同一齐走，他却拒绝了。

“你走吧！”谭嗣同激昂他说：“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又何足惜！况且，外国变法者未尝有不流血的，中国若有变法流血的人，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好了。”

“噢，真有点可惜了。像谭嗣同这样主张变法的人却被抓起来。”盛宣怀对庄氏说：“他可是一个壮士。”

庄氏幽幽他说：“据说不久还要外斩呢，这些人连死都不怕，精神是可嘉的。”

“是的，要是多几个这样的人，中国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壮士流血，我心里流泪，然而身为朝廷的臣子，是不宜在外讲这种话的。”

夜，深得像一口炭井，弘德殿内萨满跳神的锣鼓的声音早已停息。紫禁城内的九重宫阙和东西十二宫像坟墓一样死寂无声，慈禧太后的寝宫、储秀宫内还透射出幽冷的灯光，值宿的太监宫女都屏息凝神地坐在殿外廓虎之中，他们的眼皮沉重，一股浓浓的倦意袭了上来。可他们都不敢打盹，随时准备接受老佛爷的呼唤。李莲英不停地指挥众宫女给慈禧送去人参、燕窝汤、桑植灵芝膏等她常用的滋补药品，以及兰汤，贡茶。热手中等，她好提神。

慈禧太后的脸色阴沉而又严峻。

她正斜靠在东暖阁的御榻上，勉强打起精神，审阅着各地督抚的来电和中外各报章的摘抄。

自粉碎维新党人试图变法运动以来，她又成了权力顶峰上的人了，可往下一瞧，自己脚下还有令她恐怖的深渊……反对她的人还真不少，她感到越来越危险，也越来越疲倦了。

可不是吗？每天夜晚总要忙到三更以后才能睡觉，然而堆积的问题却得不到什么解决，另外康有为被英国军舰救走，梁启超被日本使馆救走，维新派人物竟然被保护到国外，这难道不是对她的孤立和威胁吗？

“来人，给我把总署送来的外国报章译文摘要宣读一下。”慈禧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个女笔帖急快地跑到了她的御榻前，开始一张张地读了起来。

“《英国商务报》：中华之教化甚古，早前数千年已有多般制造，稼穡桑麻，无不讲究，声名文物，盛称一时。乃近来数百年，反觉不振，而西国技艺，蒸蒸日上，远超华人之上。因泰西教化日近，一才一艺，各国朝廷都有以鼓励保护之，此所以新器新书，日出不穷，文明大开之国，无不见其有利无弊，而华人不屑于学，甲午战败，犹不知奋进，今又被德占胶州，俄取旅顺、瓜分之图，传钞各国。国势岌岌，外侮内患交迫，当道大臣，仍属鼯声如雷，惟乏民下乏，英明之上，见国政之失，乘时献策与皇帝，幸遇皇帝英明，施行新政，奖赏创造新物新器者，许其专利，立为永例。按中国地大物博，其人民之力，冠绝全球，若有善政为之鼓励，前程实不可限量。吾方恐其官场积习太深，毫无实心办事，终难奏效，而不谓朝廷忽起大变，英明皇帝必现，一切新政复反其旧，善哉！”

慈禧脸上极不自然、她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说，“念《字林西报》。”

“是！”随着一声应叫，那女笔帖又念了下去，“中国皇帝未幽囚以前，大小官员无不凛慎危惧。其所以危惧者，并非优及君国，只为自己之利禄耳，一因皇帝甚英明，决意力精图志，铲除劣官，更改制度，对此等官员有不利之处。今皇上一旦被困，太后弃新仍旧，百官私心自慰……则曰……曰……”

读到这儿，那个女笔帖犹豫着没敢往下念。

“曰什么？”慈禧睁开眼睛，厉声说：“念下去！”

“曰雄孵鸡仍能伏雏是亦可笑矣！”

慈禧脸上的肌肉跳了起来！

那女笔帖继续往下念道，“太后以前所更变政令为不宜。不许行之，谓皇上所为殊误，此真可惜。不知中国何以如此珍惜旧政，竟以旧政为尽善尽美而无用变通。然吾尝见母猪泥涂满身，再亦不愿沐浴，物性使然也何足异哉！……”

被人骂作一身污泥不愿洗澡的母猪，慈禧浑身发抖，她颤巍巍地指着女笔帖喝道：“住口！”

那女笔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只知不停地叩头请罪。

李莲英听见叫喝声，赶紧过来伺候。他看见慈禧太后眼直脸红，额角上的青筋好像刚用鞭子抽打过一样地暴露出来了。

她感到，自己那至高无上不可能触犯的权力又一次在东西洋列强的势力面前遭到碰壁了！她的一生，正是在腐败的清廷，各国欺凌下一步步挺过来的……这使她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恨洋思想，可她又明白，现在不能拿洋人怎么样，她那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在众列强面前又如此的虚弱和胆怯！

她挥退众内侍，心神不安地垂下眼睑，努力地平息着自己心头的怒气，前儿夜，自己的恶梦不少，今晚，恐怕又睡不好了，想到这，她端起一盂人参燕窝汤轻轻地喝了一口。

“老...老佛爷”李莲英低声奏道：“刚毅进宫来了。”

“他来干什么？都这么晚了。”慈禧压在心头上火还没有熄灭，显然有点不太愿接见。

李莲英轻声说：“他说有紧要的事，不得不赶紧进来上奏。”

“好吧，”慈禧略一思付，那闭着的眼睛又睁开了：“那就带他进来，这老头，不知又有什么事儿。”

李莲英很快就把刚毅带来了。

刚毅取下朝冠，恭恭敬敬地行了三拜九叩的朝见大礼，低头等候太后的垂问。

慈禧看着刚毅头顶上已经完全秃顶的稀疏的花白头发，望了好一会儿，然后才缓慢地问道：“这个时候了，难道明天天亮不了吗？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来找我？总不是那些维新党人的事吗？”

“老佛爷”，刚毅又叩了一个头：“奴才正是为这事而来，惊动老佛爷的圣驾，还望老佛爷饶恕奴才的死罪。”

“我老了，正好也睡不着，”慈禧道：“难得你已年迈仍然这么操心国事，公忠体国之心由此可见一斑，维新党人代表正被抓获，现在莫非又有了什么值得你操心的地方不成了？”

“启禀老佛爷”，刚毅昂头说道：“这些维新党人强硬顽固的，虽然不多，但如谭嗣同等悖逆得很，虽审讯多次仍然死不认罪，且放言无忌，简直不堪入耳，听说英美等国准备派人营救他们，如此下去，养虎自患，则我辈大臣与老佛爷心难安，何不先除斩之而后快！”

“那还犹豫什么，快点把他们干了就得了！”慈禧的眉头挑得老高，“狂悖之人，终是国患。”

“奴才也是这个意思。可按照祖宗的法度，临刑呼冤者，即使是盗贼，提牢官也必须代陈堂上官请预审。六逆中除康广仁外，其他都是朝廷官员，倘若刑讯，反而罪不致死！”

“你别过于迂腐了，他们反对的是祖宗法庭，又何必同他们说什么祖宗法度，对牛弹琴他们能接受吗？什么狱词依据，这些无父无君的乱臣贼子，多杀几个又有何妨？你跟刑部的人讲，一切莫须有……”

“是，奴才领旨。”刚毅说：“我马上照办！”

暖阁内的西洋钟敲响了点，远处也传来了一声鸡叫，慈禧打了一个哈欠：“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去好好休息了。”

刚毅一走，一股浓浓的困意使她闭上了眼睛。但她的心里却感到一阵快意，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报复维新党人和洋人们的机会，看他们能怎么样，她的种种不满，她的怨愤和种种仇恨，全都降到了这些维新党人的头上。

又是一个哈欠，长长的。她感到体力难支，就答道。

“我也该好好地休息了。”

囚房。谭嗣同躺在草床上。今天就是行刑之日了。天还没有大亮，囚房内只有清蒙的微光，啊，生命火花即将熄灭！一股冲动的激情像深掩的火山要冲破而出，他忍不住坐了起来，拿起笔略一沉思，在狱壁上趁着微光写下了一首龙飞凤舞的诗句：

望门投止恩张俭，忍死须臾待桂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随着早餐的过去，仍不见一丝阳光。整个天空阴沉沉的。南城的菜市口广场上，岗哨林立，总统领衙门和刑部的持枪警卫，如临大敌，笼罩着一种紧张。恐怖和杀气腾腾的气氛。

午时三刻，一对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的刽子手来了，监斩官刚毅在亲兵的簇拥下也来了，他走上监斩台，四周鸦雀无声！围观的民众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屏气呼息……

“咚！——”

号炮响后，囚车打开了。

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康广仁和杨深秀六名维新党人戴着手铐在众兵押护下去入刑场。

“皇上……别了！”谭嗣同心里默念着，向刑场中走去。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望着阴雨霏霏而又乌黑的天空，昂然挺胸，扬声阔笑！

随着号炮再次响起，钢刀纷纷，谭嗣同等六名维新壮士慷慨就义了！他们的鲜血汨汨地涌出来了、整个刑场因此通红鲜亮，它是黑暗的中国的一片晚霞光，然而这种通红鲜亮也是如此短暂，很快就为乌云和冷雨所淹没……

年年岁岁花相似，一切依旧，时间仿佛停止了它的流逝，雨后的秋天更显苍凉空阔，夕阳如一团血淤积在山顶上。

盛宣怀面前摆着一张《字林西报》，只见上面写道：

“最近慈禧太后在北京所处死的六个青年，无疑地历史将以爱国者的名义给予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国家利益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来到北京并不是奢求高官显爵，以便搜刮人民而自肥，而是以和平的维新改革为唯一目的。……在一群自私自利的官僚中，他们可算得是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他们的一切计划都聪明，但他们的动机是高贵的，因此他们的光荣也是不朽的。

“中国野蛮地谋杀了他的第一批爱国青年，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与他邻邦的一个鲜明对比。在日本这样的青年是被欢迎的并被给予荣誉地位的。在那个岛国中，他们奔放的热情是有出路的，卓越的日本代表伊藤侯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危急有事之秋，他受到全国的鼓励，在改革政府的工作中，贡献了他的一切才智。若是光绪能成为中华帝国命运的主人，他也同样能鼓励自己周围的青年们，为真正维新的政策贡献爱国热忱。光绪是改革的，从中日甲午战争的苦痛经验中，他得到了教训。他注意到日本的进步，因此引起了取法于日本的决心。他发现维新党的这些青年，恰恰是他所需要的。无疑地，若有可能的话，他将迅速把他们放在负责重要责任的地位上。

不过，中国的维新运动并不是这样就消灭了，维新运动从来就没有倚靠皇帝取得成功的，它也不会因皇帝的缺席而全然失败，他们的胜利是肯定的。因为它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战争和赔款已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取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中国人民是不会长期甘于处在劣势之中的，必然会为自己获得这种新力量的源泉。

慈禧太后已经是六十四岁高龄的人了。她渴望安静地固守旧法的心情是

可以理解的。但中国是不应当让自己为这样少数老年人的兴趣所统治的。死者的兴趣和生者的竞争，只有在年富力强的青年中才可以体会到。中国需要的是青年的血液。而我们在谭嗣同等死义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这种旺盛的精神是充沛的。我们引以为慰。唯一的遗憾是，这些人竟牺牲在一个非正义的反动势力的酷刑之下。但我们可以确信，这些人的精神是继续存在于很多人中间的，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决不会一日休止！”

“大家要是都有谭嗣同的这种精神，则国家百事可成。”盛宣怀失声叫道：“我明白哪边是鸡蛋，哪边是石头，然而再硬的石头毕竟顽旧，再脆的鸡蛋也会……可现在，奈何！”

且说李鸿章自失势以后，过的都是悠闲的日子。光绪软禁以后，慈禧太后又想到了他，考虑让他重新出山。正在这时，荣禄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太后，康梁逆贼在国外组织保皇会，创办清政报，歌颂皇上圣德，污蔑太后，并疯狂地煽动华侨，要求太后还政于皇上。”

“海外的火虽然不烧身，却毕竟让人焦急？”慈禧说，“你说该怎么办？”

“我认为应大力捉拿康有为梁启超两贼。可令各督抚尽一切努力而行。”

“各督抚？”慈禧摇了摇头。“他们既然反对废帝之事，还能指望他们尽力抓康贼梁徒？恐怕难行。近来广东一带，又增添了什么革命党，真是多事之秋，没有得力的朝臣恐难收场。我想着该让李鸿章出来贡献一下了。”

“太后说的是。李鸿章实为汉人中最忠于朝廷的，可以大用。”

“那你去看看他，他出山无论提出什么条件，只要不过分就答应他好了。”

既然荣禄已入京，北洋军也仍归荣禄节制，直隶总督已改放裕禄，李鸿章这个老臣会索要什么样的官职呢？慈禧左思右想，还真没有合适的职位，李鸿章不愿出来怎么办？

“荣中堂来了！”仆人向正摹帖的李鸿章禀报。

“快请，快请！”李鸿章的“和”字刚写了一半，便把笔一扔，跑到二门去迎接了。

“荣中堂半夜光临寒舍，有何指教？”完全坐定后，李鸿章恭笑而问。

他仔细打量着这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心中有股说不清的滋味，想当年……一时妒忌羡慕等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老中堂神采奕奕，威风不减当年。真是朝中之幸啊。”荣禄根本就不知道李鸿章这种复杂的心情，他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用眼的余光扫视着李鸿章身边的人。

“哪里比得上如日中天的荣中堂啊！”李鸿章说罢，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老中堂，你身体很好，太后之意，想让你重新出山。”荣禄说：“不知你有什么条件？”

“直隶总督刚授了裕禄，两江、湖广总督又各为刘坤一、张之洞把持已久，只有两广总督尚可了。”

荣禄点了点头，他微笑着说：“老中堂是元老重臣，足智多谋，两广总督一职实在显轻，只好暂受委屈待我奉明太后、谅必无问题。”

李鸿章心中一喜，虽然两广总督不是最诱人的，却总比天权无势悠闲得发慌的日子好过得多！

然而他脸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悠悠他说：“那就麻烦荣中堂了！”随后又慢慢地品了一口茶，他感到今天的茶真香！

然而还没有到位，一纸命各省督抚严密抓拿康，梁以明正典刑的上谕摆到了他的案上。

恰巧盛宣怀前来庆贺。

李鸿章说道：“奉旨捉拿康梁，如果抓获这二人，功劳特大，大过了平匪剿捻，那我又可进爵了！”

随即他问盛宣怀：“你是不是康党？”

盛宣怀答道：“我是康党啊！”

李鸿章故作惊讶：“你不怕被抓吗？”

盛宣怀说：“怕什么，中堂大人抓康党可先抓我了。”

李鸿章笑说：“我怎能抓你啊？你还不知道，我也是康党啊！”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笑完，盛宣怀说：“大人不是康党，只不过对他们惋惜而已！”

李鸿章点了点头，随即说：“可有人就弹劾我是康党！”

“真有这样的人！”

“我去拜谢太后时，太后说有人怀疑我是康党。我坦荡荡他说自己是，没想到这让太后大吃一惊，她的脸顿时拉得老长，我告诉她，宫里她母子之间的事，自己从不参闻。我办了洋务，也是要求祖宗法规的改变，如果一主张变法的人即是康党，那我还能逃脱？所以干脆就一口咬定自己是罢了，太后一听，当然知道我其实并不是康党，也就默不吭声了。”

“真没想到中堂大人还没上任，就有人放暗箭了。”盛宣怀气愤了。

“我是刀枪风雨中经过无数的人了，只要太后信得过我，还怕这一箭？不过，皇上恐怕难有出头时日了。”

慈禧处置维新派后，推翻了光绪推行的新政，但在如何对待光绪的事上，却感到棘手。

“废立之事可行吗？”慈禧一心想废黜光绪。

仁寿殿不是朝堂，只有大臣他一人，所以荣禄直率他说：“太后要行废立之事，谁敢说不行，但现在他的罪状还不充分，一旦废弃，难免引起混乱，奴才以为最好慎重一点。”

“难道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慈禧闭上了她的眼睛，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自从老佛爷训政以来，舆论纷纷，人情涌涌，关于皇帝生命垂危的传说遍及全国，在报纸公开作了宣传。”荣禄说：“老佛爷，若一定要废他，臣有一计……”

“快讲”慈禧睁开了眼催道。

“何不命军机处密电各省总督，巡抚，先看看他们的态度，这样也就稳当一些。”

然而得到的意见许多巡抚总督都对废立之事表示不安，怕引起混乱。骚动，其中张之洞坚决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尽管受到过光绪的多次批评，慈禧心想他是拥护无疑的了，谁知他来的电报说：

“君臣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所可言者在此，所不忍言者亦在此。”

“看看这些电报，一个个不是反对，就是模棱两可，真让人烦！”慈禧心中大为失望。

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但身边的几个奴仆则总该迎合吧！慈禧心想。

“太后”大学士说：“应立即废掉光绪，另立一个，赏他一个混德公的名号。”

“是啊”，随即有一个人附和，慈橹一看，原来是御史张佩，他说道：“目无祖宗，皇上罪过不轻，应当废掉，恳太后早作主张。”

“臣不以废帝为然，”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反对说：“既然来电反对者居多，一旦做事先行，我恐怕南方各省造反随后就到，还望大后再三斟酌。”

慈禧听到孙家鼐的意见很不满意，她斥责说：“这件事，不是你汉人所应当干预的。”

“太后”，庆亲王奕劻说：“此举影响颇大，不但朝廷上下，而且朝野中外都极关注这件事，臣新得盛宣怀的电报，电报说洋人不赞成，英国公使曾在上海扬言，我国如废黜皇帝，必引起大乱，届时，各国绝不会袖手旁观，英国可以在一个月内从印度调三十万武装精良的军队来华，这麻烦太大了。”

慈禧一听心里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办？她手足无措。把目光落到了荣禄身上。荣禄一看明白，太后极想听听自己想出了什么妙计，他左思右想，两眼终于大放光了。

“太后，臣有一计。”荣禄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皇上年龄已大，一直没有皇子，不如选择宗室近支为大阿哥，当皇上的嗣子，兼嗣穆宗，皇上当年接任的诏书中已讲了这层意思，别人不能说长道短，太后何不把大阿哥弄来，养在宫中，慢慢用他来取代皇上，这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好！”慈禧连连点头：“这样做谁也不会多说了。”

选了一个时日，慈禧召集近支王公，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师傅，部院满汉尚书，齐集于仪鸾殿，宣布以光绪名义颁发立储诏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

谁知立傅雱为大阿哥后，国内舆论大哗。

英国公使单刀直入地问荣禄：“听说贵国要废掉大皇帝，果真有这种事吗？”

荣禄竭力辩解，说是谣言，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关于我国废立的事，我并没有听说过，但是，假如中国真的发生这类事，也只不过是中国的内政罢了，岂有外国人干预的道理？”

谁知公使并不买帐，他语带威胁他说：“作为友好国家，当然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公使认定光绪两个字，其他什么人当皇帝，我们是否承认，就要请示本国政府了。”

荣禄的话一转告，慈禧气呼呼地叫道：“这些洋鬼子！”

而这时，另一封电报叫她火冒三丈。

“经元善是什么人？”慈禧拿着电报气得发抖。

“回太后，”荣禄说：“他是电报局上海分局的总办。”

“这么说，他和盛宣怀有上下级关系，想来盛宣怀一定知道这个人了。”

“我也是听盛宣怀才知道这个人的，想来错不了的。”

“那好，我要谕令他捉拿经元善，否则唯他是问。”

经元善，浙江上虞人，曾经营钱庄等商务，1882年郑观应脱离太古轮船公司到轮船招商局任帮办时就把上海电报局总办一职交给了他，政变后他极为不满，批评朝中大臣禁若寒蝉，同时他对盛宣怀也多次抱怨过，对自己的好友郑观应说盛宣怀“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盛宣怀和他私人关系

自然好不了，但此人经营管理方面也确有才华，盛宣怀看中了他这一点，也就没有动他。

接到慈禧太后废帝立储的电讯的夜晚，经元善联合侨民、商人一千二百三十多人发出谏电，要求政府撤销废帝立储的命令。

“这下麻烦了”盛宣怀得知太后要捉拿经元善的消息后暗忖，“经元善一旦被拿，一定会影响到我了……”

思考了很久，他密电郑观应，叫经元善辞职远避。

“元善弟，元善弟！”郑观应一接到盛宣怀的密电，就赶紧把他叫了出来。

“怎么啦？”经元善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郑观应慌张的神色却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快逃吧！太后要捉拿你啦！”郑观应紧张地说。

经元善的脸色发白，不用问，一定是自己去电反对废帝立储的事激怒了慈禧。

率天之下，莫非王土，往哪儿逃？他呆了，半晌竟然无一语。

“唉！到澳门去，那里有我的朋友，快去吧，对，你不认识他们，我叫老乡刘小涛陪你一块去，田先生是我的好友，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澳门招商局如何，快去吧，加紧！”于是，经元善很快跑到了澳门去了。

勤政殿，慈禧太后大发雷霆。

“什么，经元善跑了？他跑得那么快，莫非他长了翅膀不成？”

“太后，”言官余诚格跪下说：“经元善是盛宣怀的部下，他的越轨犯法盛宣怀虽然没有参加，但这无法否认他的责任，况且，经元善跑得这么快，一定是事先有人走漏了消息，把这事告诉了经元善，其责其果，盛宣怀罪在不轻！”

“太后，”军机大臣王文韶说：“此事肯定和盛宣怀无关，要不，他怎么不通电反对废帝？”

“无论如何，”慈禧犹豫了一会儿，“如果经元善跑了抓不回来”，她终于下了决心，“那就把盛宣怀撤掉，可是……”

召他来！”在慈禧的眼里，朝廷内外的大臣都是她手上的棋子，该挪动谁或吃掉哪个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盛宣怀当然也不能例外，她刚才的犹豫，实在是想到了盛宣怀的种种礼物和他办洋务的才华，然而盛怒之下，恨乌及屋！

怎么办？盛宣怀听完王文韶的诉说，差点气晕了！然而他知道，自己不能晕，否则祸事随后即到，怎么办？怎么办？为了顾全自己，我必须反过来下井落石，我必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了。

“走吧，太后正等着你，只要把经元善捉拿了，一定没有问题了。”王文韶说道。

慈禧眉毛向上一扬，“盛宣怀，经元善跑了的事你知不知道？”话儿短，声音也轻，然而毕竟语气冷硬。

面前的慈禧象一座大冰山立在眼前，盛宣怀觉得寒气重重。

“太后，臣刚刚知道了。”

“他跑得这么快，难道你没有告诉他吗？”

众朝臣的眼光一下全聚集到盛宣怀一个人的身上了，余诚格在一旁微微笑着，并得意地看了王文韶一眼。

“太后，经元善这个人经营上海电报局，大家对他都或多或少有意见，我接到他的部下周万鹏的电报说，经元善短借电报公款三万七千无，并未交代，恐怕他是怕暴露，携款而逃了。”

“啊……”慈禧没有料到经元善一坏再坏：“那更要快快捉拿归案！”

从深坑里跳到浅坑里，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忙应道：“是！是！臣尽死力而为。”

要捉拿经元善，就必须知道他的踪迹。要了解这一点，当然找郑观应了。

“正翔兄，我倒霉了！太后命我捉拿经元善，如果没有捉到，那我就完了！看太后的意思非杀我的头不可！消息是我告诉你的，逃走是你叫的，我们两人命运绑在一块儿了，怎么办？”

“这……经元善是我的朋友，捉他对不住良心，真叫人为难。你说呢？”

“自己不存，又何来自己的朋友？自己都对不起，又何对得起良心？况且，势不得已，不为不行，正翔兄，并不是我想捉他啊，要不、我何必通过你让他逃跑呢？”

郑观应默默无言，叹了一口气。

缺口攻开了。盛宣怀趁机说道：“经元善身在何处？”

“人在澳门，捉他不易。”郑观应感到对经元善和盛宣怀都有种无奈。

“不怕，跑得再远的和尚都是光头。他可以无法，我们却不能无天，太后之命，我们只有无可奈何地执行了。我们何不这样这样……”

澳门。不夜城。一盏盏灯像一颗颗星一样把澳门照得银河一样灿烂。达官贵族在这儿醉生梦死，饮酒豪赌者，一掷千金，富翁那隆起的肚子像菜市场一样肥阔。也有的人叫苦连天，上餐还没有吃完就急着忙下餐，过的是愁眉苦脸的日子。这儿，对某些人来说是高高的天堂，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又是深深的地狱。

可这对另一个人是例外。在经元善看来，这儿既没有天堂那么好，又没有地狱那么糟。

然而他不痛快，有时还提心吊胆。可是谢天谢地，这一段时间总算平安过去了！说来说去得多谢郑观应和朋友叶侣珊的照顾。

正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叶侣珊又来了。

同样和过去一样的热情笑脸，多么熟悉！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叶侣珊已不是过去的叶侣珊了！社会上有什么东西比人心更深不可测的？

“经先生，这一向可辛苦了，过得还算开心吗？”叶侣珊笑问。

笑里藏刀，花丛隐剑。

“多谢你的关照。”经元善略带伤感：“只是有点儿想家了。”

“人为情中之灵，岂能不想家？也好，过段时间就回家吧！”叶侣珊一语双关，随之话题一转：“不过，我有个远方的朋友想见你，虽然你并不熟悉，但这个人却知道你，他是郑观应先生的侄婿，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门不相逢，你们之间肯定是有缘份的，哦，对了，他现在还有一些紧要的事，只好明天下午来见你了。”

“那好，那好，反正我一天到晚都有的是时间，他什么时候来都行。”

“晚上没什么事，不如去不夜城赌一回吧？”叶侣珊双眼犹豫的看着经元善：“要不，我们到花园里去做一回狂蜂也可！你说呢？”

“本不想去的，可一个人终究有点无聊，前一段时间赌运还好，不知这一回会怎么样？”

“你输定了！”叶侣珊答道。

“你怎么知道？”经元善问。

经元善这么一问，叶侣珊知道无意中说漏了嘴。

“没有常胜将军嘛！”叶侣珊掩饰道：“要不，不赌了！”

“我才不信什么输定了的话，走吧！”经元善这么一激，叶侣珊终于耐不住了。

然而，玩到天亮的时候，经元善到底输了，回来便睡，醒来的时候已是正午，上街吃了一点东西，想着郑观应的侄婿将来见自己，又匆匆地赶回来了。

没有来人，他觉得还有点累，干脆又打起了盹，这一盹就睡了三个小时，起来时太阳已偏西了。

“哦，叶先生，你到底来了，那位朋友呢？”经元善问。

他的眼睛还是朦朦胧胧的……

“啊，他在门外看看，我们何不陪他走一走？”叶侣珊神色有那么一点的不自然。

“这有什么，走吧！”经元善打了一个哈欠。

他们俩来到门外看到了一个葡萄牙巡捕。

“你找谁？”经元善惊讶地问，心里感到意外！

“你是经元善先生吗？请跟我走！”那巡捕粗声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巡捕先生。”叶侣珊故作惊讶：“你得给我一个恰当的解释！”

“无需大多的解释，贵国政府有人说他挪用贪污电报局钱款三万七千多。这解释比什么理由都充分，够了，走吧！”那巡捕不耐烦他说。

“啊，经先生，没想到你竟然做这等事！损公肥私让人气愤！也罢，算我瞎了眼没有看清人。”叶侣珊冷笑道：“巡捕先生，他骗了我，为了表示我的愤慨，我愿和你一起共同把他押进监狱！”

“那当然好！”那巡捕说道：“小心一点儿总不会错的。”

“你……！”经元善恨恨地对叶侣珊说：“你倒会演戏啊！无耻的东西！”

“没有办法，导演叫我怎么唱我就怎么唱！你贪污公款倒象是挺高尚的，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叶侣珊反唇相讥。

“谁贪污了？你别血口喷人！”

“可你就贪污了！”

“你！……”经元善感到天旋地转，过去的想法全都转过来了，他恨不得一口把叶侣珊吞吃掉。

“好好，先生别说了，随我进监房吧！”那巡捕已有些不耐烦了。

盛宣怀得到这个消息，自然放了心，然而铁路上的诸事让他操心不已。铁路河南经黄河需要架桥。好在问题不大，随后又到了保定，忙忙碌碌的真不知何时有个完了。忽得太后来电，要在颐和园召见，他心中有股说不清的滋味，然而太后既然为掌握中国命运的主人，抱着现实的态度，自己当然还需要她的照料。

所以，尽管维新志士的呐喊呼声在他的耳边还没有消失，他仍然恭恭敬敬又高高兴兴地前往颐和园叩见。

颐和园仁寿殿，慈禧太后虽经精心打扮，可那掩饰不了的皱纹还是显示出来了，其实，她心灵也是皱皱的，她之所以召见盛宣怀，当然是有紧要话

要说。

行毕君巨大礼，盛宣怀跪在旁边等着太后发问。

“经元善一事办得不错，可见你对我忠心难得，不愧在李中堂身边多年的人。”慈禧太后表扬了一下，随之问：“你是从保定坐火车来的吗？”

“臣赴保定验收已完工程，又料理保定铺轨，估计明年四月可以正式通车。”

慈禧太后点了点头，“那京汉铁路何时开工？”

京汉铁路工程浩大，借款巨数，慈禧当然不会不过问。

“汉口开工现已办到孝感，估计明年秋后到时该可以通车。两头同做明年就可铺路一千里，据工程司说再有二年就可以全完。”

“听说京汉铁路借款不少，借的是哪国的款子？”

“京汉铁路借的是比利时的款，共有四百五十万镑五厘九，实收四百零五万镑，合银子三千万两，原估计要银子四千三百万两，已奏准户部拨款一千三百万两，合并起来可以够用了，其中黄河桥工估价五百万两。”

“黄河活沙如何造桥？”

“虽然活沙厚，却先可以打到老土，至多不过数十丈。听说外国有这种河道造桥的，也甚坚固，但是造价很高。”

一想到德国想占胶州湾，慈禧轻叹了一口气说：“时局艰难，外国人欺人太甚，如何是好？”

“太后，中日局势不仅坏于甲午打仗，而且坏于胶洲。德国总参谋长毛奇说胶州是天然军港，故而德国极想租占此地。胶州一让，俄国必须提出相同的条件，那么旅顺大连也必将失去。英国、法国自然不甘落后，法国正合力想在两广和云南租占地盘，英国在长江一带，岂能不顾他的要求？”

“还有西藏也担忧，东北三省是寝陵所在之地，现已令认真练兵，可见效并不大，如何是好？”

“东三省确实令人担忧，外国从前动以兵船恫吓，终究因为兵船运来的士兵不够多，比如中法之战，中国尚可对付。俄国东半边却是寒冷凄苦的地方，现也急着借巨款造路，直达吉林，今得旅顺、大连湾海口，已定唯直达奉天而到旅顺大连，这种形势已定成，据说旅顺俄兵已达一万多人，并添大炮，布置周密，其用意极为阴险，从前掠取大兴安岭一带，谋我伊犁之地，都是智取巧夺不尚兵力，将来俄国铁路筑成，他若找一事端打东北三省的之意，恐怕我方难以抵抗。所以得赶快大举练兵！”

以夷制夷！利用俄日之间的矛盾难道不可以吗？想到这，她问：“俄日两国之间没有矛盾吗？”

“人们都说甲午战后日本后悔，其实这不可能，日本并非对我国好，日本也害怕东北三省为俄所得，唇齿相依对它不利。然而日本力量也并不能和俄相敌。张之洞曾和我密议联英美日三国以抵制俄、法、德三国，我对他说中国太弱，英国虽然忌视俄国，而中国兵力未堪久战，且财力困难，英日显然不会站在弱者一边，记得去年恩福曾来中国，你知道吗？”

“贝恩福曾来商量练兵，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是有这么一回事，他先到海城，又到北洋、南洋，后到湖北，那时碰巧我也在，我问他来华的目的，他声称英国议院公举他来华观看一下局势，如我能自强则帮助中国，如不能自强只好自打主意，待三个月后即定主意，今年，英俄之间订立了密约。”

慈禧太后说：“听说英国要俄国如何不管，而俄国也要英国如何不管。”

“这就是英国自打主意为其易不为其难了，英国既然不能借中国牵制俄，只剩下美国，美与英最相好，它虽无占我土地的野心，它见英国这样的态度，也断然未助我们。所以时刻要它们帮助我国，肯定做不到。有道是人穷朋友少，国弱难外交，看来当今之际，只得讲究自强，什么都得靠自己了。恭请皇太后在自强上面作打算。”

慈禧幽幽一叹，说：“你的说法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这需要时间，而现在外国逼我太甚，所以我十分焦急。”

“我也曾听说太后心劳神伤，但不必过于着急。今日局势虽然比以前更难了，然而中国地大物博，出的人也聪明。出的货物极多，日本地小民贫，尚且能自强，岂有中国不能自强的道理吗？同治年间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削平大难，中兴天下，能大用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几个人，即如李瀚章、沈葆楨等，虽不能带兵也各有所长。现在要练兵筹晌，总要先讲究得人方能办事。”

“问题是上下不能一心，各省都督抚全是瞻询，即使州县案件尚且不肯说真话，外国能得上下一心，所以厉害。”

“各大臣受恩深重，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见解有不同，说来大概总有六个字的毛病。”

慈禧一听，以前可没有哪位在她面前说过这样直率的话，她问：“哪六个字的毛病？”

“我可以用这句话：‘办不动，来不及’来概括。”

“这句话只可以上头讲，他们如何可以存此见解？”慈禧吃了一惊，这不意味着他们轻视上头的权威吗？心里又气又盛宣怀知道太后生气了，为了划清界限，他赶快表明心迹说。“我认为办不动也要办，来不及就赶紧办。”

慈禧听后略有宽慰，她说：“督抚中也有几个好的，总不能各个都好。你看北洋练的兵可靠得住吗？”

“我看袁世凯，聂志成均照德国操法，大家都说好，可惜人太少了！”

慈禧说：“总要各省多练兵，南边人到北边去不合，北边人到南边去不适。”

“我认为至少要练兵二十万，还要有民兵，预备打仗时可以添补。”

“各省加起来恐怕有二十万多了。”

“现在的勇营和从前的绿营一样，虽多无益。必要有二十万人一律选练，一样章程，一样枪炮，方算得上是好兵。”

“总要汰弱留强，如今兵勇毫无胆子，打土匪还好，与外国打仗就要跑，是什么原因？”

“从前陆兵见贼即跑，后来湘淮军出来，稍有枪炮，将军稍有见识，兵勇定打胜仗，自然胆大了，人各有性命，胆子从见识中来，外国枪炮实在厉害，又快又准，我们的枪炮比不上，将官又无主意，兵勇心中以为必打败仗，所以一听到炮声就要跑了。这不能怪兵勇不好，连洋人都说中国的兵是最好的。可见还是带兵的官不好。”

“我想兵将总要打仗，方可打出好手来，意大利沙门湾的事，我很想与它开仗，谁知它知道我们有准备就不来了。”

“沙门湾幸好太后坚持己见，不然俄、德、英、法四大国之外都要来了。但目前的兵只能备而不用。如果真打，兵响恐怕难筹，甲午之后我曾问过日

本人，那年打仗究竟用的是老将或是学堂练出来的新将？他说老将甚少，都是学堂出身的新将，问他一出手就打得如此好？他说日本照西国式样，平常操练就如何两军对垒，各决胜负。胜者赏，败者罚。去年日本军队大操，我曾派人去看，确是与打仗一样，所以能练胆识出来。就拿袁世凯聂志成两军来说吧，他们也可对仗试一试，若不这样，虽操得好，最多只得其皮毛而已。”

“练兵总要筹饷，如何是好？”

“天下之利不外乎有三种。第一是天地自然之利，如开矿等地上所产。第二是中外通商之利，如进口货要少，出口货要多，关税要适中，出口货以丝为大安，近年来他们都种蚕做丝了，恐怕将来不可靠。第三是取商民税厘之利，确最容易，此即是损下益上，朝廷深仁厚泽亦不肯多取于民，只得致于商务上格外谨慎，因利总在商务上得来。”

“有人说要设商务大臣方能办得来，你说呢？”

“中国并非无钱，只是向来于商看得大轻，士农工商，农本商末，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坏果，他们就只顾自己谋私利，决不肯做有益公家的事，所以设商务大臣很有必要。”

“矿务办得怎样？”

“臣办的是湖北铁矿，现在铁厂出铁练钢，卢汉铁路用的钢轨均取自己所炼的钢，与外国一样好。现造枪炮也是用自己所练钢。”

“这很好。”慈禧说：“买外国枪炮终非长远之计，自己总要多造才行，天津也能造。”

盛宣怀一听，生怕慈禧打算多开铁厂，他急忙说：“买外国的枪炮比较难，而自己造并不难，就目前看来，多设厂花费甚大，不如将已成之厂扩充就行了。”

“我听说湖北有另一块地方可以添造。”

“这……添造并不难。”盛宣怀心想太后既然已知，不如正面回答得好，然而他语气一转：“就是经费太困难，枪炮现张之洞办理、臣是办理铁厂，中国财富要害将来仗的是开矿。”

慈禧对矿务一窍不通，她只好附和：“开矿确是自然之 1955 年，当时他是福特公司行销部门的一员，1956 年，公司决定生产提供安全设备在自己的销售产品车上，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些组合的安全装备非常原始粗陋，但在当时都是革命性的东西，除了安全带，还有安全门锁、遮阳板、深刻度的方向盘和冲撞护垫等。在 1956 年的车型广告竞争中，福特车被公认是安全的汽车。

促销中宣传汽车的安全当时在底特律是一项革命性行动。而有些通用公司的高层人士就打电话给亨利·福特，要他停止这项行动。他们的观点认为，宣传安全带对汽车业的促销是不利的，那样会令人想到受伤和死亡，对市场会有妨碍的。而麦克唐玛拉和福特的其它主管人员的观点显著的不同，决定要宣传安全带，为此他几乎丢了工作。

当福特公司在宣传乘汽车应注意安全的时候，竞争的主要对手是“雷佛兰”，正以它的快速车轮和强力的 8 缸引擎来促销，结果那一年“雷佛兰”大获成功。

而福特公司花了好几百万美元来努力做广告，促销公司带安全带的汽车，但顾客仍不为所动，不能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他们说：“当然，我要买这部车，但你们必须把安全带去掉，否则，我决不会有兴趣的。”

1956年，艾克卡第一次到底特律时，他是个汽车安全的支持者，虽然那次特别的宣传没有成功，但他仍然很引以为荣，因为他参与了涉及最先提倡安全设备的先锋行列中。

坚持了近30年，1982年艾克卡和《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共进午餐，他谈了一些有关安全带的知识，并画图表示安全带在防止严重伤亡时的重要性。

几天之后，他收到主编西莫·杜赛的一封来信。在一起进午餐前，他是个忽视安全带的人，但听了艾克卡的演讲后，决定要难办的事，一般人还不知道，所以谤毁的人还不少，若不是忍辱负重，早已办不成了。这班开闹的人叫清议、恐将来总有一天办不动。”

“不错，是叫做清议。都是这班人闹坏了，不然皇帝也不至于这么着急，你不要在乎他们，认真做就是了。”

“臣愿竭尽心力而为。”

夏天，轻风徐徐地吹着，西苑海子里的荷花盛开，花瓣清丽嫩红，红得像第一次涂着胭脂的少女的芳唇微微张开；银清冰洁的白莲，白得像身着素衣仙子；还有粉绿色的、淡黄色的、微紫色的朵朵莲花，错落有致地掩映在碧绿的荷叶之间亭亭玉立，摇曳于涟涟漪荡着的清波之上，而那碧绿的叶子、在风吹之下，犹如舞女的裙在悠展，好一片如诗似画的迷人风光！

然而，慈禧的脸上却像凝结了冰霜，她显得越来越老，满腹的心思斜靠在御座上的她对于这儿的一切竟置若无睹，一任御舟在莲荷丛中悠悠地飘荡着……

不过，若是在往年，碰上这样的美景，她总是高高兴兴的，船里也是热热闹闹的，船上或是有她邀请的各国使节的夫人淑女，或者众亲玉贵的福晋格格们来饮宴群欢，共赏这美丽的荷花，这个时候常常是她一年中难忘的一件盛事呢。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

今天的情景真是苍凉！身边除了李莲英、荣禄夫人和几个常侍内监宫女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宾客和侍从了！清清冷冷的几个，慈禧觉得仍然多了点！她烦躁，她气闷，她恼火，然而这一切，她都从不找人倾诉，她又能找谁呢？整个世界，她只相信自己一个！

或许由于脸色过于凝重罢，她那充满老皮、多皱纹的手伸出来的时候，几个胆小的宫女竟骇然变色……她全然没有注意自己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她沉缅于往事的回忆之中。

自从前年她采取袭击的手段幽禁了光绪皇帝，杀害了维新志士谭嗣同等，扑灭维新运动以来，她又得到更大的权势，然而也得到了更多的孤独，朝臣背后对她议论纷纷，和东洋、西洋的关系也越来越嚣张甚至完全对立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自己开始镇压维新的那一年，英国和日本的使馆公然在她的眼皮底下救走了她恨得咬牙切齿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把他们保护起来，不但如此，还让他在外国结政党，办学校，创报刊，造舆论，成立了一个什么保皇会，极力攻击她，要推翻她的统治。上海的《中外日报》、《学林西报》。《申报》在外国租界和领事馆的掩护之下，或多或少，或暗或明地散步反对她的言论。她终于明白自己想罢黜光绪皇帝为什么各国的使节和舆论都站在光绪皇帝和维新党人的一边去了。本来她想出一个妙计，叫各省的名医来宫为光绪“会诊”，以造成光绪病重无法执政的假象再找个漂亮的借口废掉光绪，谁知各国使节却以关心皇帝的健康为由公推法国医生入宫给皇帝查病，一查的结果竟是皇上一点儿病也没有，这等于在世人面前揭开了她那虚伪的面孔……叫她如何做人？她心中的怒火一天天地多了，恨不得全部吐出，把东、西交民巷烧成灰烬！

毫无疑问，像这样一个曾经先后有两位皇帝都伏在面前的她早已习惯了独断专行，唯我是尊的独裁者，一个自喻为中国的第二个武则天的人，在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她的心怎能不忿恨不已呢？

正是这样的一种强烈无比的忿恨，她才把自己孤独的目光转向了正在山东、冀北和天津一带逐渐兴起的义和拳运动。

要不是李莲英劝她来西苑赏荷花，她现在才不会在这儿呢，记得动身之前，她接见了刚从涿州视察义和拳情况刚刚回来的刚毅和赵舒翘，听到不少从未闻过的奇事儿；另外，荣禄夫人还给她带来了江苏粮道罗嘉杰尔给荣禄的一封信，说“英人将以兵力胁迫太后归政皇上！”愁思恨绪一齐涌上了她的心头……

“洋人都该杀尽，统统地杀尽，所有在京的洋人都是仅次于长毛的二毛，说不定后面还会有什么三毛、四毛、五毛，按顺序依次杀过来！”她咬牙切齿，随之又张口吐了一口恶气，那洁白的牙闪着刺刀一样清冷的光。

御舟到北海西岸了，悠悠的宫乐声和岸边柳丛中的知了声互相呼应，红色的蜻蜓在荷叶上翩翩地翻飞，一条银色的小鱼突然跃出水面，很快又像一道闪电隐没了，她心里一片灰暗。

一只绿色羽毛的小翠鸟惊慌地从荷丛中飞了出来，竟然飞在她的头顶上拉下了带粘液的东西，然后惊叫着飞向了北海。

“倒霉透顶！”她把自己头上的花翠一扯，索性扔进了水波中。

她把眼睛一横，问道：“刚毅这老头儿，从涿州回来得挺晚，敢情是被义和拳迷住了，他把那些拳说得那么好，那么地神灵，这都是真的吗？”

李莲英嗫嚅道：“刚毅老成持重，公忠侍用，在朝臣中是最可信赖的。他什么时候在太后面前说过假话？对义和拳的法术，奴才原也是不信的，可后来在端王府中，亲眼看见了他们请神作法，真的是神灵降临，刀枪不入，雪亮的大刀破到他们身上，连个印儿都没有！眼见为实，奴才不能不信了。”

这些,并不是奴才一个人所见,兰台御史陈嘉兰不是两榜出身的饱学之士吗?人家就请到了关圣帝君的锦书写了‘勿畏夷,夷当灭’的六个大字。吉林将军长顺也曾亲眼看到两名仙童‘入夷教堂,则教堂自焚’这都是大臣上奏亲见的,哪里敢假?依奴才之见,这都是老佛爷圣明,每日敬神礼佛感动上天的缘故,要不哪有这么多天神相助的吉相?”

慈禧太后紧锁的双眉略有放松。

“不过——”她说:“义和拳是八卦教传来,祖宗之法度从来都是禁止的,朝廷也曾下谕镇压这等市井不逞之徒,难道这样的乌合之众,也可以重用吗?”

“你说的甚是!”李莲英却笑了笑说:“但这义和拳同一般乱民会匪不同,他们打的是‘扶清灭洋’的旗号,全都向着大清朝的,真是变了。要是老佛爷不信,奴才这儿还有他们的揭帖,老佛爷不妨瞧一瞧好了。”

慈禧点了点头,接过一看,只见扭扭歪歪地写了几段字: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闯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具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诗曰: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危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

这种扶清灭清的调子如一副膏药贴到了她那心的伤处,她愁眉一扫,紧皱的额头也舒展开了。可是啊,她的脸上很快又疑云重重。原来,这几年,她处理过不少教案,无数个民教相仇的事多得不得了。根据臣子的奏折,她总觉得义和拳是横行乡里杀教民、烧教堂、触怒洋人,曾经给她带来不少麻烦。这一点如果还情有可谅的话,那么义和拳冲州闯府,抗拒官兵,砍倒电线,破坏铁路,是不是太无法无天了?所以她曾命令地方官狠狠地镇压。谁知北洋官兵并不中用,直隶总督派总兵杨福同率兵前往围剿竟然一触即溃不成军。连杨福同本人也被打死了!这样的事,当然震动了朝廷,所以她现在还还记得。这就使得她多少有点踌躇难定了,到底怎样对待呢?她心里一时还无法定谱。

“老佛爷,义和拳忠心可鉴!”李莲英猜出了慈禧太后迟疑的原因,正想帮她解决心病:“退一步说,即使不是忠心可鉴,何不以毒攻毒,毒到病除!”

慈禧说:“利用他们打洋人?也好!”

御舟到了南海的西岸,慈禧上了凤辇,让内侍所簇拥着到假山石上去散散风。她下辇站在石山之处向宫外眺望,只见远处一股浓烟,同时还传来了隐约可听的叫喊声。

“小李子、哪儿发生了什么事?”

李莲英过来向远处一眺望,回答道:“那是义和拳在焚烧教堂了。奴才曾听人说,昨天傍晚有七百多名拳民由崇文门进了城,那儿一带的教堂已烧光了,洋人怕得不得了,看来这些忠于大清的义民们确实仇恨洋人,他们的英勇和忠心都值得嘉许。”

慈禧并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皱了皱眉,然后乘辇回宫去了。

总署呈上来一个折子。

这个折子很短，是各国公使联名抗议书，抗议的是山东巡抚毓贤在辖内庇护义和拳，他们请求罢毓贤而改任他人。

“毓贤可速回京述职，让袁世凯去山东吧！”慈禧做出了这个决定。

慈禧这样做有她自己的想法。

不久，毓贤到京，慈禧立刻召见。

“毓贤，”慈禧太后说，“拳匪怎么样？”

先定调子，既然是匪，毓贤就不能替义和拳说什么好话。再说，慈禧心里明白，毓贤武勇刚直，反面一敲，才能听得到更真切的声音。

“回皇太后，皇上，”毓贤慷慨陈词：“拳匪不匪，实际上是大清的义民，且有神技可用。且今国势自衰，民志未伸，若再击杀拳民，无异于自剪羽翼反助了洋人一臂！”

“拳民果真可为我用？”慈禧的眼睛一亮，脸上露出又惊又喜又疑的神色。

毓贤答道：“拳众倡信扶清灭洋，忠义可嘉，且臣亲自看到神拳神异，不由人不信，不妨趁势招抚他们，作为义兵，既可就便管理，又可用来挟制洋人，一箭双雕！”

慈禧高兴地点了点头，侧过身问坐在一边默默无语的光绪：“皇帝以为如何？”

光绪知道慈禧太后这样做只是在别人面前做个样子，自己说什么都多说了，哪里能阻挡她的意思，所以仅深深地应了一句：“朕请皇太后做主。”

“那好。”慈禧并没有多说别的什么。

载漪职掌神虎营之旅，载勋为步军统领，两人都是近支王公，既然获得慈禧的授意，自然照办。半个月內，京师汇集了各地涌入的义和拳民几万人。载勋通令，凡拳民入京赴庄王府挂号的即为义民。

官军与拳民互相仇杀的局面过去了，他们相互出入京师烟馆，酒馆和春巷，部分拳民戴着醒目的红中，腰佩雪亮的短刀，招摇过市，开始出现部分失控的状况，有时打着灭洋的旗号，滋扰使馆和信洋教的群众民宅，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官军杀掠之事，京城一时人心惶惶。

驻京各外国公使感到形势严峻，教民人人自危，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的抗议又没有结果，遂各自从天津调来军队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东西巷口设卡，一时形成了和拳民、官军对峙的形势。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出使馆区迎接由天津入京的日本卫队，被董福祥武卫后军拦截住了。董福祥归荣禄节制，本是奉命在使馆和外国军队与拳民之间作屏障，荣禄已多次命令战衅不可轻启，可实际上董福祥已和载漪联成一气，慨然以灭洋为已任了。

“干什么的？”一士兵大声断喝。

杉山彬打着日本旗，从轿上走下来，脸色有那么一点的惊慌，他拱手作揖道：“鄙人是日本使馆的书记官！”

“书记官？书记官怎配坐四品轿？”那士兵走向前来一把抓住他的衣服。

“啊，啊！本人出来很匆忙，未及细辨犯下了过失，请让鄙人面见大帅当面谢罪。”

“不用麻烦他，向我谢罪就行了。”那士兵说罢，一刀刺进了杉山彬川

的胸膛。

就在这一天，载漪亲自走访董福祥，大大地夸奖了董福祥一番。

火！前门外繁华的商业街大栅栏的一个洋货铺在熊熊燃烧，火势很快就延及广德楼菜园毗连的十几家店铺，倾刻之间，连片屋宇被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京师最大的四家银行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全部化为灰烬，银票兑换受到致命冲击，整个京师几陷瘫痪。

铁路扳的扳了，电线杆拔的拔了，盛宣怀觉得自己的筋都让抽走了，交通大部分中断。

“张大人”盛宣怀忧心忡忡地说：“如此下去，谁来收拾这个局面？”

“皇太后恨洋人过甚，宫廷里对义和拳抚剿未定，或许过几日就会定下来了。不过，义和拳也太过火了！”张之洞说：“难道多杀几个洋人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么？我是不相信这一套的。”

“人们把义和拳说成神拳铁拳，且不说其真或假，总该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罢，否则，何以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况且，万国公例，使馆区何能放火乱攻？最为要不得的是。这恰恰为列强侵略中国找到了最好的借口，洋人实际上唯恐中国不乱，现在倒好一乱就全乱了。”盛宣怀忧心忡忡。

张之洞摇了摇头，轻叹道：“恐怕列强军队一来，弱国何以敌众强国？不过，皇太后皇上可能不会做这样冒险的事吧！”

“皇上倒不会，可皇太后却是巴不得哩！”盛宣怀说道：“她对洋人仇恨在心，要没有她的默许，义和拳能大模大样地进入京城吗？只怕更遭的还在后头，抱薪救火，只会引起更大的火灾。”

“依你说，义和拳是皇太后手上的薪？”

“我想是这样的。我办的铁路和电线都遭殃了，但愿皇太后明察形势，以大局为重，方能无忧！过日我就回上海看看自己的家怎么样了。”

“你可以去，要忠先须孝，不会爱家的人也就不懂得如何爱国忠君了。”张之洞说，“有事还须多多联系。”

“那是自然的了。现在就看朝廷到底怎样办好。”

杉山彬川被害，又纵火连连，慈禧不但心急，而且多少还有一些恐慌了。午后三刻，仪鸾殿内外气象森严。

恭王、醇王、端王、载瀛、载滢二贝勒，庆亲王、庄亲王、肃亲王、怡亲王，辅国公载澜，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九卿，小都统，内务府大臣等共百余人，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大家屏息俯首，恭候皇太后和皇上的圣驾。

宫廷深处传来了喝道之声，大家明白二圣驾已经启驾了。首先来到的就是已处于半废状态下的光绪皇帝，这是维新变法被镇压后他第一次参加决议军国大事。他那苍白的脸色犹如积雪凝冻，一双忧郁的眼中仿佛麻木了。他默默地跪在丹墀上，和诸王大臣们一起迎候慈禧的圣驾。

过了一会儿，四名清秀的太监抬着龙凤辇来了。慈禧的头高高地昂着，面孔板得像铁块，眼睛像深渊一样幽黑莫测，她登上了大殿正中的宝座。

随后光绪站了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殿门，首先向太后请安，再在慈禧的右首龙座上坐下，与慈禧高挑的眉毛相反，他眼帘低垂，无数的幽雨在他的心田里清冷地飘落着……

群臣朝拜完毕。

“近接禀奏。”一个严厉冷重的女声像冰雹不停地向下猛砸：“英美运用兵舰来犯，胁我归政；法夷领事发来通谍，索要大沽炮台，狂悖如此，我

朝断难宽容！我意已定，各使馆如不撤走，那就先礼后兵，派虎神营、神机营、武卫军配合义和拳围攻使馆，讨伐蛮夷。”

说罢，慈禧的眼角向光绪投去了一丝余光：“皇上意见呢？”

光绪皇帝沉默了一会儿，随即轻声答道：“外臣所奏，不知属实与否？如果是真的，那么当派总理衙门先行交涉，据理力争，自然能够公正解决。按万国公例，使馆不能攻，乱民不足恃，战衅不可轻启，事关重大，请老佛爷圣裁。”

吏部侍郎许景澄上奏道：“中国和洋人打交道几十年了。民教相仇、相杀的事每年都有发生，但最后总是赔款，攻杀使臣的事，中国、外国都没有这种先例。现在拳民在东交民巷围攻使馆，如果真的闹出大事了，我不知道祖宗的天下，全国的生灵将置之何地？”

慈禧太后漠然的样子。

载漪怒气冲冲：“义民自民间而起，出万死而不顾一生，以挽救国家。如果人心一旦瓦解，谁来关心国家的存亡？”

不料一向沉默的光绪说话了：“拳民都是乌合之众，没有经过任何军事的训练，他们的血肉之躯能抵挡敌军的枪炮吗？让他们去作战，无异于驱羊走向狼群，老百姓的生命不可儿戏！人心，人心，人心是打仗致胜的武器吗？”

一个高调响遏行云，振振有词。

一个脚踏实地顾全大局，言之成理！

慈禧见载漪无法驳倒光绪，反而占了上风，于是她命自己的心腹户部尚书立山前奏。

谁知立山吞吞吐吐地说：“拳民虽然不坏，但法术不灵，未必有用……”立山的话使所有的人都出乎意外。

载漪大怒：“我们是用他们的人心，什么法术？立山敢于在朝廷说这种话，看来他同洋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不如让他去退兵，一定能办到！”

谁知立山并不示弱，他对载漪的血口喷人恼火了，气冲冲地说：“首先主张宣战的是你载漪，该去退洋兵的也该是你！”

“好了，好了。”慈禧说道。

“中国自甲午之后，财尽兵少。强弱之势十分明显，一旦开战，如何了结？请皇太后三思而行。”

大家一看，上奏的是王文韶。

“这话我早就听够了！还用得着在这个时候罗嗦吗？”

慈禧冷冷而又生硬地训斥道。

“王文韶，你也说这种误国的话吗？”载漪阴阳怪气地接着说。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传我的话”，慈禧不想再讨论了，她本来只想让别人附和她，没想到在争论中自己和载漪变成了少数，自然恼火不已，她大声吩咐：“前去照会各国公使，限二十四小时出京，否则安全后果自负！”

许景澄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只好叩头领命。

谁知大众庭庭之下，光绪走下御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在总理衙门多年，利害关系你是明白的，你不能不说呀！战端一开，一国战众国，我死尚不足借，可怜天下数万万生灵将遭涂炭！”

说罢，光绪泪流满面。

许景澄本来就想说，眼看皇帝如此动容，一种感动伤悲同时涌上他的心头，他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一君一臣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载漪冷冷地说道。

载漪的儿子被立为大阿哥，他巴不得光绪现在就死去，一旦这样，他的儿子就是皇帝了，所以他的跋扈虽然众人不满，但诸臣既不敢言，更不敢怒，只在心里骂他几句。

“皇帝放手，不要误了大事！”慈禧大声叫道。

玉文韶无奈奉旨草拟了一个诏书，以光绪的名义颁发，用的口气和意思当然是慈禧太后的：

“三十年来，各国因我国宽厚仁德，着意怀柔外人，他们竟然日益嚣张，欺凌开明国家，侵犯我国领土，蹂躏我国人民，勒索我国财富。朝廷稍微给予忍让，他们就更加凶恶横暴，日甚一日，乃至无所不为……

现在，我流着泪祝告于先祖之庙，慷慨誓师激励士卒，与其苟且偷生以求生存，羞耻于万古，何不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他们崇尚狡诈的阴谋，我国依靠天理；他们依仗凶悍的暴力，我国专靠全国的人心。姑且不论我国一向以忠、信、礼、义为御敌之具，人人敢于血战而死，就以土地而言，有二十多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打消他的气焰，伸张国威，有何难哉！”

英、法、美、俄、德、意、日、西班牙、葡萄牙八国组成了联合军队一万九千多人，他们携带野战炮五十三门，机关枪三十六挺，直扑天津城，企图一举攻下天津，然后再进取清朝京城。

清朝军队兵败如山倒！

“完了！”盛宣怀得知宣战的消息后，他真不知道这样下去中国的时局会惨到怎样的地步。

不久他接到北京来的诏令，要他飞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共御外辱。

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义和拳的所作所为没有好感，面对残暴的敌人，他又多了一种憎恨的感觉，而且，上海方面的英国军舰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正准备进入长江流域……

怎么办呢？

经过再三思索，他决定把诏令的内容由电报局密呈督府，千万不要声张！随后又去电各疆帅大臣，千万不要听从诏令，否则将酝酿成大变。一旦长江流域一开仗，其危害就更大了。所以，他的要求得到了各督抚的响应。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说：“我的意见和你相同，敢恳杏荪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须迅速，长江一带只有会匪，并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义民。”

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说：“要保东南疆土，有以待大局来个转机，非按杏翁的方案办不可。”

两广总督李鸿章来电简练直当：“乱命不能从。”

“这就好办了，只要有各地督抚的反对，也罢。”盛宣怀对庄氏说：“下一步是电各督抚叫他们派代表来上海商议东南互保的详细办法了。”

盛宣怀与上海道台余联元，东南各省督抚派来的道员代表，济济一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公推盛宣怀为和谈的主持者。

端庄肃穆的会厅。各督抚道员代表与英法美等国驻上海的领事聚集在一堂，气氛紧张。

美国领事古纳根瞪着眼睛说：“各督抚的诚意可嘉，你们受了督抚们的重托，那么请问，既然要与各国订立东南互保条约，倘若贵国大皇帝又有上旨杀洋人，你们能够遵办吗？”

说罢他的眼光从这些道台脸上一扫过，古纳根再问道：“余道员，你

说呢？”

怎么回答呢？余联元心里一下就没词了，这句话实在难答！遵办则这个条约无须订立；不遵办又逆了朝廷之命，逆命也就没有外交可谈，这也就无法签订和约！

余联元的脸一红，一边用眼向盛宣怀示意，一边又吞吞吐吐地说：“友谊第一，和为贵，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不同……”

盛宣怀接过话题：“所以东南各省与天津、北京都联合义和拳的做法也截然相反，在北京，他们是冒充义民的一伙，而在东南各省，他们是乱匪，今日定约系奏明办理的，皇上何能一张嘴说两样话？东南沿海一旦互保，对大家都有利，为什么不可以签约呢？”

英国在东南沿海势力最大，所以英领事查理逊很快附和道：“诸国用兵是为了讨回公道，既然东南能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用兵达到了用兵一样的目的，这样的倡议不但好，而且实际上可行。”

诸位领事点了点头。

“现在，”盛宣怀说：“我把签约的几点内容与各国领事申明各不相犯的八条内容说一下：（一）是上海租界各国由本国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财产为宗旨；（二）是长江及江苏内地，洋商及教士产业由地方官一体保护，并禁止谣言，严禁拳民；（三）是各口岸外国兵轮，仍照常停泊，只约束水手人等不准上岸。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有碍和好；（四）是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的商量，派兵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伤及洋教士的生命产业，则事后中国不认赔偿；（五）是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得近台停泊；（六）是上海制造局厂一带，各国兵船不要游弋或停泊；（七）是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和游历的各国洋人，不得不与官府相商自行寻找躲避之地，以防不测；（八）是租界内各种防护，必须安静办理，不要声张，摇动人心。以上八条，望双方共同遵行。”

诸位领事点了点头。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北方义和团流血拼战，南方则被当作拳匪禁止，南方显出一片“和平”的气氛。

且说载漪和刚毅、董福祥等发动京城中所有的武装和拳勇，围攻使馆，不但未能攻下，而且死伤十分严重。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终于破灭了。

八国联军的枪雨炮火，完全攻占了天津，正一步一步向京城逼进，全国舆论哗然。南方各督抚都按兵不动，并且纷纷来电要求严惩“纵容邪匪、祸国殃民”的首犯，各地的报纸也发表各种评论，要求杀载漪、刚毅等肇祸之人以谢以天下。

形势剧变！

载漪既惊又怕，洋鬼子进京，他的魂儿就要出窍，而被立为皇位继承者的他的儿子，看来在洋人手中也将毁于一旦！

一天，大阿哥听见光绪在读英文，他大骂一声：“鬼子徒弟，你念什么？”

光绪一听，不由得怒火攻心，虽然大阿哥年仅十四岁，被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可这不恭之语他何能忍受？

“不学无术，臭小子，看我不教训你？”原本只想吓吓他的。

“你敢？”大阿哥双眼圆睁，接着操起身边的棍子，反向光绪打了过来，光绪只有躲避。

大阿哥一边追一边叫骂：“洋鬼子，二毛子……”

叫骂声惊动了慈禧太后，看着光绪的狼狈相，她顿时又心酸起来，毕竟是自己多年心血养大的人，想到载漪的专擅朝堂，大阿哥的愚顽狂妄，这和孝顺的光绪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子俩全然不同！虽然自己不想让光绪掌权，但他的尊严她还是尽力维持的，自己多次的忍让却只换了个载漪父子的猖狂，一股怒气顿时就发作了！

“来人哪，给我大抽大阿哥二十鞭子！”

大阿哥的细皮嫩肉，哪里受得了这个？他嚎嚎地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端王载漪明白这事，竟率领二十多个拳民吆喝着入宫，日日声声说要找二毛子，说光绪皇帝把二毛子藏起来了，并出言不逊大骂光绪是大二毛子，洋人是小二毛子，叫光绪出来算帐！

皇极殿的叫闹声惊动了尚未起床的慈禧太后，她听人一讲事情的原委，差点气得昏了过去！她赶忙出来，立于阶上，脸色铁青：“你想反了怎么着？成何体统？皇帝废立与否，唯本宫说了算！你的儿子要立并不难，要废也不会太困难。你如果不想这样，就赶紧滚出去！”

载漪略一犹豫一会儿，只见慈禧侍卫上前，当即斩杀了他身边的义和拳，载漪本来想说点儿什么，一看这阵势，脸色煞白，赶紧抱头而窜，狼狈离去。

正在慈禧太后烦恼担心之时，李莲英突然进宫说道：“老佛爷那个曾经打败法国亲兵的李秉衡从前线进京应召勤王来了！”

“是么？”慈禧仿佛在恶浪中抓到一根绳索，绳索一头连着的就是一艘巨大轮船，顿时她的目光闪闪：“好好隆重地接待一下这个忠良之臣！”

一副强心剂使得她又振奋了起来。

“噶！”“噶！”“噶！”

东安门外三声炮响，随之只见从东四牌楼那边过来了一支奇异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缓步前行。说奇异，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这支队伍既有总督大臣的全副仪仗，又有义和团的八宝神器，另外呢，还有中世纪的一些武器夹杂其间。但见：青旗、飞虎旗、吉黄车、兵拳、雁翎刀、兽剑、金丽棍、皮架槊、旗枪、回避牌，肃静牌等，随之陈列的是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等；最后有大刀、长矛方大敦和民间练武用的木棍三截棒，三叉宝剑等，真是光怪陆离，色彩缤纷。这么一大队的人马，个个脸色肃静，他们在李秉衡的带领之下，要前往通州打洋兵了。

虽然说，经过几个月的空前浩劫，北京已被洗劫空空，除了紫禁城外其他地方都如废墟一样的凄凉，不时地从东交民巷一带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中间夹以轰轰的炮声。然而人们依然争相涌向街头，来为李秉衡壮行，另外顺便还可以目睹一下这位新任总督大人的丰采。

仪仗队伍在缓缓前进，阳光仿佛一下子又照亮了人们那原本已灰黯的心，光明、希望……大家都把热烈的期望寄托在李秉衡身上。

有人摆香案，有人放鞭炮，也有人在呼喊，但也有人不知是因为高兴过分或伤心过甚而嚤嚤地啜泣……

队伍在前行，阳光明晃晃地照在他的身上。

李秉衡骑一匹枣红色的马，神色刚毅而又略带一点儿淡淡的忧伤，他的眼睛直视前方，耳边仿佛听见了远方隆隆的炮声。

队伍在行进，像澎湃的波浪在人海中激荡不已。

本来李秉衡是要坐轿的，一乘银顶大轿就跟随在他的后面，那么悠悠地跟着，好像一支悲壮乐曲的尾音符。然而为了表示谦和，更为了表示临战无

畏的姿态，他骑着一匹红云一样的马，准备要到风雨中拼杀！

队伍在前进！

他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像丛草中的一根草那样平凡而无人注意，要是哪个在他无权无势时踩在上一脚，他肯定马上会变成别人脚下的泥。

可现在人生如此多磨多难，烽火硝烟！

是的，他早期算得了什么？出身卑微，又没有考取什么功名，早年靠入资才捐了一个小小的县丞，人情冷暖，风风雨雨，终被选为知县，后来命运女神青睐，又当了永平州知府，因为才干为人著称，被张之洞著为浙江按察使，不久改任到广西，在中法谅山战役中，一声大吼，吓破了法军的胆子，从此英名远播。随之当了几年的山东巡抚，眼望朝廷要调他去任四川总督的，可有人说他在山东时支持义和拳而被抗议停授了。

队伍在前进！

他记得自己四川没有去成后，跑到家乡安阳闲居了三年。

谁说他赞成义和团？他只是太恨洋人的霸道而已！要不，义和团初起，他能和张之洞、刘坤一等一起反对义和团呢？

可是，一接到刚毅拍来的电报，朝廷召他进京时，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变了，随机而变，顺风而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况且，国家危亡在即，自己岂能像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观望？本以爱国杀敌获得盛名，岂有名成之后只顾保身之理？义和团纵有千错万错，难道爱国也会有错？

奋力杀敌，才是正理！

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拥兵而不赴国家大难，是何道理？不，简直十分可耻！没有办法，自己只好一边招募新兵，应召勤王，这颗热烈的血，涌动着太阳一样鲜红的血，燃烧着太阳一样灿烂的爱国激情！

队伍在缓缓前行，犹如无数支正待离弦的箭要射向敌人！

不是破敌取义，就是杀身成仁！

不过，他对拳民们的所谓神拳并不相信，可两手空空，几乎新兵又显然不能作战，要和八国联军对抗，他也只有依靠这些拳民了。

他明白，聂志成训练的军队，都无法和八国联军相抗且全军覆没，兵败身亡，自己这样一支乌合之众，夫练士卒，显然凶多吉少！他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的心情！

引刀成一快，何负壮士头？

队伍在前进！

“大人，大人！”一个农妇抱着她的孩子，从拥挤的人群中冲了出来，扑向他的马前，高举着她的婴儿让他亲吻。

他也激动了，吻着那嫩白的脸蛋，簌簌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他把孩子送回到妇人的手中，眼睛又凝视着看前方，一支浩浩荡荡的部队在前进，前进！

第二天夜晚、他的部队赶到了通州，布防备战忙了一天、第四天八国联军就来了！

大炮轰鸣，杀声震天！他亲自戎装佩刀站立在城头的青罗伞下指挥作战。

起初还能挺住，双方难分胜负，可是战事一久，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和拳民，虽然原本还有一腔热情和勇气，可是这些热情和勇气，一小时前热气腾腾，可一小时后，各路队伍的指挥供应竟然紊乱！

这些人溃败下来，纷纷急着逃跑，他阻也阻不住，这些人来时一阵火，走时一阵风！

敌人终于冲进来了！

他从容地解下腰间宝刀，颤巍巍地，终而狠劲一抹！

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只见他正靠在木柱台斜站着，还象活着的人一样！

可他的喉咙已被自己割开，鲜血仍在涌流，脚下一片红！

那口带血的宝刀，却仍然握在他的手中！搭在他的颈肩之间！

个人之难，还是国家之悲？

没有人回答，只有冷风在呜呜地吹着，冷风来了，冬天也就在眼前了！

宫中火光冲天，慈禧做梦都没想到，当前的局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她心里明白，这个时候的光绪比以往更有利用的价值了。东、西洋各国都不支持她，南方各主镇督抚大臣也反对与洋人开战，如果京城一旦失守，那么能出来收拾局面收拢人心并能为列强所接受的只有一个光绪了！在京师动荡、国运垂危之时，光绪又成了她手上一张有用的王牌了。

为了自己有个台阶可下，她思索再三，决定给洋人让步了，为将来求和作了小准备。于是，她传旨荣禄进宫，面授机宜叫荣禄亲自带武卫军给各国使馆赠送西瓜、牛肉、面粉等食用之物。

八国联军部队打开了京城的门户，开始猛攻京城了。

董福祥督师与联军战于广安门，不大的功夫，清军就溃败了，在第二天的下午，八国联军像一群恶虎从广渠门、朝阳门、西便门三个方向窜进了京城。联军架起大炮，开始轰击，形势十分危急。

慈禧早已作好出逃的准备，堂堂一国之主，扮作一个穷苦农妇准备急逃，她并没有忘记光绪和珍妃，想带着他们一起随自己前行。

可是珍妃的一句话却完全改变了她要珍妃前行的想法。

“万岁爷也走，难道他不能留下与洋人交涉？或许这可以使大清少受损失，臣愿随他留下，待兵乱平息再接太后回来秉政。”

慈禧哈哈一笑：“万岁爷是国家之主，岂能留下来伺候洋人？你傻愣个什么！莫非要留下来狐媚洋鬼子？那好，来人哪！”

一声吩咐，内务府二总管崔玉贵应声而到：“奴才恭候吩咐。”

“珍妃要留京，你替她找一个温润的好地方。”

“是！”崔玉贵道了声恕罪，叫人架走珍妃，来到宁寿宫后门的那口井旁，任珍妃如何呼天叫地，崔玉贵置若罔闻，一把抓住拼命挣扎的手硬支行塞入井内，然后提起珍妃的玉腿按下死按，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珍妃很快香消玉陨了。

“快去叫皇上随我一块儿走，暂时不要让他知道珍妃的事！”慈禧见崔玉贵回来了又传旨：“叫荣禄、奕劻留京与洋人交涉！”

一队人马匆匆忙忙从神武门出发，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七月二十二日出居庸关，二十四日在途中碰到在甘肃蕃台岑春煊的勤王军，慈禧太后才略有所安，岑春煊每夜都亲自保驾，让慈禧太后感动得流了不少的泪水。

慈禧西行的消息传来，盛宣怀知道议和的时间早晚要降临。可派谁来谈判呢？他又想到了李鸿章，可是作为和谈的代表必须是位显耀人物，区区的两广总督显然不太合格。

于是他在上海去电给张之洞和刘坤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并附

上一句话，最好能让李鸿章再任直隶总督，希望他们能去电皇上直抒忠心地推荐李鸿章回镇直隶。

可这一点，张之洞和刘坤一都没有答应，不是不想。以李鸿章和谈成功的老祖宗资格而言，非他莫属，自己两个又何知荣禄的想法如何？所以，两人回电表示要他向荣禄说。

他失望了，于是把眼光转向了荣禄。或许，他能给自己一点希望。

荣禄身子在靠椅上，一面一口又一口地吸着水烟，一面看着盛宣怀联合袁世凯给他拍来的电报。

电报说：“自古以来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败而无终可全者，宗社安危所关，没有大臣力挽狂澜，国家更危矣！目前形势，莫如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方好和谈，恳上书皇太后、皇上急以挽国难为荷。”

他苦笑了一下，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出来和谈当然可以，转向和局，然而那失去的东西何以挽回？本来从内心深处说他本不赞成与众列强开战，现在慈禧倒好，烂摊子丢到他手里来收拾，这样的苦事既然不符合自己之原来的本心，所以抱怨也就多了几分，脸上的忧愁也重了几层。

“也罢也罢，这都是命了！”

作为一个带过军的人，当然懂得和与战该怎样选择。可现在他却别无选择了，现在他要面对的是烂摊子的现实，除了议和，他又不能再做什么？他实在太茫然了……

想做的必须做，不想做的也必须做。倒不如趁机让这个李鸿章出来收拾收拾。自己省得负重过多，想罢，他终于按盛宣怀的意思去电到达西安的慈禧皇太后和皇上，不久准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上和谈。

广州。

李鸿章得知自己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心里乐开了花，仿佛自己又年轻了一回。他明白，自己又站在权力的高峰了。

他当然明白自己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内幕。盛宣怀是主要倡议者和促成者。他感到自己的心血在盛宣怀的头上没有白花。自己所获得的收益还算不少。这回北上，当然要到上海去和他见见面。

可是刚才的高兴很快象一阵轻风飘走了！

他一脸苦涩，这一回，这一回，国家又要赔多少款呢？联军不足以灭亡中国，可忧的是在受难之后，赔款还不清又将何以立国？自己老了！也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

李鸿章的座船停停走走，飘泊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缓缓地来到了上海。

两江总督刘坤一、铁路督办盛宣怀早早地来到了码头。

“少荃兄，一路海景怎么样？你可总算悠悠地来了。让我们等得好苦！”见到李鸿章，刘坤一开起玩笑大笑了起来，可是一见李鸿章一脸忧虑重重的样子，马上意识到自己玩笑开得不是时候，于是改口说：“路途遥远，任务更重啊！”

刘坤一是湖南湘乡人，年轻时的经历和李鸿章颇有点儿相似，也曾自办团练在湖南和太平军作战。仕途也算一路风顺，从广西布使徒、江西巡抚一直到现在的两江总督，可两江总督已近二十年了就再也没有上去过。开李鸿章的玩笑，一半以上是嫉妒，一半以下是随意。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深的矛盾。

盛宣怀看见李鸿章拄着一根拐棍，不由得心里感叹起来。人世苍桑，云雾雾，风风雨雨，风云变幻，苍海激流，没想到从前有仙鹤之姿。富贵之相的李鸿章成了这样一个老颓的样子，这哪里还是当年叱咤风云的直隶总督的形象？真是天命难违，人命有时，该老的老，该谢的谢，时光啊……

他无法多想，也不敢多想，赶紧上前紧紧搀扶着李鸿章：“老中堂，您身体如何，近来肯定大忙了，我们早就盼着能见上你一面。”

“砚庄兄，杏荪，是让你们久等了，我何尝不想快一些来呀。”说到这里，李鸿章咳了一下，顿了顿接着说下去：“可海上飘荡得厉害，我觉得骨架都快要散开了。”“少荃兄可要多保重身体，你的身体可是国家的财富，好了，到我府上去，我早已摆好了酒席为你洗尘，我们不如好好地聊一聊，”刘坤一边走，一边说：“我早就请了几个江南名厨，做了几道小菜，保证你能喜欢！”

“噢，有什么好菜！”李鸿章对吃历来有所讲究和偏爱，加上途中的疲劳，一下船肚子就有点空虚的感觉，一说到吃，他兴奋了：“到了上海，该捞捞你的油水大吃一顿了！”

说罢，他竟然一时忘了烦恼，哈哈大笑起来，随即登上了八抬大轿。

这一桌的酒菜果然十分丰盛！盛宣怀看到左一盘右一盘地满满一桌，冒着一股热气，李鸿章呢，这么多的菜都让他的眼睛都快要看花了。他明白，这一顿肯定有滋有味，比那粤菜好多了，肯定适合他的口味……

这张酒桌只有盛宣怀和刘坤一陪坐。

“老中堂，吃吧？”盛宣怀殷勤地给李鸿章布着菜，一边轻声地说：“这道菜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取藕断丝连的意思。”

一盘拔丝雪藕银灿灿地移到了李鸿章面前，盛宣怀当然明白李鸿章爱吃什么菜，又喜欢什么味，他早就把李鸿章爱吃的东西一一告诉了刘坤一，所以满桌的菜都符合李鸿章的口味。

“辛苦你们了！”李鸿章一看桌上的菜就明白。

“我们有什么辛苦？大人你重任在肩才真正地辛苦呢，”盛宣怀说。

李鸿章津津有味地嚼着这清香鲜嫩的藕片，一会儿就吞下肚了，果然滋润肺腑。

刘坤一用筷子轻轻一指：“少荃兄，这道菜叫‘良辰美景’，尝一尝看是否符合你的口味。”

只见红的樱桃，白的玉兰，绿的荷叶，一股清幽的香味融入了他的心里。

“好菜，好菜！”李鸿章吃了一点，赞叹道：“色香味俱佳。”

吃了几盘菜，喝了几杯酒，心里底气足了，他的话也就多了起来，吃的有味，想的却难受，李鸿章知道自己去北京还有苦酒要喝，所以说：“这‘良辰美景’，怕只是虚设吧？”

刘坤一当然听出了李鸿章的弦外之音，他布置的菜本身就极富蕴含的，先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表示的是欢迎李鸿章来上海，接着是“良辰美景”，祝贺的是李鸿章荣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着他和谈成功再次辉煌。

李鸿章美景虚设一话，实在有点扫兴！

刘坤一心中一惊，说：“少荃兄，大展鸿图之时，何出此言啊？”

“比如一盘棋罢，双方厮杀快完，那惨败的一方叫你上去，而这时恰是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之时，能挽回的又有多少？搞不好又落了一个骂名！”李鸿章想到甲午战败后自己赴马关春帆楼忍辱前去，后来竟又受浪人之刺，

真不知和局未定之时会不会有一个义和拳之类的人物再给他补上一刀或一枪呢？且不说谈判时有何种艰辛，单就义和拳要杀一龙二虎想拿他来解恨的口号，这分明让他多少有些心有余悸呢！

难怪李鸿章迟缓地才进了上海，他有他的担心！否则何以朝廷曾三令五申让他北上，他直到受了直隶总督一职才肯动身？得与失大抵平衡了，这就是拖延至今的原因了。

想罢，刘坤一劝道：“我早就电奏了总理衙门，八国联军决不是曹福祥所能抵御的，如今果然危险了。八国联军获胜，国难当头，只有委任你为议和全权大臣了，挽救国难当此时，为了挽救危局，大丈夫难免要受点儿苦，不过，国家缓过来了，得远大于失，值！”

李鸿章说：“我倒不在乎别人如何说我，若是泥土，别人不踩也烂，若是金子，别人踏上多少脚我都照样闪光。端王刚毅等愚昧顽固的人在，京城仍有不少的义和拳，事情总是太棘手了。”

“当务之急，是要慈禧太后下决心处理一大批顽固愚顽分子，误国之罪不提难服列强，列强不服就无和可谈！”盛宣怀说。

“对！”刘坤一附和道：“那义和拳也必须剿杀，乱民害国，只有大开杀戒，才能为和谈打下基础！”

“败局已定，和谈却扑朔迷离，时间隔久，还真不知皇太后现在在想什么，她现在还听不听载漪和刚毅的话，只有天知道了。”李鸿章说。

“我等在这儿掠东南互保，实是逆旨而行，若刚毅等不除去，恐怕秋后算帐的日子总会来的。若是朝廷不采取坚决态度，我们以后日子不好过或许算不了什么，但此辈把持下去误国殃民却至关重要。”盛宣怀道：“老中堂独立寒秋，站在屋之外，为国民遮风挡雨，这可减少多少人的寒冷！您是大清重臣，全局之大本，恕卑职多言，舍君之外谁能定和议大纲，你进京于国是个上策！”

盛宣怀的话在李鸿章听来实在舒心，不完全是戴高帽，也不仅仅是赞美，在李鸿章看来，这道无形的“菜”比刚才吃的什么菜味道都好！

刘坤一见状，也不多说这方面的事，“少荃兄，不要停筷子，来，我们再来品一品这道‘霸王昨日惜黄花’，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所谓‘霸王’指的是甲鱼，黄花则是大黄鱼了，是一道淡水货、海产的大烹合，果然是名厨做菜，连菜名都显得颇有创意，李鸿章不忍这么快就去动手，生怕破坏了这精心制作的杰作。

刘坤一用筷给李鸿章和盛宣怀各夹了一些，一道名菜三人各有一份，一道名菜即成残云风卷之状，只见刘坤一笑着说，“少荃兄，残局有时也很好动手收拾的呢！”

李鸿章一看盘子，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好，明日我拜会一下各国驻沪领事，先摸一摸各国的态度，北上的问题就有个充分的准备了。”

“这个问题我想不成问题。”刘坤一挺挺胸：“少荃兄何妨在上海多住几天，也好派人到京城找一下各国公使和联军统帅们，然后好相饥行事。”

“老中堂，我身边也有一个武艺高强心地诚朴的人，叫霍大，他自己是少林正宗弟子，软硬功夫都到家。整个上海无人可与他比！”盛宣怀献计道：“如大人下令，我今夜即可叫他去京刺探情报，从暗明两路开始，做到胸中有个数。”

“这个建议好。”李鸿章仿佛又想到了许多年前，盛宣怀总是不停地出

谋献策，今天的他，真有点感叹时光易逝，好在终又相逢。“那这事拜托你多劳了。”

李鸿章又举起了筷子。

“这道菜叫做‘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是用虎骨鱼翅炖成，少荃兄不妨多饮用一些，这可真是大补之物啊！”

酒宴在三人的欢笑中愉快地结束了。

盛宣怀回到府上马上叫来了霍大，他是一个身体壮实精神勃勃的汉子，尤其是那眉宇之间透露出一股英气，虎眼闪着神光，一看就知是一个能干事的武艺高强的侠客！

“霍大，有事要叫你去办了。”盛宣怀满脸肃穆：“这事重大，所以，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霍大从幼年八岁时开始拜师于少林，后宗师张学元的门下，苦练三年的少林功夫，罗汉拳、伏魔掌、鹰爪功无不精通。曾经在上海摆设擂台，连战几天几夜都没有逢着对手。学成武艺后，他最终辞师下山，一个人闯荡江湖，广交武林群友，见识大进，而那本已到家的功夫也就越发精纯了。

四年前，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出乎意料将人击毙，吃了官司判进大牢十年。恰好盛宣怀在上海听说过他的风声和名气，所以打通了余联元的关节，把他从大牢中硬是救了出来，让他作自己的护身卫士。从此，盛宣怀每当带款出门总免不了叫他随护，虽碰到过一些劫匪，因有霍大在身边常常化险为夷，出门平平安安，回来安安平平，什么风险都能过去，所以盛宣怀对他的看重，也就自然不一般了，让他做了侍卫长，说起来是个六品武职，霍大由一个犯人成了一个吃俸禄的人，心里自然感激不尽。

“大人有何吩咐！即使属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霍大声若洪钟：“随时恭候吩咐！”

毕竟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说的话也气壮势阔，的确，在他的印象中，霍大目前还没有碰到过办不了的事。

“附耳过来。”盛宣怀凑近霍大的左耳，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随后又多次叮嘱了一番……

灯光幽幽……

霍大听完，满心欢喜，自己原来是替名震中外的直隶总督大人效命了！何乐而不为？当夜即回房换了衣服，跨上马连夜急去……

李鸿章正等着盛宣怀来访，他感到自己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谈，在自己一生之中，很少有人能象盛宣怀那样知他心的人了，悠悠岁月，人生几何？

“中堂大人！”正在他沉思的时候，盛宣怀进来了：“我刚才已打发霍大前往京城去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有消息过来的。”

“哦，”李鸿章笑了笑，“你还是往年雷厉风行的风格，唉，我可是老了。”

“大人身负重任，身为栋梁，支国厦而名满天下，何老之有？”盛宣怀显然是安慰他：“夕阳无限好，为霞尚满天！”

“杏荪啊，”李鸿章说：“我有种说不清的预感，和谈结束后我可能就会死了，不过人生终有一死，无人能例外。只要能在和谈时多为国家挽救一些东西，虽死犹安。”

说到激动之处、李鸿章泪水盈眶：“我这把老骨头，只剩一颗忠魂了，

一生一世，不敢说有别的什么了……”

“大人，”盛宣怀神色戚戚，“我是你山上的一颗树，常感到你气势永存，巍峨之志直入云霄，将来的事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也只有这样了。”李鸿章说：“多事之秋，商官不和，民运难测，左看右看，很少有什么可以让我感受自慰的，办洋务多年，不想风吹雨打终残去，甲午战争，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今虽再起，来日无多，看我大清江山，犹如在暮色中……”

说到这，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脸上的沉痛的神色仍很沉重，“北上指日可待了。”“这次和谈，实际上是明的与列强代表谈，背后还不是皇太后与列强谈？列强若不放过她，恐怕终究……”

“罪过是她犯下来的，只好叫她找几个替罪羊给她遮遮面子了，”李鸿章说：“太后这个人，有干练之才而无远略之谋，故难免意气用事，自负而不自知。倘使她允许皇上厉行变法，现在的中国或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比如一匹马前行，而驱马之人却不明方向，两眼似睁非睁，似睡非睡，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大家带到了一深渊边才又猛醒过来，只好又得无可奈何地往回走了。”

“皇太后我们不好多说她。她欣赏你的是一颗忠心，然后才是你的才干。”

“不是这样，能有今天的李鸿章吗？”李鸿章点了点头说，“我记得曾和你说过山不厌高，但再高的山总在天底下，就是说要忠力而为。故我能在政坛上虽败犹不倒。”

“大人所言极是，对我启发不少，我当铭记于心。”盛宣怀点了点头。

灯光下，两人还在谈个不停……

且说霍大急马直驶京城。

他赶到城里时已是上午九点左右的时间，他决定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找几个朋友了解一下情况，前几年他曾来过一次京城，现在进来一看，他感到自己站在一个凄惨的废墟上，乱七八糟，断壁残垣，尸体横陈在他的眼前。最让他惊讶的是，有许许多多龄妙女郎竟全身赤裸，玉体僵陈，有的地方还能看见婴孩残断的小手，整个京城笼罩在地狱之中了！

“可恶的洋人！”霍大怒气冲冲：“整个京师竟成了这样一个阴森的地狱！”

七拐八弯，好不容易到了自己有过相交的号称铁拳无敌威震江湖的卢铜。

“大哥，小弟看你来了。”卢铜正在练武功，听见有人喊，回头一看，原来是霍大！

典型的北方汉子，腰大膀圆，走起路来如一座移动的铁塔！

“霍老弟多年不见，你可来了！”卢铜一把握住霍大的手，暗中用劲一捏，霍大明白这卢铜正直诚朴，这一捏不过是分别多年后的见面礼，要考察一下自己的功夫有没有什么长进，当下他先定神，任卢铜如何较劲一动都不动，只是脸上露出平和的微笑。

卢铜感到霍大的手犹如一块冷硬的铜块怎么捏也捏不动，既然没有办法，那就松手好了，这小子功夫太深了！想到这，他正要松手，只听霍大说，“礼尚往来。”随即暗一使劲，紧紧握住了卢铜的手，那霍大习武多年，一用力顿如万雷狂奔，齐击山顶，卢铜感到手背上不亚于压了一座翻倒的泰山！

“呵，霍弟，你情深礼重，我可受不了这贵重的东西啊。”

两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老弟。”卢铜带着霍大朝客厅走去、一边赞叹：“你的功夫没人能敌了。”

“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天外有天”霍大收敛了笑容，然后又问：“大哥，京城的变化太大了，阴气森森如一座大墓了。”

“没得说，先是拳匪四处设坛烧教堂，后来洋人又占领京城，烧杀抢掠奸淫无所不为。你还不知道，裱背胡同里尽是中国少妇，胡同的两头由洋鬼子把守，洋兵进去要玩哪个就玩哪个，许多贵富门第的小姐不甘受辱先行自尽，可有的洋鬼子并不让过她们，活的比死的好，死的比没有强，把人家衣

服扒光照干不误，听说这些人相信上帝，可所作所为地地道道是一副恶魔的行径，让人气愤！前几日我杀了几个洋鬼子，多少才总算消了一点恨！”

“等我办完事也杀几个洋鬼子！”霍大怒气满腔，豪情满怀，咬了咬牙：“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

“老弟有何事？”卢铜轻声问道：“可要我帮忙？”

“我是受人所托。”霍大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然后补充：“我想今夜进驻使馆，还望大哥指点迷津。”

“摸进使馆？”卢铜大吃一惊，“现在使馆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恐怕终究太危险了。”

“君子无所不为。”霍大轻蔑地一笑：“我非去不可了。”

卢铜敬佩地点了点头：“艺高人胆大，但不知你要进哪家使馆？”

“联军统帅是德国人瓦德西，当然去德国使馆。”

“好，先带你去探熟路径，晚上好行动！”

直奔东四十条而来。

一路上盘查甚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大门外的德国大兵牵着狼狗，背枪的士兵林立，只见几个洋人飞马而来，和看门的德国士兵叽哩咕噜说了一阵，旋见大门内又出来几个德国士兵持枪分几组在围墙边巡逻。

显然晚上有大活动！

墙的两侧有几棵树，卢铜用手一指那边说：“晚上我们就从这里飞进去。”

两人回来，商讨了一下计划，然后吃了四盘狗肉，喝了少许的酒，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人心中暗喜，脚下生风很快就来到了树林中。

小树林旁不过是一个小花园，紧挨着德国使馆，中间隔了一条小路，每过四五分钟就有巡逻的人走过一次。

霍大爬上树，透过枝叶紧盯着使馆的大门，只见灯光下停了几辆豪华的马车，知道里面已有行动，便轻声说：“大哥，我进去了。”

只见一个黑影飘然翻飞过墙。

霍大进去一看，只见不远处一座小楼灯光辉煌，院里传来了说话声。

轻功一展，飞檐楼层，躺在阳台上仔细一听，叽里咕噜一片，真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好在这时间并不长，一会儿只剩下八个人。霍大跟随盛宣怀几年见过不少洋人，一看就可分出各人的国籍。

“诸位先生，”说的居然是中国话，只见一个德国人说道：“是战是和，全在今天晚上一议，我们八个中国通对中国情况熟悉，建议大家说中国话好了。”

德国公使继续说，“西太后已发出了求和国书，各位都已收到。国书提到罪犯是义和拳，清政府无意再战，希望友好共维全局，并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即将到京商谈，诸位有什么意见，不妨畅所欲言，日后再好好协调一致共同行动，这样我们今晚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虎背熊腰的俄国公使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他说：“诸位，我建议联军应撤出京城。目前京城不存在中国政府，而且各国继续留在京城，把中国四分五裂，一旦老百姓行动起来，那么我就对付官军和百姓，两边开战联军必然不利！”

德国公使没有吭声，他想先听听再说，当然俄公使目的瞒不了他，他明白这是俄国借撤退为名想集中力量经营中国的东北三省。

法国公使说：“法国政府支持俄国政府的意见。”法俄是联盟国家，自然为俄撑腰，再说，口头的允许并不等于实际行动，又不花一分钱，耍什么样的花言巧语，法国公使随时可以提供这种廉价的服务。

“我不能同意。”英国公使沉重的声音犹如一块小石头击在了俄国公使的心上：“在同中国所争论的更大问题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以前，联军就撤退只会给我们带来悲惨的结果，大家不要忘记，绵羊也有牙齿，刀枪放了，鞭子没了，绵羊就会凶起来了。”

德国终于找到了同盟，德公使鼓掌说道：“说得精彩极了！在目前我们仍然一无所得的情况下，退兵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中有谁希望两手空空地回去？不吃羊肉割点羊毛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随后美国公使转到了俄国一边，而奥匈帝国公使又站在了德国的一边。

双方争持不下……

“好了，好了，退不退兵下次再议！”德国公使哼了一声，显然已失去了耐心，于是争论的人群又静了下来，只听他说：“诸位对李中堂出任议和全权大臣有什么看法？”

“当然欢迎。”俄国公使抢先说：“李中堂精通洋务，是目前唯一能和我们谈判的人物。”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李鸿章一直主张采取联俄抗日的方针，所以俄公使一见李鸿章的名字嘴巴就像点燃的爆竹响了起来。

“可大英帝国代表认为这不能欢迎。”英摆出了相对的气势：“认为中国人应有个合法的政府方可开议，我想诸位不会认为庆亲王奕劻先生不能代表吧？”

奕劻一向是联英抗俄的代表，所以英人趁机把他摆出来就毫不足怪了。

“我国政府也认为同李鸿章谈判为时尚早，不如趁他离开上海时将他逮捕，这样我们将来谈判的法码就……”

“不行！”没等德公使说完俄国公使恼怒了，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德公使的话：“凭什么逮捕他？没有根据的冲动只会损害联军的声誉，我国政府不愿做这样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

气氛紧张。

“诸位一定要明白，中国目前的局面除西太后外无人能控制，如果不承认中国政府，又怎能与中国人谈判？而李鸿章是慈禧太后最满意的代表，如不与她派的代表谈又能与谁谈？可以肯定，这样僵持下去，俄国除退兵外别无选择，大家明白俄罗斯的领土占了全世界的六分之一……”

气氛再度紧张，空气憋闷！

德国公使走近了阳台，打开窗户透透气。

霍大一看赶紧飞身离去。

霍大告别京城，火速赶到上海向盛宣怀报告。

“盛大人！”经过几日的赶路，霍大到了盛府，一见盛宣怀就喊了出来。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盛宣怀见霍大满脸兴奋的样子就明白这一趟没有白跑，心里暗喜。

霍大把自己如何进京以及在京中所闻一带而过，又把自己在德国使馆的所见所闻，及各国公使的态度说了一遍。

“霍大，你功劳不小，我会叫人赏你的，你先休息去吧。”盛宣怀听完，觉得特别重要，赶紧去李鸿章住所。

李鸿章在上海当然没有闲着，连日来，他不顾年老体衰走访各国驻沪领

事，了解情况，然后又致电驻京的德、俄、法、日等国公使，请他们询问各国政府的想法。

傍晚时他疲倦地从德国驻沪领事出来，刚刚坐定还没有歇过一口气来的时候，盛宣怀就来了。

“可探到了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吗？”李鸿章一看见盛宣怀顾不得再喘气了。

“中堂大人，霍大探听得一清二楚。”盛宣怀把情况说了一遍。

列强对李鸿章的态度不一，各有不同的打算，李鸿章一听即明。

“大人，看来必须先缓进京了。”盛宣怀神色忧沉。

“我想是这样，但这不就能解决问题了。”李鸿章说：“看样子他们并不反对议和，只是在议和的条件上大打注意而已。”

“我也这么认为。”盛宣怀说：“向列强赔款，看样子得先找几个人开开刀不可了。”

“不惩办祸首，和谈就无从着手，也只有这样了。”李鸿章淡然他说，“赔款，肯定不轻！”

说到这，李鸿章脸上又显出了痛苦的表情。

“中堂大人，理财将是我们面临的一大事，负债犹如人背压石而行。”盛宣怀说。

李鸿章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不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大臣代表朝廷谈判为什么总是碰到这样倒霉晦气的事。有人在背后讥讽他是和谈的老祖宗，客气一点的，却就暗刺他为和谈的专家，自己这次的北行，不知又为多少人提供了丰富的谈资！

“中堂大人，有一事不知该讲还是不该讲？”

“说吧。”

“听霍大讲，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抢掠强奸无所不为，这实在是老百姓的一大祸害。”

“这样的事，我们能奈其如何？”李鸿章皱了皱眉，他实在不明白，和谈尚未开始，自己又何能阻止二万八国联军的暴行？

“中堂大人，联军统帅为德人瓦德西，如果瓦德下令约束洋兵，则是老百姓的大幸了。我听人讲，赛金花艳名远播，在欧洲时就已认识了她，是否可利用这一点叫德西约束一下洋兵？”

“这……”李鸿章觉得有点好笑又好气，赛金花的名字他当然知道，可堂堂一直隶总督，做事竟有求于一个烟花女子？

“大人，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强盗更是这样！可见美人力量有时是赛过千军万马的！”盛宣怀说，“棘手之际，生灵涂炭，而和议未开，不从此处开手，难道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可以下手吗？瓦德西为一好色之徒，不如趁虚而攻，减少老百姓的痛苦！”

“这……”李鸿章迟疑但又想不到别的方法，最终点头答应了。

赛金花迷人地微笑着，她比任何一个女人都懂得笑的魅力和美的魔力。聪明的女人总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她们。

时间的流逝在她身上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她没有一丝苍老的痕迹，依然和过去一样妖烧。俏丽！

完全西化的打扮，诱人的胸脯，双肩和颈项在红色的灯光映照下犹如一朵大大的莲花在晚霞中悠悠地开放。她爱慕奢华，更爱风流，每晚和瓦德西

在仪銮殿颠驾倒凤，温柔乡里，枕畔喃喃，婉劝瓦德西将军禁保护京民。说是自己看见了士兵的暴行就会吓出病来，瓦德西一听，答应帮忙，这对京城老百姓少受暴兵的确实也有一些作用。

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以相位之尊贵有时在这件事上不如一个小女子的影响大，现实给他上了一堂清醒的课，所以他和奕劻在与八国联军代表和谈时，干脆叫赛金花作为内线暗中调停，居然产生了一定作用。这真是让他既高兴，又有些无奈。

1900年10月，一道上谕下来，盛宣怀被命力宗人府府丞。

签约订前，清廷将载漪、载勋发配新疆，永远监禁，载勋赐自尽，毓贤正法，赵舒翘被定为斩监候因停来不及受罚即已气绝而死。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赔款达回忆五千万两。清政府为了减轻负担，急需找到理财能手，不惜连级给盛宣怀升官。

190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商务大臣。

慈禧从西安回京后，深感财政紧困。

“皇太后，盛宣怀理财颇有能力，现在国家财力困顿，以后政府在这方面要仗着他做了。”

“从东南互保的活动和他的作用来看，盛宣怀已成了朝廷不可缺少的人了。”

不久，盛宣怀被授与太子少保衔，随之又越级升为工部侍郎。

盛宣怀仿佛看见自己前途上闪着灿烂的光芒，新的人生的又开始了。他兴奋不已……

李鸿章终于病倒了，患的是鼻塞头痛的感冒小症。可这样年纪的人，什么病都是有危险性的。

他躺在贤良寺的寓所中，既冷又热，自己的身子热得发烧，可那心却象星光下的冰山！他明白，自己在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要是平常，一定担忧不已，可现在，他觉得反倒有了生命的解脱，别人的议论，自己的烦恼都可以烟消云散、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迷人的宁静啊！想到这，他反倒异常的平静起来。

李鸿章病重的消息传入盛宣怀的耳中，他当然急得不得了，就赶紧前来探望。

“杏荪，别人都说我卖国了，”李鸿章苦笑了一下：“可这些书生们哪里想得到和约不签，国无宁日，老百姓将惨遭家破人亡之祸，从上到下两头遭殃！我，我……”

上气难接下气，李鸿章吃力得难以说下去了。

“中堂大人，你安心吧，和约赔款等项，都是迫不得已的事，实则为国家保存了力量，这就比任何人的议论都重要。你何必在乎这一帮没有见识的人们？根本就没必要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盛宣怀安慰他，“伤口流血的狮子总会有嗡嗡而来的蚊子叮咬的。”

李鸿章吃力地点了点头，窗外风声大作。他虽不怕死，可对生命毕竟留恋！然而生命之舟很快就要沉没于生活海洋深处。他所顾虑的，一是家里的事情安排，二是国家的危难。他自己从一个抱负宏远的农村青年到朝廷的重臣，可谓这是惊人的成功，然而他的上坡路却是国家的下坡路。得人是国家富强的第一要义啊，谁能接替他直隶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呢？

这时风刮得更猛，雨下得更大了，户外的枝折叶飞。现在的国家就如窗

外一棵老树在风雨里摇晃，枯枝败叶多，若是风雨再大一些，很可能就会干折根断！想到这，他无奈地苦笑了一下，随即两行泪珠流了下来……

“中堂大人，你不必太过于担忧国家了，有一天会强盛起来的。”盛宣怀说道。

李鸿章喘了口气，随即又摇了摇头：“难！黄鹤西去时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过，如能奋发图强或许自己有所大为，人才是国家最好的资本，我去之后，直隶总督一职……”

一阵咳嗽差点使李鸿章气得背过气去了，好半天他才缓了过来。一双茫然的眼睛。

“你的意思这一职位必须有合适人选，你才会放心？”站在旁边的周馥问。

李鸿章点了点头。

“国家富强应从自强练兵开始。”李鸿章说：“遍视朝中大臣，大多昧于守旧，流于空谈，或有新思想而难有作为，只有袁世凯方可……”李鸿章很不容易说完这话，头上已冒出汗了。

“袁世凯圆滑多变，难道能尽忠心吗？”周馥问：“况且他于大人有负恩之行，斯诚可忧！难道没有别的合适人选吗？”

李鸿章摇了摇头，说：“不怪他，人无完人，虽然他有负于我，可是他对太后和朝廷都还能尽忠努力办事。能灭亡我国的，不是外敌，而是内忧，故我们的心中须有个大局，个人恩怨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盛宣怀急忙说：“中堂大人，你就放心吧。好好地躺着休息。”

“但愿！”李鸿章。

窗外的风在呜咽，雨在哭泣。

李鸿章的眼睛大大地睁着，那样子仿佛要把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要看完，又仿佛还要寻找什么……

“中堂大人，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盛宣怀问。

李鸿章闭上了眼睛，围在身边人慌忙不停地喊着：“老中堂！老中堂！老中堂！”

终于，李鸿章又睁开了眼睛，伸出枯枝一样干瘦的手指了指枕边。

周馥明白枕边可能有什么东西，他仔细往那一瞧，只见一笺纸犹如一朵大大的白花放在枕边。

周馥拿了起来，悲声地念读起来：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惟翼移廷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歿身难再。

窃念多难之帮，殷忧启圣。优渥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久经艺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冀赞讷谟。尉庭尚能，可任直隶总督，其才可大用。如国势后强，则臣在丸泉之下，可以笑矣！”

众人掩面，盛宣怀已是泣不成声。

盛宣怀呜咽着说：“老中堂，你心中未了的事，我等将尽力而为之，你就放心吧。”

李鸿章眼中泪花闪闪，他使尽浑身所有的力气，像寒风中悲鸣的雁轻声吟道：

“苦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回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空剑孤臣泪，茫日腔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身，请君莫作等闲看。”

吟罢，一声嗟哦长叹，随即又闭上了双眼。

“老中堂！老中堂！老中堂！”大家喊了起来，然而李鸿章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有窗外如烟似位的风雨在回答着他们。

大家一起失声痛哭。

安葬完李鸿章以后，根据李鸿章的遗愿，盛宣怀极力向朝廷推荐袁世凯，另一方面又去电给袁世凯说：“合肥老了，旋乾转坤，中外推公。”

朝廷在李鸿章病故的当天就决定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但是没有恰当的仪式、不先表示一番谦恭，袁世凯是不会接受这一重任的。心里不想接受吗？当然不是。袁世凯极为精明，他知道，自己若轻言接受，必然使张之洞，刘坤一和荣禄这样一些的政治家感到极不愉快。在盛宣怀的一再催促之下，他却来电假惺惺他说：“我日见衰弱的身体和混乱的头脑不容许我受命而行。我一去，山东必将像盛京一样陷入混乱之中，如果山东和盛京都在动荡之中，直隶又怎么能理顺？我离开时局只会给微妙的时机带来危险。请你再三考虑，丢开这个念头罢。”

“好你个慰庭！扭扭捏捏想来个一箭双雕！”盛宣怀接到电报后当然听出袁世凯的弦外之音，但他急于想和这位新贵结好，既然袁世凯狮子大开口，他也只有拉拢人们一齐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了。

“荣中堂，看慰庭的意思，说他到直隶后山东将乱，故而下肯到任，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山东直隶两头都要照顾到。”盛宣怀的话听起来毫无破绽。

可是，荣禄担忧他说：“总督的官已经很大了，真不知袁世凯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他的意思当然是要山东。直隶都能稳定下来！”盛宣怀说：“慰庭在围剿义和团中为国家出了不少力，他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我看不如把山东置于直隶总督的管辖之下，你说呢？”

考虑满人大臣中无一能和袁世凯相比，再说袁世凯对自己又有救命这恩，还有什么不可以答应的？

想到这，荣禄点头答道：“我看就这样吧！只要太后没有变更就行了。”

盛宣怀看荣禄同意了，心里自然高兴，心想袁世凯上任直隶总督自己出力不少，袁世凯该感谢自己了，以后有什么事他定然得多多照顾自己了，他想起各任直隶总督对自己都倚如左右手，恐怕袁世凯对他也不会有什么例外的。

两宫回銮还没有一年的工夫，慈禧太后决定大换血，各省的总督调动得很厉害，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湖北的端方外，更调了许多省，宦海升流，几个弹冠相庆，摆宴庆贺，又有几人不堪回首，暗自饮泪！苍海横流，风云激荡，人世又是一番沧桑了。

在盛宣怀为袁世凯上任直隶总督而高兴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心里感到无法平衡；甚至很不高兴，他，就是张之洞。只要一想到袁世凯，他心里就很不舒服。

“唉，十年前我就是两广总督，那时的袁世凯还仅是一个五品同知的知府，没想到这小儿，现在居然成了疆臣领袖了！他摇了摇头，“彼一时，此一时，河东河西两位相移，我老了，老了……”

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正是青云直上好不得意的

时候，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对盛宣怀不无谢意，可是他很快认识到，自己通过出卖维新派和在山东等地屠杀义和团及为慈禧西逃回京时保驾有功，这无非都是自己拥有一支强大的新兵，若没有这支新兵，则这一切都将只是黄粱美梦而已！

这么说，与其感谢盛宣怀，何如感谢新军？

他立刻明白两者的分量谁轻谁重，谁是他政治的关键大资本。毫无疑问，掌握并巩固这支新军，扩大军队人员是自己政治资本发展重要的命根子。而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经费来支撑。要是掌握了铁路，那该多好！首先，调遣部队无须付昂贵的运费，其次，他还可用铁路赢利来扩大饷源，另外呢，他还能叫这些铁路作为借用外金的抵押。看来，铁路价值连城，自己无论如何必须想方设法把铁路控制权从盛宣怀手中夺过来。

这样想着，他感到自己对盛宣怀的感谢之情淡了，相反，盛宣怀是碍着自己向权力顶峰攀登的一障碍之石，必须想方设法把它搬开……

主意既定，当然就要付诸行动。

袁世凯非常明白，现今的重臣除自己外只有两个人最为重要，一个是朝中的荣禄，一个是外面的张之洞。至于王文韶等，并没有多少实力，无须放在心上。而今荣禄也老病侵犯，日衰一日，看样子也拖不得几年，一旦荣禄西去，他的军机大臣一职决不能让别人补缺。可是就目前来说，自己的资望和与朝廷的诸种关系，无法保证他将来的计划能够实现。

1902年，盛宣怀的父亲西去。盛宣怀照例开去本兼各差缺，以便安心守制。清廷除仍然保留他铁路督办一职外，其他各差均准予开缺或改为署任。清政府拟派张翼督办轮、电二局以便归入户部等饷之用。这当然遭到盛宣怀的反对，他致电在开封守孝的袁世凯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都是北洋办起来的，那时我不过是受文忠的委托办事而已，并非是受朝廷的钦命而为，二十多年来自己坚忍办事，无论盈亏，都由股商承担，现在政府突然提出归户部筹饷，真叫人莫名其妙，况且，张翼何许人哪？不过是那出卖开平煤矿给英国的罪魁而已，如此办事，叫人如何理解，官督商办已是定局，怎么何以一下子改就改呢？还希望袁公主持公论并请办丧后来上海相商。”

正想插足进而吞并轮，电二局的袁世凯接到这封电报时眼泪还没有哭干，披麻戴孝正在进行，他也不愿意政府派张翼来督办轮、电并归入户部筹饷，他当然要出来主持这件事、赶赴上海也好，不如趁机力劝盛放下轮、电二局，当然，这必须有丰厚的诱饵才行……

袁世凯奉旨准假两个月，一切都来得及。从十月二十一日起，他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被端方接到武昌观看铁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但对他的文案郑孝胥却极为亲近，在和郑孝胥的交往中，两人推心置腹，极为亲密。这当然有袁世凯心中唱的戏……

原来郑孝胥和张之洞关系极密，他在郑的面前极力吹捧张之洞当然不会去做免费广告，他知道郑孝胥会去电把自己所说的话电告南京的张之洞，从而自己可以获得张之洞的好感，以后朝中的许多事需要他的密切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张之洞接到郑孝胥的报告，可想而知，他心里好受多了，当袁世凯的专轮抵达下关时，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出门迎接，一到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庆贺袁的新升。

时间是午后的一点半左右。然而这个时间却极不凑巧！原来张之洞的日

常生活与一般人而不同，这个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曾有人背后讥讽他“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话下两句有点刻薄，而上联却多少都是事实。可这在张之洞看来，自己却是以一天当两天用了。

袁世凯来访的这一天恰恰是他当两天用的日子。以正午之未分为两界，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后就办公事，会见完客，到午夜，时方进正餐。而他的饮食习惯也极独特，每餐都少不了酒，黄酒白酒齐备，同时并进，水果、点心、粥饭，肴馔也是这样，摆得满满一桌，随意享用，没有什么次序。

食完就睡。所谓睡不过常常是和衣打盹而已。冬夏都用藤椅，只是冬天多加了一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点至六点钟醒来的时候，又开始办事见客，当中午时停事开始吃饭，吃完饭又开始睡了。

开宴的时候，正是张之洞想入梦的好时候，加之这一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地不济，所以入席之后，他觉得双眼涩垂只想合拢，勉强支撑也只是半开而已。

“张大人经营有方，把湖北搞得红红火火，实在让我钦佩！”袁世凯举起酒杯，说：“干！”

“好，”张之洞朦胧地道：“喝！”

随着酒宴的进行，袁世凯不时地找话说：“人们常说酒杯中有大海，今日一见张大人海量，果然如此。”

“嗯！”张之洞仿佛在欲梦未梦中听见有人对他说话，就随便地应了一声。

在一堂肃然之中，袁世凯谦恭他说不到三五句后，就要悄悄中断，由于张之洞嘴张眼闭，正将入梦，等着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时，袁世凯方好开口。

满座的来宾，无不局促不安，无奈的是，谁也不好提醒他，更无奈的是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这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和袁世凯接谈，袁世凯窘窘地坐着，众目睽睽之下实在无比尴尬。

张之洞终于支持不住倒在了椅背上，打起呼噜声，袁世凯脸上微微烧热，他朝周围看一看，随后又站了起来，两位奉陪的藩臬二司，分从左右赶到他的身边，他们想叫醒张之洞，袁世凯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别惊扰了张之洞。

按照清例，总督进出辕门，必须鸣炮，袁世凯离开时当然也少不了这一下，随着炮声一响，张之洞终于被惊醒，他睁开朦胧的双眼一看四周已空，知道袁世凯已不辞而别，这不但夫礼，而且失态，想要有所弥补，便赶紧命人抬轿疾走赴下关去送行。

从总督衙门到江边，有一段长路，张之洞在轿上好好地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时他的精神又十足了。这恰恰又是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个开始，然而他看见袁世凯的专轮已启动，袁世凯站在船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然后船向上海方向开去。

船进上海时，盛宣怀亲自到码头迎接袁世凯。

“慰庭远道而来、实在辛苦了！也好，不如趁机在上海先呆几日，权算休息休息。”

“有劳远迎了。”袁世凯一看到盛宣怀就想起了自己的计划，他客客气气，为的是让盛宣怀在背后受到突然一击。

盛宣怀的上海家里，一切都富丽堂皇。整个寓所象迷宫，无限地豪华，

里面有英国式的家具，法国式的沙发，俄国式的壁炉和地毯，意大利式的雕塑和绘画，美国式的电灯和摆设，一个乌黑闪亮的宫德炉摆在桌上，袁世凯打量着，感到自己虽是总督，可就财富而言，盛宣怀无疑是自己头上的“大总督”了，他心想，这一切，都是从轮船、铁路中获利而来的，想到这，他有种莫名的嫉妒感！

“当！当！”随着整点的到来，西洋的鸣钟又响了。

“杏荪，这悦耳的钟声提醒我已到富豪的家中了！你的经营才华，我是一向佩服的。前不久你在电报中说政府的张翼把论、电二局归户部筹款，我已去电阻止，想必能有用。”

袁世凯乐呵呵他说：“我虽然现在任直隶总督，可没有你的大力帮助，恐怕现在我也还只在山东当个地方官了。”

“哪里，我极佩服你的能力，李文忠在世时也是赞赏你的，并寄以很大的厚望，我想你定能扭转乾坤，为国立下不朽之功。”盛宣怀先是恭维了一番，然后他问：“但不知你有什么办法阻止政府的决定？”

两人都反对张翼接办轮电将以明户部，但最后目的不一样，一个想富了再富，一个靠官升了再升，同床异梦！

“这有何难？”袁世凯说：“现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与朝廷犯上作对，国势危急，就目前北洋现有的新军来看，恐怕难以长久支持，而应一时之变无长远之计，则贻患无穷。所以，我想扩军以应时事，这真是迫不得已的事，朝廷必然答应，既然如此，朝廷把轮电归户部，则于北洋新军发展不利，想荣相必能疏通。听说李文忠在世时曾说过能亡我朝的不是外强，而是内忧。我们必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才是上计。”

听着袁世凯这嘴上说出这忠心忧民的言辞，盛宣怀能反对吗？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袁世凯已在心里为他设下了花丛围绕的陷阱。

“杏荪，以你的才华，完全可以主管一个大部，而不该仅限于轮电铁事。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你已办了大事，但还没做到高官，既然你并不缺钱，何不从高官方面大作文章呢？”袁世凯说：“我已替你想过了，只是不知你的心意如何？”

要钓鱼，当然就要放出诱饵，然而袁世凯的做法让人感到他有饵无钩，那副替人着想的样子着实能感动人。

盛宣怀心动了。可他的想法与袁世凯不完全相同，他高官想做，大事也不想放弃。

“若能可以的话，作高官未尝不可，只恐才能低陋，难以胜任！”盛宣怀说，“万事开头难，这高官的文章难写啊！”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和荣相，还有张南皮，和你都是极有缘份的人，我们一定鼎力而为，还有什么可愁的呢？”袁世凯说道，终于开始显露庐山真面目。“只是做了高官之后诸事繁忙、恐怕你很难兼任轮电的事了，再说兼任轮电的事有碍你一心一意的做新工作，是不是这样呢？”

“慰庭，”盛宣怀说，“这个问题我还没仔细想过，我还须多思考几天，然后在时机成熟后再把我的想法和打算告诉你，不是更好吗？不过电报与与官场政令有关，可以归官所有……”

“好，好！”袁世凯说道，“我是替你着想的，什么时候想好了，就什么时候告诉我吧，无论是你掌握的轮电也好，还是我的新军也罢，我们都是臣子，都得服从国家的需要。”

袁世凯在上海呆了三天，很快就赴直隶任总督一职去了。

“宝奎”，盛宣怀说道：“袁世凯的话叫人放不了心，名以高官相许，实则想夺轮电二局为自己服务，恐怕我不能答应他。”

朱宝奎，江苏常州人，曾游学西洋，归国同时入盛宣怀手下做事。因为留过洋，再加上老乡情谊，盛宣怀开始以铁路局小差让他做。不几年，机灵的朱宝奎便深为盛宣怀信任，很快被盛宣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一般有事，盛宣怀还总爱找他商量。

“看袁世凯的意思，他非守轮电二局难以罢休，我担心我们吃不了也要兜着走了，不如在轮电之间舍一取一，方不为全失之计”朱宝奎说：“与其让泰山压肩，例如躲开泰山绕着走。”

“若无全得之计，恐怕也只有这样，”盛宣怀无奈他说：“到时找荣相试一试，看他能不能帮忙。”

这时一个婢女从外进来了，只见她微微一笑，脸若晨霞，身躯柔嫩而丰满，乳房高高地耸起，一双秋水一样迷人的眼睛含着迷人的春辉。

怎么这么熟，这人和温嘉太相像，朱宝奎心里一惊，他脑袋里飞速闪出一个风流的场面：法国首都巴黎，一家酒吧里闪着如梦的灯光，温嘉对面坐着，温嘉一边啜了咖啡，一边向他露出迷人的笑容，那一双秋水一样的眼睛温柔脉脉地凝视着他，远在他乡的他不仅思念祖国，而且也缺少情爱的滋润，温嘉的柔情使得他无法逃避花的迷香，于是两人双双到旅馆倒在席梦思上颠鸾倒凤，一夜狂欢，心潮澎湃的他感到长江黄河所有的波浪都涌进他的血管里疯狂地咆哮起来……

他揉了一下眼睛，再看时发现这个婢女和温嘉长得实在太相像！外貌很像，神态也太难分别！他的眼睛怔住了！

“宝奎，这是袁世凯走后新来的，叫桃花。”

“桃花，快去给宝奎端杯茶来吧。”盛宣怀吩咐道。

桃花应声去了。“桃花，桃花，你真漂亮！”自己昨晚说过的话又在耳边。盛宣怀陷入了回忆之中……

“老爷才潇洒呢，”桃花红着脸说道。

“哟，我怎么不知道呢？你倒说说看，我潇洒在哪儿呢？”盛宣怀这样说着，装作无意的样子用手指轻碰了一下桃花的乳头，随即又迅速收回，顿时，那股强烈的电流传遍桃花的全身。

桃花把头低了下来，满脸红得像星光下的一朵红玫瑰。

盛宣怀轻轻托起桃花的下巴：“初看你的红脸像朵玫瑰，现在这朵玫瑰开始发热升天，成了我心中的一轮红太阳了……”

桃花又惊又羞又恐又渴，就像一朵久旱的花儿渴望雨水的洗礼一样害怕面前的风儿太猛，好在盛宣怀并没有粗暴的动作，于是她温柔的垂下眼帘：“你掀起我心灵的风暴……”

狂风摇柳柳更娇，暴雨注池池成海，盛宣怀感到世上所有大洋的水全部化做急涛一齐涌进他的血管里冲天咆哮起来了……

朱宝奎和盛宣怀都在回味之中……

“请喝茶！”桃花声音宛若莺语。

“哦，好好！”盛宣怀像刚从迷梦中醒过来似的。“宝奎，这杯给你。”桃花款款地离去。

盛宣怀与朱宝奎继续谈着。“无论怎样，宝奎，我想不久去京都找荣相

总是少不了的，上海电报总局的事你就多花点心血了。”

“是，盛大人，不过，我有一事想说，不知当讲还是不当讲？”朱宝奎眼睛瞧着桃花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说吧。”盛宣怀以为无非是业务上的事而已，把他看作心腹，自己连铁路购料的事都交给他了，有什么不可以讲的？

“盛大人，”盛宣怀压低了声音：“我喜欢桃花，不知能否给我做个侧室？”

千没想到，万没料到，朱宝奎竟然问到了这个！盛宣怀心里一怔，一朵花两人采，谁该上来谁又该离开？

“这……宝奎，我夫人对此女特别地喜欢。自桃花来后，她总是高高兴兴的，原先的孤独愁闷一扫而空，若是你把桃花带走了，岂不夺了她的心魂？天下何处无芳草，放眼神州，佳丽无数，难道你不能另择所爱吗？”

盛宣怀眼睛定定地望着朱宝奎。

“可是，不能……不能……吗。”朱宝奎嗫嚅着，他多想把自己的那场经历告诉盛宣怀。自己的刻骨铭心总能打动他，可是这风月场上的事，又如何开得了口呢？

“桃花的勤快是夫人最喜欢她的原因，近来她身体不好，桃花正好帮她减少了许多负担，请你相信，我以后帮你找个比她更好的。”盛宣怀宽慰道。

“盛大人，比她漂亮的人肯定有，最漂亮的女人也不敢相信自己是最漂亮的，可是，这本不是漂亮所能解释得清楚的，我崇拜美丽，但我更相信缘分。”

朱宝奎声音虽然小，可桃花还是听清楚了，她不由地脸红了，可一想到昨晚的风光却又心热眼迷了，她明白，自己若要嫁人，当然还要挑宝奎这样年轻的男子。可她左右不了自己，盛宣怀的狂热有些让她痴醉，她沉迷于那种激情……

“听我的，她脾气有时并不好，说不定那时麻烦来了你又怪我没跟你说，怎么样？”显然，这是盛宣怀的声音。

“谁能处处都有好脾气呢？人总有心情不高兴的时候，我看她是一个温顺可爱迷人的好姑娘。”

“算了吧，为这事说这么多，反倒忘了公事，上海电报局的事你还必须抓紧啊！”

“是……唉”后面的话低得多了就听不见了。

桃花用手捂着胸口，生怕自己的急跳的心蹦了出来。

且说袁世凯在上海逗留了三天后，乘海圻号兵船直达天津，到达的那一天恰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中有人向他报告新的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总督，而原来暂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江督的官帽戴到了魏光焘的头上，实在出人意料之外，这个人籍隶湖南邵阳，说到出身，不过是给别人炒菜端盘子的厨子罢了，他原来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手下的一个无名士兵，后来跟随左宗棠西征，立功升到了道员。甲午战争的时候官居湖南藩司，曾带兵驻守牛庄。然而日军来到，他就率军望风而逃，由于逃命心急，好几次都从马上跌了下来，受伤不少，回来一报竟说是和日军拼杀挂彩！和议成后，魏光焘的官运居然大好，荣升了陕西巡抚！由此看来，说谎也是官场里的绝技了。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都博得了慈禧的欢心。慈禧自然不会叫

他们吃亏，传令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燾升总督。

这样的庸才，竟能当上两江总督，袁世凯坐在总督府大师椅上心想，他总有一技之长，否则……略一思忖，袁世凯断定他还有强硬的后台。

不久荣禄嫁女的消息传来，加上谒陵之事，袁世凯准备北上，他到京中一问，果然有人说出了一段相关的内幕来……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左宗棠极为信任的王之春，生得仪表堂堂，一副耳大脸阔的样子，中法战争期间彭玉麟调他到营任职，任广东督粮道，随之升湖北藩司、后调四川。维新变法后，由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当上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以荣禄为靠山，书信每月都令飞到荣禄的手中，至于随寄的重礼自然不少，魏光燾由于王之春这条关系从而攀上了荣禄，每月银子的红包一送，再把想当两江总督的愿望一说，荣禄自然另眼照顾。

慈禧在两江总督的人选方面是有犹豫的。本来她想调张之洞任江督，可是荣禄说，张之洞花钱特大方，若许以两江膏腴的地方恰恰只能让他大肆挥霍。她的心最后为荣禄打动了，所以魏光燾的新命，也就很快地下达了。

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北洋是淮军的禁脔。想当初，李中堂先有沈葆楨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而自己面对的这个新贵只不过是一个碌碌的庸才，我比他的处境好得多了！张之洞长年一个湖广总督，也像已到顶峰不能再升的人了，而荣禄还是久病不愈，将来还不是自己做视群雄吗？可是盛宣怀的野心不小啊！他想到盛宣怀对自己所说过话，他感到自己的威胁来自盛宣怀，盛宣怀是大后眼里的红人，和荣禄与李莲英的关系极为密切，他拥有轮、电、矿、铁、军用等方面的经济命脉，此人一旦升迁，必将成为自己仕途的劲敌！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要整倒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或者可能升上来的后起之秀，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自己便可和李鸿章在北洋时一样，将可有大利的抓在自己手里，那么自己的将来，便无可限量的了……

灯光下，袁世凯翻开《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看到李林甫为首相时，凡才望功业比自己高，及被皇帝所欣赏的后起之秀，就及时将其整倒，其中有个这样的记载：天室元年（742年）三月的一天，唐玄宗在勤政楼上看到兵部侍郎卢洵“风标清翠”从楼下经过，玄宗看了，称赞不已，李林甫很快地从耳目中了解了这件事，于是他把卢洵的儿子召来，说他父亲威望很高，皇帝准备将他派往外地任职，如想不离开京城，可上书奏称自己多病，皇上必不将他派往外地，卢洵听从李林甫的指令，上奏称自己身病难以重任，结果李林甫就以此为据，不但卢官未升成，反而罢了他的兵部侍郎一职，让其出任华州刺史。卢洵到任不久，李林甫又说他身政难以两理，再罢刺史只给了他一个闲职，就这样，卢洵被冷落在压制里……

我和李林甫不在同一时代，想法却惊人地相似！看来，他该是我的一千多年前的老师了！”袁世凯心里默想着，“工于心计的人都有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这恐怕是李林甫取得成功的大秘诀了，我何不仿效呢？”

要整盛宣怀，当然要靠荣禄帮忙。太后为谒陵叫他去京，荣禄病重的消息他已获知，所以袁世凯的这次进京，除了足够的现银以外，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药箱，里面都是专治哮喘虚弱的各种药，而且中西俱备。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重病的折磨，荣禄的脸色黄黄的，犹如一个蜡人一样没有多少生气。一见袁世凯进来，他竟然兴奋了：“慰庭！你我见一面算一面了！”

然而声音微弱，有气无力！

“中堂大人，别说这样让我最伤心的话！”袁世凯谦恭他说，“大清的气运，否极泰复，大清的许多大事还要你主持多年呢。”

“什么还有好几年，这个年能过去就不错了！这就不多说它了。咳一咳一……”说到这里气喘大作，粗粗的喘气声有如拉起了风箱。

“中堂大人请节劳！”袁世凯向侍立在一旁的荣禄的嗣子良揆问，“世兄，最近请了哪几位大夫来看？”

良揆作了回答。袁世凯进一步问听仔细，并将随身携带的一箱良药交给他，荣禄和良揆都感动不已。

“中堂话多伤气，”袁世凯站了起来，“我下次再来，请歇会儿吧！”

“不！”荣禄把手一摇，“坐下，慰庭，坐下！”

袁世凯略有踌躇，但终于坐下来了。

“本来我早就想请你到京城里来，听听两江的情况吧，可总没什么精神陪你，今天你来了，随便聊聊天，心里痛快点，精神上也好受一点。”

荣相在世之时毕竟不多，不能再错过机会了，该办的不能迟疑！

袁世凯想罢，他开口了：“我何尝不想多来几次看看中堂大人？有的事信里总不能畅所欲言，不如当面请教的好。我这一次到了南边，感触颇深！李文忠经营北洋，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叫人佩服不已。不过北洋的许多举措，实有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感觉了，若不整顿，其危害恐怕非言词所能形容得了了。”

“人亡政亡？请举个例子说明？”

“譬如，轮船、电报、采矿等等，都是北洋委员创办的，李文忠在时，威望足以笼罩一切，然而现在李文忠一死，情况就不同了。既不属北洋，又不属南洋，竟有自立为王，假公济私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内轻外重，是朝廷的一大隐忧。”

袁世凯举这个例子，当然是为了打击盛宣怀。他所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况且，荣禄也想过，由专设的大臣督办，对朝廷更为有利，所以袁世凯的话深受荣禄的赞同，他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袁世凯的看法。

“你看杏荪是不是有把持的意思呢？”荣禄问道。

这一句，正是袁世凯想说而不好说的，真是正中下怀！袁世凯答道：“这个问题难说得清了。他说轮船纯为商业，不属督办，也不可归官，而铁路呢，就更别想。虽然他提出电报局可以，由官办官有，但那忸怩的态度，无疑是极为勉强的，看他那脸色好像让人挖走了他身上的肉一样难受。”

“铁路先不必说，张之洞出尽力气为他撑腰，不妨先让一步。可是电报、轮船二局宜速接收，你看该怎么办呢？”

袁世凯先算在胸，所以答起来也就一气呵成：“电报不妨设一位电政大臣专归官办。轮船比较费事，不是内行反受挟制，不如暂交北洋接管。北洋水师学堂的人很多，早晚他们能够精通，将来是否另派大臣设衙门，可以从长计议。”

“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就这么办吧！”荣禄指示：“明日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你就照现在说的奏好了。”

第二天一早上朝，慈禧太后在勤政殿召见了袁世凯。

“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慈禧太后问。

“昨日下午到的。”

“地方上怎么样了？”

“托皇太后、皇上的福。今年瑞雪纷飞，潦无干旱，丰收在望。”

“庚子那场大乱，直隶百姓受祸最重了，你要格外体恤。你是地方长官，只要是百姓对朝廷没有妨碍的事，就没有不答应的。”

“慈恩深厚，普天之下百姓无一感戴。”

“你向来熟读兵书，依你的经验，要待多久才能练得像个样子呢？”

袁世凯为这一问一怔，这可是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他略一犹豫，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用兵以教将为先。目前各省制不一样，军律也不同，粮饷多少各异，枪械新旧殊同，士气有坏有好，操练有勤有惰，平时声息不相通，打仗的时候又各不相顾，胜败显然。依臣言，练兵之法，以统一兵制教练为重要之图。如今训练新军，只有北洋和湖北略具规模，其他则可没什么东西可说。不如先由各省先派将领到北洋学习操练。然后再向各地推广，早则三年，迟则五年，总可以有个样子，不过，”袁腔调一转，“兵学精深，断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而要像个样子，并能应付危机，那就还要各处凑手，有一处呼应不灵，就会影响很大，很有可能破坏大局。”

“哦！”这个问题很重要！”慈禧问：“你所说的各样凑手是哪几项事呢？”

“首先是军饷，足食则足兵，足食则旺气蓄存。另外，如电报、轮船、铁路等都与兵事关系密切。如果调借不灵，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兵贵神速，你的话倒也是的。电报很要紧。火车、轮船就现在来说，都是兵必不可少的东西，铁路刚刚创办，张之洞力保盛宣怀，招商局有待商量如何处理。”慈禧接着问道：“在上海盛宣怀和你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电报可以官办，然而谈到轮船、招商局说什么商股，不能归官办，办了二十多年，坐享其成自己发了大财，国家艰难却不知恩图报！太后，此等人恐难为国家大用。”

“国家利益当然重于一切，不能只肥了几个人。”慈禧说，“到时再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袁世凯回到了北洋的公所，只见一大堆访客都在等候。

“啊，诸位，我来迟了，抱歉！”袁世凯说。

袁世凯于是按次接见，直到最后只剩下两个客人，一个是吴重喜，一个是盛宣怀派在京里专门侍候慈禧太后的陶兰泉，由于有秘话要对吴讲，所以他先接见了陶兰泉。

这次谒陵，铁路上的办差与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有关系，盛宣怀是京汉铁路的督办大臣，但由京城到芦沟桥，以及由高碑店经过昌州到西林所在地梁各庄的西段支路另委梁士怡督办，这支路由北洋设铁路局管理。显然，陶兰泉的拜见无疑是这事有关。

“袁大人，花车都预备好啦！”陶兰泉说：“需要请示的是，一辆花车到底还是到了高碑店换车？”

花车到底？那不叫盛宣怀风光占尽了吗？自己岂能甘拜下风？然而身为疆臣领袖，却不能有公然献媚的表示，所以袁世凯呵呵一笑：“这一点，我还真的不太明白，这样吧，请你跟梁局长商量商量。”

梁局长就是梁士怡，他是袁世凯任命的铁路局长，专管那两段支路，这么说来袁的回答当然无懈可击。

“盛督办有电报来说，北洋是地主，一切要请示袁大人，将来花车布置完毕，还要请您亲自检视。”

“这点，到时候我一定来看的，你就放心好了。”袁世凯不冷不热他说，“上次去了上海，顺便和盛督办说了几句，他现在有孝在身，虽未开缺，估计总不会来京办大差，这里的差事都是你代替了吧？”

“虽未开缺。”四字已含讽刺，陶兰泉心知肚明。他已接到盛宣怀来电，盛宣怀准备素服北上接驾，但他也不会说破，回答道：“不太明白，或许是这样的。”

陶兰泉拜别而去，他接见最后的一位客人吴重熹。

吴重熹是袁世凯的老师，广东海丰人，翰林出身，做过陈州知府。袁世凯府试名列前茅就是由于他的赏识，老师的知遇之恩，袁世凯并没有忘记。

“老师好，看来你的身体还棒着呢。”

“托福。”吴拱拱手。

“老师在上海的熟人多吗？”

“广东同乡不少。”

“那就好！”袁世凯脸露喜色：“但不知老师是否愿意到上海去？”

“既有差使，我当然从命。”吴重熹精神大振。

“老师别客气了。你辛苦了一辈子，也没有个舒服的差缺。”袁世凯随后告诉他，“电报局早晚收回官办，自然仍归北洋，由我接收，这得找个副手，我想请老师常驻为会办大臣，过些日子常驻上海去管理。”

元宵节后，还没有从亡父悲伤心中摆脱出来的盛宣怀从上海到了天津，亲自指挥花车的铺陈。

花车的摆设极为讲究，盛宣怀托人向李莲英去打听，这事以哪家古玩铺

承报合适？得到的回答是：“后门的刘麻子算好的。”

刘麻子的古玩铺在地安门，叫“天宝斋”，名字极响亮，可店铺却一点也不显眼。拿出来古玩、书法、名画、玉器都来自内府倒都是名副其实的皇家珍宝。单子一开，花银十万九千多两，外加四千两银子的“工资”。

一切都布置好了，花车显得富丽雅致，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

请袁世凯试一开车开得最快时是否有大震动，随着汽笛长鸣，轮动无声，慢慢地车出站了，随之愈行愈快，车上的一座康熙窑五彩花瓶竟然一动不动。

“很好！”盛宣怀听到这个汇报脸露欣颜。然而他明白只有请李莲英来察看后点头才是最管用的。所以第二天他亲自请李莲英来看花车了。

李莲英手持短旱烟袋，左瞧一瞧，右看一看，车上轮都打量完毕后，总算点了点头。

“除了上车法子不好外，其他的都行。”

“李总管请指教。”盛宣怀问：“是怎样不好。”

“踩来踏去不方便。”

“那好解决，请明天再来看，包你满意。”

“好！”李莲英说：“皇上的那一辆要和老佛爷这一辆的陈设一般模样，若差一点儿、老佛爷怕人家误会了她。”

“你放心，我一定会千万小心。”

造好第二辆皇帝的花车，再请李莲英来看。果然十分满意。他一边点头一边称赞，一边说：“我已面奏老佛爷这里面所有的陈设，老佛爷告诉我叫随从的人小心，别弄坏了叫你赔累。上头的意思，我不能不告诉盛大人。”

“承请之至，谢谢！”盛宣怀拱拱手，他当然领会了李莲英的暗示，所谓弄坏了岂有赔的道理？显然李莲英叫自己不如拿这些东西作为贡品！于是他恭敬地在黄绫签上写下：

“臣盛宣怀恭进”，遍贴诸物之上。

袁世凯又过来看车时，惊愕得两眼发直，盛宣怀所进贡的东西真让他眼界大开，他叹息道：“有钱！有钱！”

他想自己在讨太后的欢心方面，无论如何不能落后于盛宣怀，只得忍痛花了一大笔钱，包办花车的陈设与盛宣怀的并驾齐驱。

三月正是春花漫开的季节，天空澄蓝。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登上花车，脸上的笑容表明她正高兴得心花怒放。

裕隆皇后，荣寿公主站在太后身边左看右看。

公主惊讶他说：“这个盛宣怀可真能办事啊！”

“这真难为了他。”慈禧叫道：“小李子，领盛宣怀来见我！”

李莲英奉命而行。

盛宣行完大礼，慈禧说：“是不是太糜费了？我心不安。”

“回皇太后的话，”盛宣怀说：“车中的陈设都是家中所藏的微物，而不是特意购买的，求皇太后鉴臣愚忱，俯请赏收。”

“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没这个必要嘛。”

听完皇太后的这句话，盛宣怀才明白所谓弄坏的传话不过是李莲英的一个鬼主意而已。

“臣受恩深重，却难得有机会孝敬皇太后和皇上。东西不好，只是一片至诚。”

慈禧还想推辞，李莲英笑了，只听他慢悠悠他说：“这就不能不赏收了，

老佛爷，要不人家会以为老佛爷嫌他欠至诚了。”

“那我就不好意思收下了。”慈禧说：“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盛宣怀心中一乐、哪次送的东西太后你没有要呢？

“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慈禧见盛宣怀没吭声，问道。

“臣正月二十二日到天津，跟督臣袁世凯接头，明了办大差的所有细节，二月初到京，开始布置花车，筹措供应。”盛宣怀说：“虽然尽心尽力，但臣才识短细，只怕还有疏漏之处，恳求皇太后多多包容了。”

“其实你干得很好！”赞美之词是她送给臣子的一种礼物了，慈禧说：“从没见过你办事有差错的。”

“那臣可以自慰了。”

“不过，听说南边有什么革命党人，闹得凶不凶？”慈禧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这个本来是凶的，”盛宣怀略一思索，答道：“由于张之洞舆情甚洽，善于化解疏导，地方上的士绅，都肯听他的话，约束乡党子弟，也就弥患于无形之中了。”

“看来张之洞还是认真办事的人，不过。”慈禧问：“地方士绅是哪一些人呢？”

这个问题倒把盛宣怀难住了，因为地方士绅慈禧根本就不知道，有的知道的大后又有恶感，她当然不乐意听到这样的人的名字。急切之下，盛宣怀说了一个人出来：“南通的张春就是其中的一个了。”

“他不是甲午年的状元吗？”慈禧说：“这个人可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

糟了？盛宣怀与张謇只略有交往，一切都还相宜，但太后一旦深问，就难了……他顶硬着头皮答道：“是！”

“他现在跟翁同和常有来往吗？”

“听说不大来往。”盛宣怀答道：“张謇在南通开办实业。他很忙的，再者，翁同和常闭门思过，也不大会客。”

“翁同和是你的老乡？”

“正是。”

“你跟他总有来往吧？”

“只是逢年过节偶有通信而已，”盛宣怀答：“臣家住上海，一年四季也难见他一面。”

“既然你和他有书信来往，”慈禧声音由柔转粗：“你可传话给他，叫他千万安分，我可是格外保全他的了！否则……”

“好！臣定奉命！”盛宣怀跪安退出时，早已是一身冷汗了。

三月十四日，袁世凯接到电报局的密电，拆开一看，原来荣禄已在半夜撒手西去。于是他立刻命人去请自己的心腹杨士骧。

杨士骧匆匆而来。

“荣相过世，军机处还不知道，消息暂时压一压，庆王爷早晚是军机处的首辅了，你可向库提银二十万两，如此如此……”袁世凯说，最后他还总算提到了丧事：“不能忘了派人去办丧事，要不我怕人家骂了。”

庆王府。

“这么早来，你一定有什么急事了。”庆王奕劻对杨士骧说。

“王爷是明白人，袁大人派我来向王爷请早安来了。”说着，杨士骧取出一个红套，恭恭敬敬地双手捧上：“袁大人说，这样东西请王爷笑纳。”

奕劻接过红套，从里抽出一张银票，这没什么奇怪的，收这样的礼已有许多回了。然而当他打开银票一看，二十万两！好家伙！

奕劻的双眼都睁圆了，他惊讶地问：“这是干什么？”

“这是他孝敬王爷的一点小意思而已。”

“这……”奕劻一愣，既是孝敬，当然无法拒绝，“只是太多了！好像受之不可，却之又不恭……”

“袁大人说王爷开销大，尤其是宫里……”杨士骧当然不会再把下面的话说完，有这么一个暗示也就够了。

弦外有音！

奕劻一听当然明白，他说：“那就愧受了，宫里有什么事我将慎重处理。”

不久，荣禄故去的消息传来。奕劻精神一振！不出预料之外，他果然代任荣禄的首辅了。贺客盈门的时候，自然少不了袁世凯的身影。

众客散时，袁世凯留了下来。

“疆臣跋扈的，前面一个有左季京，现在一个张南皮。”奕劻喝了一杯酒，满脸红光：“这样的人只有敬而远之了。”

“前一个死了，后一个也快老了，这都是不足虑的事。可是有个以张之洞为靠山的人，叫盛宣怀却让我难惹。”袁世凯接着把上海之行汇报了一下，然后又说：“杏荪野心太大，恐怕将来成为尾大不掉之势，若不由北洋控制，那可后患无穷了。”

“嗯，有理！有理！”奕劻使劲地点头，他坦率他说：“怎样控制杏荪？你有什么法尽管说好了，他所管的那些事，我原也有许多意见的。”

“原要王爷开金口的”袁世凯想了想，应答道：“这样尾大下掉的人旨定个能让他成为大员，只要他没有独挡一面，也就下怕他如何跋扈了。”

“我明白了，稍微花点儿心思，就可以把他弄下去的，这你就放心罢。”

十切安排好氏轮电归北洋管辖势在必行了，然而盛宣怀还要挣扎，即使只有一根粉草，他也要拿它当作大船的绳索，准备从旋涡中爬出来。

为了达到仍归商办的目的，盛宣怀以商民代表和商民利益护卫者自居，致函袁世凯说：“众商二十余年的股息，先十余年股息极低，后十年余利均作选本，没有将公积悉数分派。现在情况是得高息原，若要收北洋官办，必须按股票市价另付利息补偿。二十一省电线值二百五十万两，股票的值的百元市达一百六十元，如不付现款，众商股脱手卖给外洋，那就罗障了。”

这一下，可谓打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这么大的现金他付不起。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就在袁世凯愁眉不展之际，突然有人电报：上海电报局朱宝奎求见。

“朱宝奎？”袁世凯说：“他不是盛杏杯哈巴狗吗？有什么好见的！别让他来，就说我病了。”

“大人，他说有急事呢！”

“那好，放他进来！”袁世凯说，随即想：盛宣怀莫非又出什么招数了？

“慰帅”朱宝奎进来恭恭敬敬他说：“盛杏苏把持轮船多年，肥私害公！”

这样的话实在太出袁世凯的意料之外！

他何尝知晓朱宝奎因得不到桃花生怨背叛盛宣怀的事？他也没有想到朱宝奎已把自己当作高于盛宣怀的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他怎能明白朱宝奎的这种打算？

“是吗？”他担心盛宣怀使了间谍计，所以一副不热不冷的样子，他那

泰然的样子反叫朱宝奎怀疑自己投错了路，吃惊不已。

“什么，你一点也不相信我？朱宝奎耷拉着脑袋。

“当然相信你！”袁世凯觉得自己可能过于严肃了，于是微微一笑：“这话我平常也听外人说过，听得多了，你说他损公肥私倒不如举个例子更有说服力。”

这一笑，笑得朱宝奎疑云尽消，真是恰到好处。

“袁大人，杏荪把持了电报局，局里管理一片混乱，一班掌职的人，不是他的亲戚，便是他的一帮狐朋狗友，或者别的乱七八糟的熟人，局内许多赢利，财源滚滚，常常私下瓜分，国家穷得发窘，他却富得流油；总之，在大清帝国内，办电报局，轮船招商局都俨然一个小王国！我是一个见路不平则铲的人，无奈人微言轻，加上杏荪多年的压抑让我连气都喘不过来，听说你有意收电、轮归国有的事，我想这是利国利民的事，还望慰帅明察！”

袁世凯明白，如朱宝奎所说属实，他完全可以叫盛宣怀吃不了兜着走，电报局督办一职盛宣怀就根本保不住了，自己的老师吴重高即可由会办大臣任督办了，从此可以彻底扫除盛宣怀在电报局的影响，自己就能做到控制自如。想到这，他心中大喜过望，脸上却不露一丝欢颜。他在思考着过了一会。他终于说话了：“宝奎，你为国家立了一功，我将与盛宣怀深谈叫他自动离位，当然，听说你挺能干，我下会叫你吃亏的。”

朱宝奎的反戈一击，盛宣怀呆了，电报局的一切底蕴都让他全说给袁世凯听了，他感到自己所有的衣服都被人脱光了赤裸裸地站在袁世凯面前……袁世凯无论如何再也不会放弃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了！

原想把朱宝奎这棵苗栽成自己家门的一棵好树，没想到树成之后反被人折枝从背后狠狠地打了一下！盛宣怀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不久电报局收回官办，轮船招商局虽仍为商办，前者由吴重熹掌握，后者由杨士琦把关，两者都是袁的心腹，朱宝奎也得以高升。

“此仇不报，枉为君子！”盛宣怀恨恨他说。

然而，袁世凯权倾一时，且工于心计，自己又能拿他奈何？奕劻也是亲王，军机首辅，想扳倒他自己岂不是蚂蚁想撼大树？

伤不了主人，那就打他的狗吧！盛宣怀把所有怨恨都转到朱宝奎身上了。

整人先要找人，看到自己孤军奋战未免势薄力单，还有可能打狗不成反被咬得流血的可能……

朝廷里的权贵人物一个个在他的脑海里出现，想来想去，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物，这时，他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李鸿章。李鸿章在时，风吹雨打自己都可以平平地过去。而现在……想到这，他的心里竟然有了一股孤独而又悲凉的滋味。

只有弱者才能会依靠对过去的留恋来安慰自己，真正的强者，会站在过去之上面对现实，从而开拓自己的将来！

弱者是跪在世俗之下灵魂的人，强者的灵魂总是昂然而立，而且只要他是真正的强者，这就比什么道理都丰富，也比任何真理都更重要！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灵魂跪在别人的脚下呢？”盛宣怀自言自语：“纵然再败，决不屈服！命运的女神早晚都得向我微笑。”

目前还没时机，可将来总会有的！

想罢，他叫自己手下的耳目随时捕捉各种可能的时机。

且说朱宝奎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不但攀上了袁世凯，而且还和庆

王奕劻攀上了关系。

庆王府，袁世凯、朱宝奎三人正在席上慢饮。

“宝奎，盛宣怀的为人怎么样？”

“王爷，此人外君子而内实小人。”

奕劻点了点头：“以后还要多多提防这个人才好。”

“王爷说的对。”袁世凯：“据史可知小人往往无德，一旦能力大了爬到我们的头上那就危险了。”

“王爷，两广总督岑春煊颇得太后宠爱，此人野心很大，要不他怎能连王爷都不放在眼里？”

岑春煊在当时被誉为清代包公。他什么案都敢查，什么虎都敢打。加上庚子之乱保驾有功，故而深得慈禧的信任和宠爱。

袁世凯不会凭空放炮。原来岑春煊受宠甚隆，能力名声都极好。虽在两广总督任上，眼光却扫到了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袁世凯当然视他为劲敌。若岑督直不成，东三省便是他的目标，可东三省财源富足，袁世凯也不愿让岑在这儿掌权，若换上自己的人马，可以为北洋军队提供更多的协饷。

奕劻当然明白袁世凯说岑春煊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那件事。那是岑春煊所任总督之初三个月刚接到调任两广总督之际，参劾了一个候补知县唐致远，这唐致远的亲戚唐文耕与奕劻颇有渊源。由于名声不嘉被参，唐致远吓得急电向奕劻求救，没隔几日，他给岑春煊去了密电，说“唐致远其才可用，望加青睞。”这个面子真够大了，然而岑春煊并不买帐！还在复电中指出唐致远的种种劣绩，这真让他尴尬不已，自己碰了硬钉子却不能发作，因为岑春煊声望渐隆，何况他还是太后的宠臣，又能如何？

袁世凯的话勾起了他对岑春煊的怨恨。

“昨日接到云南来的电报，”奕劻说：“英人想从缅甸进入云南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岑春煊既然知兵，待我奏明太后让他由两广总督调为云贵总督，名正言顺，看他还能神气什么！”

云贵总督是清朝里所有总督较差的一个，比两广总督的肥缺差得远了。

“那好，那好！”袁世凯说，“如此一来，他就会明白王爷您的份量了。”

两个人异曲同词，一唱一和，不久上偷就调岑春煊为云贵总督。

岑春煊起初表示天南地北都是报恩之地，准备赴新任。然而他人还没有离开四川，和奕劻有矛盾的军机大臣瞿鸿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岑春煊，岑春煊这下怒了！他想到自己以后要见太后一面都太难了，自己差点被这两个人耍了，所以他以有病为由请假到上海“治病”去了。

奕劻以清匪为名将岑春煊从两广调到云贵，当然是极狠的一招。袁世凯也拍掌叫好，历来掌权枢臣，摆布封疆大吏，大致都用这种手法，只要挟得动天子，诸侯无不俯首听命，敢怒而下敢言。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岑春煊竟然来个例外！

岑春煊虽没住进医院，但心病还得医治，他走进了盛宣怀的家里。

同是沦落人、天涯若比邻，自然就碰到一块儿了。

“西林兄，欢迎，欢迎！什么风把你从四川吹到上海了？”盛宣怀随后感叹：“这刮得风猛刮得好猛啊！”

岑春煊叹了一口气：“是的，杏荪，庆王和慰庭一个在廷内，一个在廷外，一唱一和，把持了朝政大纲，竟敢为私怨和私利相挟而报，欺君瞒上，阴风大作，这岂不让忠君爱国之士齿冷？”

“你的调动之事我也听说过。”盛宣怀说：“只是没有想到他们下手这么狠！若照这样下去，真不知他们下一步该采取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了！”

庄氏端茶上来了。

“来，先喝一杯茶。”盛宣怀把一杯茶送到岑春煊手中，自己端起另一杯，轻呷了一口，一股清幽幽的香味滋润到肺腑：“我也受尽了他们的无端踩压，也是苦不堪言，一言难尽，和他们打交道，不多戴面具，脸早晚都会让他们踩出血来了。”

“这是肯定的。”岑春煊赞同道：“这两人都有私利而无公益，有个人而无国家，详小计而略大局，又高位在上，定是国家的祸害了！”

“诚然。袁世凯的野心恐怕更大，自己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嫌不够，东三省总督也想让自己的心腹徐世昌控制。”盛宣怀说：“听说两广总督的职位也想让自己的心腹占据！”

“原来听说慰庭背后说你有尾大不掉之势，其实真尾，大不掉之势的人恰恰是他自己！”岑春煊冷冷一笑：“真是明显显的白脸还死命地抹成红脸，曹操扮演关公了！”

“哪有什么办法？太后总是那么地信任他们。”盛宣怀说：“他们贪婪的欲望之火太旺，不但会把锅里的大米烧焦，恐怕还会烧掉国家这栋大厦哩，只是那时很可能太后也看不到这场灭国之灾了。”

“这么说我们必须救火了。”岑春煊说：“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烧成灰吧！”

“当然得想办法才好，否则为臣之心何在？”盛宣怀点了点头：“但做国家大事总得从我们的小事开始。”

“我们的小事？愿闻其详。”

“不让他们的做法得逞，譬如他们想调你去云南当云贵总督，这纯是报私人之怨，你便可不去，既然这并非太后的本意，当然可以变动，谅她也不会见怪的。”

“我也这么想，要不我请这么长的假干嘛？我们真是不谋而合了。”

“可是庆王爷就难对他直接动手术了，因为庆王一下，满族皇亲中还很难找到一个可取代他的人了。”

“庆王贪名远扬，朝廷上下谁人不知？只有太后还蒙在鼓里，待我将来揭其短处，太后岂能无动于衷？难道除了奕劻，大清朝廷没有人吗？只要太后惊醒过来，别说一个庆王，就是十个奕劻，太后也有决心和能力撤掉。”

“对，有人说庆王曾受了朱宝奎的银子，这难有凭证，不好多说，不过北洋委他造沪宁铁路借款不少，其吞没巨款有证是无疑的了。”

朱宝奎叛盛归袁后，盛宣怀的耳目对朱的在铁路之事上的一举一动都探听得清清楚楚，消息可靠，这个靶子一旦找到，盛宣怀岂愿一箭下放，白白放弃？

“既然这样，苍蝇老虎一齐打！为了国家，舍得一身剐，”岑春煊为官清廉，最恨贪官污吏，常常把这些人比成毁坏国家大梁的蛀虫，所以这时他已是热血上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慰庭工于心计，生得一副胖嘟嘟的熊样，一副憨忠之相颇能迷惑人，一般人却不知他既有狐狸的狡猾，又有恶虎的凶猛。此人朋友可吞，所以棒打下去，当在要害之处。否则反过来不但头破血流，还有政治生命被吞噬的忧戚。”盛宣怀提醒道：“我已看破他了，若没有把握，最好不要先惊动他。”

“只要太后不会认为苍蝇也是肉，不把恶虎当作家犬看待就行了。”岑春煊说，“不过，这事并非一时就能解决，该急的急，该缓的就缓了。”

“说得有理”盛宣怀说：“不入朝廷难办大事，你可面见太后趁机提出，这样如果太后同意，你就能下手打虎了。否则远在云南，棒短难及，打虎则看着办了。”

“你这一计太好了。”岑春煊点了点头。

盛宣怀脸露笑容，“我们可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人了，我将尽一切所能全力合作。”

“好！”

随后是丰盛的午宴，你敬我敬，两人一直喝到夕阳醉卧西山。

直隶总督府，袁世凯坐在太师椅上，他的心腹杨士琦就坐在身边。

“煮熟的鸭子还会飞掉？到手的苹果还能落到他人手上？”世昌开口了，“慰亭，岑春煊不能从根本上威胁你的，就放心好了。”

“这个并非完全不可能，不管多么好吃的东西，只有吃到肚子里了才是自己的。岑春煊受宠甚隆，小心一点终究不吃亏，我可不想做事后诸葛亮，”袁世凯说：“不过你的话并非没有道理，然而，东三省、两江总督之职岑春煊肯定两眼骨碌碌地转个没完，他不肯到任已是再好不过的明证。他之所以敢这样，除了上宠外，还有军机处翟鸿机的撑腰也很重要。你还不知道，他跑到上海杏苏的家中去了！虽然不知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但其中大概的情况也可以猜出一二的。”

肯定少不了为总督一职调动的事要进行新的活动而已，穷敌不可猛追，逼到绝无退路的境地，就是羔羊也会咬人，何况他还是太后眼中的红人？”

“那你的意思……”

“太后知道，岑春煊不愿去云南。假满除非严旨，才能逼他前去，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上头肯定不愿这样做的、不如退一小步，再进两大步。”

“你是说，先让他找一个比云贵总督更肥的地方让他上任，然后东三省、两江再找北洋的人上任。”

袁世凯点了点头。

“这样拖下去终是害大利小。”杨士琦说：“既然如此、不如让他任四川总督好了。”

“我也这么想，你回京去和庆王爷商量，找准机会，最好要他急如星火赶到任上，连请假都可以略去。”

“不让他进京请假，好！”杨士琦心领神会。

这样，岑春煊就见不到慈禧太后，远离京城，自然对朝廷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袁世凯心里比谁都要明白这两点。

1905年的正月初三，茶果宴桌上，诸王贝勒、近支亲贵都进宫贺年。

“今年比往年好多了，这肯定是国家转弱为强的开始。”奕劻从从容容他说：“万民仰赖皇太后，皇上的鸿福。皇太后为国操劳多年，又逢万寿之际，实在该热闹热闹一下才好。”

“应该！应该！”众人看时，应话的是醇王载沣，他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抢在前面回答自有他的心思。

其他人都没有应声，眼睛却望着坐在太后身边的光绪。他脸色苍白而又清瘦，活像在牢里关押过十年以上的囚犯，大家的眼光都望着他，他竟像坐客似的有些局促，想置之身外又不可能，只好转脸对太后说：“庆亲王，醇

亲王所奏甚是。儿子请恣旨，能否筹备庆典呢？”

“没有这个必要吧。”慈禧装作不愿的样子整了蜜眉，说：“时候还早呢。”

“奴才先去商量，然后再请旨明岁上谕。”奕劻说。

“很好，很好！”光绪皇帝无奈之下不得不表示自己的“热心”的样子，“你们好好筹办。”

“恐怕太花费了。”慈禧太后说。

“太后圣明，关心民生，天下百姓无不感恩之至。”奕劻说：“请皇太后、皇上放心，奴才保证在一不动库款，二不累及地方的两个宗旨之下体面风光地给皇太后上寿。”

“能这样最好的啦。”慈禧一想到那热闹的庆寿场面，高兴得笑着回答。待笑完后，才转过头来问光绪：“皇帝看呢？”

光绪明白，所谓的两个宗旨实际上是要大小官员报效，说穿了是间接动用库款，累及地方，而报效又得议奖，这必大开捐纳幸进之门，奕劻正好可以凭此聚敛自肥！

一个图风光体面，一个图聚敛大财，他还能说什么呢？

至于报效，最卖力的当然是奕劻。他先进献了四十万两银子给太后作赏人之用，他这样做，只不过图个宠信不衰的光环而已。

况且，这不过是一滴水罢了，就所得的钱财来说，这四十万两仅是区区小款，用这点钱换政治的资本，这种投资报酬比什么都丰厚。

“皇太后，云贵的缺差是苦了一点儿，岑春煊似乎委屈了，总督责任重大，托病又不到任终究不妥。而且，奴才听人讲，岑春煊到上海和盛宣怀会见后，又常和维新党来往。新党目前正在他身上大下工夫，不过奴才可保他决无异心。”

但若言路上有闲话，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只有叫他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才好！”

新党接近岑春煊？慈禧太后一惊，她来不及细细思索，说：“那该调他到哪儿去呢？”

“四川他比较熟，这于公私都有好处。”

“四川的缺份比云贵好多了，相信他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慈禧太后点了点头，同意了。

于是尊令发布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奕劻当然没有忘记加上这么一个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然而一点也不高明，恰恰是欲盖弥彰，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这反而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对付。岑春煊岂能不知？他当然不吃奕劻的这一套了。

“杏荪，你看看这个电报。”岑春煊把电报扬了扬。

“京城里来的？”盛宣怀问。

“这是庆王爷怕我辛苦不让我上京城的关照啦！”岑春煊笑着说。

“那我们也得采取办法谢谢他！”盛宣怀说：“礼尚往来，那你也关照关照一下他吧。”

“那是当然！”岑说完，两人随即会心地笑了。

“这是一个好机会。”盛宣怀说：“京城是无论如何要进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进京。你何不先去电给翟鸿讥，叫他准备准备，然后里应外合，攻

其无备，出其不意，打奕劻一个措手不及！”

“政坛就像战场一样。”岑春煊点了点头：“那我得赶快采取行动了。”

岑春煊发了谢恩的电奏，随即约见一个新交的朋友汪康年。汪康年是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进士。甲午一战后，奕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赞成维新变法，然对于官场并不以为意。后来他办了《中外日报》，笔锋雄健，对于时政的评论入木三分，影响颇大，成了达官显贵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岑春煊约见了，还不仅仅因为这一点。

原来汪康年和瞿鸿机还有师生之谊。他原要在京城办一张新报《京报》以扩大影响，筹备顺利正想北上的，岑春煊正好托他为“秘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将来的行动，都一一告诉了汪康年，并请秘密转达于瞿鸿机。

一切布置停当，岑春煊表面上不动声色，打点行装准备上任。岑春煊没有北上的消息传入了奕劻的耳中。

“总算把他难住了。”奕劻脸露笑容：“这条疯狗要是到京城里来，那真是什么人都敢咬的了！”

奕劻的心有余悸，却总算报了一箭之仇。现在，自己的七十寿到了，又可以热闹一下了。

京城里不断地有消息传来，说奕劻做寿收了上百万的银子，先是段芸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就任黑龙江巡抚，而袁的另一个亲信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还兼管三省将军事务，而奉天巡抚和吉林巡抚分别为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和朱定宝所任。还有，那个朱宝奎被命为邮传部左侍郎。消息源源不断地由盛宣怀的耳目得来，自然可靠。

很快，瞿鸿机的密电来了，岑春煊明白一切准备就绪，于是按照原定的计划乘太古公司轮船到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不等复电，随即转坐专列迅驰京都！

“怎么？这个西林还要来京请训？”奕劻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拿着岑春煊发来的电报，不亚于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宣战书一样紧张了起来。他仿佛看见岑春煊像疯狗一伴正露青那锋利的牙齿朝他直奔而来！

第二天，就有苏拉来报：“四川总督已经到京！”

那时奕劻正准备叫人发一电报给岑春煊，说太后近期身体欠佳别上京城，所以苏拉的报告有如意外的冷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不可能吧？他尚未奉旨，哪能擅自进京呢？”

“没错，”只见那个苏拉说：“我看见他到宫门请安去了。”

奕劻的心凉了……

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请安后递上了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然而来了，她竟也有一种惊喜，立即在寿宫相见。

“你怎么说都不说一下就来了呢？”慈禧轻描淡写地问了这么一句，显然并没有责怪的意思，脸上的高兴之情明明写着。

这一切岑春煊当然看在眼里。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京。”

“可是还没有电复。”

“这正是臣要来这儿解释的原因，因为庆亲王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哪里的话？说得这么严重。”慈禧说：“不过，庆亲王不至于这样吧？”

“回皇太后，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圣旨就不会加上‘毋庸来京请训’的一句。臣受恩隆深，奉旨后心想，巴蜀道远，从此以后觐见颇难，不如趁此进京详陈种种急迫情形，以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之恩。”

“来了也好，我就喜欢听你说实话。现在的总督，像你这么能干而又忠实的可少了。”慈禧说，随之又问：“这几年的身子还好吗？”

“托皇太后，皇上的鸿福，一切都已好了。”岑春煊说：“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是哪五匪？”

“广西之乱，是由武官侵吞军饷引起的。兵既无怕，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要犯，士绅又来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连老百姓也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土匪、民匪、兵匪、绅匪、官匪。臣在五匪之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病症，已在上海治好。四川号称难治，臣恐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还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

“勉力而为就可以了。”慈禧安慰道。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是一个响当当的炮筒子，哪里看不顺眼他就往哪里轰，于是对奕劻攻击开始了。

“近年，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贿赂公行，经纲扫地，影响极坏！”岑春煊说：“若不力图刷新，重整经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时，想勉强维持恐怕也挽不回来了。”

凌词净语，声声震耳，句句惊心！

骂奕劻当然可以，在慈禧看来，不能骂的只有她和列祖列宗了。然而火炮过猛，“硝烟”太浓，又呛得她难受，何况一句“人心离散想勉强维持恐怕也挽下回来了”的话叫她脸上怎样过得去？

于是慈禧温和的脸色一变：“你说人心离散，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岑春煊并没有直接回答，他明白火炮不猛，太后不惊，就不会重视，这对奕劻来说就无任何损害，所以慈禧太后的生气他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自己的话到底发挥作用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太后的怒气转到奕劻的时候了，但必须掌握好节奏！于是他来了个迂回战术，反问道：“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再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坏的呢，还是挑好的呢？”

“当然要好的，这还用说嘛！”慈禧不知岑春煊卖什么关子，随便地答了一句，她想听的，当然是后面的话。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的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太后也尽了一切心力，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一炮不是轰她吗？慈禧没想到岑春煊敢说这句话，渺好，看他如何自圆其说！

“改良还有假的？这怎样解释！”慈禧生气了，本来接见岑春煊她怀着愉快的心情，而现在她却一丝的愉快也没有了！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真意想改良政治的，”岑春煊前一句说得犹如幽幽泉水轻流，然而这股幽泉很快又碰上了石头，激起了浪花：“不过臣经细察，奉行之人，确有欺骗朝廷不能认真执行的证据，本该急行之事，总是找借口拖，说什么来不及办，有始无终。假如兴国先须人才，太后曾令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真心想培养人才，可事到如今，已经多年，学校的课本却仍然没审齐定全，如此拖着不办，其他的大事就更不必说了。”

“这……这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

“偶尔？臣也巴不得是个偶尔之例，然而臣还可举例。”

春煊直挺挺地跪着，头仰着高，一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新军，诏旨一下疆臣夫不踊跃从事。然办事先要筹款，这些人就以练新军为名，今天加税捐，明日增厘金，搜刮不穷，巴不得连地皮刮光，百姓怨声载道。如果真的取之于公，用之于公，刷新政治，百姓当然会谅解的。哪知这些人大肆贪污，反比以前更加腐败，说来臣心都碎了！”

慈禧感到岑春煊有憨直的神态可爱，且他所说的自己也略有耳闻，所以这回她并没有生气，反倒和颜温词了：“你有什么根据呢？”

“若没有根据，臣不敢乱奏。从前卖官，还是小的，没什么影响，而现在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影响极大，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话锋一偏：“皇太后可知出国学生有多少人吗？”

“听说去东。西洋的总数大概过万了。”慈禧答道：“你为何提他们？”

“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岑春煊缓停了一下，说：“可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的腐败，一定要大声疾呼改革，一唱众和，来势汹汹，那时就是人心离散之际，这、这、这……臣不敢说，更不敢想了。”

说到这，岑春煊声泪俱下。

忠臣直谏！慈禧听他说留学生可畏本已动容，再一看他声泪俱下，不由得鼻子一酸，坐在一旁的光绪也从来没有听见这么犀犀利利的批评，所以反倒有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清瘦的脸上出现了难见的红晕。

“不听你的话还真不知时政已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脸上忧容戚戚，用手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群臣，不论大小，总是勉大家齐心协力，激发天良，踏实做事，实干兴邦，空谈拖延误国，万万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然没有人感动！”

岑春煊一听，知道迂回包围已结束，是发动了总攻的时候了！于是他把大炮又转向了奕劻，开始轰炸：“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庸且贪，自任首辅尚且如此，上梁不正，下梁当然就歪了，怎好能去责备他人？”

所有的火力一齐射向庆亲王，这一招不可谓不高！

自有清以来，朝臣中还从来没有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慈禧太后竟愣住了！

“你说庆亲王贪污，”慈禧定了定神才想到了问话：“可有什么证据？”

这一问在意料之中。早在上海他和盛宣怀就准备好了材料，所以岑春煊从从容容地答道：“纳贿的事，谁肯留下把柄？不过，鸟过留毛的总有。记得臣在两广总督兼海军任内，查得粤海关的书办周荣翟，侵蚀洋项大的公款两百多万两银子，奏参拿回革职，可庆亲王却替他解脱了，如果不是受了贿，他可能这样做吗？”

“这……”慈禧太后想起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可庆王的贪污她却没有想到过，如今提了出来，她倒为难了，只好轻描淡写：“说来都是奕劻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了。”

岑春煊没有料到太后这时还替奕劻辩护，他急了：“当国之人，无比重要。难道能以老实上当来解释吗？如果说他老实，那么他的贪污也是老实吗？此人不去，经纲何从整顿？”

慈禧一惊，她想了一下，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大多，很难找到能接替他的人了，不过，你不妨保荐一下。”

这句话听起来随随和和，简简单单，实际上却有复杂的文章，明说保荐，实力试探，答得好，果然忠谏臣子，答得不好，就可能是一个消除皇室成员大权的野心家了！

岑春煊想到了盛宣怀说的，该急的是什么，该缓的又是什么，加上他本来也机警，知道君臣的召对往往两、三句话上就能断荣辱，他当然不敢孟浪，就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臣披肝沥胆，只能以此实情相告。”

“我明白，我明白了。”慈禧心想岑春煊果然没有干政的说法，大大地放了心，她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早就知道了。还有什么话，你尽管一一回奏好了。”

时机成熟了！

岑春煊用低沉的声音又略带哀婉的腔调说：“臣从上海动身想到京后要奏的事太多太多，如今蒙皇太后，皇上召见仅其一则重例，犹未意尽，马上又要远赴四川，真不知何日尚能陛见，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一言难尽……”

说罢又幽幽一叹，竟似有无限的忧伤！

“是啊，我也这么想。”慈禧一看岑春煊那个样子，大为心动：“四川那么远，来去真不方便，不如想个法子把你调到近处，只有这样我们君臣才有常常见面的机会了。”

慈禧太后这么一说，岑春煊赶紧磕头“圣言即旨，谢皇太后！皇上隆恩！纵然粉身碎骨，臣也报答不尽。”

说到这，他又提高了声音：“以臣之心，不如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凶狗！”

这话说得难听，慈禧还是大受感动，她说：“我们母子西巡，若没有你的保驾，哪有今天？我总是拿你当亲人看待的，不过，”略一思忖，她说：“你能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所以你可以在近处而不能进京。”

“何处不是报恩之地？说来说去内外无别。不过，国事犹如种树，根在政府，枝叶伸展于诸省。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而已，可是如果树根让人把土挖松了，大风一起树就容易翻倒了，那么树叶修剪再好又有何用？再说，近处又没有兵匪之事，不如留在京多下功夫的好。”

慈禧无言反驳这样的话。

“也好！”慈禧总算点头答应了：“你就留京办事吧！明天可以调你为邮传部尚书。”

“谢皇太后，皇上隆恩！”岑春煊磕了三个响头。随后说：“不过——”

“不过什么？”慈禧问。

“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空，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庆王，才当上了侍郎，如该员在部，臣脸真不知往哪里搁才好。”

慈禧明白地记得朱宝奎是奕劻推荐的，所以这话她并不怪。况且，沪宁铁路先后两笔借款共三百九十万英镑，经费花光，工程却远未完成。而且有管理大权的五位委员中，据盛宣怀昨日来电，英方占三名，这就是说，大权已落英人之手了！牵线奔走的朱宝奎办事如此，说他吞没巨款，勾结外人，

慈禧当然深信不疑！

如果说她对庆亲王还有所护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她对朱宝奎却是一种恼怒的姿态：“他有劣绩，马上革职！不过，总得有罪状，才好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劾好了。”

“照你说的办吧。”

岑春煊内调邮传部尚书和朱宝奎革职的消息一下就震动了整个京城！一个尚未到任的地方官竟然劾去在任的京官，这也是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人们怎能不震动呢？

盛宣怀高兴，岑春煊得意，而奕劻则是大惊失色了！

然而让他更难堪的还在后头。在革朱宝奎一旨的下面紧接着有这样的话：“目前时事艰难，军机处综习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望慎之，慎之！”

这，这……不把我也骂进去了吗！奕劻心想，然而他转念一想：“做什么事都有代价，不如脸皮厚点任人骂好了，只要太后对我的宠信没有动摇就行！”

“臭小子！你也有今日啊！”盛宣怀想到朱宝奎侍郎被劾革，脸上露出近期少见的笑容，仿佛看见朱宝奎耷拉着脑袋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厌恶地挥了挥手：“去，滚远一点！”

话音刚落，就有人按门铃了。

桃花开门去了，一看，来人是翟鸿机的学生兼同乡赵启霖。

“芷孙，里边请！”盛宣怀笑道。盛宣怀知道赵启霖和翟翟机关系极亲密，想他这次来必有什么要事。

果然！

“西林已进京办事，这次托我前来看你”，赵启霖开口了：“翟老师也深表同意，认为宜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故有此行。”

“我赞成这种做法，比如朱宝奎下来了，打主人伤，然而这毕竟是外伤，应该让他们尝一尝内伤的滋味，才能损其元气。”

“说的倒是。”赵启霖说：

“可是目前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倒想了许久，从长远来看，太后渐衰老，在世无几，故而皇上主持大政之期庶许可收。所以先不如与皇上弟弟载沣结好。而且，皇上对袁世凯恨极了！且皇上亲政，袁世凯的末日就来临了！”

“可是，杏荪，”赵启霖说：“据说皇帝衰弱不堪，李莲英对皇上又没有什么好感，谁能保证袁世凯不会和李莲英趁太后西去时毒死他呢？”

“他们真能下得了手吗？”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袁世凯与李莲英的关系仅次于太后与李莲英的关系了，你大概知道袁世凯的长子吧？”

“知道，叫袁克定，一个地道的贵公子。”

“岂但只是一个地道的公子，而且也是太岁作风。在天津时谁人敢惹？”

“这和李莲英有什么关系？”盛宣怀倒有点莫名其妙了。

“大有关系。”赵启霖说。

“哦？愿闻其详。”盛宣怀来了兴趣。

“李莲英有个侄子李福堃，在天津是有名的浪荡公子，人称大城李。他

在天仙戏院看戏，常年备有包厢，去不去都要给他留着。有一次，袁克定也来天仙戏院看戏，他的包厢正好挨着大城李的包厢，二人素不相识，又都是公子少爷的派头，各有各的随从陪伴，大露阔气。手下的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发生了口角。本来就相互赛阔，意气正高，谁能服谁？于是由小口角到相互怒骂，随之大打出手，闹得一时不可开交了！”

“那么袁世凯是怎么知道这事并如何处理了？”盛宣怀问。

“那袁克定一方人少，一个随从知事不妙，便溜出戏院跑到直隶总督府衙。把事情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就明白那克定碰到了大城李，当时就吓慌了，急忙下令让差人拿着他的名片抬八人大轿把大城李恭恭敬敬地接到了府中。

“这么说大城李该高兴了？”盛宣怀问道。

“哪里！这个大城李余气未消，并未把袁总督放在眼里。袁世凯并未计较这一点，满脸笑呵呵地拉着大城李的手，左一声贤侄，右一口侄贤，叫了一阵子，又劝了半天，并把袁克定当着大城李的面痛责了一顿。袁克定在父命之下不得已硬着头皮赔了礼，还叫了声三哥，随后设酒大宴把大城李奉为上宾，这是自然了。”盛宣怀说道：“问题不就这么结束了吗？”

“问题还不就此结束。袁世凯怕李莲英，去信和重礼道歉，说明全是误会。两小子已言欢和好，并说两人已结拜为兄弟。”

“这么说，大城李和袁克定是小兄弟，那么袁世凯和李莲英是大兄弟了。”

“是的，将来他们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二人共同反对光绪皇帝，李莲英有机会接近皇帝，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袁世凯虽无机会却又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人，两者一相合，阴谋自然就能成功。”

“那么我们宜早准备，总不能等他下手再急吧。”

“可是没有借口！不过，瞿老师曾得知一事。说袁世凯心腹段芝贵花银数万把天津名妓杨翠喜贡献给庆王的儿子载振，其实这也是袁世凯的主意，段芝贵不过是看袁的脸色行事罢了。结果趁着载振陶醉在温柔乡的时候，袁世凯开了一张东三省的名单，结果不久在李莲英和奕劻的共同活动之下，东三省的总督和巡抚就全换成了袁系的人马了。”

盛宣怀说到这儿，轻轻一笑。

“你笑什么？杏荪，这又不是我们的喜事！”

“我当然不为他们而笑，而是为我们所笑。段芝贵的巡抚当不成了。”

“何出此言？”

“根据大清的法律，凡是皇室成员押妓者必受惩处那载振受惩，段芝贵岂能身免？”

“对，要把奕劻赶出军机处，可以弹劾他的儿子，这样一打载振，二挫段芝贵，三损奕劻，四妨袁世凯，可谓一箭多雕！”

“瞿子玫早就想把奕劻赶出军机处了，你何不上奏弹劾由他在幕后活动，相互呼应，必能成功！”

“好，步步紧逼！”赵启霖眼露兴奋的光芒：“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御史的奏折，辗转递到内奏事处，然后用黄匣呈上御前，由皇太后亲自拆阅后才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慈禧太后这一天的精神很好。她拿起奏折一看，是赵启霖写来的，才看了二句，顿时精神一振！段芝贵的事她只是略有所闻，知道得很少，老想问一问，又总是老忘了。这个黑龙江巡抚，表现到底怎么样？这个奏折恰好能够满足她的好奇心，于是她继续朝下看去：

“……东三省改设督抚，便以根本重地，由就陷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马之功。不谓竟才乘机运动，攀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芷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借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攀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载振前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无微不至，竟以一万二千金干天津大观园戏馆，买事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金十万，以为庆亲王寿礼。奕劻载振等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岂可欺呼！我皇太后，皇上宵日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彻体深官优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经，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聚脐巡抚，为自己一官而略天朝大体，此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界之吉，唯知广收贿赂，置时艰于不向，置大计于不顾，可谓毫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为和财贿赂而忘国家，欺罔朝廷，明目张望，无复顾计，其辈心里尚有吾皇太后，皇上乎？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二大夫吾之贤，未有不道及段芷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

其滥缩疆符，诚恐增大局三危，贻外人讪笑。臣谬居官职，缄默实于良心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之，以肃纲纪，伏候圣裁。”

她的脑袋浑沌了……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既庸且贪，身任首辅尚且如此，上梁不正，下梁当然就歪了，怎好责备他人？”

岑春煊的话又响在她的耳边。

“说来都是奕劻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了。”另一个声音又响在她耳边。那是自己的声音吗？她开始怀疑起来了。

如所奏属实，非换掉他不可！

想到这，她满腔怒气地用朱笔毫不迟疑地写下了两字：“彻查！”字写得很大，表示她的决心很大，非弄出个水落石出不可！

赵启霖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当瞿鸿机看到赵启霖的折子时，脸上闪过一丝笑容，随后声色不动地等着庆王奕劻的到来。

其实庆亲王奕劻已得信息。李莲英昨晚见慈禧颇不愉快，先安慰了几句，随后就从她的口风中明白怎么一回事了，李莲英已悄然托人告诉了奕劻！

奕劻心里不亚于爆出了一个心震！苦苦地寻思保护的办，待他乘轿到军机处时，早已拿定主意。他看了一下赵启霖的奏折，故作惊讶地问：“怎么回事？不过，既有朱笔‘彻查’，我就该回避了。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子玫，今天我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美言一两句。”

霍鸿机对奕劻惊而不慌的样子倒有点奇怪了，他神色肃穆、略思了一下才说：“庆王爷的处境的确尴尬，我想皇太后不会让你难受的、有什么话？我可代奏。”

“我还能有什么话、请皇太后，皇上派人彻查。”

“你说派什么人去查好？”

奕劻当然不致于糊涂到这地步，他摇了摇头：“我无法表示意见了，否则皇太后更是疑心。”

“那么，皇太后若问到段芝贵。”霍鸿机问道：“该怎么回答最好？”

“段芝贵？”奕劻说：“我只知他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其他所知不多，请旨办理就是了。”

“好的。”霍鸿机应道：“王爷不必过于担心焦虑。”

霍鸿机拜见慈禧太后。

“这个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问。

“据庆亲王说，是个有功之人。”霍鸿机说，“但不说是功劳是什么，若是进用不以其逆，怕从此开了奉进之门，关系自是不浅了。”

“你是说段芝贵真的行贿了吗？”

“我没有亲眼看见，臣怎敢这么说。”霍鸿机答道：“不过，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也没有送来引见，就任巡抚，有清以来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说：“道员放缺，少不了要引见，可如今居然还有我和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也罢，先撤了他的藩司再说。”

“是！不过——”

“不过什么？”

“照朱笔彻查的规矩、至少得派一位亲王一位学士，恭请皇太后，皇上

的旨意。”

“对了，”慈禧说：“那派醇亲王和孙家鼐好了。”

于是，段芝贵布政使除名，巡抚一职也被罢。不久，载沣、孙家鼐确实查明的谕旨或许就能下来了。

汪康年报的当然没有忘记讥讽载振父子的丑闻，人们都在议论这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然而，事情有了变化。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心腹，他当然不会视而下救。于是即请载振将杨翠喜秘密送至天津，再由张镇紧出面，托盐商王益孙将杨翠喜领去作为使女，等载沣到达天津时，杨翠喜已从载振手中转移到盐商王员外的房里。而且面对载沣的问话，王益孙一口咬定早就将杨买下，杨翠喜更是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载振，拿不到论据，加上载沣根本不想得罪奕劻，所谓查明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子玖，这问题罗嗦了！”盛宣怀说：“你的学生弹劾不成，段芝贵虽然革职，但载振身为商部尚书，兵权为袁世凯掌握，财权为载振掌握，这对你我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只要两者为他们掌握，我们永远无法和他们抗衡了。”

“袁世凯太狡猾，奕劻也是老狐狸，太难对付了。”翟鸿机道。

“我有一句话，但不知当不当讲？”

“既然兵权。财权为他们掌握，为何不除去其中之一？要除去载振商部尚书一职，须使‘苦肉计’方可有效。”

“你的意思……”

“我们弹劾庆亲王毕竟对他产生了不利影响，段芝贵任巡抚竟然没引见给皇太后和皇上，她对奕劻还能像过去一样放心吗？这不可能，显然，她对奕劻父子权重就有防心了，可以说，如果成功，除段芝贵的巡抚一职有更大的功劳……”

“那么你的所谓苦肉计就是我们提请皇太后革除赵启霖一职，然后再为赵启霖大骂不平，造成声势，败载振名声。使其不得安宁，他的商部尚书就当不成了？”岑春煊问。

“是的，我这次来京就是为这个而来，芒孙虽受了一点委屈，但拿一个监察御史换一个尚书，当然划得来，而且言官的复起容易，而商部尚书这职载振不大可能复职的了。”

“这确实得让芒孙受委屈，不过从长远之计，从大局而言都不吃亏的，也只好这样了。”

且说奕劻听醇亲王和孙家鼐的复奏和载振自请开缺的奏折已来，心里甚感欣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载振可望保住原位了，想到这，他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近几日来未曾有过的笑容。

军机处翟鸿机打抱不平他说：“贵公子受累了！看来，言官固可闻风言事，但不能掂拾浮言污蔑亲贵。此风不可再长！”

这……奕劻心里一惊，他当然不能为赵启霖说话，否则等于撕打自己的脸，只好请旨办理。

慈禧太后当然懂得运用的奥妙，段芝贵的例子她不会忘记，不如乘机裁抑奕劻的势力，给他一个警告，让他知道到底谁厉害，所以她说：“赵启霖除非不处分，要处分干脆就革职。”

奕劻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好默默不作声。

瞿鸿机却赶急应道：“是！革职！”

革职一词，意蕴丰富，值得玩味……奕劻默想。

“那好！先拟旨来看！”

不久一道上谕拟成：

“前据御史赵启霖奏参新设疆臣攀缘亲贵一折，当经派令醇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具奏。兹据奏称，派员前往天津访查。现据查明杨翠喜实为王益孙买作使女，现在家服没。杨士琦自任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来往，实无措款十万金之事，调查帐簿，亦无此款。该御使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查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戒。朝廷赏罪黜徙，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表诸臣，于用人行政得失，国防民生之利病，皆可直陈。”

旨移到奕劻手中的时候，他正坐卧不安，舆论对他们父子的批评，他知道已是众目所指，再来个赵启霖革职，只会引起舆论的愤怒！必然使群臣为赵大鸣不平，何况还有专挑他的刺的岑春煊在，想到这，他感到所有大臣，那愤怒和鄙视的眼光如芒刺一齐向他射来了……

“子致，措词是不是太过严厉了，我看最好要改。”

“唉——”瞿鸿机报以苦笑：“我何尝不想改，他是我的门生，我当然比你还急多了。可是皇太后已下旨将他革职，再说，措词不严厉，又何能将其革职？”

奕劻不好说什么，只好将旨稿送上去。不久，慈禧将载振的奏折发下来了，垂询处置的意见。

瞿鸿机说：“亲贵大臣的进遇，向来非臣下所敢妄议，请皇太后、皇上裁夺。”

这句话说得极为得体，表面上听起来自己何敢有议，置之身外，其实“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这样有损亲王脸面的丑事，谁愿多说？共态度经细听弦外之音方知。

“这个折子写得好。”慈禧说，随后又说：“好就好在恳切！奕劻你认为呢？”

还说什么！皇太后的意思不明摆着吗？

想罢，他以头磕地：“我深有同感，请皇太后皇上准其所请。”

“既然这么说，可见情真意切，我无法不准了。”慈禧说：“载振很聪明，再多读几年书，不怕将来没有重用的时候。”

“谢皇太后，皇上。”奕劻磕头如捣蒜。

瞿鸿机脸上不露声色，心里却快活极了。

载振被革除的消息传到直隶总督府。

“不用说。”袁世凯歪了嘴：“这都是岑春煊、瞿鸿机、盛宣怀演的戏，其根本目的在于去庆王爷大权。”

“这是无疑的。”杨士琦自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以来为袁出谋划策，这一回事急当然更加卖力：“盛宣怀恨我们，先是朱宝奎，随后是段芝贵，没想到这回连载振贝子也下来了。恐怕最后该轮到庆王爷和你了，要是庆王爷一倒，军机首辅继任的人很可能就是载沣。那问题就麻烦了！”

杨士琦早就听说光绪用两个手指连成一个圈绕，然后朝圈吐唾沫，站在一边看到此情此景的载沣，当然明白光绪恨的是谁，要是他载沣代了庆王爷，

他能放过袁世凯吗？

“盛宣怀不怕他。”袁世凯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把瞿鸿机除掉，小泥鳅还能掀起什么大浪？”

“除去瞿鸿机必先去岑，岑如不去，小泥鳅就会变成鳄鱼了，一旦盛宣怀的势力卷土重来，那我们就真的要被他们吞掉了。”

袁世凯点了点头，眼里闪着冷光。

“按说，瞿鸿机完全能挽救赵启霖的，王爷也这么说了，奇怪的是他何以忍心让门生落得这么一个结果？”

杨士琦这么一问，袁世凯倒像刚被点醒了：“对，这里面大有文章！拿一个监察御史换一个尚书，这在他们是合算买卖，一旦庆王爷被逐去，对掌握军机大臣的子玖来说，起用一个五、六品的官儿易如反掌，看来这是一条苦肉计，好厉害呀！”

“既然如此，还不快想办法，一旦将来有个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那就糟糕透了。”

“说的倒是，庆王爷一倒，我不死即伤。可是目前又能找出什么好办法呢？”

袁世凯双眉紧皱。

“虎落平阳遭犬欺，对，有了！”杨士琦说：“他们能使用苦肉计，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来一个调虎离山计。”

“你的意思……”

“我想他们中太后最宠的是岑春煊，按你擒贼先擒王的说法，当然应该先对他下手，把他调出京外就行了，何不叫你的亲家以两广土匪较多为名调岑春煊前去，这样太后看到来电当然会派他去了。”

“那好，”袁世凯紧皱的眉舒开了：“你去京城和庆王爷详细策划。”

庆王府，杨士琦从天津赶来的时候，只见庆王爷木木地坐在椅子上，原来一双明亮的眼睛无神，整个脸皱得像一张老树皮了！

“王爷，不必太担心了，我和袁大人已为你想好了办法”杨士琦说，随后他把自己和袁世凯商量好的办法说了一遍。

“你的意思，盛杏苏也和他们同结在一块儿了？看来仕途上都是以势相结，不问本心。你的办法倒不错，宫廷里面就由我来活动了。”

“你跟李总管见面，他怎么说？”杨士琦一向谨慎，所以问得也就细。

谁知奕劻摇了摇头：“这件事，李莲英说不上话，不过，得由他托大格格办了，只是这份礼，要重！”

“重到什么程度？”杨士琦问。

“重到他们动心的程度。”奕劻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他爱财如命，送掉了一部分，就等于去了他的一部分生命。他像被人割了一刀一样痛苦他说：“送多少，慰庭会明白，你必须把彼此休戚相关的意思说到。”

于是杨士琦又往天津跑，返来的时候一笔巨款即到，奕劻一看有六十万两。

“袁大人让我转告王爷。”杨士琦脸有倦色：“北洋军已是全力报效了，为的就是休戚相关，他说不是祸就是福，祸福在此一举，王爷务尽全力了。”

奕劻神色沉重，“那就看命好不好了。”

奕劻准备了一个红封套，在第二日的黎明带入宫中，派苏拉去传达，叫李莲英中午务必出来见一面，于是他自己在王公朝房等候。

然而等到正午，李莲英没有来！奕劻正想打道回府，只见一个小太监匆匆地赶来了。气喘吁吁他说：“王爷，李莲英有差使不能来了，让我来见王爷，有什么事，尽可向我吩咐。”

奕劻朝四周扫了扫几眼，然后凑近小太监的耳朵轻声说：“你跟他说，这儿有笔款子，让他跟大格格分着花。”

小太监点了点头，接过红封套，他一看就说：“没有封口。”

“自己人，不必封口啦。”奕劻说：“我都不怕，你还怕经手不清？告诉你，是这么个数。”

一个手指伸出，小太监问：“十万？”

奕劻摇了摇头。

小太监拿出两张银票一看，一张六十万，一张四十万，他的脸色一惊，吐了吐舌头：“够阔啦，李莲英这回得好好效劳一下了，你有什么话说给他听？”

“长话不能短说，叫他晚上来我这儿一下好了。”

夜晚，李莲英笑呵呵地来到了庆王府，两人促膝深谈。一直谈到太阳睁开了眼睛的第二天早上。

两广总督周达来电，说广东乱匪横行，有蔓延难以收拾的形势，请皇太后早日派兵前来镇压。

慈禧本来想乘龙舟去昆明湖玩赏，一看这个电报，“烦死了！昆明湖去不成了。”

大格格看在眼里，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太后烦恼。”

“乱匪横行，为什么总出在广东呢？”她想到了早期的洪秀全，又想到了近时的康有为，心里甚为不快，吐露了烦恼。

“乱匪哪里没有？关键在于地方官厉害不厉害了。”大格格说“山东紧挨着直隶，可袁世凯在，当年的拳匪就不敢进一步了！”

“可周达不是袁世凯。”

“我看老佛爷够烦恼的了。可岑春值却事事都要急着做，逼着上头办事。他倒好，自己动动嘴子就完了，烦恼留给了你，我看该急的事，该缓的缓，不能光说不做。”

慈禧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李莲英来请示了。

“老佛爷，庆王已递了牌子，说是为了今年万寿大典的事请求召见。”

“哪里还有什么典可庆？这事就过段时间再说吧。”

“是！”李莲英一声应下，眼色却向大格格一眨。

大格格说：“老佛爷还是跟庆王聊一聊吧，再烦恼的大事也不能全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再说，聊聊还可以散散心呢！”

大格格的话音刚落，李莲英抬腿就要走。

“好吧！”慈禧答应了，她叫道：“小李子，慢点，叫庆王在三友轩见。”

三友轩内奕劻先奏陈了庆典预备的事项，然后顺便提到了广东该进贡的焰火等物，“匪氛甚炽，恐怕不能如数进献。”

“我也刚收到广东来电，你看看后说该如何处置。”

奕劻把电报一看，大吃一惊的样子：“这可是件不得了的事！必须赶快想办法解决。”

“怎样解决？”

“上次袁世凯进京时就跟奴才说过，周达勤勉有加，但胆小怕事，才力有限。再说年纪大了，两广这样的重地，我恐怕他应付不了……”

“连袁世凯都这么说他的亲家，看来周达无能解决广东匪乱，那又该派谁去好？”

“太后，目前能带兵剿匪的只有袁世凯和岑春煊了，就威望而言，岑有过之而无所不及。”奕劻肃穆他说：“岑春煊和奴才不和，但奴才不敢以私碍公，埋没他的长处于国不利。”

“难得你的大公无私。”慈禧点了点头：“带兵要靠威望？况两广他较熟，只是刚刚内调，怕他嫌苦不愿去。”

“他很忠心的，受恩又重，岂能避苦就甜？再说君命如天，谁人敢不服从？”

“那就这样！”慈禧说。奕劻跪安退出。

“没想到，没想到。”盛宣怀说：“事情太突然了，子玫，难道电报的事你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可奕劻提议的是周达带兵，才事到临头太后不同意。昨天来的电，今天就决定，实有迅雷不及掩耳了，我能奈何？”

“我下去，自请解甲归田好了，看奕劻下一步怎么办？”岑春煊既惊且怒。

“解甲归田？那就等于政治生命的完全自杀！这正是奕劻巴不得的事！你不能让他满足，不如先退一步，到时伺机再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盛宣怀劝道：“退也是为了进，不如忍一忍的好。”

“杏荪言之有理！”瞿鸿机说：“西林，圣旨已下，不要惹得皇太后不高兴。你一走，我也孤立了，否则我们还将失去更多！不如你就装作高兴的样子，从长计较的好。”

“别人从背后打了一拳，我不还手倒也罢了，你还要我赞美他的拳术好么？”

“这一拳虽然狠，但不是致命之拳，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过去好了。让他们少了一点戒心，赞美一下何妨？在将来我们要找个机会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脚，让他们永远都爬不起来不就行了吗？”

“说得好！我马上向皇太后辞行！”岑春煊说：“大丈夫能伸能屈，能刚能柔。”

岑春煊被迫离京南下，奕劻眼里少了一个钉子，然而他感到，瞿鸿机才是最大的威胁，军机处的大权就在他和瞿鸿机的手上。而且近来，太后有意无意中对自己有点疏冷了，这让他担心不已。

说担心，担心就到，一场重感冒来了，奕劻只好请假一天。

“瞿鸿机，庆亲王奕劻身体不行，你看能继之者何人？”慈禧说。

瞿鸿机心中暗喜，他明白，身体不行只是一个自然而又完美的借口，太后对奕劻看来已很不满意了。

“醇亲王既有忠孝贤德，又有干事才能，或许他能接庆亲王的手。”

慈禧太后点了点头：“庆亲王虽然谦和，而实干不足，近来招致扬议沸腾，损我的名声，过段时间让他来个长期休养好了。”

瞿鸿机明白这都是慈禧太后夺奕劻之权的借口而已，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找出这样的借口说奕劻呢？慈禧太后说出了自己想说而又能说的话。

岑春煊刚南下不久，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高兴！他真想不到，奕劻却也

掌权不会长久了！真可谓有失有得；已失去的是芝麻，将得的却是西瓜！他那颗常警惕的心，也就大大地放松了。

瞿鸿机的府门。

灯光黄灿灿的射着一切，把整个瞿府点饰得无比辉煌。

里屋内，汪康年、瞿鸿机二人在秘密交谈。

然而，这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少了一根政治弦。他就是汪康年。

当他得知自己老师说奕劻在位不会长时，他预感到清朝军机处将有大变动，兴奋不已。

回到《京报》报社，他的一个英国朋友，《泰晤士报》的记者摩理逊正等着他。

“密士摩，”汪康年兴奋他说：“见到你很高兴。”

“密士汪，”摩理逊说：“你真是很高兴，前几日还是一张忧伤的脸，是不是碰着什么大喜事了？咱们是朋友，何不让我也分享你的快乐？”

“哎呀，不能说！”

“我保密，但既然信不过我，那就算啦！”

“你一定要保密的！军机处庆亲王奕劻在位可能不会有多久了，听说太后对他已不满意了，很快就会换人，你等着瞧好吧！”

“真的吗？”摩理逊瞪大眼，又耸了耸肩：“你身上有浓浓的酒味，你肯定醉了，我才不会相信你这句话。”

“绝对可靠！”汪康年用手指着有点儿迷糊的大脑：“它不会说假话！不信你等着瞧好啦！”

“OK！”摩理逊不再怀疑，他笑了笑：“你真是够朋友。我不信你我信谁？”

北洋直隶总督府，袁世凯正为岑春煊离京的事高兴，岑春煊一走，他和奕劻联手，自己就可遥控朝廷了，大权在掌，自己实已远胜于李鸿章，下一步……

“不好！慰庭！”杨士琦匆匆进来的话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据（泰晤士报）的消息，庆亲王奕劻可能在位不长了！”

“哦？”袁世凯惊讶了，“《泰晤士报》这一消息又来自何处？难道真的那么可靠吗？”

“这就知道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杨士琦忽然想起了什么：“听说汪康年有个朋友叫摩理逊的。”

“不用猜了，汪康年是瞿鸿机的学生，这消息一定来自瞿鸿机，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借口，找他算帐！”

“对！”杨士琦附和道：“不如以瞿鸿机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的罪行告他！”

所谓暗通报馆自是指瞿鸿机透露政局大变的消息，授意言官是指赵启霖而言，阴结外援则是指岑春煊一事而说，这都是为了分布党羽，罪行当然重！

“你去和庆工赶紧商量，送点银子……马上弹劾！”

“是，言官就找我的熟人好了！”

过了几天，恽毓艮的折子递了上去，慈禧大吃一惊，果然震怒之下开缺了瞿鸿机。

一场内斗的结果，奕劻、袁世凯获得了胜利，瞿鸿机、岑春煊失利，盛宣怀以后在朝廷中处处受袁世凯、奕劻压制。

“快要拔毛的鸟却稳稳当地地高飞在我的头顶上，它们要是在我头上拉屎，我也没有办法了。”

岑春煊在上海拿起《华北捷报》一看，顿时面色煞白，脸上的肌肉像无形的鞭子抽打后扭动了三下，一阵阵轰轰的炸雷声从他的心田上闷闷地滚过！

这随意地一看，竟失去了魂儿一半！

手上的报纸飘然落地，他还怔愣着一点儿也没有反应过来……

“瞿鸿机罢相……！”岑春煊失声自语着，报上的这一标题，无疑地把他震呆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颓然跌坐椅子上。

“啊，我还有自己的座位。”他把歪斜的身子坐正后又像终于回醒过来了：“凭着慈禧皇太后的宠爱和隆恩，自己的将来虽多少有点波折，但高高在上的位子总该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总是有的，况且，自己被人当作足球狠狠地让人一脚官冕堂皇地踢出京城飞向广东，这种滋味毕竟不好受，说不定下一次又要从广东被踢向一个荒瘠的地方……

这可是大事啊！打定主意，他决定同盛宣怀商量。

急急地赶到盛宣怀的家里，一看到他那忧戚戚的神色，岑春煊就预感到盛宣怀已知道所发生的事儿了。

“这么说瞿鸿机罢相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盛宣怀点了点头。

“不但知道，”盛宣怀阴郁的眼睛看着岑春煊说：“而且这事非常严重。西林，你想想，皇太后身边没有我们的人，时间一长，皇太后也就淡漠了。”

“我也担心这一点。这霹雳决不会是空雷一阵，恐怕还有更大的暴风雨在后头。”

“是的，他们的诬词能蒙住皇太后的眼睛就象浓厚的乌云能遮住太阳的光辉一样，到那时，我们的前途不但无辉煌可言，恐怕连一点儿的光明也谈不上。”说到这里，盛宣怀加重了语气：“西林，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陈璧不是走了奕劻的路子吗？这人和袁世凯原就十分要好，这下可谓亲上加亲。如此下去，朝廷内外重要的职务都由他们的人把持，事情都由他们说了算，哪里还会有我们的声音？我们又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弄得糟透了，他们拉下尿来我们都得当茶酒喝掉，这样的苦味，叫我们怎么做人？奕劻和袁世凯一贪一滑，一凶一毒，他们是什么都能做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得从军机处找人？”

“对，朝廷有人好做官，军机处这样有决策权的机构没入，我们将来就无法成什么气候，任你干得多么好，都要军机处承认、否则，你干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最多只是他们脚下的蚂蚁而已。”

“醇亲王怎么样？”岑春煊问道。

“很难说。他在军机处是一个行走而已，是无法和奕劻相匹敌的，虽然，他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很有可能恨袁世凯，欲置袁世凯于死地而后快，但他同时又是荣禄的女婿，谁能保证他有决心对袁下得了手呢？”

“那有什么好办法呢？有一根稻草都要抓住它，何况一个亲王呢？”

“确实一时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只有在他身上下功夫了。要是皇上出来，袁世凯就完了。想法虽然好，可就目前来说，这又不现实了。”

“前几天梁启超从东京赶到上海，我偷偷地和他私下谈了几句，他极力

鼓励我拥皇倒后，可这样的事我从内心深处是极犹豫的。太后对我是宠信的。”

岑春煊的话让盛宣怀大吃一惊。

“什么？梁启超跑到上海来了？”

“是的。前几日悄悄地来上海的。我们谈得很投机。”

盛宣怀听到这，倒吸了一口冷气。

“怎么啦？杏荪。”

“西林！”盛宣怀皱轻了眉头：“梁启超变法逃到日本后，又和康有为组织了保皇会，皇太后对这两人恨得火上加油，巴不得把他们扔到滚烫的油锅炸成油条吃了，若不小心，那热锅的油就要溅到你身上了，就目前来看，还是少来往好，不来往最好，明哲保身总不会是坏事。况且，若自身不保，何谈其他？”

“有这么严重？”岑春煊摇了摇头表示难以置信，“我和他是广东老乡，都是私下见面，别人都抓不住什么把柄的。”

“这你就知道了。若仅仅这样，当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上海道员蔡乃煌是他们的人，你以为他们一脚把你踢出京城眼睛就不会再顾你了吗？我倒担心你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有人背后跟踪。”

盛宣怀的话叫岑春煊头上直冒冷汗，要是自己和梁启超的会见和谈话让蔡乃煌的人跟踪知道了报告上去，那真不知慈禧太后该有多大的怒气？

要是慈禧太后一时心血来潮，说不定一句话就把袁世凯内调军机处，那么岂不让他们把屁股坐到自己的头上？他们放一个屁在自己听来都是轰轰的炸雷了？想到这，他觉得自己必须谨慎了。“看来我得多加小心才好！”岑春煊说：“我在上海呆的时间已很长了，假期快完了，过几日无论如何都得赴广东了。”

奕劻和袁世凯的招儿奏效。一招把岑春煊调出京城，另一招把瞿鸿机调出军机处，这真让他们欢欣不已。现在的军机处，载沣少不更事，袁世凯并没有把这个醇亲王放在眼里，鹿传霖？这人衰老顽固，泥上都埋到他的脖子上了！在世之时所剩无几；显然成不了什么威胁，想来想去能威胁自己的人就只有岑春煊和盛宣怀了。

一种隐忧常在心头，袁世凯吃饭不香，睡觉不安。于是派杨士琦来往于京沪之间，相通声气，成了他和庆亲王奕劻之间会走路的活电话。经过多次密商，袁世凯和奕劻决定进一步对岑春煊进行新的打击。

二封密电到达上海。

蔡乃煌一看，原来一封是庆王爷来的，一封是袁世凯来的。两封电报的意思都一个样：迅报岑春煊在上海的活动状况！并迅报直隶总督府！

蔡乃煌看完，想起手下人向他所报告的消息，虽然知道岑春煊和梁启超有来往，但并没有探到两人有什么秘密的行动，更不用说抓住了什么把柄的话了。据手下人讲，这几日岑春煊再也没有会见梁启超，而是每天聚赌，出手豪阔，另外还和一班公子哥们喝得醉熏熏的，不时和上海的美人调情取乐。

这样没有志气和上进心的人，真不明白慰庭何以怕他？蔡乃煌心想，然而既然电报来了叫他去，他也就不得不去了。

听完蔡乃煌的报告，袁世凯心中总觉得不对味儿，他缓缓地问：“岑春煊这种表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在近几日才开始有的，刚来上海时可不是这个样子。”

“明白了，乃煌，西林不过是表面上酗酒妇人，实际上是借以掩饰而已。况且，中国还有种说法，人们运气不好的时候可以借妓女相交来除去祸难，我看这才是他真正的想法了。”

蔡乃煌没有想到袁世凯说出这样的话来，脸皮真可谓不薄。

“抓到什么把柄了吗？”袁世凯一脸严肃像，使得蔡乃煌急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把柄？还没抓到。不过，我有西林和梁启超的像片。”

“这有什么用？还不如告他参加了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有用！”袁世凯心里大为失望，前面半句说得轻，后面半句说得重，其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杨士琦在一旁说：“近来盛杏苏和西林两人走得很近，西林未到上任时就替他参劾了朱室奎，杏苏必会有所报，听庆王爷讲，杏苏开始走载泽和载沣的路子了。一旦成功，岑春值内调军机便易如反掌，庆王爷还说，若慰庭将来有机会也去军机处，那么直隶总督一职恐怕归杏苏所得的可能性大

“直隶总督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他接手的。杏苏既会理财，又能知兵，让他当上了直隶总督，则如恶虎添翼，我们这些人都会成了他口中的第一批食物，想跑也跑不了！不过，邮传部尚书对他能力来说并不算奢，只要他的路子走通，陈壁恐怕难在其位了。”袁世凯一脸痛心的表情，那样子仿佛看见盛宣怀拿刀在他的部下人身上挖肉一样难过。

“慰庭，我有两计”杨士琦说道：“或许可以行得通，不知你愿不愿听。”

袁世凯的眼珠一转：“你有什么好办法？”

杨士琦笑了笑说：“你不是说要告岑春煊参加政闻社吗？没有根据叫皇太后何以相信？不但不信，一旦发现了皇太后岂不怀疑你有野心！偷鸡不成反蚀一大把米，所以这个方法并不可取。我们可不可以用移花接木一计让她相信？”

“移花接木？”袁世凯和蔡乃煌都没有反应过来。

“蔡乃煌不是有他们的照片吗？我们何不就地取材？”杨士琦说：“我们可以把西林的像片和梁启超的照片复摄到一块儿，并组成密谈的样子呈献给皇太后，皇太后岂能不信？那么我们又说他参加了政闻社，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身上，皇太后还能放心他吗？不是开缺就是死刑？”

“还是你厉害够劲。”袁世凯一双眼笑成了月光下的深潭：“马上就行动！”

昨天沐浴时慈禧惊奇地发现，虽已七十多岁了，自己那横陈在牛奶里的玉体，依然地非常美妙，既不太肥，也不太瘦，肉色出奇地鲜嫩，又白得没有半点儿疤痕，看上去十分柔滑。看样子，自己健康得很！所以今早上朝的时候心情也是格外地舒畅。

“恭禀皇太后，这儿有上海道台一封密函。”奕劻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一看，蔡乃煌函上所讲的无非是岑春值在调出京城如何地心怀不满，又如何地汕谤朝廷，和康梁在上海秘交很深，最后又如何地帮梁启超组织政党密谋保皇，慈禧太后越看脸越白，当她看到还附有一张岑春煊和梁启超在一家报馆门口合摄的像片时，她的心全都凉了！

“奕劻，真有这么回事吗？”慈禧太后的脸仿佛积了厚厚的厚霜。

“怎么回事？”奕劻一副吃惊而又茫然的样子叫人无法怀疑。

“你看！”慈禧太后怒气冲冲地把电函扔到了他们的眼前。

“一面之词，岂能深信？”奕劻说：“岑春煊受恩深重。决不会做出这

等事情？”

慈禧一脸木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啊？”奕劻惊叫了一声，随即说：“这儿还有他和梁启超的合影，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看来我看错人了！”

慈禧太后睁开了双眼，只见奕劻默然地呆立，那个惊讶的样子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那脸上伤心难过的神色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见慈禧皇太后睁开了眼，奕劻又说话了：“原是不相信的，现在也不想相信，无奈物证俱在，由此看来，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条有理，有证有实了。”

站在一边的载沣开了口：“岑春煊和梁启超是广东老乡，这事既有证在，难逃其实。”

慈禧太后摇了摇头：“我总感到这事来得突然，是不是搞错了？”

慈禧太后说这样的话，并非就是不信有这么回事，而是从心里来说不愿相信罢了。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多一点防备总不会吃亏！况且……”庆亲王奕劻故意欲言又止。

“况且什么？”慈禧正闭眼认真地听着，谁知没有下文，她那失望的眼睛又睁开了。

“臣不忍也不敢说！”庆亲王奕劻把头完全低下了。

“莫非你还怕他不成？”慈禧太后脸上出现了轻蔑的神色。

“有皇太后在，我何须怕他？只不过是这话儿说出来就让你太难过了！”奕劻的脸上的痛苦有加无止，接着鼓起勇气说：“他既然能参加政闻社进行保皇，那他早晚会和康梁之徒逼你归政皇上！”

“唉！人心难测……！”慈禧的话还没说完。

奕劻的心格噎一沉，仿佛她骂的就是自己，好在自己练功多年，脸皮已如铁门一样厚，踢几脚也没多大关系，何况一骂？

好久，空气几乎凝固了，她终于叹了一口气：“万万没有想到岑春煊是这样的人！”

趁着慈禧闭目的空儿，奕劻把手伸进口袋里的诱泪药轻轻一沾，然后装作擦眼睛的样子往眼角上轻轻一擦，不一会儿，眼角顿时泪水盈眶！

“看见老佛爷难过，我比什么都伤心！”庆亲王奕劻开始呜咽干嚎了。

少不更事的载沣居然没有看出奕劻的破绽，本来就闭着眼的慈禧当然无法发现，奕劻的表演天衣无缝。

“好在你忠心难得！”慈禧终于又睁开了双眼，似有所安慰，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说：“就算我白养了一条狗，把它赶得远一点，咬不到我就算了。他对不起我，我还是饶了他，让他开缺吧！”

“老佛爷，狗也会变成狼的，一旦野性得逞，比狼还厉害多了。”奕劻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他希望老佛爷能把岑春煊收拾得一干二净。

没有回声。

只听见幽幽的一叹：“饶了他……”

话并没有说尽，因为慈禧想到自己庚子年若没有岑春煊的勤王保驾，恐怕自己也难有今日，所以她始终下不了严惩的决心，后面严厉处罚的话也就说不出口了。

既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哪有多流白出的泪水？奕劻赶紧把所有的泪水

擦干，还边擦边说：“老佛爷宽宏大量，但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再叫他进京师做中央的官了。”

“这是自然的啊。”慈禧太后戚戚地开口了。

听见这个要求被答应了，奕劻又恨自己把所有的泪水过早地擦干了，现在……他暗中使出所全部的劲，又在想象中看见了自己父亲亡灵的幽雅，终于又从左眼角挤出了一银珠似的泪水，不多不少，正好一滴，没有浪费。

慈禧太后的寿典，袁世凯、岑春煊、盛宣怀当然都没有忘记，名义上当然是送寿礼，其实不过是一种政治投资而已。

袁世凯早在二个月前就准备好了，以御服为主，两袭大毛袍卦，玄狐、白狐各一；一支旗妆大梁头的玉簪；两枝伽楠香木镶主石的珠凤；再有一支六尺长的珊瑚树，虽说只有六尺，由于还配上了红木座，显得远远地高过了人身了。岑春煊的寿礼新颖别致，是一个八扇的玻璃屏，用紫檀雕琢而成，还饰有占色古香的彩画，工艺绝伦，令人更感到惊异的是这八扇的玻璃屏厚有一尺三，中空贮水，已蓄红金色鱼两尾，见到的人，莫不赞叹不已。袁世凯与岑春值的礼品各有千秋，可以相互媲美。

在所有的寿礼中，袁世凯和岑春值的礼物已是够隆重奇特的了，然而，最惊人的却还在后头呢！

由于慈禧太后每天跟宫中的“女清客”纓娥芝写字作画，近时兴趣正浓，这个消息是李莲英告诉盛宣怀的，李莲英用意当然明显是为了让老佛爷有个吃惊的欣喜，而这，从所有的人的财力来看，只有盛宣怀可以大大方方地做到。

盛宣怀显然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投其所好，抓事之巧是他在商场中磨练出来的硬本领，岂能白白地放着不使用？他觅了钱舜举为首的，宋、元、明王朝九家的手卷，再让亲王永昱所写的扇面册页九本，这东西看起来既珍贵，又雅致，弓外还用纯金一千两打了九柄如意，用独块的红木作架，做成后加玻璃罩，取名叫做“天保九如”。

盛宣怀的意思，“天保九如”不过是“天保久如”之意。上天保佑老佛爷大清久久如愿，加上前面的一个九，九九归一跟着清朝走。

慈禧太后聪明之人，岂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不过她想到更多的是寻九柄如意，金光灿灿的“天保九如”让她心花怒放！

“我都觉得这个礼送得太重了！”慈禧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来他的理财能力在中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了。”

礼尚往来，慈禧的礼除了不要付钱的赞美言辞之外，还送给盛宣怀一只打簧金表，这是文宗生前的御用之物，自然珍贵。

太阳下山了，北京城在黑暗之中，整个天空没有一点的光，十二月的北京，寒风已在街头悲咽，呼啦啦的一下子平静的天空开始嚎哭，泪水倾盆而下……

“啊……”光绪皇帝感到浑身疲倦，瀛台涵元殿中他孤身只影，刚才喂药的小太监已走了，他感到极端地心累，又万分的孤独！恍恍惚惚中，他看见珍妃带着盈盈的笑意坐到了他的腿上，她一边给他讲着笑话，一边把他盘着的长发辫子解开，身边星光下的玫瑰发出醉人的芳香，几个笑话一完，温柔地辫子又重新盘好了，这时珍妃伸出纤纤的玉手，在他那疲倦的脸上轻轻地一摸：“瞧，你又累成这个样子了”他笑了笑：“国事多，我岂能因己一身而忘天下万民！太后不想变法图强，我却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不孝子孙！”

珍妃把头温柔地靠在他的胸脯上，星眸闪出迷人的艳光：“我就爱你这样有志气，想有所作为的大男人……”

一阵巨痛在他的心胸中涌起，在疼痛中他惊醒了过来，四周空当当的，什么也没有，他失声大叫：“珍妃，我的珍妃！你回来，回来！……”

“珍妃，回来”的声音在空空的殿里回荡不已，然而珍妃怎么没听见啊！突然一种嘶心的疼痛差点使他完全晕死过去！”

“不对！……”光绪皇帝大脑中闪出一个医生的形象，那人据说是名医，是袁世凯介绍过来的，一副不做声沉稳老练的样子，然而离开宫殿时不知是由于惊吓或别的什么原因竟然摔了一跤！他开了许多药，结果吃的越多，病就越重！可这医生，都是老佛爷同意他来的，谁敢抗旨？

“毒…药……”光绪的心肠仿佛被千刀一齐在猛刺，“啊——！”

光绪皇帝终于在痛苦中幸福地离去了，他的前面，有珍妃在等他；他的未竟事业，有后人来做，他虚脱了人间的一切，成了地府里的精灵，幽幽地轻松自由地飞翔着……

幽黑的宫殿里死寂无声。老天爷的泪水哭干了，怒风狂的吼，一片片儿的雪花笼盖在涵元殿的砖瓦上……

第二天一大早，整个北京城白雪茫茫，人们惊诧于这场几十年来罕见的大雪，一路路排列整齐的白杨有如披麻戴孝的巨人在清风中凄然站立……

慈禧太后得知光绪升天的消息后，脸上僵住了，一会儿，却又笑了……国家的新皇帝她早已安排好了，那就是载沣三岁的儿子溥仪！

她想到军机处新上来的袁世凯和张之洞，无疑地，袁世凯更不在话下，都会尽力和载沣一块尽心竭力地辅助小皇帝，想到这，她觉得身上的担子轻了……就在这时，只听头顶上一声喊叫：“太后，你这个老不死的，还不快走随我到阎王爷前去认罪！”慈禧太后抬头一看，只见珍妃头上湿淋的头发，早已被井水泡得肿大的眼睛正狠狠地看着她！

“啊，小李子，有鬼！鬼！”慈禧太后吓得几欲跌倒在地。陪站在一边的李莲英赶紧扶住慈禧太后，“老佛爷，老佛爷！”

慈禧睁开了眼，看着李莲英显得陌生的脸孔，突然，她发现李莲英的头发也是湿的！

“啊！你也是湿鬼，一男一女，放开！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慈禧太后吓得完全晕迷过去了。

李莲英早是一身冷汗，把慈禧叫众宫女和太监一起把慈禧抬到了御床上。

下午。福昌殿。慈禧太后由两个宫女扶着拥裳而坐：“我……我不行了！”

站在床前的有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七人，加上李莲英和两个宫女，一共十个人都心凉了！

“嗷嗷嗷——”有人放声大哭，众人一瞧，原来是袁世凯在大放悲声。一哭众和，众人赶紧流泪，大家都悲伤不已。

“别哭！”慈禧太后的声音提高了，众人雨转多云，屏气无声。只听她说道：“我有几句话要讲，你们都要认真听好！”

在临死的前一分钟，慈禧也没有忘记使用她手上的权力，“国事都由摄政王载沣裁定，遇到非要请太后懿旨的大事儿，由摄政王当面请旨。听清了吗？”

“是！老佛爷！”大家齐声哽咽着回答。

别下葬事不提。

且说盛宣怀得知光绪升天的消息，哀痛不已，虽说许多事都由皇太后作主，但皇上的忠孝仁慈和一颗有抱负的心，他是明白的、况且、光绪待自己所谓恩宠有加，所以这消息一传来，他立即跪在地上，氏跪不起，随即叫家人一齐跪下，以送光绪远去的轻灵。然而，第二日皇太后西去的消息又来了，这真叫他悲痛不已！去的去了，来的来了，去的去得早，来的来得小，这朝廷不知风儿一卷，又有多少风波……！

袁世凯算是得志了，盛宣怀想到这个昔日的朋友，现在的政敌，心里一股恨意腾腾地上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太阳都育下山的时候，何况一个小袁世凯！”

在举行丧事的过程中，原来的隆裕皇后一跃而成皇太后了，根据慈禧的遗言，她有很大的权力，她在整理光绪的遗物时，忽然在砚台边发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有：“必杀袁世凯！”

“啊……”隆裕皇太后轻叫了一声，好在旁边没有别人，她急匆匆地把字条藏了起来。

自从升为太后，隆裕一切都以慈禧为效法的对象，可是她的才能，却远远不能和她的死去的姑母相比，好在载洋也不是能干的人物，所以两人旗鼓相当。不过，李莲英自慈禧死后离宫而去，这样小德张就取代李莲英的地位了。

这小德张脑袋瓜灵，当然没有白吃饭，总在竭尽全力为太后出主意。

“太后”小德张说：“你不必担忧摄政王，他，脑袋完整一个，想的事并不多，稍为麻烦的事，就想不透了，这样的人制服他不难。听说张之洞提出了革除太监当面传旨一事，不妨叫他来询问一下。”

隆裕太后点了点头。不一会儿载沅就被叫来了。

“革除太监传旨当面申斥的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张之洞。”载沅据实回答。

“你自己怎么认为？”隆裕问。

“我还没定，不过他说太监骂得大凶多少有道理。”

“是怕骂得大凶受不了吗？”

“是。”

“受不了，难道就不会好好当差不出错不就行了吗？”隆裕太后开始是细声细语，但后面半句语气陡然变厉：“当不好差，就是要骂，否则这些人懒骨头怎会改啊！”

“讲得极有道理”载洋实在听不出皇太后哪句有不对，所以随和地附和。

“既然你已明白该骂，为什么却又听从张之洞的话呢？”

载洋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张之洞说得振振有词，而皇太后的话又理直气壮，这两人准对谁非？他茫然了。

“跟你说，什么事你都得听我的，张之洞算什么？”隆裕见他一副困惑的样子，知道再问他也说不出什么，干脆直接把主题挑明。

“好！好！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载洋连连点头答应。

倒袁世凯的人真不少。皇帝驾崩，保皇党就难了。国外，康有为梁启超纷纷声对；国内，善耆作为民政部尚书，和袁世凯手下的部队将领矛盾重重，所以很想去袁为快，但就他个人力量而言，显然不足，他想联合载泽一齐行动。可载泽认为自己最大的劲敌是奕劻老叔，每个人的目标不同，也就显得分散了。

“直隶总督一职恐难得手，不过要是邮传部尚书也没弄到，那脸上就不好看了，要倒陈璧，陈璧的后台是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所以又必须倒梁，可梁的总后台是袁世凯！如何去动弹他？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对，我何不找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个人影就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原来他想到了满族中少壮派镇国公载泽！

“泽公，袁世凯这人在我开头上太厉害了”说的都是真话，所以盛宣怀的幽幽一叹颇能感人。

“财神，我这个度支部的尚书理财方面还要你的大力合作。至于袁世凯吗？”载泽冷冷一笑：“这个人披着人皮的狐狸，穿着人衣的恶虎，他的心毒若蝎蛇，我早晚要收拾收拾他！”

盛宣怀心里一阵叫好。

“是的。袁某不去，国难不已。现在的人们只看见他表面的忠诚的外表，岂不知不奸似忠，况且，”盛宣怀开始寻找一个最好的理由：“维新变法时他敢背叛皇上，难道谁能不保证他以后不反大清呢？不可不慎啊，泽公！”

“……”载泽默然了。

“这样吧，杏荪，这事我并非没有决心，但还必须和皇太后稍作商量。”

载泽既然说了这样的话，希望就大了！因为载泽是隆裕太后的妹夫，隆裕对载泽的依靠很大，无疑地在盛宣怀眼中，他比载泽能干老练多了。

“泽公，这在摄政王面前先不要说。”

“他？”载泽摇了摇头：“还不是庆王爷手上的风筝，无论在哪儿都让人家牵着，心里没有自己的方向。这样的事，不可能跟他说，要不，他那么胆小犹豫的人，这句话还不把他吓坏了？”

那摇摇头无疑是大力失望，看来载泽在他哥哥载泽的眼里实在有点失

望，后面的话说出来也就不奇怪了。

度支部要清理财政章程，按照原拟的草案，各省都得设立清理财政局，由藩司或新设的度支部为总办，并附有一条：“各省由案历年来未经报部者，分年开列清单，并案销这一条下来，无论张之洞，还是袁世凯，都无法同意了。

“慰庭，这等于算各省的老帐了。算来算去，你跑得了吗？”张之洞知道袁世凯在北洋时花钱如流水，一笔烂帐无从复计。

“这么说，你没问题了？”袁世凯并没有把话点破，但张之洞在督府中用钱如上，那一个“屠钱”的名声早就在人们背后私下里传开了。

张之洞哈哈一笑：“彼此彼此而已。”

奕动用了北洋的钱难计其数，所以他也反对。

载沅没想到清理财政的一事受有这么多人的反对，他想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命载泽和军机大臣商议。

载泽以镇国公的身分昂然而立，除了和奕劻打了一个招呼外，坐在上座，开口便想给袁世凯等人来个下马威：“清理财政，是大局所需！各省的收支成了一笔糊涂帐，这样下去，治国从何谈起？”

张之洞见载泽这样目中无人的样子，心里大为生气，但又不好发作，只好闷声闷气他说：“泽公，本朝以武功定天下，乾隆十大武功，前所未有，当时的军务制度——”

说到这，张之洞的口气幽冷了许多：“泽公自然深知啦？”

载泽没料到张之洞来个迂回包围，心里又气又急，但当时的军务制度，他又的确不知！这话要是问到载沅头上，载沅早就哑口无言了！

不过，这载泽是聪明的人，决不会被张之洞难住，他反问了一句：“难道你不叫白这是很清楚的事吗？”

这样的话，张之洞若要说不明，作为一个老臣，那岂不脸上实在无光？所以，张之洞反被逼得如实说了出来：“乾隆年问，凡有时事粮草皆由户部尚书办理，到了咸丰，将力除自己筹饷外，还要报解军饷：两宫垂帘听政时，由管府受此重任，朝廷不为遥制。”

“时世不同，前人能变通的现在反而不能变通么？况且，朝廷虽不为遥制，但督府却不能不受节制。”

载泽的话听起来让人无法攻破。

“泽公，你这样下去，还不如把所有的督抚统统捉拿好了！”袁世凯口气冰硬。

“这话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载泽的脸往下一沉。“你是这样地气急败坏，袁慰庭，莫非你在北洋用了多少钱朝廷连问都不能问——一声？”

“问一声？北洋的钱你用完就忘了？”袁世凯反唇相讥。

原来载泽逢年过节，袁世凯都孝敬了不少，载泽一听这一句话，脸上的那层皮仿佛被袁世凯撕了下来：“……！”

载泽气冲冲地赶到府中的时候，只见盛宣怀早在恭候。

“哦，杏荪！”载泽的怒气还未全消，所以后就谈得有点凶沉：“袁世凯，我恐怕与他势不两立了。”

“泽公，当小心谨慎，不露风声，不留把柄，这才是制胜的高招，生气是利用别人的缺点惩罚了自己，而恼火过于外露则旨先可能烧坏了自己，这有何益？面对面地硬攻只有确有把握时才可大胆使用，否则不如背后磨刀暗

中下手来得轻快省力！”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赶紧儿和皇太后作商量的好。只怕载沅不同意，你明白，会叫的狗咬不到人，藏不住话的人办不了事，别看他平常很少说话，但是话一说就把不该讲的话也都会讲出来了。”

盛宣怀点了点头，“紧办为好，等他的翅膀丰满变硬了的时候，那别说除去他不可能，就连他的一根毛也拔不下来了。”

“有理，有理。”载泽应道：“除祸行先，斩草除根。”

“可是”盛宣怀疑虑地问：“除袁世凯，摄政王不会有反对意见吗？”

“这个你就放心好了。”载泽说：“我有办法，我们完全能叫摄政王同意的。”

却说隆裕皇太后，一直把光绪遗留下来的那个字条，牢牢地隐藏着。

载泽福晋进宫进行活动了。

隆裕皇太后姊妹之间的感情是甚好的，隆裕也仗着对载泽这个妹夫的帮忙，才自感有制服载沅的把握，因而对载泽福晋的话听得颇为入耳。

“太后，袁世凯根本就没把你的妹夫放在眼里，从某种情况来说，这既是对他的直接冒犯，又是对你间接的不恭，”载泽福晋的话继续点火：“老佛爷一走，袁世凯连谁都不怕了！”

隆裕皇太后怒气满腔，“真没想到袁世凯这么早就露出了尾巴，难怪……”

“难怪什么？载泽福晋好奇地追问。

“先帝留下一字条要杀他，我一直没有吭声？”隆裕皇太后不拿载泽福晋当外人看，所以也就没有一点儿隐瞒，把字条的原委说了一下。

“既然先帝有言，为什么还怕袁世凯？该早收拾收拾他了。要不，他还当我们所有的人都拿他无可奈何呢？”

这一句话真如火上浇油，隆裕皇太后本来犹豫的心终于烧成了一团火：“看来该采取行动了，要不他还把谁放在眼里，小德张！”

“喳，奴才恭请吩咐！”小德张说。

“传话，说我召见摄政王，有要事相商。”

“是！”

小德张领命而去。

载泽福晋脸上有那么一点儿隐约可见的一些笑意，可是并不轻松。

“皇太后，”载泽福晋说：“只怕摄政王不干。”

“他有什么敢不干的？”

“他能不替自己的老丈人想一想吗？”

原来，载沅的老丈人是荣禄！可以说是光绪皇帝第二个最恨的人，若不是他把这一切上告给“老佛爷”，光绪的大权慈禧自然就无法顺利收回，若杀袁世凯岂有不动荣禄的道理？

“太后，不妨先告诉他，对他的老丈人毫无碍障之意。”

刚说完，载沅已到宫殿门外。

“不知皇太后召我有何要事？”载沅问道。

隆裕并不回答，说：“先帝是你的胞兄，总还记得吧？”

“当然？”载沅一口应承，脸上却困惑不已：“难道我还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不成？”

“当然没有！”隆裕答：“不过先帝有仇，你替不替他报呢？”

“既是有仇，那非报不可！”载沣没有多想，只是顺着意思答下来，他想，有仇必报，这是常理啊。

“既然要报，你知道先帝的仇人是谁吗？”

直到这个时候，载沣才发现自己又上了圈套，他怕皇太后会有不利自己丈人之处，因而有点惊惶的样子，他并不吭声，倒想看看皇太后怎么说。

“你放心，我只过问袁世凯，若不放过你老丈人，我还能把你叫来商量吗？”

隆裕太后的话象黎明的通知书一样驱走了他心中那暗隐的担忧，可是他又预感到对袁世凯很难轻易下手。

“要杀袁世凯，恐怕不行？”

“不行？是你不行还是他不行？”

这一句话问得载沣哑然，他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回到养心殿，奕劻一看摄政王的神色有点儿紧张。

“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奕劻旁敲侧击，恨不得一下子钻到载沣的脑子里去看看他想的是什么，以他的预感而言，猜想肯定有什么大事。

“太后叫我们杀袁世凯！”载沣说：“我拿不定主意，你们看怎样办？”

“这……？怎么能这样做？”奕劻犹如遭到雷击。

“国家大丧连连，诛戮重臣恐为不可？再者，袁世凯人虽不在北洋，但北洋的段祺瑞冯国璋等都只听他的，若是他们责问杀袁的理由，那该怎么回答？”张之洞问。

这一问让载沣吓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他没有沉默。

“先帝之仇不报，臣下臣，君不君，到底谁大啊？”

这一问，轮到奕劻怔住了，然而他虽不便替袁世凯的丑行庇护，袁世凯和荣禄正好半斤八两，办法总是有的。

“过去的事不如付诸千秋史评，杀了袁世凯，那不等于惩罚荣禄的灵魂？再说，这又置皇太后于何地呢？”

争论的结果是大家互相让步。终于，载沣颁发了一道诏书。

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素来受到先朝屡加提升任用，朕御极后，复加勉励和奖赏。正以其才可用，卑效驰驱。不料袁世凯现患足痴，步履难艰，难胜任职。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体恤之至意。然而载沣明白，隆裕太后杀袁的决心并没有改变，自己也不得上这贼船。

袁世凯开缺的消息传来，盛宣怀和载泽相视而笑。

不过，似乎还有问题——

“泽公，袁世凯被赶跑，实在是由于你独到的策划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的功劳太大了，不过，袁世凯心腹遍布朝廷，若不斩草除根，留下后患这恐怕终非上计。”

“现在杀袁恐怕不可能的了，只好在将来找个机会再杀他！”载泽皱着眉头：“这是一大遗憾，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不过，他的心腹除了不得不剔除的以外现在都尽量剔除出去。”

“对，大蛇被打走了，岂有让小蛇咬的道理？不过小蛇一群，实际上比大蛇一只更难应付，只有一条一条地把它们挑去！等小蛇逐条挑得差不多的时候，便可立下斩刀！”

“杏荪，好眼力！你果然能办事！”载泽赞许地点了点头。

袁世凯沮丧地回到了北京府学胡同的家，一家人早已听到风声，都战战

兢兢地等着他，一看回来了，那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父亲，要赶紧想法子到国外去避避风险！”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说：“要是……”

“要是什么啦？”袁世凯微微一笑：“处变不惊好男子，风吹雨打真丈夫！政治上的事，你们还知道甚少，当然，防备之心我会有的！”

“父亲！父亲！”袁克定、袁克文、袁克强等儿子一下子都跪在了袁世凯的周围，黑压压的一地人恳求他早逃国外以避风险。

“算啦，算啦！都起来”袁世凯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们：“只要我没死，就不希望你们三个任何一个跪下来，假如我必死，你们更不能跪在别人面前生活，懂不懂啊？”

一听说死，小儿子克强放声而哭是替父亲袁世凯担心，还是由于自己的惊吓？两者兼而有之，其他的儿子一听到哭声，也就一齐哭了起来……

袁世凯的鼻子一酸，儿子们的心意他当然感动不已，可自己好好端端的活人一个被当作“死人”哭了一回，毕竟不是吉祥的。况且，更为重要的，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然而，此时此刻，他该说的都说了，还能再说什么？一种悲凉从他的心里涌起，他叫道，“克定，你把弟弟们带到里间去休息，别哭坏了身子……”

袁世凯的一封密报飞向段祺瑞。

看完袁世凯的电报，段祺瑞大吃一惊！其意叫他等他的来函，并一切按他信中的要求去做。他就急等着。然而心中的思绪，却早已飞到了十多年前……

段祺瑞多次报考袁世凯的新军，然而笔试总是没有通过，或许袁世凯已看出了他是一个将才的缘故，所以每次失败之际，袁世凯对他的鼓励总是有加，单凭这一点，段祺瑞早就感动不已。

段祺瑞考取后回合肥老家与原配吴氏完婚，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期间，他惊喜地收到了袁世凯的一张银票！当时的袁世凯已是官居要津，已是有名气的人物了，袁大人的礼贤下士，让段祺瑞的灵魂感动得热气腾腾！

段祺瑞赶到小站报到的时候，看到一行人都在那里迎接他，身着新军制服的冯国璋满脸笑容地向他迎过来。只见冯国璋指着人群簇拥的袁世凯说：“芝泉，快来见过袁大人！”

段祺瑞做梦都没想到腾达的袁大人还亲自迎接他来了！他紧行几步，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祺瑞不才，怎敢劳大人亲迎？”

“段大人，信！”一个新军亲兵从门外进来送上袁世凯的信函。

一接到袁世凯的信，段祺瑞就“病了”。

北洋将领们纷纷来到段祺瑞的家中探病，结果他们得到的是一桩任务……

保定。北洋新军第六镇第十一协的驻扎营，在军官们的授意下，这些士兵聚众豪赌，不久引起了争执，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发生了火并……

“兵变！兵变！”段祺瑞不顾“病”体，立即集合部队，一时军号齐鸣，人喊马嘶，尘土飞扬，部队一批批地开赴出事的地点，一时大炮轰鸣……

“兵变”的消息传来，袁世凯在家中轻轻地一笑，随即哼起了江南小调，而养心殿的载沣却是一声惊叫！

“我早说了”奕劻瓮声瓮气他说：“开撤袁世凯会有兵变，今天果然验证了，要不是段祺瑞忠于朝廷，这兵变真不知现在都闹成了什么样子了，看

样子开缺袁世凯有失民心。”这话等于打载沣的嘴巴！

“废话！”载沣发怒了：“有失民心？你是什么？”

奕劻没想到绵羊般温驯的载沣发怒了，而且言词间隐含威胁，他只好一声不吭地默立。

载沣怒气未消，可是他感到，袁世凯确是一块硬骨头，嚼不烂也吞不下……原来隆裕太后。载沣和载洵想先开缺而后再追杀的打算终于动摇而放弃了。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卷着落叶犹如一个残梦悄然东去。

袁世凯的江南小调还在悠扬着……

斜阳外，寒鸦万点，凋落的红花犹如一个残梦随着碧绿的流水悄然东去……

两年不到，失势的袁世凯很快又东山再起，盛宣怀又处在袁世凯的压制之下……

一代巨商盛宣怀，在袁世凯的打击下，逐渐走向了衰途。虽然他仍然从事着不少的商业活动，甚至后来还在袁世凯失势时被清廷重用力邮传部尚书，可毕竟元气大伤，加上年事已高，诸病缠身，终在上海病逝。

一生的激荡，所有的柔情，全部的美丽，浑浊的雄壮，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地飘忽，如此地短暂恰如一朵云，有过金阳的彩照，有过暖风的吹飘，有过狂风的怒卷，最后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了踪影……

附录一 清代官员品级简表

说 明

为了便于读者查考本书中出现的官员的品级(级别),根据《清史稿·职官志》等书的记载编制本表。

清代为了加强封建统治,集大权于皇帝一人之手,同时又广设衙门和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因此衙门之多,官员之众极为惊人。晚清更是官多成灾。衙门和官员的称呼既不统一,又常按照皇帝的意旨而改变。同一官员的品级,皇帝也可以随时下令升降。例如“内阁学士”,原是满人二品,汉人三品,曾改为五品,后来又定为从二品。遇有这种情况,本表按最后确定的品级编列。

清末实行“新官制”,机构和官职名称改变而品级不变的,在括号内注明。如旧制部院正副首长为尚书和侍郎,新制改称为大臣和副大臣,品级未变,表中列入了“各部院尚书(大臣)”和“各部院左右侍郎(副大臣)”。有的品级变了,便分别编列。如大理寺改为大理院,首长名称由“卿”改为“正卿”,品级由三品升为二品,副首长虽仍叫“少卿”,但却由四品升为三品。遇有这种情况,本表便分别列出。

清代重要机关的首要职务常由皇帝特别指定王公大臣出任,有的真是兼职,有的名义上仍兼“原衙门”职务。他们的品级虽高,却并不固定。因此无法列入表中。例如皇帝之下权力最大的“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的军机大臣,乃是皇帝从大员中“特旨召入”的。还有一些机关的首长,如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的“卿”,国子监的“祭酒”,钦天监的“监正”,太医院的“院使”等,品级不高,不过是三、四品官。但实际在他们的上面,还有皇帝“特简”的高品级的王公大臣作为兼职的管理寺事、管理监事、管理院事大臣。

超品:

文职: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武职:公爵、侯爵、伯爵、公主额驸

一品:

文职:太师、太傅、太保、内阁大学士、内阁协办大学士、衍圣公(孔氏世袭)、头等出使大臣

武职:子爵(精奇尼哈番)、领侍卫内大臣、銮舆卫掌卫事大臣、亲王女额驸

从一品:

文职: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大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各地总督

武职:侍卫处内大臣、八旗满蒙汉军都统、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各省驻防将军、各省驻防都统、各省提督

二品:

文职: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内务府总管大臣、大理院正卿、

二等出使大臣

武职：男爵（阿思哈哈尼番）、銮舆卫銮舆使、八旗满蒙汉军副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左右翼总兵、陆军统制、海军统领、镇守总兵、各地专城副都统、世子、郡王女额驸

从二品：

文职：内阁学士、各部院左右侍郎（副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巡抚、各省布政使、各省民政使

武职：侍卫处散秩大臣、禁卫军及陆军协统

三品：

文职：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学士、詹事府詹事、大理寺卿、太常寺卿、上驷院卿、武备院卿、奉宸苑卿、大理院少卿、大清银行正监督、造币总厂正监督、大学堂总监督、三等出使大臣、顺天府府尹、各省按察使（提法使）、各省学政（提学使）、各省交涉使、各省度支使

武职：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一等侍卫、协办事务侍卫领班、冠军使、指挥使、军咨使、前锋参领、护军参领、骁骑参领、火器营翼长、健锐营翼长、守陵翼长、署翼长总管、守陵总管、鸟枪营总、圆明园营总、步军营翼尉、城守尉、包衣护军统领、参将、都司、禁卫军及陆军标统、贝勒女额驸

从三品：

文职：军机处领班章京、光禄寺卿、大仆寺卿、大理院总检察厅厅丞、盐运使

武职：步军营副翼尉、包衣护军参领、包衣骁骑参领、圆明园包衣营总、指挥同知、宣慰使、管带官、游击、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王府长史、王府一等护卫

四品：

文职：内阁侍读学士、都察院掌印给事中、通政副使、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医院院使、四品大庙尉、三陵掌关防官、京师高等审判厅厅丞、顺天府府丞、备省道员

武职：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侍卫班领、二等侍卫、云摩使、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副鸟枪护军参领、步军协尉、信炮总管、防守尉、指挥仓事、贝子女额驸

从四品：

文职：军机处帮领班章京、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内阁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京师地方审判厅厅丞、知府

武职：城门领、包衣参领、包衣佐领、王公府二等护卫、王公府礼长、王贝勒府四品典仪

五品：

文职：宗人府左右二司理事官、各部郎中、都察院给事中、通政使司参议、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翰林院修撰、翰林院秘书郎、太医院左右院判、五品天坛、地坛、社稷坛尉、五品太庙尉、三陵副关防官、顺天府治中、同知、知州

武职：云骑尉（托沙喇哈番）、三等侍卫、銮舆卫治宜正、步军副尉、捕盗步军校、包衣护军校、守陵防御、守备、千户、内外城巡警总厅金事、五

品警官、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额驸

从五品：

文职：宗人府副理事官、各部员外郎、都察院监察御史、詹事府司经局洗马、鸿胪寺少卿、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宗人府副理事官、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长、大理院看守所所长

武职：四等侍卫、委署参领、王公府三等护卫、王贝勒府五品典仪、守御所千总、护军营内管领

六品：

文职：宗人府堂主事、汉主事、经历、各部院主事、都察院经历、都事、乐部神乐署署正、大理寺左右寺丞、詹事府左右春坊中允、太常寺丞、国子监司业、钦天监左右监副、太医院御医、六品天坛、地坛、社稷坛尉、农工商部一等艺师、六品艺丞、大兴、宛平县知县、通判

武职：蓝翎侍卫、整仪卫、亲军校、前锋校、骁骑校、护军校、鸟枪护军校、委署步军校、护军营副内管领、门千总、营千总、百户、六品警官

从六品：

文职：詹事府左右春坊赞善、光禄署正、钦天监五官正、州同

武职：銮舆卫整仪尉、内务府六品翎长、卫千总、王公府管领、王公府六品典仪

七品：

文职：内阁典籍、中书、通政史司经历、知事、学部一等书记官、大理寺堂评事、国子监绳愆厅监丞、七品苑副、皇史宬、农工商部二等艺师、儒学府教授、知县、初级审判厅推事

武职：恩骑尉、城门吏、把总、盛京游牧尉、七品荫监、七品警官从七品：

文职：内阁中书科中书、詹事府主簿厅主簿、光禄寺典籍厅典籍、光禄寺署丞、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助教、州判武职：盛京游牧副尉、贝子公府七品典仪

八品：

文职：各部司务厅司务、乐部协律郎、太常寺协律郎、学部二等书记官、法部监医、农工商部一等艺士、大理院录事、国子监学正、学录、钦天监主簿、八品苑丞、八品苑副、府经历、县丞、儒学州学正、儒学县教谕

武职：盛京养息牧左右翼长、八品荫监生、外委千总、八品警官

从八品：

文职：鸿胪寺主簿、翰林院典簿、国子监典簿、乐部左右署丞、太常寺各祠祭署祀丞、太医院八品吏目

武职：副护军校、委署亲军校、委署护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骁骑校、公府八品典仪

九品：

文职：乐部司乐、学部三等书记官、钦天监五官监候、钦天监五官司书、国子监九品奉祀官、农工商部二等艺士、九品苑副、府知事、县主簿

武职：包衣护军蓝翎长、外委把总、九品警官

从九品：

文职：翰林院侍诏、翰林院满孔目、国子监典籍、太常寺司乐、鸿胪寺鸣赞、序班、太医院九品吏目、钦天监刻漏博士、钦天监刻漏博士、钦天监五官司晨、京师初级审判厅委用录事

武职：额外外委把总

附录二 清代中央机关简介

说 明

本书中出现清代中央机关的名称，同民国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有时难以从名称上看出它的职责分工。为便于读者查考而编此简介。所列限于中央皇族、皇家事务机构和政府部门，不包括军事组织、坛庙陵寝管理机构及僧道司等。盛京（辽宁）五部（户、礼、兵、刑、工）、盛京内务府与北京的名目相同，不另列。大抵是同一机构后来改名的，按前名列入，后名附括号中，并说明改名时间。晚清新设单位亦说明设立时间。

宗人府——管理皇族事务。实际上是专为确保皇族正统和特权而设立的。主要职员是登记皇室人口，编修皇室家谱，办理皇室人员封爵及安排官职，颁发恩赏等事项，并参与审判皇室人员。它设有“空房”以圈禁皇室罪犯，使他们逃避法律的惩办。

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皇家的衣食住行都由它承办。会计皇家财务收支。经手工程营造。管理与考核太监、宫女等。它还掌管审批上三旗的刑狱案件，罪轻的不送刑部。它对下打着给皇家办事的旗号，活动范围广，权力人，涉及各行各业与全国各地，包括江南的织造，塞北的牧放等。所属司处众多，官员多达数千人。

上驷院——专管御用马匹。

武备院——掌管鞍辔、伞盖、帷幕、盔甲、弓箭等、修造器械，陈设兵仗。凡车驾出入，官员戎装以从。

奉宸苑——管理与修葺皇家园林。

侍卫处——选精锐组成侍卫亲军，随侍警卫皇帝。这些侍卫人员的官阶很高。首领叫“领侍卫内大臣”，一品。其下“内大臣”，从一品；“散秩大臣”，从二品。

銮仪卫（銮舆卫）——专管皇家车舆仪仗。皇帝所用称“卤簿”，按出行目的之不同分为“大驾”、“法驾”、“銮驾”、“骑驾”等。太后和皇后用的称“仪驾”。皇贵妃和贵妃用的称“仪仗”。妃嫔用的称“彩仗”。官员品级很高，首领“掌卫事大臣”一品，“銮仪卫使”二品。宣统朝避溥仪讳改“仪”字为“舆”字。

太医院——医疗机构。首要的是为皇家服务。兼及王公大臣。亦偶至军营、刑狱。其首长太医院“院使”仅为五品官，1909年改为四品。

内阁——在清初原是辅佐皇帝的首要中枢行政机关。其任务是理国政，助诏命，定宪典，议大礼大政等。自1730年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权力逐渐为军机处所取代。到清末，内阁已变成一个处理日常例行文书，保存档案等的次要单位。

通政使司——收受各省题本，校阅后送内阁。核查有无逾期及不合规格等事。经手的工作实是内阁工作的一部分。1902年撤销。

军机处——初设时职权限于军务，故有此名。后来成为日常在皇帝身边值勤，随时召对，皇帝出外巡幸也要跟随前去的“掌军国大政以赞（助一）”

机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参与决定一切军政大事，起着相当于宰相的作用，所以官场和民间习惯上也称军机大臣为“相”。

吏部——掌管文官的任免、考核、升降、赏罚等事项。1911年夏改组内阁，设叙、制诰等局，撤吏部。

户部（度支部）——“掌军国支计，以足邦用”。田地、户口、赋税、财政、俸饷等，都是它主管的业务范围。1906年改设度支部，职掌大致未变，而又有审计公债外款、管理银行、造币厂等事。

礼部（典礼院）——掌管礼典、庆典、军礼、丧礼、接待外宾礼、学校与科举事务等。1911年改设典礼院，将原礼部所管的行政事务分别划归各部。

光禄寺——专职为典礼预备筵席。1906年撤并礼部。

鸿胪寺——专管朝会。宴会等赞导礼仪。1906年撤并礼部。

乐部——专管为祭祀、朝会等典礼演奏音乐，及审定乐品音乐等事项。

兵部（陆军部）——掌管武职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赏罚，及军事行政事务等。1906年改设陆军部，权力有所加大。

太仆寺——专管牧马事务，在内蒙古有牧厂。1906年撤并陆军部。

军咨府——1907年在陆军部下设军咨处。1909年军咨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1911年改为军咨府。相当于参谋总部。

海军部——1910年建。“掌主海军，稽核水师及司令部，以固海疆”。

刑部（法部）——掌管刑罚政令。1906年改设法部。

大理寺（大理院）——平反刑狱机关。“与刑部、都察院称三法司”。1906年改称院。

都察院——监察机关。监察大政的得失，官员的良劣，参与重大案件之审理等。

工部（农工商部）——主管工政：土木工程、水利工程、船只修造；国家政令及皇家记典等所用器物的制作和备办等。1903年曾设商部。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设农工商部，分设主管农务、工务、商务的各司。原来工部的有些任务分交其它部门。

理藩院（理藩部）——“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控驭抚绥，以固邦翰”。实际上是一个管理除满汉以外的民族事务机构，目的在于安抚控制各民族。也管一部分同属国交往的事务。1906年改称部。

翰林院——撰拟祭祝祝文、册封文稿、赐祭祭文、碑文等。纂修实录、史、志。编辑校勘书史。所属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

詹事府——“掌文学待从”，“经史文章之事”。1906年撤并翰林院。

钦天监——掌管观测天文气象、编制历书等事项。

国子监——掌管国学政令。设六堂为贡生、监生学习之所。1905年撤并学部。

学部——教育行政机关，1905年设，国子监并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掌管外交外贸事务。1860年建。1901年更名外务部。

巡警部（民政部）——公安行政机关。1905年设。1906年改名民政部。

邮传部——1907年设。主管水陆交通及邮电等。

弼政院——“掌参预密勿，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1911年设。

实为顾问机关。

咨政院——1907年设。实际1910年才正式开院。实为参议机构。

盐政院——1911年由督办盐政处改为院，掌主盐政。

附录三 盛宣怀一生经历记要

1844年

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签定。

10月24日在江苏武进出生，字杏荪，又字幼稚勛、号次泊、补楼、愚斋，晚年号止叟、思惠斋、孤山居士、须磨布袖、紫杏等。兄弟六人，行长。

是年 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教成立。

是年 父盛康字旭人，以庚子举人考中进士。

1850年

拜上帝会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853年

（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

1856年

（咸丰六年） 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由盛转衰。英国入侵（法随后加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5月（咸丰八年四月） 中俄《璦琿条约》签订。

6月（咸丰八年五月） 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订签》。

10月（咸丰十年九月）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

11月（十月）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1860~1861年

太平军进军苏、常、沪、杭，随祖父盛隆避居盐城，转辗至时任湖北粮道的父亲盛康处。后因其父由粮道改任湖北盐法道，会淮、蜀争引地，宣怀私拟“川、淮并行之议”，被采纳。父勉其从事“有用之学”。

1861年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安庆内军械所成立。洋务运动开始。

1862年

董氏来归。

12月（同治二年十一月） 长子昌颐出生。

1864年

3月（同治三年二月） 天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失败。

1866年

8月（同治五年七月） 次子和颐生，出嗣于二弟。

11月（同治五年十月）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

是年 回常州应童子试，中秀才。

1867年

是年 因襄办陕甘后路粮台出力，湖广总督官文保奏，奉旨以知府尽先补用。是年赴湖北广济考察那里的煤矿，“乃知其地滨江”，考其志始知该山属官。

1868年

8月（同治七年七月） 三子同颐生。

1869年（同治八年）

读书之余，协助其父盛康在家乡设义庄、建义塾等事。

1870年

10月（同治九年九月） 杨宗濂荐入湖广总督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幕，李派委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后奏调会办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嗣因克复洪岗等处贼寨案内”经绥远城将军定安保奏，奉旨以道员补用。并赏花翎二品顶戴。

是年 随李鸿章淮军从“剿回”前线东去天津处理天津教案。

1871年（同治十年）

畿辅大水，奉父命诣淮南北劝募，集资购粮，由沪赴津散发，是为办理赈务之始。

1872年

4月（同治十一年三月） 奉李鸿章面谕，拟上轮船章程主张办轮运以挽回航利。是为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章程。

6月（同治十一年五月） 献议李鸿章、沈葆楨：请速在福建船厂造商船办轮船航运局，并详细陈述有利条件。李鸿章深韪其言，乃命会同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云南）等酌拟试办章程。朱主张领官项，盛主张集商资。意相左。

1873年

1月14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官办轮船公司成立。

春（同治十二年春） 轮船公司酝酿集商资商办。意欲活动商局总办，未果。

7月（六月） 轮船公司改为轮船招商总局，唐廷枢任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盛兼管运漕、揽载。

从此以后，洋务派从以办军事工业为主转为举办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这些民用工业企业，盛宣怀是主要经营者。

9月（八月） 应北闱乡试，报罢。

4月8日（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贝锦泉来函推荐英国友人法乐，意欲任招商局保险得掌管，倘保险行不能，或当招商局总管各轮船之主事务亦可。盛宣怀亲笔批道：“招商局总管拟用华人，保险局事，须俟秋中方有就绪，届时再当奉闻。”

是年 日本侵略台湾，中日《北京专约》签订。沙俄于1871年进军伊犁后也在加紧侵略活动。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兴起了海防。塞防孰重之争。清廷采纳左宗棠海防。塞防并重的建议。

是年 奉李鸿章密谕：“中国地面多有产煤产铁之区，饬即密禀查复。”始将自己“怍怍于中将十年”的湖北广济煤矿的开采付诸实践。

5月3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密札曾在台湾鸡笼查勘煤铁的张斯桂赴湖北武穴勘查煤铁。说“此举关于富强大局幸勿倭延。”

另密谕张查明旧窿产煤、运输以及士绅对采煤态度等情况。

5月18日（四月十四日） 张斯桂到广济县与署县令史醇商议开采武穴等处煤铁事。

6月上旬（五月上旬） 张斯桂报告盛：阳城山确是官山，煤随处都有，亦易开挖，距江亦近。颇合制造局、招商局轮船之用。

6月上旬（五月上旬） 广济绅民吴邦杰等四十人具呈广济县，借口

挖煤必遭火灾以反对开采。

“阳城多煤，武穴狃于风鉴之说。无论亡诬必欲举办，岂能任其阻挠，拟于月内赴武，熟商办理。”表现了采矿的决心。

史醇复函：武穴绅民纷纷稟请停办。史认为“此事既攸关楚省地势天险，又关民间庐墓所在。拂輿情而勉为办理，大人必不致不计而行”。请暂时搁下。但盛仍很坚决不为动摇。

6月29日（五月廿六日）李鸿章同意开采阳城山煤矿，并函示，须先集股本，酌议章程，与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李明挥会同筹办，以取得地方支持。试办稍有头绪，再行推广。

7月7日（六月初五日）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翁同爵委令会同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李明墀督带利湖北候补知县史致漠前赴广济县阳城山地方查勘，审度地势，详细绘图稟复。

7月24日（六月二十二日）广济煤矿设厂雇工开挖。

8月15日（七月十五日）李瀚章批文到煤厂，准招商集资，接续兴办，逐渐扩充，以收利益。

10月下旬至11月初（九月下旬至十月初）在天津拟订官督商办性质的《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一、地势宜也。二、利权宜共也。三、用人宜专也。四、资本宜充也。五、税则宜定也。六、贩运宜速也。七、界址宜定也。八、销售宜广也。送呈李鸿章。

11月中旬（十月中旬）拟《湖北煤厂改归官办议》一文呈李鸿章，请照磁州原议，改归官办，以抵制有人企图将鄂矿并归招商局。

12月19日（十一月二十二日）英国矿师马立师由日本抵上海，委托徐黼升与马立师晤谈看山开矿事。

审察，以便确定“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局址。

12月（十一月）捐赈银二千两，清廷给予从一品覃恩封典。

12月18日（十二月初一日）初魏肯堂租赁上海美租界下海浦地方的栈房一所，设立广生煤铁公栈（简称广生煤栈）以堆煤铁，议明五年为期。（光绪二年五月初一日报李鸿章，二十一日批准）

1876年

1月12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稟翁同爵请调盛宣怀任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提调兼稽查上海运销事宜。

1月13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七日）驰抵武穴阳城一带、决定选造中之地盘塘为总局驻地。

1月13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与李明墀通详李鸿章等，阳城本系官山煤厂应由官筹本开采，并呈《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试办开休章程六条》，一、地势宜择要审定也。二、开采宜逐渐扩充也。三、用人宜各专责也。四、官本宜核支用也。五、售款官缴还资本也。六、官煤宜广开销路也。

1月14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启用湖广总督颁发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关防”（木质）。

1月15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李鸿章、沈葆楨、翁同爵会奏。拟请委派盛宣怀会同李明墀试办开采鄂省广济、兴国煤铁，售与兵商轮船及制造各局。

2月1日（光绪二年正月初七日）上渝：鄂省试办开采煤铁着盛宣怀会同李明墀妥为经理。

2月17日（正月二十二日） 与李明墀札张福黄、李振新即着手在盘塘盖造总局房屋。五月间建成。

2月19日（正月二十五日） 与英矿师马立师订立雇用合同。该合同体现了自主权。

2月26日（二月初二日） 偕马立师等抵沪，委托那松洋厂定造勘矿铁杆。

3月15日（二月二十日） 向李鸿章表示：“蒙中堂垂青，谬膺重任，敢不凛遵训海，勉旃慎旃”必使有成效而后荐贤自代。“必视国事如家事，尽我心力。”另外诉说矿事有十难。

4月29日（四月初六日） 分别任命盛宣怀等十人为提调、委员等职，从光绪二年正月起支薪。

4月下旬会同署兴国知州吴念椿勘察兴国各山煤矿。

5月23日（五月初一日） 上禀李鸿章拟在上海租栈储煤

6月26日（闰五月初五日） 马立师边续致函盛宣怀，抱怨经办委员掣肘时，凡事不能作主。

7月21日（六月初一日） 与李明挥谕袁辉南等在兴国州属沙村后半壁山一带进行开采煤铁。

8月9日（六月二十日） 与李明墀详李鸿章等，请准在兴国、广济租用民田者分别租买；开采民山者酌给钱文，先尽执业民户，其余备拨首士薪资及地方经费。（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翁同爵批准，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批准）

同日报告李鸿章：本年四月间会同兴国州吴念椿亲赴各山逐细履勘，煤气甚旺。居民颇愿归官开采。

9月上旬（七月中旬） 著《论矿事书》：主张（1）自己培养认矿人才，一面选聪颖子弟随洋人看矿学习。一面选派人才出洋专学开矿本领。（2）至于民情，似可无虑。第所虑者不在民情而在官绅；不患事后之滋事，而患事前之阻挠。提议事前做好工作。（3）简放矿政大臣，统一领导，遍勘各省矿产，俱归督办。

应李鸿章函召由沪到烟台。参与同英使威妥玛议结“滇案”的谈判，签订《中英烟台条约》。

9月（八月） 匆匆应秋试，不售。遂绝意科举。

从烟台赶到上海与英员梅辉立谈判关于淞沪铁路拆除问题，定议于江宁，以二十八万余金购回英商擅筑的由沪达主山。江湾镇至吴淞的铁路。后来盛对于铁轨弃置锈蚀表示惋惜。

10月中旬（八月下旬） 札派张福黄到湖南衡州街道上察访开煤情形，并招募开矿熟手来鄂。

10月22日（九月初六日） 张鸿祿函告所需矿书第一卷已出，待译就即寄呈，现寄《申报》上载：《在中国宜广开山矿论》一则寄呈。

12月17日（十一月初二日） 与李明墀札龙兆霖，令饬差驰往铸钱炉地方严密查访私挖煤事。

1877年

1月2日（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与旗昌订购买其船产之约。核价定议，共计轮船栈房及各处码头规银二百二十二万两。

1月6月（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函告李鸿章，误聘洋匠马立

师，遂致旷时糜费。十二月初六日李复书慰盛说，用西法开矿，事系创始，“洋匠高下访问殊难确实，引皆不足引咎。”并指示：开矿伊始，局面不必阔大，必须试办有效，再行逐渐开拓，方为稳著。

1月上旬（光绪二年十一月下旬）徐润为归并旗昌事去武穴，与盛商议。盛“特以船多货少洋商争衡为虑。”随去南京，直至所提问题唐、徐“均有解说”，“始毅然请于幼帅以定此议”。此时请于沈葆楨提出更换他的招商局会办之职。

1月13日（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报李鸿章：济属试采煤斤已在盘塘设立总局，亲自驻督办。

1月18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朱其诏函告：“招商局中主政为唐廷枢。徐润二君，局中事宜全仗景翁。雨翁。”“诏示不过随声画议”。劝盛缓辞招商局差。

1月22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上李鸿章书：购买外国之煤，利自外流，不如开采自产之煤，利自我兴。但咸丰年间所定税则不利与我平上煤成本以抑洋煤。欲平我煤价，必先平我税则，要求每吨减为锐银一钱。

2月5日（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陈请李鸿章，由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兼采施南、宜铜；并希函李鸿章挽留沈葆楨，勿辞江督职，俾利湖北矿务开展。

3月2日（正月十八日）李鸿章函复：施、宜一带铜、铅及归门煤矿，俟洋矿师到后遍察矿苗，择要开采，不必拘守兴、济奏案。

3月上旬（正月下旬）函报翁同龢：广济、兴国各矿一半停工，俟所聘英国矿师到后勘测再定。

3月30日（二月十六日）赴沧州，迎见李鸿章，稟商招商局厘定章程及煤税事。

4月5日（二月十二日）由天津抵京。准备赴部验看。

4月7日（二月二十四日）赴部引见。李鸿章推荐说：盛宣怀“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二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提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

4月16日（三月初三日）赫德来函：代延之矿师郭师敦及机器匠人，业于二月初二日帅英国起程，约在三月十五日前后即可到沪。

5月6日（三月廿三日）郭师敦、谭克、派克等溢到盘塘局。

6月（五月）稟沈葆楨云：招商避蒙宪台奏请拨款官商合办，利害共之，大局转移在此一举，此后责任更重，不也稍存恋栈之心，重速素餐之谤，仰恳批准销差，伸得专心开采免致兼营两误。呈请添派大员督办以一事权。

沈批：该道明敏干练，才识兼优，湖北开采，与招商局务两事，尽可兼顾。即使李伯相准另派大员，亦须该道为之引翼。”

8月16日（七月初八日）李鸿章来函：称许“先煤后铁”的见解甚是。在指出鄂省矿务成败利钝动关大局的同时、告以鄂矿为“立足之地，自应在鄂得手，方为办理有效。圯望鄂煤得利、渐次推拓，以为开铁张本。”

9月7日（八月初一日）率同郭师等抵宜昌，准备往归州、兴山、荆当等地勘矿。

9月8日（八月初二日）李鸿章见盛对办鄂矿动摇，因而来函鼓励盛在鄂开采作出典型，以便他处仿办。不同意无成效，“改而他徙”。

9月中旬（八月上旬） 盛先后派人去归。巴以及当阳。长阳等地查勘煤矿，体察民情，如有端倪，再亲率矿师前往履勘。

10月16日（九月初十日） 李鸿章指示：大冶铁矿据郭师化验一百分内有铁质六十二分、可请开办。

10月23日（九月十七日） 从宜昌启程，二十日抵沙市，即赴观音寺，会同地方官，向绅民说明延雇洋匠查勘矿务本旨，以免疑阻而生事端。部署既定，即回沙市。

11月11日（十月初七日） 亲率矿师乘舟溯沙江，入漳河，水浅滩多，日行二、三十里，十月十二日始获行抵观音寺。

11月17日（十月十三日） 同矿师等抵观音寺勘矿。郭师敦报称，窝子沟煤窿层齐质坚，可以开签试探，至明春进行。

率同郭师敦等由武昌启程，十三日抵大冶黄石港，会同知县林佐，连日详勘铁矿，履察水道。

1878年

1月（光绪三年十二月） 拟整顿轮船招商局八条：一、官本应分别定息也。二、轮船应自行保险也。三、船旧应将保险利息摊折也。四、商股应推广招徐也。五、息项应尽数均摊也。六、员董应轮流驻局经理也。七、员董应酌量提给薪水也。八、总帐应由驻局各员综核盖戳也。

2月（光绪四年正月） 以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名义买得大冶铁矿山。

5月中旬（四月中旬） 李兴锐、郑藻如致函称盛：绸缪全局，力创其难，江汉数千里躬亲履勘，冒涉炎暑，一切调停筹画，费尽苦心。凡属同志孰不拜服到地。这是符合实情的。

9月9日（八月十三日） 日本拉李鸿章札，批准所请派委李金镛为矿局总办，周锐为提调，自己因时有别项差委，不能专顾矿务，但仍随时会督妥商办理。

9月15日（八月十九日） 称赞郭师敦能“视公事一如己事，忠诚在抱，必能妥速成功。”希郭在中国湖北矿务中先得首功。

1878年

12月（十一月） 夫人董氏逝世。

是年 写信禀李鸿章：说自己在招商局“无权”，为了“保全创局惟冀荐贤自代”。实际上，其本意是以退为进“坚请”任招商局的督办。

是年 借李秋亭等赴直隶河间府赈灾。每躬自巡行村落，风日徒步，按户抽查，竟至露宿终夜。目击灾重款绌，捐资为倡。

1879年

3月（光绪五年二月） 李鸿章上奏对盛办直赈有功予以赞赏。

5月上旬（闰三月中旬） 湖北煤铁矿束禀告李鸿章和鄂督李瀚章，说自愧菲材，暗于谋始，以致艰于图成。谨拟两策：（1）如仍归官办，拟请在制造、海防项下每年拨款，以煤熔铁，以铁供制造，联为一气。前五年用款，制造局奏销。（2）截止官本，另招商股，遣撤洋匠，专办煤矿。已用官本，就截存之官本生息弥补。

5月19日（闰三月二十九日） 荆当煤矿探扞竣工，向李鸿章呈送矿师禀报扞图，并详报拟办情形。

5月27日（四月初七日） 李鸿章批准同意荆门、大冶矿商办。撤销盘塘总局。

6 月上中旬（四月中下旬） 四月初十日接李鸿章批复后与李金镛共同拟《湖北荆门矿务招股简明章程》十六条。议定招集商股十万两。

6 月 15 日（四月二十六日） 苏抚署督吴元炳批评湖北矿务旷日持久，巨款虚糜，官本愈亏，商更裹足，中国需用煤铁依然仰给外洋，而徒多内地开矿之费，“实属无益而有损，转不如暂议停止之为愈”。

6 月 28 日（五月初九日） 向李鸿章汇报荆门、大冶煤铁两矿，经勘定确有把握，经费难拜，拟先用土法，试办荆煤，辞退洋匠，所需资本，招集商股先行开办。前领官本，——律截止，以清界限，将截存直。鄂两省官本交江苏、汉口各生息，以每年利息弥补动缺官本。

11 月（十月） 奏署天津河间兵备道，值灾情方剧，受任伊始，首先综理赈务，集捐数十万，兼资工抚，救济甚众，并裁革天津县书差供应各项积弊，建广仁堂留养孤蛰，设戒烟局，民间戒除者万人。

11 月（十月） 开通风气自任，辄垂问商榷。盛认为欲谋富强，莫先于铁路、电报两大端。路事体大，宜稍缓，电报则非急起图功不可。李鸿章然曰“是吾志也，于盍为我成之！”盛唯唯。随即架设津沽电线，是为办理电报之始。

1880 年

1 月（光绪五年十二月） 给矿师郭师敦证明单，评价较高。说该矿师于矿务、化学、绘图一切甚为熟谙，办事亦颇认真。只因所勘煤矿运道艰难，一进难以创造铁路，是以中止。

秋商请北洋大臣李奏请津沪陆线，通南北两洋之气，遏洋线进内之机。开始津沪电线的设立。设天津电报总局，盛任总办。郑观应任上海分局总办。

10 月（九月） 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招雇洋人来华教习学打电报工作。

12 月（十一月） 荆门矿务总局续订招股启事。原招商时先入股四成，试办一年，兹已逾期。说荆门煤矿质地最佳，甚合兵轮之需，亟应广筹开采，隐寓自强这机于万一。然股本不足，开运难广，惟愿有心世故者，赶凑股人，以成公私并利之举。

是年 详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路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

是年 王先谦等人弹劾招商局营私舞弊案。李鸿章准盛暂时“不预局务”。1881 年

1881 的 1 月 28 日（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李鸿章批准津沪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

3 月 5 日（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 薛福成与沈能虎函说：“商局之件，杏兄被诬实甚”。

给胡雪岩函：讲招商局事权悉在唐廷枢、徐润二人。

“若舍唐、徐而问及鄙人，犹如典当舍管事管帐而问及出官，岂不诬甚”。盛称此案为“莫须有之奇案”。

6 月 2 日（五月初六日） 认为大冶等处铁山最好最多，拟集三、五万金小办，仅容生铁，万炼熟铁。并请购煽风机器等。

8 月上旬（七月中旬） 李瀚章据人告发：盛赴鄂省开矿以来，扞煤武穴，成效未睹，亏累已多。继复设局于荆门，始而收买运售，既又集股开采。迄今三载，局务既无起色，亏项亦毫成效，反多累官帑。开采荆煤，未几交金董接手，官气太重，事不躬亲，一任司事含混滋弊。所运之煤竟买自

民间，运赴下游各口出售，攘夺民利，以致怨迭兴。荆煤既无可采，应即将该局裁撤。

9月2日（闰七月初九日） 向李鸿章申述度办武穴煤矿不成的原因，误听矿匠马立师之言，土法开采百余处，见煤者亦四、五十处，而煤质碎劣，煤层薄而散。但认为开煤窿甚多，养活穷民不少，颇得人心。在官在商，尚未能收成效，而于民则不为无益。

9月2日（闰七月初九日） 再上李鸿章禀：湖北矿务开局以来，收支尚不敷钱六千四百二串二百六十七文，统由盛尽数垫赔，历经造具清册详报在案。

9月19日（闰七月二十六日） 李鸿章对盛等办理荆门矿不善的狡辩而批评说：“该道等尚谓办理不谬，于事有益，人言冤诬，何其昧昧若此！……何其好为大言也。……业经批飭，酌筹裁撤”。

10月28日（九月初六日） 李鸿章札盛，令赶紧裁撤，勿得借词宕缓，煤运完毕立即禀销关防。荆门矿局随即撤销。

是年 下半年总结办矿经验有七条：（1）勘矿苗。（2）辨矿质。（3）查运道。（4）计人工。（5）募炉头。（6）集资本。（7）议税厘。

天津沪陆线竣工，请改为官督商办。拟《电报局招商章程》。说中国兴造电线旨在：固以传统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李鸿章奏派盛为督办。逾年，商股大集，分期缴还官本，遂与轮船招商同为官督商办之两大局。

1882年

4月23日（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 关于轮船招商局参案，李鸿章据郑玉轩、刘芝田、李兴锐查复无事，上《复查盛宣怀片》说：该道前派会力招商局，订明不经手银钱，不支领薪水……嗣以屡次代人受过，坚辞会办……臣叠经严加考察，该员勤明干练，讲求吏治，熟习洋情，在直有年，于赋务，河工诸要端，无不认真筹办，询属有用之才，未也稍涉回护。

4月（三月） 郑观应等禀江督左宗堂，请设自沪至汉长江电线。

春休暇赴杭省视官于此的父亲盛康时，并往来杭、沪、苏、常间，料量家事。盛这时回忆过去感到办矿亏损甚感委屈，他与人书云：“五年艰苦，屡濒于危，古万巨亏，专责莫倭。地利亿万年，暂置之犹可望梅止渴，竟舍之则泼水难收。无理人心、昭昭如揭。原拟俟东海得手，分资派员，先办荆矿，俟煤可供用，而冶炉反掌可成矣。”

6月（五月） 署北洋大臣张树声飭盛宣怀派矿务学生池贞铨随同赴烟台查勘铅矿，以备制造铅弹。随率池和委员冯庆镛赴烟台。

8、9月（七、八月） 率池贞铨、委员冯庆镛勘得登州府属之宁海州霞县、招远县俱产铅矿。随即将宁海矿石送天津制造局化验。招远矿石送外洋化验。盛拟有《试办山东滨海各铅矿章程》十条，对用人才招商股等均有明确规定。李鸿章给与“亦尚周妥”的批示。

8月（七月） 李鸿章在籍丁忧守制，被召，赴烟台，路经吴淞口，盛登轮迎接并随同赴烟台。不久李受命署北洋通商大臣。函招盛销假回津。

成立金州矿务总局，任督办，聘郑观应为总办，负责招集股份。

冬清政府正式将电报机构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盛宣怀任督办。负起与外商交涉电线侵权的任务。

冬禀李鸿章，反对英、法、德、美在上海设万国电报公司添设自港至沪

海线。认为这“既与批准大北公司成案不符，亦与公法自主权有碍。”

是年 盛等稟李鸿章，请设苏、浙、闽直达广东电线。说：凡欲保我全权，只争先人一着，是非中国先自设线，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自江苏、浙江、福建以达广东，与粤商现在所办省港旱线相接。并奏明请旨飭下该四省地方官予以照料保护。谨拟章程十二条。

1883年

1月18日（光绪八年十二月十日） 李鸿章准照所议招商接办沪粤陆路电线。并严飭沿途各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稍有阻挠损坏。

中国电报总局与英大东议订《上海香港电报章程十六条》：（一）大东遵照同治九年原议，安设港沪海线，线端不得上岸，只能设于趸船上；（二）线端做到大敢山岛对面之羊子角。但随后大东即翻议。

越南边防紧要朝命李鸿章驻沪，统筹全局，再定进止。盛参预机宜，靡间昕夕。

4月23日（三月十七日） 稟闽浙总督何景，建议拆除厦门线，以免英国藉口，达到拒英线上岸的目的。

4月中（三月间） 大东翻议，要求改在吴淞接线，并要在汕头，福州上岸。盛宣怀与其上海代办滕恩谈判并驳回。

4月28日（三月廿二日） 盛认为，大东之所以翻议，是因为大北有陆线由吴淞达沪和它在厦门有上岸之线。因此，他函稟闽浙总督何景：现商所称厦门线端系由海滨岸边由地下水线直达屋内，虽与私立旱线有别，然已牵引日岸。如不理论，恐他日英商水线延及福州、汕头，亦必援照由地下引至洋房之内，届时难以拒绝。

5月7日（四月初一日） 中国电报局、英国大东公司会议订立福州电线合同章程九条。

5月19日（四月十三日） 中国电报局与大北签订淞沪旱线合同。中国缴银三千两，大北将淞沪线交中国。

春夏间盛以闽粤等处电线道远费繁，法越事兴，市面清寥，商股观望，不得已，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矿电商股，皆盛所招募，以矿易电，商所乐从，股本地虚亏耗。而部议谓为办理含混，铺张失实，科以降级调用处分。时左宗棠方奏保盛才堪大用奉旨以海关道。出使大臣交军机处存记。事下南北两洋，会同查覆。旋经曾国荃、李鸿章奏办，有“苏、浙、闽粤电线所以速成者，皆该道移缓就急之功，于军务裨益尤大”等语。旋得旨宽免降调处分，改为降二级留任。

法越事起北洋海防益亟，沿海七省戒严。李鸿章函商泽署，议设海部兼筹海军。盛缮上条陈，请考德、日二国办法，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始根本。

10月（九月） 以山东利津等处水灾赈捐案，经东抚陈士杰奏请，传旨嘉奖。

11月2日（十月初三日） 因滕恩提出川石山风浪甚大、线端要改地方，乃会同滕恩航海去福州，。第三天抵闽。察看川石山形势。

11月19日（十月二十日） 与大东续订福州电线合同。准大东将海线引至川石山海岸，准租小屋一所以安线头，但不得在岸上立电杆。至此，大北、大东侵夺的电线权利收回。

11月（十月） 招商局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徐润、张鸿祿等亏欠颇

巨。遵李鸿章之命筹议整顿招商局大略章程。李鸿章批曰：总办宜各有责成。已另饬郑官应于揽载之外。会同唐、徐二道总办局务，其提纲挈领调度银钱大事应令盛道暂行会同郑、徐二道秉公商办，俟唐道回沪后，再随时察酌飭遵。盛道在沪日多，应令随时随事就近稽查商办，该局嗣后有关兴革变通之事，郑道、徐道等仍须与盛道商定会禀。不得稍有诿卸。从此重返招商局。

12月（十一月） 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爆发。

1884年

2月（光绪十年正月） 在筹建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原任总办郑观应请盛赶紧接理。

3月（二月） 盛已旋津。两广总督张树声专折奏调盛赴粤办理沙面案件。未成行。

4月下旬（四月上旬） 李鸿章札，转致户训咨文内称：湖北开矿亏折直隶练饷钱十万串，应责成盛一人赔偿，不得以官款生息弥补；又盛经手苏典练生自己有两笔，一笔减息二厘，一笔不减，难保无掩饰腾挪之弊。

5月5日（四月十一日） 郑观应来函，请盛鼎力维持织布5月10日（四月十六日） 闽督抚何景。张兆栋奏调赴闽重用。李鸿章奏留说：盛宣怀于交涉重大事件，洞悉症结。

经办数事，刚柔得中。“如蒙天恩，先试以通商繁剧之地，历练数年，当能宏济艰难，通过急可恃”。

6月5日（五月十二日） 唐延枢来函云：徐润的雨记房屋尚无受主，所该局帐现奉严谕提产归款，此间各钱庄亦留弟帮同料理，目前尚无头绪。

6月（五月） 天津海关周馥病假，李鸿章推荐盛宣怀署理。摄篆四阅月，“因法事上书”而去署任，李鸿章对此“时以为屈”。

6月5日（五月） 闽粤陆线竣工，沪港可直通电报。公使谓碍彼利权，盛折以中英两公司有约在先，港地与丹无涉；又讽大东行主勿为丹人所愚，致爽前约。

7月上旬（闰五月中旬） 向李鸿章诉说，中国以西法试办矿务，断菲巨资积久不能为功。开平煤矿有商款二百万，八年未能获利；台湾基隆煤矿用官款数十万，九载未能归本。奉委办理湖北矿务不幸失败、议将“余剩矿本生息弥补，原为以公济公，免致开销正项”。以此对户部四月上旬亏损全要盛赔，不准以自己保本的指示，表示不同意。

7月上旬（闰五月中旬） 写信给阎敬铭诉说试办湖北煤矿被指控，系无中生有之事。并说：“侄自李傅相奏调十四年，差缺赔累，祖遗田房变卖将罄，众皆知之。今再被此重累，恐欲求吃饭而不能。父年古稀，无田可归。从此，出为负官债之员，人为不肖毁家之子。”

徐润致盛书诉说亏欠招商局款情视，房地产契抵押，几次议价未成，请价为陈情，暂准宽展限期，俾将产契向亲友处抵借。倘告贷无成，代为乞恩，准其仍以各项产业暂抵局欠，免其置议。

1885年

1月（光绪十年十二月） 徐润、张鸿祿由于亏欠招商局款，一并革职。

6月9日（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法《越南条款》签订。

8月1日（六月廿一日） 电报局聘博来充当总理洋匠，本日订立雇用合同。

8月(七月) 因总理电线,成绩卓著,李鸿章特疏请奖。奉旨以海关记名简放。

9月23日(八月十五日) 李鸿章上奏表扬盛:“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

秋南北两洋又奉寄谕,加意整顾招决局,盛顺道诣沪,通盘筹议具复,拟请先将该局运水脚,照沙宁船一律,并准回空货船免税,伸获得赢余,分年还债,藉纾商困,而杜外谋。李鸿章,曾国葵据以上达,得旨分别议行。
1886年

1月(光十一年十二月) 招商局同文书局订立抵押合同。徐润开设的同文书局房地产业机器石版药水,原存图书集成两部,各项殿版书籍,所买许道台书画及印就各书,并徐雨记原抵商局基地契据,全数抵押招商局规银十万两。

3月(光绪十二年二月) 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公司订齐价合同。1883年3月三公司订的为期六年的齐价合同因中法战争中断执行,这次是恢复重订。

4月(三月) 拟《内地设轮船公司议》说:近年来外国富强,无不自动通商始,口岸通商,人与我共之,内地通商,我自主之。故欲求中国富强,莫如一变而至为轮,设一内地快船公司,与招商局相为表里。

5月17日(四月十四日) 醇亲王到天津巡阅北洋海防,盛宣怀与黄花家往“海晏”照料。

6月(五月) 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水陆各营,盛以随同经理轮电各事出力,奉旨从优议叙。

7月(六月) 简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这是正任道官之始。但仍办轮、电事居多。

10月16日(九月十九日) 致李鸿章函:烟台缫丝局之设可以使省野草茧仿制洋丝,倍价销售。历年得出教训,洋人牟利如有把握、断不肯分让华人。“洋人会计精密,而自为谋则自利,为我谋利则我损,其始甘言说我,其断狠心吞我,其终破面论我。”

是年 山东济阳。惠民等处黄水为灾,情形极苦,盛宣怀等就招商局与治和、太古、麦边各洋行轮船公司议于搭客略增水却,伸肋赈款。

1887年

7月16日(五月廿六日) 中国电报公司督办励、美国传声公司米建威签订设立电话合同四款。规定不得传字致碍中国电报权利,至于电话线路、地点等均以维护主权为原收。盛识破美商“初欲造德律风以夺我电报之利,继欲改设中美银行仍愿以出售德律风股票余利分别报效贴补”,以达到渔利目的。美商未能如愿中止。

10月(九月) 拟招商局粤省设内地江海民轮船局章(八)条。

是年 禀李鸿章:不同意马建忠让美国设电话杆线的主张,认为与英、丹争之数年而始定者,复一日失之于美,其贻害何止夺吾之利,将业必致归咎于创议之员。表明保护中国电线、电报权利是始终不渝的。

1888年

1888年5月23日(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致沈子梅函,说李鸿章信任马建忠,“似已不放心敝处”。“眉叔宪眷日好一日,局务意在责成人,弟亦将若赘疣,昨以三年期满禀辞,请另派督办。”

1889 年

7 月 29 日（七月初二日） 与日本田代签订购买日本电碗五万个，铁钩五万副、橡皮圈五万副等器材合同。

8 月 5 日（七月九日） 与德商泰来洋行签订购买七号旱电线四百吨合同。

12 月上旬（十一月中旬） 与张之洞会晤于上海，谈关于创办汉阳铁厂事，盛拟订创办铁厂章程，主张招集商股商办。与张之洞的官办主张相左。

12 月（十一月） 上李鸿章稟贴：招商局费用之最巨者，莫如用洋人与用洋煤两宗。“窃思借助于彼族，不如求材于内地。”主张自办轮船学堂，自己广开煤矿，以节糜费。

是年 粤督张之洞不同意与法国接滇粤。越南边界电线，致函译署，谓此线益彼损我，实不可行。盛抗言中法接线原为藉收通报利益，助滇粤官局养线之需，但能坚守约章，自属有利无害；设两国有事，法水线随地可通，无藉此线，可不必虑。今珲春、梅兰泡欲接俄线，疲方刁难；理法接旱线，俄必较易就范，于电务大局有益。且英、丹日皆与我接何独拒俄？是约定后，果不逾年而中俄接线草约成。

是年 稟请李鸿章核奏开复张鸿禄原职。

是年 开始用“以工代赈”之法；整治山东自历城至寿光县历年泛滥成灾之小清河。殫三年之力，疏河道四百余里。两岸农田受举办甚大。

是年 冬刁夫人逝世，与盛宣怀生活十五年。

（光绪十五年底） 招商局与怡和、太古齐价合同届满。又开始削价争衡。

1890 年

3 月 16 日（二月二十六日） 张之洞致李鸿章：盛道前在沪具一稟，所拟招商股办铁厂办法与鄙见不甚相同，说“商股恐不可恃，且多胶葛”。

3 月 30 日（闰二月初四日） 密请李鸿章与总署、户部酌加厘金贴补商局以与怡、太角斗。

10 月 30 日（九月十七日） 致函谢家福：“天生大才，既厄之以遇，又厄之以病，皆彼苍之过也，世道之忧也，朋僚之咎也，鄙人之谬也……朱静山近与眉叔不和，拟请综理仁济和公司，岁有三千金，事不甚繁，并可调和盛、马、不使十分决裂，实为维持中国商务之端。”

11 月 28 日（十月十六日） 致总署大臣张樵禁函，对于马建忠以招商局主要负责人兼综宁海金矿与机器织布局二事，提出不同意见说：“恐心志稍纷”。并说：“弟智不及眉叔之半，俟明年与怕。太济价合同议定，稍有转机，即当稟求傅相另委他人接办，以免陨越。”表明盛与马矛盾很深。

1891 年

3 月 8 日（正月廿八日） 盛致函镇江招商分局部办姚击望说：长江野鸡船日多，今天大古作梗，合同不定，开河以后势必互相跌斗。镇局亦须振作精神，与沪汉各局时相斟酌，以期竞争取胜。

6 月（五月） 以介捐劝赈，奉旨赏头品顶戴。

7 月 6 日（六月初一日） 与马建忠矛盾日益尖锐，与人书说：近日商局经马道亏挪，并有移花接木之事。

9 月 21 日（八月十九日） 致在招商局任会办的亲信沈能虎函：“眉叔屡言兄与诸君不能商筹公事”。要沈改正缺点，团结局员，以便取马建忠

这位而代之，不日马建忠离局。盛马争斗以盛胜结局。

10月18日（九月十六日） 函告沈子梅、谢绥之：马建忠离局以后撤去马的亲信王子平、沈卓峰、周锡之等人。

10月23日（九月廿一日） 与人书云：招商局一败于徐，再败于马。反对马建忠请借银百万另办一纺织局。

11月6日（十月初五日） 致陈辉函，商议与怡和矛盾问题，认为分数彼要比去年冬天议多三分，“弟断不能允，宁可亏本再斗，决不能为大局失此体面。”

11月8日（十月初七日） 致陈辉函，为与怡和“齐价合同”事，提出一策：一、长江准其不减，天津亦不加。

二、天津加二分，长江现减二分，候其添一大船即加还他二十七分。他说本局局面虽不在乎二三万，而面子不能不顾。

11月21日（十月二十日） 致陈辉函请将我实在主意切实告知怡、太两家，如若它们不让步，我即赴津京请将漕来归本局包运，再请海军衙门将土药厘金酌提二十万两一年津贴商局，这样“虽一百年亦不再议和矣”。

是年 马建忠离招商局后，谢家福亦因病离差，严索、唐德熙、陈猷为商董，沈能虎为会办。

1892年

2月11日（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三日） 致李凤墀、严芝眉、陈辉函说：尚有施子香在“江平轮船因眉翁前欲安置亲戚，撤去其差。”至此，马建忠在招商局亲信和势力基本上被撤除。

3月26日（二月二十八日） 与上海信义洋行订立购买电线等合同。

4月29日（四月初三日） 致招商局会办函：注意与太古通融，以便联合压制“野鸡船”。

5月24日（四月廿八日） 致严芝眉函，马建忠一路人总说招商局招待不及从前，搭客尤吃亏，此皆无稽之谈。然不可不使人明白，拟将本年正月起每船每月搭客做一表帐，须查以前三年逐月逐船比较。以后坐舱功过亦可以此定断。

6月（五月） 从登莱青道调补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七月到任。沈毓桂贺诗六章，说天津为“运筹帷幄之地”，“上佐爵相调剂听之情”，“得心应手，固应裕如”。

9月25日（八月初五日） 马建忠来函云：他日后有四策：随从主人作为参谋，不出头，不做官，上策也。随从康节公到台当差，次策也。向主人等借款自为营运，中策也。乞怜回局，下策也。别求局差为无策也。

9月27日（十月十八日） 与天津瑞生洋行订购十二吨六重三心水电线合同。

12月6日（十月十八日） 委郑观应为招商局帮办，本日郑从广东来到上海，蒞局视事。

1893年

1月15日（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郑观应拟整招商局十条，主要内容是开源节流，盛逐条加批语。多数同意郑的意见。

4月5日（二月十九日） 郑观应自汉口致书盛，告以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恐办不下去，请作好接办准备。

10月19日（九月初十日） 上海机器织布局厂被焚。损失惨重。李

鸿章以洋货纱布进口日多，此举断难停缓，亟应在沪号召华商另设机器纺织厂，以敌洋产而保利权。社会公认盛宣怀的财力、身份、势力最造宜担当织布局的规复之任。

11月26日（十月十九日） 奉到规复上海机器织布局札委。

12月3日（十月二十六日） 由李鸿章奏明，在不第另设机器纺织总局，官督商办。并拟订华商机器纺织公所章程。

12月8日（十一月初一日） 自津抵沪暂寓上海电报局。从事规事复织布局重任。与原织布局总办杨宗濂等协商，结束前帐，招股集资很快有了头绪。改“局”为“厂”，命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下分十个分厂。

1894年

2月10日（正月十二日） 张之洞委派盛筹办湖北纺织局，说将来此厂办成，即委该道兼充总理局务，以资整饬，未就。

2月17日（正月十二日） 赴南京谒总督刘坤一。主要是为了新建华盛纺织厂事。

7月25日（六月廿三日） 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同日致沈能虎、郑观应函：拟将津沪轮船六号明卖与怡和或售约、欠银约各一张，暗立事竣还局密约一张。

8月7日（七月七日） 致郑观应函：局船除北洋不走外，长江照旧开行，同意将有些轮船归外商代理的意见。

8月25日（七月二十五日） 与天津瑞生洋行订购买电线等器材合同。

9月16日（八月十七日） 华盛纺织总厂经过不到一年规复重建，于今日投产。

9月（八月） 平壤之役，五弟星怀在前敌阵亡。极悲痛。

是年 中日甲午战局已成，旅顺、威海相继沦陷。盛屡请起用前台抚刘铭传，廷意初不以为然，事急召之，刘不出。

是年 奉委办理东征转运，甚棘手，有人诬劾盛以采买兵米侵蚀浮冒等。旋由李鸿章查复，奏称：前敌军米奏明伤由臬司周馥、道员袁世凯就近在秦天采买，畿防军米奏明伤由各统将自行购备，该道但司转运，并未经手采办，无从浮冒。至天津招商局北栈被火，所毁商来杂货，均系客商存件，并无官米在内，该道无从侵蚀。奏入，奉旨毋庸置议。

1895年

4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致书郑观应，感谢郑所赠《盛世危言》四部，说乞再寄赠二十部，拟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

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盛在“病榻拊膺长叹”。

5月2日（四月初八日） 康有为为首的应试举人上皇帝书，要求维新，是为“公车上书”。

5月5日（四月十一日） 禀李鸿章：和议已定，社稷又安，浮议只可置之不问，中国必须乘时变法，发愤自强，除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其转移之柄在皇上，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之论，微我中堂谁能发之。”

上北洋大臣王文韶书：拟在烟台利用当地丰产葡萄酒厂名曰张裕公司。粤侨张振勋为主要投资者。请专利三十年。免税厘三年，不久被批准。

6月7日（五月十五日） 致书郑观应，告以《盛世危言》一书蒙皇

上飨总署刷印二干部，分送工臣工阅看。

1896年

2月23日（正月十一日） 张之洞有意要盛承办铁厂，盛电告张之左右手恽崧耘表示：愿承办铁厂，拟于下月送李鸿章出洋后，到鄂勘议。如张之洞意定，必当竭办为国家筹计远大，决不存丝毫私见。

3月（二月） 刘坤一召赴江宁，商议新政条陈。

4月9日（二月二十六日） 回常州扫墓。

4月27日（三月十五日） 电直督王文韶陈述办铁路的方针：“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

4月30日（三月十八日） 筹建南洋公学。

5月14日（四月初二日） 奉张之洞札委督办汉阳铁厂。铁厂改归商办。聘郑观应兼任总办，以事整顾。

同日稟复张：中国办事最易纷歧，万一欠路所用钢轨等件，仍欲取村于外洋，使华铁销路阻塞，商局何能挽回。届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准其停工发还华商资本，仍归官办。

5月15日（四月初三日） 与人书云：铁政不得法，徒糜费，凡为洋人得。张之洞属意宣，意甚坚，“若一推让，必归洋人”，故接办。

5月16日（四月初四日） 认为铁厂洋人三十六名，不务实，可知戎整顾之难，更难于当年之招商局。

5月24日（四月十二日） 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今日到任。

6月21日（五月十一日） 由鄂厂回沪。

7月27日（六月十七日）（稟王文韶。张之洞：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如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闻赫德凯觐银行，此事稍纵即逝。也即：银行铁路应一气呵成”，将铁路银行统于一手。

8月（七月） 向政府提出开办银行的意见，认为开银行可以流通上下远近之财，振兴商务，为天下理财一大枢纽，欲富国富民必自银行始。

8月（七月） 写《铸银币意见》，认为铸一两重的银元可以“徐禁他国银币不准通用，实系塞漏卮这一端”。

9月2日（七月廿五日） 张之洞向清廷推荐说由盛宣怀督办铁路最为造当。因励兼商业、官法、洋务三者之长。

9月（八月） 奉上谕：“王文韶，张之洞会奏请设铁路总公司并保盛宣怀督办一折，直隶津海关盛宣怀著即飭令来京，以备咨询。”随即遵旨入都。

秋杨廷果来函，请代推销《时务报》。

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 皇上召见，奏对关于南北铁路事一时许。盛敷陈大指，皇上深维至计。

10月20日（九月十四日） 奏命：直隶津海关道开缺，以四品京堂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被授予专折奏事特权。

10月30日（九月二十四日） 被授予太常寺少卿衔。

11月1日（九月二十六日） 上《条陈自强大计折》，陈练兵、理财、育才三大政，及开银行、设达成馆诸端。

11月初（九月底） 上奏《请设银行片》，说银行流通一之货财，以应上下这求给，比之票号、钱庄要好。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之议。

现又举铁路、造端宏大，中国非急设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11月12日（十月初八日） 电告王文韶、张之洞：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这就要铁厂、铁路、银行三者一手抓。

11月16日（十月十二日） 驰抵天津，与直督王文韶议设立铁路总公司于上海，天津、汉口设分局。

12月3日（十月二十九日） 告张之洞，炼钢需煤，现开平焦炭供不应求，不得已另派于员赴萍设炉，采煤自炼。此铁厂生死关键，势难全徇人情。

1897年

1月6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正式启用“铁路总公司关防”。

1月（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 铁路总公司成立于上海。奏明先造卢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次第展造，不再另设公司，时各国商人先谋入股，继谋借款包揽路工。而京外绅商亦竟筹分办他路，实则影射洋股与借名撞编者各居其尽官款开办，然后择借洋俩，再集华股，坚决反对招洋股。

2月（光绪二十三年正月） 比商至鄂，议铁路借款。就商于张之洞，金以比小邦，重工业，但厅厅于购料赆工。无他凯凯。即阴附他国商股，我于条款内坚明约束，只认比公司不认他人，可无流弊。其息率亦视他国所索为轻，且允既以铁路作保，无须再用国家名义，磋商至四月初六日始订草约。

5月27日（四月二十六日）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本日开张。此后自夏祖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处分行陆续开设。京城银行本年亦已开办，认为今后自王畿以迄各通商码头，泉府机括，血脉贯通，或不尽为洋商所把持。

6月16日（五月十六日） 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派王修植兼管。

10月15日（九月二十日） 南洋公学外院（小学）成立。

11月5日（十月十一日） 汉孝路轨开工，由沪驰赴鄂，料理开工。

11月23日（十月廿九日） 函告王文韶：反对容闳办京镇路，说若清江别开一路则东南客货均为所夺，卢汉将来断不能集华股还洋俩，卢汉一路必致停废无成。

11月（十月） 德占胶州湾。盛电总署南北洋，请以德曾属意之金门岛与彼交易，将胶口开放为商埠；与各国共之，以杜后患。且谓以胶界德，祸更烈于以台界日，不数年俄、英、法将效尤踵起。请亟练兵。

1898年

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自德占胶州湾后，俄占旅顺，法窥琼州，日图福建，英亦有图扼长江之谋，瓜分危机严重，盛上奏陈述危急形势之后，争粤汉路自办说：是各要害口岸，几尽为外国所占，仅有内地，犹可南北自由往来，若粤汉一线再假乎英人，将来俄路南引，英轨北趋，祇京汉一线踟补救。故此路借款，断以美国为宜，若无意外枝节，竭六、七年之心力，当可使南北相接。正月初五日初清廷批准粤汉路自办。奉谕妥速筹办粤汉、卢汉等铁路。达到了督办粤汉铁路的目的。

2月（正月） 1897年10月与比签订的卢汉铁路借款草约。因胶州之役情势变迁，比欲翻议；借口东线将筑津镇路，廷不交款，多方要挟。盛乃

以卢汉。粤汉均将用美款以慑之，几经磋磨，续议条件，并允加息，始未悔议。

3月15日（二月二十三日） 反对帝国主义占路权和矿权，向政府陈说英国之于山西侵占全省矿权，“恐藉开矿而浙及派兵保护，占利竟至占地”。

4月10日（三月二十日） 托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4月30日（闰三月初十日） 张之洞来电，同意盛的使英办晋路开晋矿，可借分俄势的策略。

4月（三月） 是奏清廷，请授照开平煤矿例，不准在萍乡另立煤矿公司。

4月（三月） 奏陈：湖北铁路改归商办渐有端绪，及拟大力开采萍乡煤矿，造运煤铁路各情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旨，即著照所议办理。

5月27日（四月初八日） 郑观应来密函，要盛抓紧轮。

电督办职，说早闻有人谋夺轮船、电报督办之位。时事多艰宜早设法对付。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 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百日维新从这一天开始。

6月12日（四月二十四日） 奉旨饬令各省会地方设立商务局，局为官设，不用商董。盛认为未免官与商视同秦越。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 维新失败。

10月24日（九月十日） 上军机大臣王文韶，建议将实在应办之事如用人、练兵。理财数大端，议定规模，参酌中西异同，分别年限，次第筹办。

10月（九月） 奏请足食备荒根本至计，速筹积储，以固邦本。奉旨嘉纳，谕令各省整饬仓储，实力举办。

11月18日（十月初五日） 上庆亲玉：训政以来，百事皆归旧辙，而环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既不同意光绪的维新，也不同意慈禧的复旧。

11月18日（十月初五日） 上庆亲王，铁路不要归交涉，而归商务。一归商务，可由中国造路公司与外国借款公司订立合同，准驳之权仍归政府，可消除许多后患。

11月（十月） 赴鄂，督催撮口至信阳路工。

12月7日（十月二十四日） 上南洋大臣刘坤一书：对英国提督派人代在长江练兵持不同意见，说：默念我全国为他人所困，几无自主之权，“若再不自整军政，恐一国创代我练兵之议，各国踵之，且各就其阳为保护，阴实占割之地”。若使数强国分地代练，是“于路权利权之外，又益之以兵权不可以收合矣”。

1899年

1月（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赴大冶查勘铁矿，岁抄返沪。

因上年选派熟悉放赈人员，赈济徐淮海水灾有功。奉上谕：“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筹办赈务委任得人、著传旨嘉奖。”

10月6日（九月初二日） 召对。其中推荐了袁世凯新建陆军。

10月（九月） 奏递练兵，筹饷、商务三十条。军机大臣面奉谕旨：

“各口关税，如照现在时价核估，所增税项，实力筹款大宗。著盛宣怀、聂缉槩会同赫德查照条约，迅速筹办。”乃介“税厘并征”废除厘金之议。这能做到华洋货平等对待。增财政收入除中饱。并于是年曾首先与英国代表谈判此事，但未能成功。

11月22日（十月二十日给总署文：中国矿产至富，大利未收烟煤焦炭用途最广，而东南各省多待济于日本。致使汉阳铁厂、轮船、纺织各厂局，成本加重。各国讲求商务，总以出口之货抵入口之货为第一义。故宜大力自办煤矿，用先进技术开采。

是年 向德国礼和洋行各借四百万马克，以加速萍乡煤矿开采的建设，用招商局财产作押。

是年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发展很快。东抚统贤承认团为合法，以期达到利用的目的。

1900年

1月25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慈禧太后特颁殊谕，为光绪帝立嗣，以达到废立目的。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维新志士电致总理衙门反对。触怒了慈禧，下令查拿。盛宣怀得悉，即暗示郑观应。杨廷果通知经氏远避。经元善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带着家眷潜逃香港转去澳门。西太后谕令盛宣怀追查，否则唯盛是问。盛详奏此事于己无关，建议以经先行革职；另一方面设法严重密购拿。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经元善案”。

3月（光绪二十六年二月） 有人谓电局利权太重，奏请遴员接管。盛宣怀疏陈历办情形，恳将所管各局、厂一律交卸，以让贤能，伸释负荷，保全末路。未蒙允准。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并酌拟税厘并征事宜。

春夏间义和团向京津地区发展，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些亲贵定了照毓贤办法，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决一雌雄的方针。

5月9日（五月初二日） 电告两广总督李鸿章：“拳匪戕杨福同后，拆毁卢保铁路及半、法、比洋人二十余名尚未出险”，皆毓贤所造成。

6月5日（五月初九日） 电奏请降旨严伤“剿匪”，以杜外患。

6月12日（五月十六日） 分别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调粤督李鸿章督直隶的意见。

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 电天津荣禄：建议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说李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

6月20、21日（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清廷先后连下两次诏书，命令各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

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 与日本签订煤铁互售合同第一次续订条款。

6月24日、25日（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先后电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等，发起“东南互保”。其总方针是“剿拳、护使。惩祸首，不援京师；与列强互保东南，不受干扰。”当即得到督抚们的赞同。他们称清廷二十四、二十五日的诏旨为“矫诏”，不予奉行。

6月26日（五月三十日） 指导沪道余联沅与列强驻沪领事订定《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督抚护，两不相扰。此后，盛尽力确保“互保”局面成功，并扩大“互保”范围至西南。山东等处。

7月8日(六月十二日) 清廷下令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李随即由广州起程北上。

7月13日(六月十七日) 委托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

同日电请发密诏，平内乱以挽危局。说内乱一平，外衅自解，过此不图，悔莫能及。

7月中旬(六月中旬后) 李鸿章到上海，盛与其密谈两天。李认为议和时机尚未成熟，决定由陆路北行，以拖延时间。在“密谈”中李对盛说了“和约定，我必死”的心里话。

8月14日(七月二十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一部分王公贵族仓惶出逃。

8月24日(七月三十日) 清廷在李鸿章的议和“全权大臣”之上又加了“便宜行事”四字。

9月15日(八月二十二日) 电北京庆亲王：昨接直隶布政使署直督廷雍电：“已办匪目数名”。请速告各国，止其赴保之兵，一面饬廷雍实力自行剿办，免贻口实。

10月26日(九月初四日) 中国电报局、大东北电线公司订沽津北京陆线暂时办法合同。

10月31日(九月初九日) 电西安王文韶：粤“土匪”东西两路其猖獗，恐英法兵掣动大局。若准陶模辞粤督，须速调知兵前往，方可保粤。

10月(九月) 屡请清廷严治毓贤罪。说义和团实介自毓贤，王大臣之所以纵兹“拳匪”，皆惑于毓贤之说。必须严治毓贤之罪“以谢天并以谢各国”。

12月22日(十一月初一日) 奉旨补授宗人府府丞。

12月31日(十一月初十日) 刘坤一来电：说盛应该“主持农曹兼人译署，方资展布”。

是年 陕西省连岁欠收，又遭旱灾，遵旨筹办义赈。

1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被派充会办商务大臣(商务大臣为李鸿章)，驻沪。随请刊用“钦差会办商务大臣关防”。

2月26日(正月初八日) 沙俄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独自出兵中国东北，逼清政府在和约签订前与俄国签订要索多端超越和约利权的东三省专约，盛坚决反对，于今日电请荣禄“借各国之力牵制俄国”。

是月 枢府意欲令盛宣怀入佐度支，袁世凯赞成甚力。慈禧谓荣禄云：“今日看来、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荣对曰：“诚如圣谕，现在理财。交涉等事，仗着他处很多，目前交涉要紧，令其在上海办事，诸多方便，内用不妨且缓。”

是月 枢府尝论：东南互保之功，皆谓无盛某维持策划，刘、张亦无所措手，何论余(联沉)道。慈禧深以为然。

6月(五月) 工部侍郎缺，上意及盛。慈禧谓盛宣怀长于理财，俟户部有缺界之。

9月7日(七月二十五日) 《辛丑条约)签订。

夏清廷电旨：饬江、鄂、粤三督会同盛宣怀议复银元币制。刘坤一、张之洞等均主七钱二分卜盛欲参用衡法并主张铸重量一两之银元，故未列名。

10月1日(八月十九日) 被授予办理商务税事大臣。任务是议办通

商各条约，改定进口税制。清廷命一切事宜，就近会商刘坤一、张之洞，委为定义；税务司戴乐尔，贺璧理，均着随同办理。

10月31日（九月二十日） 有入外务部之说。电行在王文韶：外务部工作任重难胜，老亲尤以难久离，如有以为言者，求勿上闻。

11月7日（九月二十七日） 李鸿章去世。遗折由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盛宣怀也极力推荐，认为此任非袁莫属。清廷即日降旨任命袁世凯为直督。北洋大臣。

12月11日（十一月初一日） 因赞襄和议，保护东南地方有功，被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并受命着手办理商约谈判事宜。稍后添派吕海寰为商约大臣，名列盛宣怀前。

12月12日（十一月初二日） 与英、美所派商务大臣议约专使晤谈。

1902年

1月8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慈禧太后、光绪帝回到北京。

2月20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 被授为工部左侍郎。

3月1日（正月二十二日） 英国福公司拟造铁路夺卢汉之利。盛认为，如有必要，亦须俟卢汉完工之后，察看情形方可。翌日，电张之洞：福公司所商路事，敝处坚持来允。

3月10日（二月初一日） 开用“钦差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关防”。

4月（三月） 与商约大臣吕海寰会奏请减轻茶税。

7月1日（五月二十六日） 与吕海寰偕英使马凯由沪启程赴宁、鄂与刘坤一、张之洞晤商商约事。

10月21日（九月二十日） 电外务部请统一规划铁路：各国铁路皆由自主，中国穷于财力借助外人，应先定干路若干条，由国家借款兴造。其余支路应准华商筹款接造。今若各国择地请造，仍要中国还款方能收回路权，恐全球无此办法，中国独吃此亏。即互有利益，亦不能有碍干路权利。

10月23日（九月二十二日） 电奏：招集华商创设内河轮船招商局，先购浅水轮船五号，在江浙等处试办，派同知朱冯寿等总董。以期在所订“商约”损失的内河航行权上，用竞争的办法挽回一些权利。

10月24日（九月二十二日） 父盛康逝世。电请开去各差缺，安心守制。旋奉谕旨：“卢汉、粤汉铁路总公司及淞沪铁路筹款，购地。买料、修工事宜，仍着盛宣怀一手经理。”张之洞复力陈铁路不可易人。三辞不获。事实上其他一些差缺并未开去，改为署任。

10月（九月） 奏请在上海设立勘矿总公司。

同月奏为上海设立商业会议公所，遴派总董，联络商情。调和于商与商。官与商之间，以便统一对外。

同月资送学生出洋游学。认为学生出洋游历，“躬验目治，专门肄习，乃能窥西学之精，用其所长，补我之短”。

同月派湖北铁厂总办李维格带同洋工程司去日本，转赴泰西各国参观有关工厂，究其工作精奥之大端，借他山之石以攻错。

同月奏请将编修汪凤藻留于上海总办南洋公学，候补知府伍光建为总提调。

11月12日（十月十三日） 听说轮、电两局将派张翼为督办，认为如果这样，厂矿必致受挤，不得不恳求一气脱卸，以免溃散。

11月(10月) 袁世凯到上海乘吊盛康丧之机,与盛宣怀面谈轮。电二局事。盛答:“船宜商办,电宜官办。”

1903年

1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清廷派袁世凯为电务大臣,原直隶布政使以侍郎候补吴重霁为驻沪会办电务大臣。

3月(二月) 两宫谒陵,道经所管铁路,盛因在制。不入觐,旋奉旨准素服冠顶,在保定迎驾请安。

3月29日(三月初一日) 吴重霁正式接办电政局。

4月(三月) 奉上谕:“随同袁世凯、张之洞、吕海寰、伍廷芳会议商约事宜”。实际仍由吕海寰。盛宣怀二人具体负责。

1904年 冬日俄战争发生。清政府守局外例宣布中立,划辽河以东为作战区。盛认为无论胜负属谁,于我皆不利,乃与有关总督密陈安危大计。

1月28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向清政府表示:在日俄战争中,滇桂须防法,山东须防德,长江西藏须防英。亦勿任“土匪”稍有蠢动,各省切须保护洋人财产生命,万不可碍及教堂,致使他国借口,祸生不测。

7月2日(五月十九日) 电告外务部:各国公司每于合同夹缝中力争权利,稍一放松,则数十年吃亏无尽,必须警惕。

1905年

1月16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被奏派接办“周生有案”。在日俄战争中,沙俄败逃来沪的俄兵舰水兵杀死周生有的案件、原为上海道袁树勋所经办,因损失主权遭人民反对,而于今日派盛宣怀为首席谈判代表。盛承认了袁所损失的主权。

5月中(四月中) 北上勘黄河桥工、正太路工。

5月22日(四月十九日) 被召见。面奉皇上垂询卢汉铁路工程及黄河桥工情形。

6月(五月) 密陈整顿卢汉铁路办法三端,其中着重谈了收赎问题。说借款还清,合同即废,行车进款可无外用。其尤要者,有事之秋他人不能干预。

7月27日(六月二十五日) 奉谕:着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12月5日(十一月初九日) 申奏:上海铁路总公司请即裁撤,并归铁路总局唐绍仪督办,以一事权。

1906年

3月(二月) 报交卸铁路差使裁撤上海总公司。督办铁路总公司事至此结束。

4月(三月) 奏为各省矿务现经自办,请裁撤勘矿总公司,拨款专为晋矿。三月二十九日朱批:外部商部知道。

夏季湖南衡州等地和皖北均遭水灾,盛约吕海寰介义赈。因此次灾情广巨,故义赈号召之广,遍及国内外。

9月(八月) 续请汉阳铁厂免税展限十年。

(1896年张之洞奏请获准免税五年,1901年盛请准展限五年,此为第二次展限)。

12月(十一月) 江北灾情严重,盛垫募义赈百万之外,代筹官赈办法,以截潜为大宗。

是年 亲笔拟《轮船招商局节略》，回顾了自己经办三十年的成绩和功劳，揭露袁世凯接夺商局后经营腐败情形。

春（光绪三十三年春） 对赈务酌拟治标四策：一曰借给麦种，使补春耕；二曰多崇杂粮，以轻市价；三曰就近办工，俾壮于得食；四曰设借线局，以田作押，轻息宽期，俾可后赎。

7月（六月） 享庆邪：现办铁厂兼煤铁矿，成效显著：一手经办之轮、电两局，历年收回利权甚巨。至今邮传部特开一部实赖此以存国体。意思要奕劻对自己支持。

12月（十一月） 奉旨：“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力疾由汉北上，入对。慈禧谕曰：“近为浙路发生风潮，或言英国要下旗撤使，或言百姓要抗粮拒官，特召汝来解此一结。”奏言：“铁路借款不过一、二英商之事，与国际无关；臣责其逾期，彼固无辞，何至酿成交涉，此不足上烦圣虑。江浙百姓驯良守法，必无抗官举动，但欲遵商办前命，以拒外者助官耳。恫喝之说，皆可勿听。惟既订约借款，不应再令商造，既废商造，不应又许借款，朝令暮改，失信中外。今后行立宪，正欲藉民力以巩国力，倘逆用而不顺用，恐激成事变，外人将不责草野，而归咎朝廷，是宜加意。”上颌之。

越二日，密疏详陈苏杭甬草约原案经历情形。十一月十一日奉旨：“着随同外务部妥筹办理”。

1907年

3月9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七日） 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管摄路、电、航、邮四政。

6月（五月） 邮传部奏请将电报商股由部备价赎收，股东以部定每股一百七十元收赎太苛，拒不允，相持不下。盛宣怀以“上尊国体，下恤商情”规劝双方，最后盛以拥有九百股的大股东，带头集股票，按每股一百七十五元先缴，始得解决，收归官办。

1908年

9月2日（八月初七日） 奏请给假赴日本就医，兼考察钢铁厂矿和银行各业。到日本后为之诊疾者为青山、北里两医学博士。

9月14日（八月十九日） 在日本参观访问后，初步与人谈其感受，说日本市制改革和立宪优点不少。

9月18日（八月二十三日） 在《东游日记》谈及他在日本观览图书馆，博物院及其章程，准备在沪仿行开办图书馆。

10月9日（九月十五日） 本日记在日本购书的情况说：购书“余意本备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故和汉新旧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无以裨助学界尔。”

10月15日（九月二十一日） 日记中谈及外国办旅游事业财政收入很大的问题。意思是应该仿行。

11月5日（十月十二日） 听说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本日在日本神户“率同领事官等举哀成服”。随后即乘轮回国。

11月25日（十一月初二日） 从日本返抵上海。在日本两个月余，参观了那里的煤铁厂矿和银行，制币局，乃至文化教育等。

靠逢迎慈禧太后出卖戊戌维新派起家发迹的袁世凯，被撵回河南老家“养痾”。盛宣怀乘机着手进行夺回被袁夺去的招商局的工作。

1909年

3月27日（闰二月初六日） 致函寓澳门的郑观应，请在广州找“同股兼同志者”列名公呈招商局商办，以反对袁世凯亲信新任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收归国有的企图。

8月15日（六月三十日） 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被推力董事会主席。将被夺的招商局又夺了回来。

8月18日（七月初三日） 电邮传部、农工商部：因现官邮传部右侍郎，而被商举招商局董事会主席，似不合体制，辞。但请政府破例同意招商局董事会主席。

8月（七月） 长子昌颐同时疫歿于沪第。

1910年

2月27日（宣统二年正月十八日） 清政府颁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派盛宣怀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3月29日（二月十九日） 致函吕海寰尚书云：“弟久为项城屏逐”。言下之意，袁世凯也有这么一天被清王朝所“屏逐”。

4月（三月） 因江、鄂等地连岁偏灾，议赈议损，靡所底止。盛疏请饬筹工抚、平糶、当田三事为治标之计。并陈荒政治本策，这就是以重农产、广种植。疏河道为要端。又推广昔人移粟移民之遗意，请饬东三省、直隶、山东各省熟筹交通垦牧，即于济荒之中寓实边之计。这些意见虽得到清廷嘉许，却难于付诸实践。

同月为“熟筹交通垦牧”专门上了奉片：铁路交通关系荒政甚大，移民至锦爱铁路左右垦牧。说：今日移民以耕种，即为实边大计；将来移粟以济荒，尤为塞漏远谋。数年后锦爱路工告成，荒田亦皆为沃壤矣！一举两得，时不时失。

5月3日（三月二十四日） 与人书云：袁世凯“颇不吝赏，惜皆援引私人。倘能化私为公，其凌厉无前之概，何难措天下于治乎！”表明盛。袁问的矛盾是较深的。

5月8日（三月二十九日） 函致孙宝琦说明自己大半生建树，说中国“有十个盛杏荪”就好了。函中说：“创轮船与各洋商争航路；开电政阻英、丹海线不准越中国海面；建纱布厂以吸收洋纱布之利；造京汉以交通南北干路；恢张汉冶萍，以收钢铁权利……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匣有诊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大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7月25日（六月十九日） 上谕：“军机大臣呈递开缺江西提学使浙路总理汤寿潜来电，据称：‘盛宣怀为浙路罪魁祸首，不应令其回任，请收回成命，或调离路事以谢天下’，等语。措词诸多荒谬，狂迅已极。清廷用人自有权衡，岂容率意妄陈，无非藉此脱卸路事，自博美名，故作危词以耸听，其用心诡橘尤不可问，汤寿潜着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以为沽名钓誉巧于趋避者戒。”

8月4日（六月二十九日） 清廷因事敦促入都，遂电奏请觐，奉谕：来京陛见。

8月17日（七月十三日） 到京，召见三次，传询时局要政，旋奉旨饬令赴邮传部右侍郎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市制事宜。

9月10日（八月初七日） 汉冶萍公司向正金银行借日金一百万元。以汉冶萍公司矿山等物产作押。

10月(九月) 捐建上海图书馆成。蒙恩赏“惠周多士”匾额。

11月1日(九月三十日) 电东三省总督锡良：警惕日本攘夺本溪铁矿。

11月6日(十月初五日) 电鄂督瑞澂：兴国州银山锰矿很重要，近闻州人欲与锰矿局为难，务祈速饬劝业道严饬州牧晓谕解散，予以保护，勿使滋生事端。

11月17日(十月十六日) 汉冶萍公司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日金六十一万余元。以汉冶萍公司等物产作押。

同日汉冶萍公司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日金六十一万余元。以汉萍公司矿山等物产作押。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奉旨被任为徐属及皖南北筹赈大臣，并办豫赈，设立江皖赈公所，并开办华洋义赈会，集资办赈。

1911年

1月6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被授为邮传部尚书。

2月(宣统三年正月) 言官奏劾邮传部官办铁路滥借滥费。

3月31日(三月初二日) 汉冶萍公司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日金六百万元。

从1908年春汉冶萍公司成立后至今三年间，向日本借款共约一千二百万元有余，均附苛刻条件。盛宣怀逐渐向日本侵略者设的陷阱中堕下去。

4月(三月) 因江北灾情与皖北相等，请援案缓征重灾各州县本年上半年上忙丁漕。

春夏间与日本举行汉冶萍公司一千二百万元借款谈判，以便发展公司生产，并将自己在公司中的大量投资收回一些。为了不受日本过多的苛刻条件，盛作出同时向其他国家借款的姿态。但估计这时公司董事会不能通过，和铁路干线国有引起了保路风潮等原因，借款谈判暂搁。

5月8日(四月初十日) 清内阁改制，“皇族内阁”成立。盛宣怀被留任简授为邮传大臣。所有内阁总协理大臣及各该大臣均为国务大臣。

5月9日(四月十一日) 上谕：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从前批准于路各案一律取消。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旨，悉心筹划。盛主张将先收归国有的川汉、粤汉铁路所招各股，改换官办股票，其有不愿换票者。有的给还股本；有的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无息股票。

8月26日(七月初三日) 电新任川督赵尔川：保路风潮中的匿名告白，要胁罢市兽课，请出告示严禁，销患未萌。

8月28日(七月初五日) 电鄂督瑞方：保路风潮只须略有兵威，不烦镇压。川督以兵警皆川人，惧不用命，鄂系紧邻，请将宜昌现驻之军，先行调赴重庆保护商埠，以作声援。

同日电袁世凯：红十字会已派沈敦和由沪带医生去为战场服务。“德律风行军线备受即运”。

10月25日(九月初四日) 写奏稿对资政院。保清派。所提“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等罪，一一予以解释，声明自己均是遵旨办事，且一切举动都是为清王朝的利益。未及写完即被解职。

10月26日(九月初五日) 清王朝为平息众怒稳住统治，将盛宣怀

作为替罪羊革职，永不叙用。

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 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鄂省水陆各军。

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 。逃离北京，经天津去青岛。日本顾问高木陆郎等随行。高木一直跟随左右，名为保护，实是监视和控制。

1912年

1月1日（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逃亡在日本的盛宣怀，注视国内政局，也关心他多年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等企业。

1月中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为困难，拟以汉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筹借款项，或用中日合办形式，以解燃眉之急。派何天炯为代表赴日，通过王勋（阁臣）将用汉冶萍公司筹款事告盛，盛在“义不容辞”的答话之余，提出“或由公司与日商合办”的意见。并云：“合办以严定年限。权限为最要，免蹈开平覆辙”。

1月17日孙中山通过他的代表告盛：“民国于盛并无恶盛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惟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至于盛氏被没收的财产，“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

2月12~13日清帝下诏宣布退位；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为临时大总统。

2月27日致吕幼龄函：“昔年轮、电商资官夺，己不合例，此次强汉冶萍为合办，招商局借巨款，共和攘力甚于专制。”

3月8日复孙中山函：“公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惟中华之民穷困难矣，非洞开门户，大兴实业，恐仍不能副公挽回时局之苦心。侧闻公阅历欧亚，知足民大计，必从实业下手，路矿国法尤其大者。与下走平生怀抱差幸不谋而合。”对孙中山“保护维持”家族财产，表示了“感动尤深”之意。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4月3日去沪。

5月13日致天津孙宝琦函：“汉冶萍事明明是孙逸仙与三井订立契约，逼公司承认”，尚幸操纵得法，得以轻轻取消。袁世凯犹以影响共和劝我勿即揭破。”“项城实一世之雄，论其才识经验，断无其匹”。

8月16日袁世凯政府拟收招商局归国有，实际上仍是夺盛宣怀所控制的局权。盛于本日致函郑观应，要他联合粤股并会台各省股东“为闯墙御侮之计”，以反对袁政府的国有企图。

8月18日致上海张仲函：主张招商局先设股东清算所，结成团体，自行组织，以期做到旧局翻新，不售不租，而坐得八百万新股票。他认为这样做，不数年必又大获其利。

9月5日为了对付袁世凯的将招商局收归国有计谋和控制于自己手中，必须“暂设股东维持会”以为过渡。“鄙见招商局一日有股东，即当一日有董事；而董事一日不完全，即当有股东维持会以协助之”。

9月7日致上海吕幼龄函：“现今孙、袁交合，心绪较宁”。孙中山于铁路甚主国有，“至于借款，则但求脱胎前作而不可得”。

9月29日致孙中山函称：“大驾到京，宏议铁道，所到之处，实业发

达，尤为文明之代表。”

1913年

2月18日（民国二年） 致吴蔚若函：“归国后故园独处，书画自娱如梦初醒，不欲知秦汉以后事。惟民穷财尽。实业如航业。铁业已成之局，似不难于保守。乃因董事不得其入，内外交江；股东散处四方，每届开会，到者甚稀。西人目为自弃权利。大约官僚附股，讳莫如深！”

3月20日袁世凯派入刺死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

3月29日致搆武先生函：汉冶萍公司有国有之说恐难办到，“鄙见商办司必当奉工商部为惟一之管辖上司，不宜杂乱，一羊九牧，必无收成。”

同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被选为总理，会后又被举为董事会会长。（按：此前公司董事长为越凤昌）

3月30日致民报馆向搆甫函：“弟与中山先生情谊甚好，旧事不宜重提，务祈格外留意”。

4月22日致梁启超函：“汉冶萍中日合办，非由弟主，而实由弟挽救。近已有人代为昭雪”。并告以最近股东特别会上被举为总理，说这是“颇类强迫，不得已辞总理仍为董事（会长）”。但因重病，会长事务，常由王存善代理。

春间 儿恩颐挚妇去英国留学。

6月20日致孙宝琦函，“招商局为一班粤人盘踞其中，终难整顿”。“闻各股东以鄙人老马识途，欲举会长”。说果然如此的话，“拟推涇州为长，吾为次”。

1914年

1月（民国三年） 拟招商局股东致董事会函：自甲申年（1884年）起至癸卯年（1903年）止，余利及房产、轮船、地产等，不下二千万两之数。至辛亥以后仅有一千六七百万两，遭时多故，生业萧条，固时势之适然，“亦未尝非经理者之未能尽善也”。矛头所指是清楚的。那就是主要由于北洋经营之未善。

9月26日致外交部长孙宝琦函要他警惕日本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乘机向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进军。乃告孙云：“惟望欧战早停，中立不致败坏。近邻不怀好意，触之即动，似宜小心。”对于日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提出“以外债图扩充，以铁价还日款，以轨价充经费”的方针。

1915年

1月（民国四年） 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秘密提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第三条规定：“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附近矿山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本独占，以实现它多年处心积虑吞并汉冶萍公司的阴谋。

春夏间 为了既不“中日合办”，又能把汉冶萍维持下来，允由梁士诒、孙多森所办“通惠实业公司”出面发动实业债票等办法，维持汉冶萍公司。

12月12日致函孙宝琦：坚信借内债“只要所借者不是外人间接、息率轻，彼（指日本）断无阻挠之理。”盛宣怀斩钉截铁地答复儿玉说，惠通公司”果有此能力（筹款），则汉冶萍必当签字”，以借通惠公司之款。

冬 病益重，不能起床，也不能管事。

1916年

4月27日（民国五年丙辰三月二十五日） 在上海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